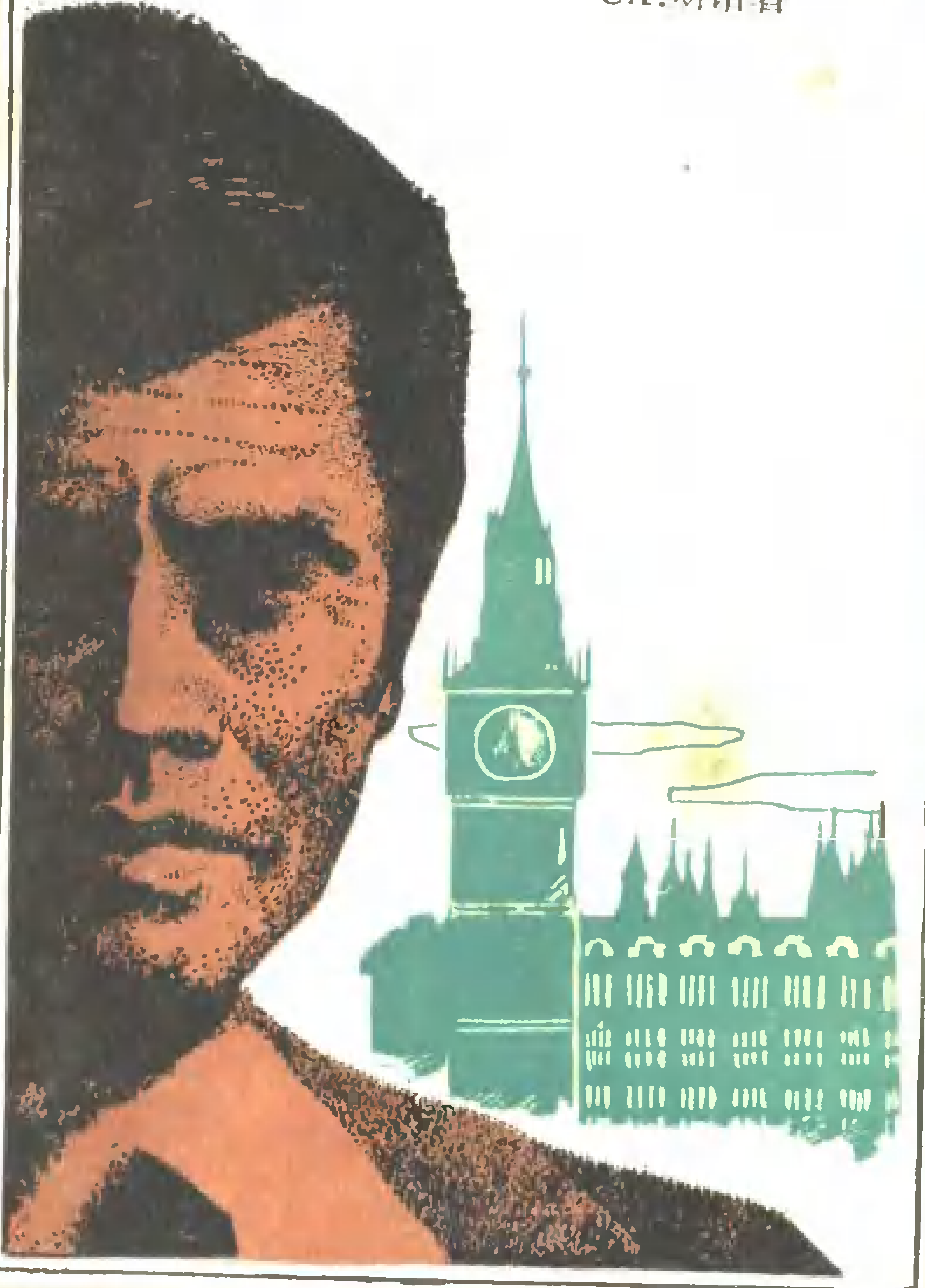
权力的走廊

C.P.斯诺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英〕C.P.斯诺著

权力的走廊

上海译文出版社

C. P. Snow

CORRIDORS OF POWER

(1955—1959)

本书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72 年版，参照同一出版社 1964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权力的走廊

[英] C.P.斯诺著

程雨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6 字数 320,000
1986 年 4 月第 1 版 198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4,900 册

书号：10188·669 定价：2.65 元



斯 诺

译 者 序

C.P.斯诺(1905—1980)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所写基本上都是自己生活经验的升华。他一生的经历是多方面而且不平凡的，早年在外省小城市中度过青少年时代，后在剑桥大学攻读物理，继而在剑桥一个学院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政府工作，以科学家兼文官的身份参与战时的科研组织工作，战后继续当文官，并曾任技术部驻议会次官。他的主要创作，小说集《生人与兄弟》中的十一部小说，基本上也顺次写到外省生活，剑桥学院，科技界上层人物及与科技决策有关的问题，以至于晚年的生活。就题材而言，《权力的走廊》仅仅是第三时期的一部代表作，但因为"权欲"这个主题本来就或多或少地在C.P.斯诺的小说里有所反映，例如《院长们》专门写学院中的权力斗争，《新人》中的托马斯·贝维尔和德洛贝尔就是两个典型的"权迷"，而特别在《权力的走廊》这一部专门写"权"，可称为"权廊外史"的小说中，作者把多年生活中对权力结构的体会，以及围绕"权"所表现的众生相都深刻地刻划了出来，所以不仅"权力的走廊"这几个字在本书中原仅指几个重要的部的汇集地"财政部大楼"的走廊，现在却成了英语中日常应用的成语，进入了一般人的词汇，而且作者也被认为是研究"权学"的名家。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罗杰·蒯夫是一个"非正规"的政客，这不仅因为他说话不是伊顿公学或禁卫旅的口音，父亲为营造

师，出身“不是最高档的”，而主要还因为干政治的都是有了一点权就捧住不放，而他的宗旨却是“一要掌权，二要用这权力做点什么”。五十年代中叶西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中间正在形成一种看法：必须制止核扩散，进而促成美苏核裁军，否则世界只有趋向毁灭的前途。罗杰接受了这种想法，而且认为英国发展核武器只能耗尽国力而无助于西方的强大，所以决心要使英国放弃核武器的研制，从而保全国力，并通过英国的“榜样”来促成防止核扩散，从而提高英国的国际威望，建立自己的事业。由于他认识到，这一点科学家办不到，文官办不到，连低级的大臣也办不到，所以他不仅在进入政府时明知负责武器制造的部只会花钱不会出成果，“曾经断送过其他的野心家”，是政客的“绝路”，却主动选择了在这个部里当次官，而且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违背信念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全国上下哗然的期间始终保持沉默，一言未发，甚而至于使用相当卑鄙的手法，推波助澜把自己的大臣撵走，以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他会同一位观点相近的“非正规”文官，即小说中的叙述者刘易斯·艾略特，通过隐匿自己的真正目标，使用模棱两可的言词，把尽可能多的政客和文官拉拢在自己周围。同时他又利用贵族出身的妻子，同保守党的实权派拉关系。但是，他知道这一些还不够，长远看来起决定作用的是“大企业加军人和科学家”。他的政策既然是对空军和航空工业不利的，所以他竭力把海军拉在自己一边，同时又在航空工业的巨头中挑出一个最强干的拉富金，加以稳住：有些项目是要削减了，但总还可以拿出一些别的合同，讲一个交换条件吧。

这样稳住了自己的“阵脚”后，罗杰通过不断反复修改，使内

阁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妥协的防务白皮书，尽量用模糊的语言把真正的意图遮掩起来，“不让他们摸到废弃的将是些什么武器”，以便蒙混过一段时间以后，木已成舟，也就无法再中途放弃这项政策。正如保守党实权人物科林伍德所说：“我会把我的意图遮掩点儿起来。我不会让他们摸透具体的后果，除非我们已经使他们绝大多数跟着我们走。除非我们已经让他们走得比他们料想的更远。但是又并不比我们某些人所准备走的更远。”

所以罗杰是同保守党的核心达到了妥协的。不过罗杰这样做是为了要“做些什么”，而党内核心所以能让他这样做，是为了使党和国家感到“在做一些新的事情”，使它们感到“有人领导”，也就是利用罗杰的打算作为保持权力的手段。

但是由于党内有人反对，个别的“敌人”在活动，而主要还由于执行这一政策的“时机”还没有到，议会表决的结果，尽管反对派动议遭否决，罗杰自己的保守党取得胜利，但是本党中弃权票数量之多，表示了对罗杰的不信任，动摇了他在党内的地位，终于迫使他承认失败提出辞职①，而保守党核心出于保权的动机，自然也就中途换马了事。

罗杰不同于一般政客的，是他有一个目标的意识：“我想，假使我们现在不把这事情干成，我们就永远也干不成了。或者说即使干成也太晚了。”至于为什么要抱有这样的目标，他自己也不知道，根据作者的说法是：“也许能知道的话他自己也会感到安心一些。”我们从书中看到的是有两种力量推动着他。一是想要

---

① 英国制度规定由下院多数党组成内阁，因此一般而论，执政的多数党的动议均能得到通过，反对党提案均遭否决，否则就形成了对政府的不信任表决。正因为如此，执政党内的弃权票反而反映了有关政策在本党不受支持的程度，罗杰就因为有三十余张弃权票而不得不辞职。

有所建树的愿望："有些时候他满怀信念地对自己说，他想要做出些事情来。这样的话，他才能感到不虚此生。"二是他对过去时代的向往："一般说来容易感到他是当作一个超然的现代人——而事实上他隐藏着一种对旧时世界的浪漫主义的，或者不如说迷信的向往……也许，他所以同一个历史上有名的世家结成婚姻关系，也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或者至少说，当初他遇到卡罗时，她的姓氏对他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这样说来，正是对帝国过去的怀念和个人建树的愿望，促使他想要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寻常，所以老资格的文官罗斯始终只问一个问题：到关键时刻他准备怎么办？因此，真正有点不寻常的是，与大家所担心的相反，甚至出乎刘易斯和埃伦的意料，罗杰竟坚持到底，拒绝向党内核心求情，有台阶也不下，有意地选择了忍辱下台的一着。这里有个人的原因，那是因为他的妻子卡罗尽管很爱他，但是她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她出身的贵族家庭对罗杰的排斥态度，都把他推向情妇埃伦，使他想同她过比较安静的生活。但是只要再深入一步就能够看到，更重要的是罗杰还想卷土重来。当他刚向刘易斯表示过，"他完了；他努力想做的事也完了"时，他便又宣称："'但不是永远。不是长时期，有人会再来做这事。可能我自己还能来做。'"可见，即使象罗杰这样一个"非正规"的政客做出的"不寻常"的事情，归根说来还是想再次掌权，还是没有挣脱"权欲"的支配。

正规的政客和文官就更不待言了。他们在本书中的代表分别是蒙蒂·凯弗和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蒙蒂本是同罗杰一伙的，还趁了罗杰的势头当上大臣。他自己也知道在各方面都不及罗杰，他妒忌罗杰的男子气概，妒忌罗杰没有被女人遗弃

过，妒忌罗杰的美满婚姻，但是他能够及时嗅出罗杰拒绝随波逐流、一意孤行地推行自己的政策所包含的危险，所以随时提防，既在表面上顺着罗杰，而又不时表示一些距离，以便临到内阁讨论的时候，他可以心安理得地以沉默表示不支持罗杰的政策。就这样，他在保守党内的地位扶摇直上，待到书末罗杰已经从政治舞台上黯然消失，而他却俨然是下一任财政部长的身份。斯诺笔下的文官，在道德和智力上都要胜过政客一筹。道格拉斯是罗杰自己部里的首席文官，实际上是同他搭档的。文官办事不应依据自己的政见，应以贯彻既定方针为己任，而且谁也不怀疑道格拉斯会忠实而有效地贯彻罗杰的政策，假使这项政策得到内阁和议会支持的话。但是他能够做到直言表示不同意罗杰的政策，而且在罗杰忙着张罗自己的支持者时，当面向他提出自己要制定相反的政策放在部里，以便在罗杰的政策遭到否决时，可以随时拿出来应急。他这样做都是符合程序，堂而皇之的，谁也不能派他的不是，唯有摸他心底的刘易斯才知道他是为自己留后路。果然，临了他在蒙蒂之前就已经在财政部得到了一个最高级的位置，已经得到一个文官"渴望在工作中得到的一切"。

但是，大臣和首席文官固然位高权大，究其实质却是受统治阶级委派来掌管政府工作的人员，是政治领域中的经理阶层。得宠时表面上煊赫一时，然而假使你不是统治阶级出身，仍然未必受到"自己人"的待遇，例如罗杰就始终没有得到妻子家族的接受；一旦失势，也只有销声匿迹，迅速被人遗忘的前途，而为人正直接近迂腐之辈，如老资格的文官罗斯，还不免要度过情寒的晚年。

假使你是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由于拥有金钱和特权而"受到魔法保护的圈子"里，权是生而固有的，

"权力的游戏"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在他们中间，也有想要亲自来掌一下政治权力的人，如优柔寡断而迷恋宦途的吉尔贝就是一个，甚至行为放荡的萨米金斯也想要做罗杰的首席私人秘书。但是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高出于宦海沉浮的真正"主人"，他们是搞"幕后政治"的，他们的代表是主持"政治之家"的贵妇人黛安娜·斯基德莫和保守党党魁科林伍德。无论是对政治，或者学术，或者教会，他们都以"主人"自居。斯诺这样描写他们在罗杰的政策面临失败之际所举行的一次特权阶层的音乐会：

"看他们戴着白领结、盛装打扮着相互高声交谈，谁也想不到他们正处在一场危机之中。更其难想象的是他们中也有人象我一样，憎恨当前的时刻。他们的举止仿佛是说，政治活动家就得经历这种麻烦事。他们开着玩笑。他们的一举一动仿佛表明，这一类的地方将永远是他们的；至于其他的人——那么，当我们看到都市夜空反射的锈黄色光芒时可能会想起他们。

"他们并不太关心即将来临的辩论，除非是为了挖苦罗杰几句。此刻他们真正感觉兴趣的——至少黛安娜和她的朋友们所真正感兴趣的——是一个职位。而这个职位，说来令人不能相信，却是一个钦定的历史教授讲座……

"这倒不是说黛安娜对于评定学术成就有什么独到之处。要是哪个主教的职位出缺了，她同样可能提出一个候选人。她象尊敬圣牛般地尊敬学术界人士；但是，虽然说他们可能是圣牛，他们在她眼里却不是什么很严肃的问题……"

当然，他们并不能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自己之间的主张就经

常不一致，他们遭受失败，经历种种力量的变迁，但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耸耸肩就把它忘怀了"，因为他们"受魔法保护的圈子"没有被打破过，所以他们感到"这一类地方将永远是他们的"。斯诺在起着"尾声"作用的最后一章里，一连五次用了"一切照旧"的词语来评述黛安娜圈子中的生活，而且又一次地用了"……锈黄色的伦敦夜空光芒闪烁，这是下面多少生命的扩散式反射"，来说明他们心目中芸芸众生的生活，无非是反射在浮云上的一些弱光。这是又一次地弹起了这个基调。

这"受魔法保护的圈子"由什么人所组成？萨米金斯的父亲是伯爵，家族在十九世纪是辉格党显贵，现在依旧有一大笔遗产可以传给儿子。吉尔贝世家在十八世纪受封是因为"家族中的一员——一位兰开夏郡的乡绅——娶了一个发了财的奴隶贩子的女儿"。黛安娜原是医生的女儿，因为嫁了美国的巨富之一，现在虽然寡居，她的宅邸却成了一个幕后的政治中心。

白手起家的工业巨头拉富金不完全属于这个圈子，他在自己的王国里行使着他新得来的巨大权力：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有蒯夫还是没有蒯夫，不管下次选举时他们是不是把你们撵走'——他向着两位大臣挖苦地一笑——'别位老兄是不是上台，反正在这个国家里只容得下两家飞机公司。至多啦。很有可能，两家还是多了一家。'"

那剩下的一家不用说是他的。而且一家并不是说比两家力量小了，而是更大。他代表的势力，资本的势力，是牢固的，在一般的资产阶级国家中是要推翻旧的"受魔法保护的圈子"的，但

英国的权力结构将会把他吸收进去。在本书中他同黛安娜的圈子还是并行的，这可能是因为他还是创业的第一代吧，但在尾声中他已经出现在黛安娜的家宴上，这就是一个象征。

英国贵族统治阶级（其实所谓贵族很多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在殖民地发了财，包括贩卖奴隶发财后封的）这种吸收新兴资产阶级的能力，增加了这个"受魔法保护的圈子"内的"永久感"，也增加了圈外人所感觉的沉重气压。尾声中刘易斯的妻子玛格丽特所以要说"我们需要一个胜利"，就是指这点而言。

但是要一个怎么样的胜利呢？斯诺没有说，恐怕也说不上。这是因为斯诺虽然对统治阶层有深切的认识，而且也接触过一些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他对于工人阶级是完全隔绝的，他的小说里只有一个科学家卢克是工人阶级出身，其余就没有一点工人阶级人物的反映。他只能通过刘易斯的嘴笼统地说："只要〔苏联和美国〕这两个社会同时存在，我想人类许多最美好的希望，就有一个出色的实现机会。"美国社会引起C.P.斯诺向往的是突破社会等级束缚的一面。对于苏联十月革命，由于阶级立场的限制他有种种的不理解和错误认识，但一直抱有善意和希望。对中国革命他也曾表示很大的同情，并寄以希望。我们不能指望斯诺这样一个背景和经历的作家正确指出世界的前途，能够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这样深入地剖析旧世界，同时还始终保持对未来的憧憬，应该说已经很不容易。

作者无疑是同情罗杰这个人物的，但当然我们不会认为他是要鼓吹罗杰的政策。事实上他通过刘易斯和罗杰这两个合作者在认识上的分歧，已经说明，认识到美苏无限制地进行核武器竞赛必然导致核战争的结局和要求英国放弃核武器是有区别的。而且根据作者反复申述的观点（不管它本身是否对），正确

的决定迟早总会作出，那么既然英国迄今没有放弃核武器，作者也就认为罗杰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了。

C.P.斯诺是旗帜鲜明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认为现实主义的著作不应该满足于讲一个故事，“艺术的酬报有各种各样，但这是一种，它使我们发现别人以及我们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①。这里所说别人和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的，因此斯诺的小说中有很细致的心理活动描述，甚至被称为“普鲁斯特式的特写”。所以尽管说《权力的走廊》是权力结构的研究，其实这研究主要也是心理的，是各种类型的人对“权”的心理态度的分析，不从这一点看，斯诺的小说就会显得情节单调，甚至枯燥乏味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一下的是作品的语言。现实主义与艺术手法的探索是不矛盾的。例如斯诺的小说中就常用“无意识回忆”的手法，偶然的一个眼神，一种气味，都会把人物带引到一个过去的瞬间，把“出神”的气息渲染得很浓。本书中还有一个艺术特点是从罗杰产生自己的政见直至议会讨论的漫长过程中，他一直态度暧昧，以避免触犯自己党内的一些人，而为了使读者不仅在理智上而且还在感性上也领受到这一点，作者写这一长段（第二至第四部分）所用的语言，也始终是闪闪烁烁的，有时使人感到很含糊，捉摸不透。这是要把艺术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以增加作品的感染力。

此外，对话的叙述方式，是小说语言的一个主要方面。传统的方法只有两种：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前者放在引号内，人称、时态都按原话，后者不用引号，人称、时态要按叙述的需要而作相应的变动。事实上，十八世纪的亨利·菲尔丁就已采用所谓

① 见C.P.斯诺著《现实主义者》，序言。

的"自由间接引语"，即将原话作部分的变动而不指出是谁说的。如本书中以下一段的第二、三、四句就是这样的：

"一月份一个晴朗的上午，我办公室里的电话不断响着。我是不是知道，谁将是新的首相？有谁知道吗？有没有谁被召进宫了……"

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自由直接引语"，即把直接引语间夹在叙述之中，不用引号或其它印刷字体上的区别加以隔开。这种手法使话语和思想的界线显得不很清楚，最适于描写心理过程，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就有这样一段：

"布龙姆先生远远站在后面，帽子拿在手里，数着一个个摘了帽的光头。十二。我是十三。不。那穿雨衣的家伙是十三。死亡的数字。真见鬼，他是哪里蹦出来的？他刚才不在教堂里，这我敢起誓。怕十三，真是愚蠢的迷信。"

这段中从第二句起就转入了"自由直接引语"①。除此之外，斯诺还更多运用了一种可称为"半直接引语"的手法，既象直接引语，但语言形式仅作部分变动，既注明说话的人，但又不用引号标示，如：

"……〔罗杰〕突然问道：'你不相信宗教吧？'

① 关于"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的论述及乔伊斯的引文，见约翰·斯宾塞著《詹姆士·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语言形成和文学解释》，刊于The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 1,1983)。

"回答他是知道的。不，我说，我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不难看出，这同真正的对话是有区别的；这里叙述人的答话("不，我说，我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虽象引语，但更大程度上是叙述。这样一些手法突破话语和思想，叙述和对话的界限，大大地提高了语言媒介的精致微妙，因此虽然在译文中有时可能会使人感到不太习惯，我还是尽量保留了作者的这些语言特点。

最后，还想就掌握译文标准的问题讲几句话。我们读三四十年代的译作，常感觉佶屈聱牙，无法卒读。这一是因为对汉语规范尊重得太不够，二是因为时常对原文也缺乏理解，译者既无体会，逐字硬搬过来，读者自然无法理解，即使勉强理解，读来也味同嚼蜡。建国以来，译书多经反复推敲，既忠实于原著，又强调遵循汉语规范，力求为中国读者大众所喜闻乐见，因此译文大多清通易懂，读来较不费力。这无疑是一大成就。

但是，从精益求精的观点出发，这里也并非毫无问题。第一，原文本来各有风格，并非一概都以清通为准则，因此才读来各有风味，富有多样性。而且"文如其人"，缺了文字上的特点，也会影响对作家的全面了解。就以本书作者C.P.斯诺而言，对他的文字在英美历来就有争议。有人说含蓄老练，"可读性"高，富有回味，有人说枯燥无味，缺乏风采。尽管好恶各异，评语却都是针对作家简约深沉的文风而发的。假使译文仅顾了"顾"，而忽略含蓄和深度，无疑会有所不足。

第二，语言表达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是靠民族的实践和国际的交流不断丰富起来的。我们既要吸收本族语群众和作

家的创造，也要不断吸收外来的新东西。今天所用的白话文中，有许多就是“五四”运动后从国外“引进”的成份。例如形容词和副词的区分为“的”和“地”，人称代词的区分为“他”“她”“它”，甚至倒装句子象“我想跟你谈个问题，假使你有空的话”，都已经由洋腔洋调变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形式。现在大概可说，要写小说而不许在一段说话中间插入“他说”或“我说道”之类的话，如：

“你倒真勇敢，”他说道，“你使我惊奇……”

那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几十年以前，这还是闻所未闻的洋写法呢！吸收外来表达法，是一个民族语言自我丰富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例如“历史地看问题”这一表达方式被接受了，“历史的看问题”却遭到了排斥。在“的”、“底”、“地”的三分法中，被接受的是“的”和“地”，现在不仅书面上被接受，连口头发音也慢慢在区分了，可是“底”却遭到了排斥。这些过程都是独立自主地进行的，其结果使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日益丰富，因此不是“洋化”，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想，我们从事翻译工作就有责任促进这种交流，把更多的新的表达法介绍给中国读者，而不必因某些创新的尝试可能遭受失败，而畏缩不前，不敢逾越常用的语言一步。

本书的翻译就是按照以上两点想法进行的，因此有些地方难免会显得不太通顺，有点陌生。但就我主观愿望而言，我是要求译文整体符合汉语规范，能被读者接受的，在这前提下才尽量保持作者风格，介绍作者独特的表达手法。至于客观上做到了多少，那当然要由读者来评定。

目　　录

第三部分　隐私

第四部分　向作出抉择逼近

第五部分　表决

第 一 部 分

第一件事情

第一章

伦敦的一次夜宴

我叫出租汽车在诺思勋爵街的街角上停下。我的妻子和我都有一种习惯，念念不忘想要准时，因此那天晚上我们也象往常一样做得过了头。因为还有一刻钟可以消磨，所以我们就漫步向河边①走去。真是个令人愉快的夜晚，我为了应景助兴说了这么一句话。面颊上接触到空气，感觉是暖暖的，河堤花园里的树木背衬着灯光燃炽的夜空巍巍屹立，虽然还只是三月时分，叶子却已经日见丰满。大笨钟②上面的灯在云层下闪闪发光，议院在开会。

我们朝白厅街的方向继续走了几码。在国会广场对面财政部大楼里，另外有盏灯也点燃着，三楼的一间房屋里开着灯，有人在连夜工作。

无论对我妻子，或者对我自己说来，这个夜晚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们已经在蒯夫家吃过几次晚饭。罗杰·蒯夫是一位还年青的保守党议员，现在正开始经常被人们谈到。我是由于一个官方职务的关系才同他相识的，而且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这是一种我们官员以及两党政客之间常有的友好交往关系，不过也如此而已：见面不频繁，但足以使我们感到安然自在地出没于他们有时所称的"伦敦的这一带"。

八点钟的最后一响刚敲过，我们重又回到了诺思勋爵街。一个侍女带领我们登楼来到客厅，那里水晶吊灯和杯盘酒盏相映成辉，还有先已站在那里的两位男客的夜礼服衬衫，以及卡罗·蒯夫③同我们握手时闪闪发光的项链，这一切都使得满屋子金碧辉煌。

"我想你们都认识，对吗？"她说道。"当然你们都认识！"

她生得颀长而美貌，年龄三十几岁，腰部刚开始有点厚实起来，但依旧还很优雅。她的嗓音温暖、丰满，而且时常响亮得令人感到不安。她散发出一种自然而且充沛的快乐感——就仿佛无论谁只要在她的周围就能同她一样快乐。

其他人随着我们上了楼。他们彼此都认识，证实了卡罗说过的大家都相熟这一点：称呼用的都是教名，所以当卡罗所说都认识的话不灵验时，我不知道到底被介绍给了谁④。事实上，除了蒯夫夫妇以外，只有一个人是玛格丽特和我经常遇到的。那是蒙蒂·凯弗。据善于发现政治人才的人们说，他是又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他有一张胖胖的脸，狐猴般的眼睛，以及安详、微妙和富于抑扬顿挫的嗓音。

至于其他的人，看来有三对夫妇，男的都是保守党的后座议员，年纪全不超过四十，他们的夫人们也相匹配，都是些身材高大的年青妇女，就象那些人们下午四点在肯辛顿区街道上常看到的少妇们，她们是去时髦的初级预备学校领孩子的。另外也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名叫汉尼格夫人。

---

① 指泰晤士河。

② 英国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的钟楼大钟名。

③ 蒯夫夫人；卡罗为卡罗莱恩之略。

④ 意思是说，因为只用教名，所以即使介绍也不知道对方的姓。

当他们坐下来喝酒的时候(罗杰·蒯夫还没有来),他们都在谈政治。但是他们谈的政治,局外人需要借助于词汇手册才能听得懂——即使象我这样一个离开他们的政治很近的人也并不例外。这叫微众议院的流言蜚语,它同戏剧界的流言蜚语一样,对圈外人是高深莫测的,而对他们说来,也象戏剧界的流言蜚语对演员们一样,使人神往不止,乐此不倦。谁正得宠,谁已经失势。谁下周将在辩论中最后发言。阿尔奇怎样在那个问题上要了个花招。

我们都知道,就要举行选举了;这是一九五五年的春天。他们正彼此约定为对方演说帮同竞选。有一个夸口说,有两位高级大臣"十拿九稳"会为他演说。有人说,罗杰自已是保险的,他还将为别人助上一臂之力。"我们重新当选后",首相意思里要罗杰干什么呢?蒙蒂·凯弗这样问卡罗。她摇摇头,但她是感到高兴的,而且我想她还在暗自祈祷不要因被人问起而失去这好运呢。

其他的男人提到罗杰时,就仿佛他是他们中间唯一即将取得成功的人,或者就仿佛他是不同于他们的人。闲谈继续进行着。欣快感更见增涨。这时侍女走进来,通报道:"卡罗莱恩夫人,鲁宾博士到。"

这"夫人"的称呼,倒并不是因为罗杰·蒯夫有什么封号,而是因为卡罗本人的父亲是一位伯爵,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那家族在十九世纪曾经是辉格党的显贵。

当卡罗连声喊着"欢迎"站起来的时候,我转眼望去不禁一怔。是的,这正就是我熟悉的美国物理学家大卫·鲁宾。他非常安静而有所戒备地走了进来,他的袖口里露出镶有珍珠的袖钮,他的短礼服上装比在场任何人的都更新,也更为精致。根据

我科学界友人的说法，他是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但是，与其余的科学家不同，他同时又象一个花花公子。

卡罗·渊夫把他带领到我妻子的旁边。这时客厅里已经坐满；卡罗就扔了一个靠垫在地上，坐在我的近旁。“一定常有女人坐在你脚跟前的，对吗？”她说。她不能理解，她继续说道，罗杰这老魔鬼为什么这么晚呢？她谈到他时的口气，是美满婚姻带来的那种愉快和无所忧虑。当她冲着我说话的时候，她的态度激昂、恭敬，而又富于进取精神，她渴望获得新的印象，惯于畅所欲言而不加反复思考。

“饿啦，”汉尼格夫人用号子一般的声音说道。

她生有一个肥鼓鼓的大蒜鼻子，一双碧蓝的眼珠直盯盯地凝视着，令人感到不安。

“抱歉。再喝一杯吧，”卡罗毫不经意地说。事实上也还只八点半，不过对五十年代的夜宴说来已经算晚了。

话题已经转变。有一个议员的妻子开始谈到，他们一个朋友在闹“外遇”问题。这一而，他们总算离开了众议院的题材。这朋友是一个银行家：他“迷得可厉害呢”，妻子很担心。

“那女人是什么样的？”卡罗大声咯咯地笑了。

我观察到大卫·鲁宾悲切的脸容上露出了活跃的迹象。他对这话题比对上一个更感兴趣。

“啊，可辉煌夺目呢。”

“这样的话，”卡罗嚷道，“我不相信爱尔莎（指那妻子）有啥可多担心的。老头子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的时候，要当心不是辉煌夺目的女人，而是躲在角落里一声不响，也没有人注意的小灰鼠。要是那样的人把他抓住了，那么最好就此偃旗息鼓，趁早想想怎样向你的孩子们解释吧。”

其他的妻子们和着她一起哈哈笑。她算不得一个美人，我在想，美人的举止不这样豪爽的。正在这时候她的眼睛发亮了，她从靠垫上爬了起来。

"他来了！"她说。"也到时间啦！"

当罗杰从一扇内门走出穿过这房间的时候，他显得笨拙并且有点滑稽，却相当自在。他是一个大个儿，又重又壮；但是他的脸和身体却生得不匀称。对他这样身材的人，他的头显得偏小，但是很有样子，他的眼睛是灰色而明亮的，两边外侧的眼角稍稍向下搭拉。塌鼻梁，下嘴唇缩进。不是一张美貌的脸，然而却令人感到愉快。除了凯弗之外，屋里他的同事们都很整洁、端正，象官员的样子；同他们相比，他显得拖沓而零乱。当我初认识他的时候，他曾经唤起我对《战争与和平》中皮埃尔·贝索霍夫的印象。然而他的举止却同皮埃尔不一样，很利索。

"我很抱歉，"他对他的妻子说，"有人把我在电话上挂住了……"

看来那是他的一位选民。他说得很简单，仿佛这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她会理解的。

他仪表相当不凡，虽然同演员的仪表正好相反。他跟鲁宾和我握手。他的一言一行都很平易和简捷。

不一会儿，他和他的议员朋友们已经悄悄走到一旁，在他们这群人边缘上的汉尼格夫人把一只重甸甸的、戴着戒指的手放在我的臂上。

"上任，"她说。

我发觉她说的话不太容易领会。

"什么？"我回答。

"那年青人要上任啦。"她这话的意思是，只要他的党再度执

政，他将被任命为大臣。

“他会吗？”我说。

她问我：“你是不是呆子？”

她问的时候，眼睛里闪耀着一种自信的钝光，仿佛我应该为她的粗鲁而爱她似的。

“我认为不是，”我说。

“我用的是希腊文里的意义，刘纳特爵士，”她说，接着她大声大气地同卡罗旁白了几句，才发现我的名字是刘易斯·艾略特。“是啊，我用的是希腊文的意义，”她依旧毫不害臊地说。“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意思[1]，你知道。”

她是那么地以她一鳞半爪的学识自豪。我真不知道她是不是经常这样卖弄的，尽管她懂得的希腊文，同爱斯基摩话一样多。她的自我满足中有一种稚气的成份。她深信她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她深信谁也不可能对此持异议。

“我对政治很感兴趣，”我说。

“我可不相信呢，”汉尼格夫人洋洋得意地说。

我设法使她住嘴，因为我要听罗杰说话。他的语调跟他的朋友们不一样。我确不定他是哪里的口音。不过反正完全不象伊顿公学和禁卫旅的；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知道，而汉尼格夫人还可能说出来，他的出身不是“最高档的”。事实上他父亲曾经是一个营造设计师，属于殷实的外省中产阶级。虽然汉尼格夫人称他年青人，其实他年纪已经不轻，只比我小五岁，也就是说四十回岁。

他自从一开头就使我感到兴趣，虽然我说不出为什么。但是

---

[1] Idiot 一词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私人身份的人，俗人，无知者”。因此汉尼格夫人的话是一知半解的曲解。

那天晚上，当我们坐在楼下餐桌上吃饭时，我听他说话却感到失望。是的，他头脑比别人敏捷，他的份量更重得多。但是他也象别人一样尽谈着国会这盘棋以及他们各自棋局的着法，就仿佛天底下再没有别的东西存在了。我认为既有大卫·鲁宾在场，他们这样是不礼貌的。我有点不耐烦了。这些人的政治不是我的政治。他们既不懂得他们处身其中的世界，更不用说那行将来临的世界。我向玛格丽特看去，她有一种追切和特别专注的表情，她感到厌烦的时候总是这样的，我真希望这夜晚早点过去。

突然间，我却再也不感到不耐烦了。妇女们刚回到楼上，我们在烛光里站着①。"过来，在我旁边坐，"罗杰对鲁宾说，说时他劈啪捻了下手指，但做得比较隐蔽，仿佛是给自己发了个什么信号。他叫我坐在他另一边。当他向鲁宾的杯子里斟白兰地的同时，他说道："我怕我们使你厌烦透顶啦。你知道，这场选举叫我们挂在心头放不下。"他抬起头来，咧开嘴放声嘲笑起来。"不过，假使你仔细听的话，你大概早已明白了。"

那天晚上第一次，大卫·鲁宾开始参加谈话。"魁夫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按照目前的想法，这些选举的结局将是怎样的呢？也许这是叫你抓瞎了吧？"

"不，问得有道理，"罗杰说。"我可以把两端的极限告诉你。一方面，对我们说来"（他指的是保守党）"最坏的可能是相持不下。不可能比这更坏了。而另一个极端，假使我们交运的话，我们可能得到一个不太大的压倒性胜利。"

鲁宾点点头。有一位议员说道："我打赌可以以超过对方一

① 西方人晚宴桌上点蜡烛的习惯至今依旧通行。妇女先退席是英国的习惯，虽然现在已经不一定遵守。这里因为妇女刚退席，所以男人还"在烛光里站着"。

百个席位的多数获胜。”

“我的判断，要少得多，”罗杰说。

他说话的样子就象一个真正的职业政治活动家，我想。但就在这以后不久，我的注意力却提了起来。我旁边那一位吐出的雪茄烟雾，缭缭在烛光周围；这种景象同伦敦任何一家富裕人家的宴会上男人们单独留下来聊上一会时差不多。但正在这时候，罗杰放松地沉甸甸地坐在椅子里，向右边半侧了身子，对着大卫·鲁宾说道：“现在我想问你些什么，假使可以的话。”

“当然，”鲁宾说。

“假使有什么事情是你不能说的，那我希望你不要感到为难。第一，我想要问你——我们在核武器上所做的事情，有多大意义？”

鲁宾的脸比他周围那些人更阴森，疲惫和敏感。他并不比其中某些人老；但是同英国人鲜嫩、红润的皮肤相对照，他的皮肤显得枯干、苍白，而且已经有了皱纹，眼皮下挂着很大的紫泡，象是伤疤一般。他看来象是一种神经更为纤细，更加娇贵的人种。

“我好象听不大懂，”他说。“你是说联合王国在你们的武器上做的事情呢？还是我国所做的事情？或者你是指全世界？”

“它们都有关，不是吗？”当罗杰同这个实际的问题时，大家都注视着他。“不管怎么说，就请你从近的，也就是我们的情况讲起，好吗？我们对它有一种不安的关注，你知道。你能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做的事有道理吗？”

至少说，鲁宾要说得象罗杰那样直率，可不太容易。他是他本国政府的一位顾问；而且，更使他为难的是，他特别不愿使人感觉痛苦。所以他转弯抹角，兜了好一阵圈子。罗杰是指炸弹本身呢，还是使用炸弹的方式？他吁请我帮他把问题讲清楚——

作为一个官员，我听到过多年来在美国人和我们之间曾不断争论这些问题。

鲁宾退到他最后一条防线说道：除了科学上和军事上的考虑之外，联合王国之所以要有自己的武器，可能还有其他考虑。

“应该为这一点操心的是我们，对吗？”罗杰温和地说。“告诉我们——请注意在这问题上你知道的不比世界上任何人差——请你用最直截了当的话说，我们的武器会有怎么样的意义？”

“好吧，假使你一定要知道的话，”鲁宾收缩了一下他的肩膀回答说，“你们随便怎么做，充其量抵不上百分之二。”

“我说，鲁宾教授，”有一个男低音说，“你这一脚可把我们踢得屁滚尿流咯。”

鲁宾说：“我但愿能不这么说。”刚才接他嘴的是汉尼格夫人的女婿，一个名叫汤姆·温代姆的人。他以得意洋洋的眼光盯着鲁宾，洋溢着统治阶级教养出的人那种自信劲儿。这种自信倒也并不是真的不在乎力量的变迁，而是耸耸肩就把它忘怀了。鲁宾露出抱歉的微笑。他是一个最讲究礼貌的人。他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他的父母亲英语依旧讲得很不流利。但他也有他自己的自信劲儿，当他被告知他是当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可能获得者时，他毫不感到惊讶。

“不，”蒙蒂·凯弗说道。“罗杰请你这样告诉我们的。”他机警地露齿一笑。“而他要什么，一般总能如愿以偿。”

罗杰微笑了，他俩说他们不仅是同盟者而且是朋友。自从他俩进入下院来的五年中，他们一直领导着他们那一批后座议员。

我说，鲁宾，假使我能这样称呼你的话，”他说，“我再进一步问你，你不会介意吧？至于美国——你们的武器政策有意义吗？”

“我希望是的。”

“那依靠的不就是你们将永远保持技术优势这一点假设吗？我们有些科学家不是已经认为你们低估了俄国人吗？是这样吧，刘易斯？”

我在暗自想着，罗杰很了解情况，因为法兰西斯·盖特列夫、沃尔特·卢克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反复强调的正就是这一点。

“我们并不知道，”鲁宾说。

这时他的态度不是最超然的。然而，我可以看出，他对罗杰这样一个智力高强的人怀有敬意。他很善于判断智力，可是，虽然他为人多礼，却是轻易不肯表示敬意的。

“那好吧，”罗杰说，“就让我们假设，而我认为为了安全起见是应该这样假设的，假使说西方——意思是指你们——同苏联可能以大致相当的条件进入一场核武器竞赛。在这样的情况下，假使我们想做些合乎情理的事情，我们能有多少时间？[1]”

“比我愿望的要少。”

“多少年？”

“也许十年。”

接着是一阵沉默。严肃认真地倾听着的其他一些人都不想争辩。罗杰说道：“听了这些，有谁产生了什么想法吗？”

他说这话时带上一点讽嘲的意味，同时表示谈话已经结束。他把椅子向后推开，示意我们要回客厅去了。

正当他打开门的时候，走廊里，楼梯上，我们正要离开的屋里，都响起了铃声。有点象船上响起了练习用救生艇的铃声。罗杰在一分钟之前还是挺尊严的——还不止这样，是令人望而生

[1] 罗杰的意思是：如果美苏展开一场核武器竞赛，必将导致战争。要在战争爆发前做些防止核战争的工作，能有多少时间？

畏的——这一刹那间却露出了一阵怯懦的微笑。"投票铃，"他向大卫·鲁宾解释，他脸上依旧挂着那种微笑，他显得羞怯、稚气十足，同时又心满意足，这是人们在集体参加一项私下的仪式时的心情。"我们不用很久！"议员们却象小学生怕迟到般地一拥而出，只有大卫和我独自向楼上走去。

"他们都走了，是吗？不打断你们还不知谈到什么时候呢。"卡罗大声大气地招呼我们。"你们在坑害谁的名誉来着？男人啊，应该生长——"她用灵巧的乎比划着猫在长胡须。

我摇摇头，说我们在谈大卫的专行和未来的情况。玛格丽特看着我。但是投票铃破坏了刚才的情绪。我已经不再具有末日将临的感觉，甚至不再意识到责任感。相反地，在这光亮的客厅里一切都里得安详、平淡，而且稍有些滑稽。

她们刚开始谈一被事情，它在这样的客厅里正日益成为一个神圣的话题——那就是孩于们上的学校，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怎样使他们进入这些学校。有一位年青的妻子，对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以及在教育问题上的真知灼见深深引以自豪，她有一个儿子刚生下三个月，但是她声称在他下地的一小时以内就不仅为他在伊顿公学，而且还在第一所寄宿学校"定下了名额"——"我们本想为他在贝利奥尔①也定下一个名额的，"她继续说着，"不过眼前他们不让你这么办。"

卡罗为她的孩子们作了怎么样的安排呢？玛格丽特又怎样为我们的孩子安排？我看到大卫·鲁宾坐在屋子的另一边，他以美好而殷勤周到的礼貌倾听着提前十三年为他所从未见到的一些孩子购买名额的种种计划，他心里感到这种制度是不可思

① 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

议的。他只吐露了一句，说他虽然还只四十一岁，他的大儿子却已经是哈佛的二年级学生。除此之外他一直庄重而注意地听着。我不禁想要给坐在我身旁的汉尼格夫人开导几句。我告诉她说，美国人的仪态是全世界最好的。

"这怎么讲？"她嚷嚷起来。

"俄国人的仪态是很好的，"我仿佛事后想起似地补充着说。"而我们属于最差之列。"

使汉尼格夫人吃惊是很令人愉快的。我对于比较社会学大为倾心起来，我说：不错，英国下层阶级的仪态是相当好的，比美国人要好得多；不过一旦你到达并且超过了社会的中线，美国人的态度就越来越好，而我们就越来越坏。美国职业阶层或者上等阶级的态度是好得无与伦比。我进一步作了一些推测，为什么会这样。

我有一种感觉，汉尼格夫人似乎并不认为这种探讨有什么好处。

男人们横冲直闯登上楼来，罗杰守在最后。投票已经结束，得到了预期的多数。从这时候往后，晚会再没有象样地进行，所以不到十一点半玛格丽特和我就伴同大卫·鲁宾一起离开了。出租汽车沿着河堤颠簸驶向切尔西区，因为他待在那里。他同玛格丽特谈论着夜会，但是我注视着窗外，并没有怎么接嘴。我听任自己进入了一种做白日梦的状态。

当我们同大卫道过晚安以后，玛格丽特握住了我的手。

"你在想什么？"她说。

我无法说给她听。我只是注视这安适而熟悉的城市。作为我旧游之地的切尔西区背僻的街道；富兰姆路的灯火；肯辛顿区的一些广场；从女王门通向公园的一段道路。一切都是乱纷纷

的，树木茂盛而并不美丽，比起别国的首都来显得更多一些泥土气。严格说来我也不是在回忆，虽然我在这些地方的经历是不少的；但是我模糊地感到隐藏在这里的欢乐，意识到爱情和婚姻、苦难和欢欣，感觉仿佛在夜空中漫步。我头脑中并没有回忆起夜餐后的谈话；那只是许多次这类谈话中的一次；我们已经习惯。然而，我还是有一种缺乏安全保障的感觉，仿佛是出于对城市的温情而变得很软弱，虽然在头脑冷静的时候我不会说我过份地喜欢它。

公园里的幽暗道路，蛇湖① 水面上的寒光，贝斯沃特路铅灰色的灯火——这时激荡在我心头的感情是我既无法装作没有体会到，又因为它不太体面而想加以否认的，就好象一个外国人对你的国家说了几句好话，你就把一辈子练就的超然态度抛到九霄之外，差点要掉下眼泪了。

① 蜿蜒对角穿过海德公园和肯辛顿花园的人造湖。

第 二 章

老 英 雄

选举按计划进行，或者不如说按照罗杰朋友们的计划进行。他们的党所获得的席位，超过半数达六十个之多；正如汉尼格夫人在诺思勋爵街那次夜宴上所预言的，罗杰及时得到了职务。

他的委任刚一宣布，我相熟的一些文官就猜测起来。白厅街① 纷纷谣传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这谣言不是恶意的；它出奇地缺乏个人感情，出奇地有把握，它被一些从未见过他的人传播着，从而一劳永逸地确立了他的官方品格。

选举后不久，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同我的上司赫克托·罗斯爵士一起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窗下是绿草茵茵的圣詹姆士公园，阳光斜照在他的写字桌上——我正在接受彬彬有礼的盘问。我在他手下工作已经有十六年。作为同僚，我们是相互信任的，然而我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依旧并不比当初更自在多少。不，我同罗杰·蒯夫并不很熟，我说——这在当时是确实的。我有一种感觉，他并不是一个性格单纯的人，不过我并没有多少根据。

这种心理的猜测并没有对罗斯留下什么印象。他惦念着更为正经的事情。他认为蒯夫正如人们所说是有野心的。罗斯并不觉得这是应受谴责的事。但蒯夫刚担当起的这份工作，却曾

经断送过其他的野心家。这才是真正的要点。要是他有过选择的余地，那么这就说明他的判断力有问题。

"所以理所当然的是，我亲爱的刘易斯，"赫克托·罗斯说，"这相当强烈地向我们提示：他并不曾有这样的选择余地。若然的话，可想而知我们的主子中有人并不希望他一帆风顺。幸好咱们无需去逸究这些卓越的，而且无疑是好意的盘算。据说他是一个好人。对于我们的部而言，这至少将是一个暂时的宽慰。"

蒯夫的任命，对赫克托·罗斯说来不止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谈话题材。自从战争时期以来，我们口头所称的"防务协作"已经解体。其中较大的一部分已经归属一个新成立的部。蒯夫刚担任的就是这个部的驻议会次官。在这过程中，罗斯失去了他的一部分责任和权力。这是相当不公正的，我不禁要这样承认。当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文职人员中最年轻的常务次官②。现在他距离退休已经只有三年，还是同样的级别，同样的职务，在他的同僚中这是最长久的了。他们给了他一个巴思大十字奖章③，这种勋章是他和他的朋友们所珍视的，但是别人却谁也不予注意。他依旧工作得象计算机一样精确。他那套不厌其烦的礼节，素来是同他的干练一样永不枯竭的，然而现在有时也显示出一些磨损的迹象。他外表依旧健壮、结实，肩膀阔厚；但是他一直保持到中年的朝气，已经丧失殆尽。他的头发白了，额上横贯着一条深深的皱纹。他的失望有多深？至少对我，他从来连一个暗示也没有给过。对待那新成立的超级部（他本来是完全有理由指望在那里当常务负责人的），他在交往中竭尽他的

① 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

② 英国制度规定大臣及次官由执政党议员中委任，但每个部中均设有常务次官由非党派的文职人员（文官）担任，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③ 英国的一种勋章，仅次于嘉德勋章。

职责，而且还远远超过他的职责。

那新成立的部使文官们深感失望。罗斯说得不错：有仇人，最好往那里送。这倒并不是因为文官们在总的政策上同政府有什么争吵。罗斯和他的同僚们几乎无例外地都是保守派人物，他们同蒯夫那个圈子里的人一样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

问题在于：那新成立的部也象一切同现代战争有关的事物一样，光会花钱，而从行政的角度看来什么成果也拿不出来。罗斯和其他的行政人员感到，那里的事情正在脱离他们的控制，而这是他们所能想象的最令人讨厌的事。没有一位大臣是干得好的。而目前在任上的，罗杰的上司吉尔贝勋爵，则是最坏的一位。有的大臣需要软哄硬逼才肯作出决定，这是文官们看惯了的。但是碰上一个态度无比亲切，可就是既不肯作出决定又不让他们放手干的，他们真不知所措了。

我曾经亲眼看到过这种乱七八糟的活剧。在有些关节上，我们部里的事务同他们的部纠缠在一起，因此罗斯时常需要一个使者。而因为这使者要有些权威，所以他就让我担任这角色。有些工作的环节，因为我办理得很长久了，所以比谁都知道得更多些。另外我也有一种微弱的精神优势。这时候，由于我写过一些书，已经获得经济上的自立。我表明想要脱离白厅街；事与愿违的是这反而增加了我的用处。要说不是用处的话，至少也增加了他们对我的注意，这情况就象健康的人听到谁不久于人世了，便会怀着迷信般的景仰心情聆听他的教诲。

就这样，我经常出入于他们的办公室。好在就在公园那边的角上，离开我们的地方不过几百码。我也象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对吉尔贝勋爵产生了好感。至于促使他拿主意，则我并不比别人干得更好，在某些方面还更坏些。在我同罗斯谈话之后没

有几天，我又汇同吉尔贝自己的常务次官再次尝试着做这教促的工作。

这位常务次官是我的一位老同事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他现在正经常被人谈到，就象近二十年前的罗斯一样。他是最新的明星，人家谈到他的时候，也象他们以前谈罗斯时一样，说他有朝一日会成为文官署的首脑。

表面上看来，他与罗斯很不相同，他朴素平易，直截了当，不象罗斯那样转弯抹角，他出身低微，而罗斯则是副主教的儿子，然面他却正象一位旧式的文官一样富有教养，散发着那种旧式的非专业人员气息。其实他在专业化上不比罗斯逊色，而且至少同他一样聪明。当他还在罗斯手下工作时，我曾一度认为，叫他担当顶峰的职司可能不够坚强。我是大错特错啦。

他深谋远虑地探究过罗斯的业迹，并且下定决心不蹈他的覆辙。他打算把目前的工作理出一些头绪，就尽早脱身（“这叫做无缘无故挨顿揍，”他说得很简单），然后圈到财政部去。

他生得瘦长丽容光焕发，还残留着一些大学生的气息。他机智、随和，是一个最好打交道的人。同时他又富于感情，所以我们成了朋友，而我同罗斯则始终未能做到这点。

那天早晨，我们一边等着去见吉尔贝，一边花上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策略定下了。第一——我们俩都谈得非常简略——有一种导弹只是在理论上推定的，里然已经花上了千百万镑，但是必须停下来；我们要说服“老英雄”（那是文官们对吉尔贝勋爵的称呼）签署一份内阁文件。第二，人们正在谈到一种新的弹头运载系统。奥斯鲍迪斯额相信我预感到了危险，他表示同意；假使我们现在不“提防一手”，我们将会受到压力。“要是我们能想个办法，”奥斯鲍迪斯顿说道，“让‘英雄’把这事交给那位

新伙计——”他这“新伙计”是指罗杰·蒯夫。

我问奥斯鲍迪斯顿，他认为这人怎么样。奥斯鲍迪斯顿说他比目前为止他们那里任何一个人的来势都好；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因为既然吉尔贝是上议院里的，下院中有关部里的事情就得由蒯夫来处理。

我们沿着走廊走去，那里除了一个信使之外空无一人，这走廊高而暗，体现着十九世纪白厅街建筑的浪费空间和充斥阴湿气息。走过两扇门，黑洞洞的幽暗中显现出注目的名牌：驻议会次官罗杰·蒯夫先生。奥斯鲍迪斯顿用手指敲着牌子，回到刚才关于罗杰的话题说道：“他早晨来得不太早，这也算一桩幸运的事。”

吉尔贝勋爵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他的窗也象大楼另一角上赫克托·罗斯的窗一样，是朝着圣詹姆士公园开的。在阴沉沉的光线中，墙上的白色镶板发出凄切的光泽；吉尔贝勋爵正站在书桌和窗棂之间，平静地露出不满情绪，审视着瓢泼大雨、黑压压的浓云、郁郁葱葱的夏令树木。

“这畜生，”他仿佛终于对天气作出了深思熟虑的判断似地。“这畜生。”

他的脸是令人愉快的，五官小巧，坦荡而又令人不易看透。对一个六十开外的人说来，他的体态是端正美观的。他和蔼可亲，不拿架子。然而，尽管我们的建议在奥斯鲍迪斯顿房间里显得相当有分寸，在这里开始被一种神秘的困难气息所困绕。

“大臣，”奥斯鲍迪斯顿说，“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就A—作出一个内阁级决定了。”他说的A—是那导弹的代号。

“就A—吗？”吉尔贝深思地重复道，他的神情仿佛是听到了一个新的、独创的、可能还是有欠妥当的见解。

“我们已经取得了可能取得的最大一致意见。”

“咱们可不能操之过急哟，你知道，”吉尔贝以谴责的口吻说。“你以为咱们应该操之过急吗？”

“我们一年半以前就得出了书面结论。”

“书面，我亲爱的伙计？在这类事情上，我最相信的是让大家都同你想到一块儿。”

“大臣，”奥斯鲍迪斯顿说，“这恰恰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呀。”

“你认为咱们做好事情应该感到厌倦吗？你真的这样想吗，道格拉斯爵士？”

这声“道格拉斯爵士”标志着温和的责备。正常情况下吉尔贝会仅仅用教名称呼奥斯鲍迪斯顿。我看到我这位同事从旁边投来一瞥，就象头上正在挨着软枕头揍的人投出的眼光。他又一次地发现，这位老英雄不仅和蔼可亲，而且还固执而虚荣。奥斯鲍迪斯顿再清楚不过，只消他转身离开办公室，立刻就可能有人“缠住”吉尔贝，可能是象拉富金勋爵那样的企业界巨头，因为对他们说来停止这项目就意味着损失成千上百万镑，也可能是军界的老朋友，他们的信念是随便什么武器都比没有武器好。

这些都是实在的；那后面的一点，在奥斯鲍迪斯顿看来是根本不要军人来担任这职务的论据。倒还不是因为吉尔贝作为军人名声太大了，所以他现在的下属才没法奈何他。当他们称他“老英雄”的时候，并不是揶揄他；他在两次大战中都是异常勇敢的战斗部队军官，在第二次大战中指挥过一个师。那是他的顶峰。军人们在俱乐部里老说着，假使他哪怕稍有一点能耐，他就非被捧到最高层不可，因为比他社会关系更好的人找也难找到啦。他的爵位是祖传的，不是对军功的奖励。要说英国还有贵

族的话，那他就是一个。

“大臣，”奥斯鲍迪斯顿说，“假使您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证实一下到底有多大的一致，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张罗一次由各部参加的联席会议，无论在您的一级，或者我一级都可以。或者大臣和官员一起参加。”

“你可知道，”吉尔贝说，“我是不太相信会议或者委员会的。开会开不出行动来，你可知道。”

这一下，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可没法啦。于是他说，“另外有一个办法。您和三军大臣可以去同首相谈清楚。我们马上就能向你们介绍背景情况。”

（而且我完全有把握，奥斯鲍迪斯顿还在想，我们也能保证使首相了解背景情况。）

“不，我认为这样会惊动他太多。这些人自己手头的事就太多啦，你知道。不，我不认为我乐意这么做。”

吉尔贝露出一种甜蜜、仁慈，暗暗得意的微笑，说道：“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

“什么呢，大臣？”

“我要把文件再看一遍！周末你让我把文件带去，唉，这才对啦。你还可以给我一份一张纸的提要。”

于是，他满脸天真满足，骤然改变了话题。

“你们认为我穿的这套衣服怎么样？”

这是一个出奇的问题。不论人们怎样指责我或者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反正不可能有人认为我们是讲究穿着之辈，而吉尔贝勋爵却是的，不过当然是绅士式的讲究。他问得很天真，不过，尽管他可能不善于作出决定，他却很善于把它们搁到一边。

看来很好，我毫无兴趣地说道。

"你们再也猜不出，我是在哪里做的。"

不，这我们是怎么也猜不出的。

"事实上，我是在——做的。"吉尔贝说的名字，不是时髦的成衣商，而是伦敦的一爿大百货商店。"这听起来不很漂亮，可是满不坏。"

我们只得很冒失地把他拉回到原来的题目。现在该轮到我讲了。我说我不知道他听到过什么消息没有，但是有人正在为一种新的运载系统"放空气"，进行试探；而根据我们对布洛津斯基这人的了解，他是不会因缺乏鼓励而就此停止试探的。谨慎的做法——罗斯和奥斯鲍迪斯顿都是这样想的——也许是趁大家还没有议论起这问题时，立刻把盖特列夫、卢克和巴福特①的科学家们请来，赶快加以研究。这事或许还没有迫切到需要大臣亲自过问的程度，我说，但假使，譬如说，澳夫能够开始非正式地找人谈谈，可能会省去一些麻烦。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奥斯鲍迪斯顿说，他是不放过一个接嘴的机会的。

"澳夫？你是说我的新的驻议会次官？"吉尔贝以一种欢快而坦率的神色问道。"他将是我的一大助力。我这工作一个人是根本干不了的，你们两位看得多了，一定知道。当然，我的同僚们是政客，澳夫也是的，而我只是个军人，也许他们中间有些人办起这事情来会比我容易些，你知道。澳夫将是一大助力。不过你的建议，刘易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美中不足之处。这位老兄在办公室里连位子都还没有坐热，就叫他担当起这事情，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吗？我最相信的是不慌不忙地让一个人熟悉起工作来——"

① 巴福特是斯诺在小说中虚构的英国原子弹研制地。

吉尔贝勋爵和蔼可亲地又进行了一些消极抗拒。尽管他可能觉得这工作是一个人干不了的，然而他还是喜欢它。尽管他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军人，然而他很有点自我保存的才能；他也象别人一样能够想象得出，势必有一些聪明的年青人在那里想要破门而入。可是在这关节上我们却有一张牌可打。我说，鄙部将乐于安排这些初步的讨论。假如卢克和其他科学家的观点与我们预期的相符合，那么这事情可以根本无须通过吉尔贝的办公室。

吉尔贝在自己的部里也不喜欢把工作交给别人办理；至于要让一件事整个地越过他的部，那他更不喜欢了。最后，他以甜蜜、和气的方式向我们躲躲闪闪地表示了同意。他说："是的，也许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奥斯鲍迪斯顿一眼不眨地记了一笔，并且说他会向驻议会次官发出备忘录。

"我们一定不能使这位可怜的老兄负担过重，"吉尔贝说。他还在想找一条退缩的路。但是他懂得要认输，所以就用一种干脆的语气，仿佛象一位效率专家在教训一些昏庸之辈那样说道：

"好咯，今天就谈这么些咯。我认为这一早晨做的工作够多的啦。"

我们知道他十二点有一个内阁会议。人们可能会想，他在内阁会议前必然会有些畏葸不前，感到这事情份量太重。然而根本没有这回事。他爱开这些会。当他为此进行准备时，他具有一种特殊的神色，特别的仪态。平常，离开奥斯鲍迪斯顿，离开我，或离开外面房间里的秘书们时，他经常要说声"一会儿见"，他说这话时的声音，就象常有的那样，仿佛回复到了第一次大战以前他还是一个禁卫军骑兵队漂亮的青年军官时的模样。但是，在

前往参加内阁会议的场合，他决不会想到说“一会儿见”。他一言不发，十分庄重地点头示意。他缓慢而挺直地走向门口，满脸肃穆而虔诚，就酷似在教堂里沿着甬道向祭坛走去。

第 三 章

众院里的一席演说

我们越过吉尔贝勋爵之后，我就开始找罗杰谈工作。他随时都准备聆听我们任何人的见解。他自己的想法却不大暴露。我需要知道他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其中的一桩；这倒不仅是由于好奇心的缘故，虽则好奇心确实也在增长，而是为了我自己的行动。

七月中，罗杰正在准备他的第一篇大臣演说。我起草过不少演说，所以无须提醒就知道这些演说对议会里的头儿脑儿，以及各式各样的巨头们具有多大的意义。一稿又修上一稿：追求的是登峰造极、超群绝伦、胜过福楼拜式的尽善尽美①；反复推敲着每一句话，生怕具有过多的含义，结果每一篇演说按照官样文章含蓄模糊的规律，改到最后总是比起初第一稿还更象一锅粥。我一直憎恨替别人起草演说稿，现在总算摆脱了。对赫克托·罗斯和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说来，这是工作的一个部分，他们以惯常的耐性和同样惯常的忘我精神来对待这项工作：当哪位大臣删掉他们尖锐、清晰的英文，而换上他自己的文句时，他们冷冷地微笑一下，听任他去改动。

奥斯鲍迪斯顿告诉我，眼前这一次罗杰却几乎都是自己动手写的。不仅如此，罗杰还把修订吉尔贝讲话最后一稿的工作

也换了过去。他们将在同一天分别代表他们的部发言，吉尔贝在上议院，罗杰在众议院。

当那一天来到时，我去听罗杰。在宫廷广场②我遇上了奥斯鲍迪斯顿；半小时以前，他由于职务的关系，刚增添了一番经历，那就是聆听吉尔贝勋爵的讲话。"要是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听出个头绪来的话，"他向我诉说时，露出从职业角度出发的不满，"这人可没说的，真算得 l'explication du texte③ 的权威了。"

当我们一路向我们惯常的听讲处走去时，尽管他平时的冷漠态度是和他的同僚们一样牢不可破的，但这时却显出了一些破绽。

在中央会客厅里，我闻到近旁有香味，转身看去却是卡罗·凯夫。她的眼睛明亮而且睁得大大的，她并不掩饰自己的紧张不安。"我还不如躲到什么地方去坐着，"她说。"否则我会使你们感到烦躁的。"

我说他准行。我们没有去文官旁听座，而同她一起登上"听众席"。"这种演说真要命，"卡罗说。"我是指当你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

我无法同她争辩。她对这种处境了解得跟我一样清楚，而对众议院的了解还远远胜过于我。

我们坐在前排，席上除了一批印度人之外别无其他听众。我们看到下面坐得半满的议员席，海绿色的席位，绿色的地毯，外

---

① 法国小说家福楼拜以用词谨严贴切著称。

② 议会大厦外面的广场。

③ 法文：解释文本。

而是夏季的傍晚，仿佛水底下似的光线渗入进来，使里面显得雾茫茫的。

“我感到坐立不安，”卡罗说。“真有点叫人受不了。”

他站起来讲话后，不出两三分钟她肯定就感到定心了。站在下面的演讲席上，他显得是一个庞然大物。从远处看来，他的阔肩仿佛比平时更肥硕了。我还没有听过他演讲，这时我才领会到，他讲话的效果非同一般。而且，我这么想，他的效果很符合我们时代的风格。他一点都不采用历来所谓的演讲术。而几乎所有议院里的人，以及象奥斯鲍迪斯顿和我，都因为他不用演讲术而感到更亲切。他的态度是谈话式的；他前面有张稿子，但是他一眼也不看。他不用什么譬喻，除非是为了讽刺。正象卡罗所领会到的，他其实“没有什么话要说”——但是他也没有犯假装有话要说的错误。还没有既定的方针政策；要作的决定是复杂的；没有什么简易的解决办法。他说得很干练，对他的工作有详尽的了解。他说得又毫不自满。我一边倾听，一边认定击中要害的正是这种语气。

据我所能判断，众议院对他的接待是热情的，而且不仅他自己的一方如此。当然卡罗的疑虑已经消失。她带着一种爱恋、满意而又在行的表情注视着下面，说道：

“这才叫有点象样啦。”

坐在我另一边的奥斯鲍迪斯顿惦挂的还是职业上的价值，他寻思着说：“我必须说，不管怎么样，这确实给我们添了些光彩。”

我们到会客厅去同他汇合，他正在那里接受祝贺。一些他所不太认识的议员，正争着要赢得他的青睐。那是些专门向成功者摇尾巴的人。他脸上汗津津的，焕发着幸福的光芒，然而他还

是要听我们的意见。"还可以吗？"他带着警惕的神情问奥斯鲍迪斯顿和我。直到他听够了称赞的话，他才转入另一个话题。现在他可以考虑科学家们的一些难题了，他说。他和卡罗要在外而吃晚饭。十一点钟以后我们能够到诺思勋爵街来，以便立即着手吗？

那天夜里稍晚些的时候，我坐在蒯夫家的客厅里等着他们。我是单独一个人，因为奥斯鲍迪斯顿住在郊区，他让我独自来了。他们回家并不晚；满腔兴奋地奔上了楼梯；但是过了好一会儿，罗杰和我才坐定下来谈正经事。

他们所以兴奋是因为他们刚同《泰晤士报》的主编共进晚餐，而且看了一下明天（星期五早晨版）的报纸。

我听得饶有兴趣。这是真正的特权了，我说。那时在伦敦，下一天的报纸最早的也要在午夜过后的几个小时才能买到①，其它报纸的评论他们要到早晨才能看到。然而，罗杰也承认，反正《泰晤士报》是最重要的。而他们对待他不能再好了。他们挑中了他的演说加以评述，而他的上司吉尔贝勋爵只得到了不痛不痒的几句话。

他看到我正注视着他。我问道，吉尔贝的演说在书而上看来怎么样？罗杰耸耸肩，说他同这篇演说的纠葛太深了。他不知道在上议院的《院报》里念起来怎样。

容光焕发的卡罗给我们添了酒；她自己也喝了杯烈性的。她同他一样激动，但是更自信得多。她远比他更为轻易地就做到信任自己的判断力，认为取得了成功。而他还在想着明天早晨的

① 西方报刊提前出版，以目前的《纽约时报》为例，前一天夜里十一点钟就有出售了。

各家报纸。晚上他在众院演说的时候，他显得很成熟，异常地深思熟虑和负责。他比大多数人更强有力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除非我们相信我们完全处在盲目的和反复无常的命运操纵之下，否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作出的决定将可能是很重要的。然而，在诺思勋爵街灯光明亮的客厅里，他全神贯注地、无休无止地惦念着的，却是明天《每日电讯报》、《卫报》，以及一些大众化报刊都会说些什么。卡罗坐在那里，抚摸着她杯子的一侧，她骄傲而富有把握。简直就象所有的大标题都是她写的。

我常想，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间，只有政客和艺术家是赤裸裸地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行政方面的大头头，象罗斯和奥斯鲍迪斯顿之流，从来就难得听到公众提到他们一句话，怀有敌意的话更是当然地听不到的。至于象保罗·拉富金这样的工业界巨头，一旦他们达到了顶峰，哪怕他们听到一句批评个人的耳语，他们也会感觉象是无端地受了凌辱。那些人的生活是无可比拟地更为隐蔽的。必须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中被人品头评足的是政客和艺术家，就仿佛他们是医院里的病人，天天有川流不息的医科学生来看望他们，这些学生并不仇恨他们，但就是不认为有理由要放低了声音说话。当然，这一切是政客和艺术家自己招来的，或者不如说是他们某一部分的气息招来的。然而，虽然可能是自己招来的，他们却并不喜欢。即使他们成了世界性的人物，他们的皮也并不变得更厚。我有把握，罗杰的皮是永远不会变厚的。

我但愿有同样的把握，知道他担任了这工作想要做些什么。那天夜里我们终于谈起了工作。他同我一样地熟悉"文件"（那是指满满一抽屉标着"绝密"字样的档案和备忘录，其中甚至还有一两本书）。他已经掌握布洛津斯基集团的建议和盖特列夫

等人反驳的内容。罗杰所说的话都是理智和确切的——但是关于他自己的意见，他一点也不向我吐露。

那天夜里我毫无进展。在议会暑期休会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摸着对方的底，就象两条狗相互闻着嗅着。尽管提防是有传染性的，而且过不久你也不再把触角伸得那么长了——但我想他还是猜到了我的立场。

夏天，当我同家里人一起度假的时候，我有时想到他。可能他是在考验我吧。也可能他还没有打定主意。

照例说来，我是应该等候的。然而这一次我必须知道。过分多疑时常是幼稚的，远比轻信更为幼稚。多疑时常会导致愚蠢的行动。而在有些场合（这一次就是这样），你需要的是信任。

九月份回到伦敦时，我想道：不妨找个机会同他单独度过一个夜晚。所以，当我来到白厅街的第一个早晨，我就再度经历了把肩头使劲顶住已经上了闩的门这种熟悉的老感觉。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向来文匣看一眼，电话铃已经响了。我听到一个熟悉的、浑厚而不寻常的嗓音。罗杰在问我，在随后的几天里我是否有空，我们是否能在他的俱乐部里度过一个单身汉的夜晚？

第　四　章

谈明了某些事

在卡尔顿俱乐部，罗杰同我在一张角落里的桌子上吃晚饭。虽然他时而向走过的人招手，他还是很专心地吃着。他吃得乐滋滋的；我们分享着一瓶酒，接着他又要了一瓶。这以前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从不关心吃喝的，或者说甚至吃喝了没有也不大在意。现在他的举止却象一个刚进城的淘金者。这使我想起，他也正象我见过的一些有大抱负的人一样，有的是不规则的习惯、贪婪和禁欲的混合。

吃饭的过程中，我始终很谨慎。他要从我嘴里探出些什么东西；我也要弄清他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不忙，尽可以慢慢来。所以我们先聊书，我听他发表了一些激烈的意见，接着又聊共同的熟人，这时他的兴趣更大了，但是什么意见也不肯发表。罗斯、奥斯鲍迪斯顿、卢克、盖特列夫，以及两位最高级的大臣；我们一一都谈论过来。他不断地摆出细节情况，但绝口不提对其中某人有所偏爱。我揶揄他，说这种中立态度同他的作风不符合。他是在装出实干家的中立态度，除非受到极大的挑衅，决不肯轻易承认对任何人有所偏颇。

罗杰放声大笑起来，他笑得那么地无所拘束，我看到别人都在朝着我们的桌子看了。

我赢得了一分。他不加引言，毫无准备，单枪直入地打桌子上而凑过身来骤然说道："刘易斯，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吃了一惊。我看了一下，不过不是看他而是看我们周围的人，一位脸色红润的老人正故意慢条斯理地咀嚼着，一个严肃的少年人显然对第一次光顾伦敦的俱乐部留有深刻印象。

我说："干什么？"

"我想是你刚才在怪我采取中立态度吧。"

"你在哪一点上中立过啦？"我问道。

"我可以陪着你一直把这把戏玩下去。不过对我们会有什么好处吗？"

罗杰取得了主动权，而且抓住不放。他说得毫不费力，带着一种无可明状的亲切态度，而且还有点象生气似的。

有几滴酒溅在桌子上。他用食指把它们弹在一起，用它们画了个十字架，仿佛是借以强调有某桩事情已经宣告结束。

"你是有些洞察力的，对吗？你是被认为怀有善意的，对吗？我相信，我所干的事情中，有些也是你所希望的。你的问题是，你喜欢超然观战。我看起来，这种态度是无济于事的。你准备让你的双手稍稍弄脏一些，然而却不能太脏。我不敢肯定说这种做法真象你自己想的那么高明。我必须说，我有时候不太尊敬象你那样知道得很多，然而依旧不出来奋力一战的人。"

他亲热而粗野地露齿一笑，接着脱口而出地说道："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开头，你能把我当作一个道德品质上的平等看看待吗？"

这是我第二次吃惊。它来得这样突兀，我象是没有听真，而同时又知道是听对的。我们相互注视着，随后又把目光移开；当话语深入到一个新的平面，开始具有实质含义的时候，人们常会

这样做的。我们沉默了一会，但我并不是在预先考虑什么。“你要的是什么？你真正要的是什么？”

罗杰笑了，不过这一次不是放声大笑。“你一定已经通过你的观察看出了一点，对吗？”

他的身子放松地仰靠在椅子背上，但他的眼睛是光亮的，半怀着恶意，也有一半是为了引起我的关注。

“当然，”他说，“我要政治所能给我的一切。不知怎么的，你似乎从不要这些。我有时曾想到，你只要生性稍稍不同一些，你也会要这些的。不过我想你是太清高了。”

他继续说道：“你瞧，干政治的只生活在当前的时刻中，你知道。假使他多少还通达情理的话，他就不可能去想在身后留什么纪念。因此你也不应该吝惜，不让他得到他所要的报酬。而其中之一就是掌权，这是首先的一件事。就是能够说行或者不行。要论到权，这也算不了什么大权，但人们当然是想要它的。而且人们要等上好久才能尝到一点这方面的味道。我想的一直是政治，我干的一直是政治，从我二十岁的时候起，我就从没有梦想过在别的方面干什么事业。可是我选进下院已经四十岁了。所以有些干政治的抓到一点点权就已心满意足，你还用感到奇怪吗？”

他说：“我可不是这样，你知道。”

他又变得亲切而单纯，说道他认为他做别的事情也行。他相信他可能在法庭上干得很成功，或者做生意挣钱。他顺便补充了一句，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卡罗是那么地富有。他接着说：“假使我也能感到心满意足，那倒万事大吉了。因为我碰巧处境很有利。这倒不是说我受人喜爱。我并不相信他们真那么喜爱我。在政界里，受人喜爱并不象外人想的那么具有重大关系。更

具有重大关系的是被看作理所当然的，是变成为家具的一个部分。只要我一屁股坐着，我就准会变成家具的一个部分。只要我按规则玩游戏，就没有任何东西可能阻止我在五年光景的时间内谋到一个体面而稳当的大臣职位。”他既讽嘲而又亲热、平静地一笑。“问题在于，这样还不够好。”

仿佛在讲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情，他说道：“第一件事是要得到权力。第二件是用它做点什么。”

我们沉默了一会。接着他直起身子，建议换一下环境。我们走进会客厅，他要了白兰地。有那么一会儿，他坐着不作声，仿佛有些拿不定主意的样子。接着他捻了下手指，带着一缕感觉有趣的神情看着我。“你认为我干吗要担当目前这工作？我想你认为我没有挑选余地吧？”

我说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猜测。

“啊不，”他回答道。“是我要求的。”

他说，所有信任他的人都警告他不要这样干；有些不信任他的人则鼓励他这样干。当然一个干政治的，在他这样的阶段是不应该冒这种险的，他补充着说。他看着我，不加强调地说道：

“我相信我能干些事情。我不能担保，但这样的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几年的时间内，情况是比较地不固定的。再朝后，坦白说我看就没有多大希想了。”

会客厅里很安静，除了我们以外只有四个旁人，而且他们在屋子的那一边离得很远。屋里象往常一样很暗，或者说给人以幽暗的印象。这里，没有时间的意识，你感觉不到瞬息不停的时钟、必然会到来的清晨。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重温我们都熟悉的各种论据。这几个月来我们一直避免谈论这些论点，没有说明我们各自的看法。然

而，正象他所知道，而我也有所察觉的，我们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分歧。这些论据其实已经包含在那次春天晚上他对大卫·鲁宾的诘问之中；现在看来，当时罗杰已经在进行准备。

我们都不需要作条理清晰的说明。因为我们对于争论的细节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只要用一种速记式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当时我们好些熟人都能够理解的，特别是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和大多数的科学家。用最简单的话讲，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当权的人，当然包括我国，也包括西方的当权者，都错误估计了核武器的意义。然而我们登上的是一部自动扶梯，再要退下来非有异常的胆量不可。罗杰和我都知道，可以在两点上采取行动。一点掌握在我们英国人手里。我们想要无限期地拥有我们自己的武器是不现实的。我们是否能够退出来，并且设法防止核扩散呢？第二点我个人是更为强烈主张的，但它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也许能有一点影响。假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武器竞赛进行得太长久——多久才算太长久呢？这是我们谁也无从猜测的——那么我所能看到的结局只有一个①。

"这是一定不能发生的，"罗杰说。我们谁也没有微笑。在这样一个场合，即使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也给人以支持。罗杰充满精力、心计和热诚地继续讲着。这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可以利用的各种力量并不缺少，就靠有决断和技巧的人去调动。他的口气是秉公无私，而且全神贯注的。他没有想到我；他对我心理活动的关切，以及自己的虚荣感都已经摈弃。他极端地自信，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过了些时候，等集中的注意力稍为减退之后，我说道："这一

① 这是说第二个行动是制止美苏间的核武器竞赛。

切都很好，但是从你那方面提出，不是有点古怪吗？"

他象我自己一样明白：我不是保守派。

"它只能由我的方面提出。这是唯一的机会。你瞧，我们都同意，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我的意思是也包括美国——所有能够做成的事情，都得由象我这样的人来做。我不管你把我称作什么。自由保守派。资产阶级资本家。我们是唯一能使一项政治决定得以贯彻的人。而我们所唯一能贯彻的决定，都得由我这样的人提出。

"你记住，"罗杰说，"这些将是真正的决定。数量上不会很多，然而却是真正名符其实的决定。象你这样安坐在一旁的人，可以稍稍有所影响，但是你们不可能作出决定。你的科学家们不可能。文官也不可能。而且从这一点上说来，作为一个低级的大臣，我也不可能。要作出真正的决定，你就得拥有真正的权力。"

"你会得到这种权力吗？"我问。

"假使我不会，"罗杰说，"那么这次讨论就未免太学究气了一些。"

在我们准备离开前的最后一会儿，他显得若有所思，不过想到的并不是来日的决定。他是在想，多会儿才能坐上吉尔贝的位子。他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小心翼翼不把我牵连进去。对于他能要求他的支持者做些什么，他是敏感的，而且在眼前这情况下可能还过分敏感了些。所以有时候，象现在就是这样，他外表上显得比他内心更为狡猾、躲闪和诡谲。

然而，对于这一夕谈他却感到高兴。他预见到，当他有了权以后，在他贯彻他一鳞一爪的政策决定以前，他将首先陷入我们所谓的"封闭政治"的罗网之中，也就是文官、科学家和企业家

的政治之中。他认为我在这方面能对他有用。经过了这晚上，他相信他能够依赖我了。

我们在圣詹姆士街道过晚安以后，我沿着平缓的斜坡向上走去（我还依稀记得，当我年纪较轻的时候，在普拉特俱乐部度过夜晚以后，有时觉得这斜坡陡得不堪），我在想：他自己也对自己的性格感到不好办。他的性格既不利落又不明快，简直同他的相貌不相上下。象许多诡诈的人一样，他一定时常喜欢要弄聪明，然而却谁也没有骗到，除了他自己。不过，当他刚才谈到他要做些什么的时候，他却一点也没有耍聪明。他知道，而且想当然地认为我也知道，人们在真正关切的事情上，是没有足够的聪明来装假的。在这天晚上，我们谁也没有装假。

第五章

科学家们

那次在卡尔顿俱乐部夜餐后没有过两天，罗杰就要我张罗，以便同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和沃尔特·卢克共进午餐——“要一间包房”，他特别叮嘱。吃过午饭，我们还要一起去见布洛津斯基。当我同法兰西斯和卢克一起站在海德公园旅馆的一间房里，俯视着罗坦跑道① 和正在变成古铜色的树木时，我感到困惑不解，另外两人则更其如此了。包房倒并没有特别神秘之处，因为我们要讨论保密项目，但是罗杰经常同他们在一个防务委员会上见面。为什么他要特意作目前的安排呢？他们两个谁也不想同布洛津斯基交往，而且也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价值。

当我们等候罗杰的时候，法兰西斯很烦躁。他越老，变得越是不耐烦，越不愿浪费时间了。这时候他五十二岁，却已经是科学界老前辈的国务活动家。他对军事科学的战略思想，比任何人的都更有成效；曾经对我们产生最大影响的也正就是他的观点。但是现在，他得强迫自己，才能提出这方面的观点。他新发现了一个研究领域，正象年青时那样埋头工作着。对他说来，扔下这项工作，从剑桥被拖着到伦敦来吃这顿午餐，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负担。他站在窗口，脸型象雕刻的一般，他捏着高脚酒杯不住地捻动着的手指是神经质的。

站在他的旁边，卢克显得皱纹满面而充满自信，鬓发斑白而身材低矮，外貌比较平凡。然而科学家们却说他运气不好：他的科学想象力是同法兰西斯一样强大的，或许还更加强大；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他可能作出扎实的工作。而实际上自从一九三九年以来他一直忙于制造他所谓的“硬件”，他至今还没有满四十四岁，但已经当了多年原子能机构的头头。他不象法兰西斯那么烦躁，但是却象一个码头工人那样咒骂着，而那正是他父亲过去的职业。

当罗杰来到以后，他显得友好而象要办事情的样子，但是他并不对他们两个施展他的个人手腕。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向他们发出有关布洛津斯基项目的种种问题——仿佛他是在重温他的记忆，或者是在摸清楚他们有没有改变观点，因为事实上这以前他已经多次地听取过他们的意见，而且都熟记在心。

“我还是要说，”卢克说道，“我相信技术上说来可能是行的。至少有一半对一半的机会可能是行的。布洛德②不是傻瓜，他是有些货真价实的。而假使我们有了那些鬼东西，我们就可以自称在原子武器上独立了，目前则除非存心说瞎话，根本谈不到，而且可能还永远谈不到，整个的问题在于——我们总是要回复到这一点——你愿意为这付出怎么样的代价？”

“你愿意付出怎么样的代价呢？”

“不付这种代价。”

卢克气壮如牛。光看他的样子，谁也不会猜到他作出这样

---

① 海德公园中的跑马道。

② 布洛津斯基的简称。

的判断是很不乐意的。他有一种单纯而完整无缺的爱国主义。他也有其他科学家那种道德上的担心，但是只要他的国家能够保持巅峰状态的军事力量，他是愿意作出任何牺牲的。然而他坚强的理智却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把遗憾的心情撂在一边了。“我们就是够不上参加这一档的联赛。假使我们把所有一切都扑上去，那是说把我们现在花在国防上的一切都扑上，确确实实的一切，那么我们可能会搞成功——可是到头来我们又捞到什么见鬼的好处呢？无非是这样一个绝顶宝贵的想法，我们能够把莫斯科和纽约同时都从地球上抹掉。唯一使我感到害怕的事，是有太多的人永远也不会长大成熟起来。”

罗杰转过来问法兰西斯·盖特列夫。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驻议会次官，”法兰西斯毕恭毕敬地说。“布洛津斯基这买卖是胡闹。还有一些更重要人物的观点也同样如此。”

法兰西斯是不常参加公开争论的，但不久以前打起精神写了一本小册子。在书中他说道，现行的核政策没有军事上的理论根据。这分析给他带来了麻烦，主要是在美国，但英国也不除外。在某些正统思想的圈子里，它不仅被认为是荒谬的，而且还是异端的，象是一种邪恶的东西。

当我们穿过秋天的街道，向着帝国理工学院① 驶去时，我依旧拿不准罗杰为什么要玩这一手。他的目标是什么呢？他指望的是，因为布洛津斯基酷爱英国华而不实的一套，所以会被这种前呼后拥来献殷勤的场面所软化吗？

若然的话，我坐在布洛津斯基的房间里，注视着外面孤零零

① 伦敦的一所著名理工学院，属伦敦大学，位于市区西南部。

的柯尔额特塔，看到它淡绿色的圆顶在寂寞的天空中孤芳自赏，不禁想到罗杰的指望是落空了。不错，布洛津斯基酷爱英国华而不实的一套，他在这方面的热情能使罗杰一些比较保守的朋友也显得俨然成了革命家。他是三十年代末来自波兰的一个流亡者。战争期间他在海军部的一个科研部门工作，并因此而成了名。后来他在巴福特耽过几年，同卢克和其他人都吵翻过，不久前刚担当了教授的职务。不错，他怀着狂热的崇敬沉浸在他所认为的英国式生活之中。他懂得英国人的所有一切势利眼，而且喜爱得如此之深，甚至觉得是道义上理所当然的。他献身于英国的极右翼政治。他津津有味地称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和沃尔特·卢克为法兰西斯爵士和沃尔特爵士。然而，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于自己的想法是寸步不让的，他非但不听鹏夫的劝说，而且决心要使鹏夫听他。

他是高个儿，胸部和大腿很厚实，他的肌肉把衣服抻得鼓鼓的。他的声音轰轰地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发出反响。在他那平坦的斯拉夫脸上，生有美丽的清澈透明的眼睛；他的淡黄头发现在已经开始灰白，显现一种尘土的颜色。他始终警惕着敌人，然而他又是愿意接受帮助，祈求着帮助的；他坚定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没有成为敌人而且具有足够的智力和意愿的话，都会相信他是对的。

他再一次地对那项目进行了说明。“我必须告诉你，驻议会次官，”(他对于英国官场的礼节同我们任何人一样熟悉)“这里并不涉及任何新的技术！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沃尔特爵士会告诉你，我并没有言过其实。”

“我有所保留，”卢克说。

“有什么保留？”布洛津斯基因为猜疑而抖擞起了精神，冲口

问道。"什么保留，沃尔特爵士？告诉我吧，嗯？"

"别来这一手啦，布洛德，"卢克开始这么说，他准备要着手好好进行一番真刀真枪的科学争论。但是罗杰不愿意让他们争起来。罗杰对布洛津斯基的态度混合着敬重和谄媚——或许不纯粹是谄媚，而是极力要影响他的情绪。所以布洛津斯基正象刚才沃尔特·卢克讲话时因猜疑而振作起精神一样，对罗杰则因为鼓心而感到振奋。这个人是了解他的，知道他必须反对什么，也知道他迫切要办的是什么。

"但是，驻议会次官，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办成些事情？"他大声说道。"即使我们现在，今夜就开始，也要到一九六二或六三年才能拥有这些武器——"

"而这些武器是不会有任何战略意义的，"法兰西斯说。他对谈话进行的方式感到不满。

"法兰西斯爵士，法兰西斯爵士，我相信这个国家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话，手中掌握武器是具有意义的。我认为你的意思是，我希望你的意思是，美国将会具有他们自己的武装，比我们的要强大得多，而我是希望他们会有的。越多越好，祝他们走运。但是在我们能够同他们并驾齐驱以前，我是不会睡得香甜的——"

"我指的是更严肃的事情——"法兰西斯打断他说。但是罗杰又一次制止了争论。

布洛津斯基冲口问道：

"驻议会次官，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些行动呢？"

沉默了一会，罗杰谨慎地、深思熟虑地回答道：

"你知道，我不应该唤起虚假的希望——"

布洛津斯基抬起头来。"我知道你要讲些什么。而且我也同意。你是要说，这要花上十亿英镑。有人说我们花不起这钱。

我说我们不得不花这钱。”

罗杰对他微笑。“是的，我是想提到这点。但是我也想说，需要说服的人很多。我只是一个低级大臣，教授。有些话我本来是不该说的，不过我可以对你私下讲讲。咱们不传出这间屋，我认为还得说服我自己的大臣呢。没有大臣支持，随便哪个政府连听都不愿听的——”

布洛津斯基点着头。对英国的政治机器，他是不需要别人作什么解释的。他苦苦思索着，一味点头。至于卢克和法兰西斯，他们听得呆若木鸡了。他们知道，或者说是自认为知道，罗杰的方针是什么。然而他们刚才却听到，罗杰虽则没有明言说相反的话，可是却听任布洛津斯基产生相反的印象。

过了不久罗杰已经在告辞，同时邀请布洛津斯基到白厅街去看他，反复说着他们要保持联系。布洛津斯基紧握着他的手不放，用海蓝色的、美丽而坦率的眼睛看着他。布洛津斯基同沃尔特和法兰西斯的告别是冷淡的，而当他们两人回到了汽车里以后，他们同罗杰说话的态度也是冷淡的。他们虽然各自方式不同，但都是直率而高尚的人，他们受到了震惊。

罗杰显得很自在，汽车开动了还没有百来码，他就邀请他们去吃茶点。他说话的时候完全意识到这阵冷气，然而却完全不予理睬。他说道，他年青的时候常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去——它还在吗？法兰西斯硬邦邦地说，他该回剑桥去了。不，罗杰说，一起喝杯茶。他们再次拒绝。“我有话要跟你们说，”罗杰说——他应用的不是官方的权威，而是他自己的权威。我们阴沉沉地沉默着坐在咖啡馆靠近橱窗的一张桌子上，外面十二月的街道上浓雾迷漫。这是一个无可名状的处所，既不是青年人喧闹的场所，又不是老年人的茶室；气氛界于搬运工人光顾的正派

路旁咖啡馆和白领工人的咖啡室之间。

罗杰说："你们不赞成我刚才的行动。"

"我恐怕是的，"法兰西斯回答。

"我认为你错啦，"罗杰说。

法兰西斯没好气地简短说道，他给了布洛津斯基太多的鼓励。沃尔特·卢克更加粗暴，他问罗杰是不是不知道那人是个疯狂的波兰人，要说这人还有什么拿不准的话，那只能是他恨俄国人主要地就是因为他们是俄国人呢，还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他只要不让一个俄国人活下来，自己倒愿意高高兴兴地同美利坚和不列颠的全体国民同归于尽。假使我们要同这等狂人打交道的话，那么别人不说，至少他卢克是没有料想到的。

罗杰说，这一切他都知道。不过沃尔特有一点弄错了。布洛津斯基并不疯。他是有一点偏执狂。而一点儿偏执狂，恰巧是一个人品性中很有用的部分。它能对人起一种催眠的作用，而且受它作用的人远比不受它作用的人要多。

"我但愿也有一点，"罗杰阴沉沉地微笑了一下补充说道。"要是我能有一点的话，我就不用花时间告诉你们说我并没有当逃兵。不，你们的同行布洛津斯基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对于这一点，请你们不要弄错。我敢打赌，在咱们了结这事情以前他的力量很可能会影响相当数目的人。对他决不可以掉以轻心。你瞧，他有一点占很大便宜。他要什么，他说什么，都是很留单的，而这正是许多人所要听到的。而你们所要的——以及我也象你们一样地想的，假使我能这么说的话——却很难说清，而且丝毫也不是许多人所想要听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事情办成的话，将需要这世界上所有能得到的一切好运道。假使你们认为是轻而易举，没有痛苦的，那我劝你们赶早割断同政府的一切纠

葛，越早越好，否则，一定会弄得焦头烂额，而且我们很容易会输掉。至于我，我是义不容辞的。不过我冒的险比你们任何人都大，所以你们要让我按着我的办法干。”

是的，我在当时以及后来冷静下来之后，都认为他确实是在冒险。正象他在卡尔顿俱乐部同我说话时是冒险一样。他用那样的口气同法兰西斯和卢克说话，也是冒险。然而，他知道虽然卢克嘴里嚷嚷，他们两个都是训练有素，知道如何谨慎处事的人。更要紧的是，他还知道，照他的说法他们也都是“义不容辞”的。在广岛事件以前好几年，他们就已预见到技术的危险。他们是能够依靠的同盟军。

卢克还在咕噜。罗杰干吗要把他们带到那里去？他认为他得到了什么收获？

罗杰解释道，他是要对布洛津斯基大献殷勤；他不会因此而感到满足，但这可能使他暂时安静下来。

沃尔特·卢克对这答复感到满意。要是我，我倒会感到不满意的。

罗杰的一部分技巧（我有时想到，这同我另一位朋友汤姆·奥培尔相仿，不过汤姆明显地做得不如他有效），是装得比实际更为凭自发性办事。或者不如说，这原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但他已经把它发展为一种技巧。他的自发性是真实的，他的一部分魅力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他能够控制他的自发性。他丝毫都没有向卢克和法兰西斯提示那我现在敢肯定是他讨好布洛津斯基的最大理由。

这理由很简单。罗杰存心要把吉尔贝勋爵撵走，自已来坐他的位子，他要布洛津斯基做的，恰恰不是保持安静，而是相反，是要他大声发泄不满。这种做法我看得多了，现在已经眼熟得很。

比起绝大多数人来，罗杰是不怎么虚伪的。他即使没有借口，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然而，我已经开始相信，正如他刚才所说，他是义不容辞的。老托马斯·贝维尔①曾以波洛涅斯②般的方式，经常向我说教，讲到他所认识的一些了不起的政客都受到些什么力量的驱使。他常用他那维多利亚时代的语句琅琅说道；有一种力量，是权力的意识。另一种力量，更较罕见的，是目标的意识。那后一种，对于企图为自已寻找借口的人说来，是最好不过的。

法兰西斯和卢克都没有理会到罗杰要干些什么。然而，即使他们理会到的话，他们也不会十分介意。说来也奇怪，他们反而会比我更不介意。因为我对吉尔贝勋爵有感情。有时候我是会感情用事的。现在我相信，多年以前在一次规模较为渺小的斗争中就是这样。当时是要选举学院的院长，然而我的感情却使我忘记了责守、公正，甚至应该追求的目的。现在我逐渐老了，我能够理会到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这样的错误，象法兰西斯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原则性的人，是决不会犯的。对他说来，目前这事情很简单。吉尔贝勋爵不说别的，本来就不应该担任这工作；所以越早把他撤掉越好。罗杰非得强硬一些不可。吉尔贝尽管极端无能，却会象蜗牛般赖着不动。假使罗杰不准备强硬行事，他对我们说来就没用啦。

法兰西斯和卢克是对的。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罗杰是一个比他们城府更深的人。我对他的目标怀有信念，然而假使能知

---

① 在C. P. 斯诺的《生人和弟兄》小说集中，托马斯·贝维尔是一个老资格的政客，英国研制核弹即在他任部长期间开始。

② 波洛涅斯为莎士比亚剧本《哈姆雷特》中的御前大臣，奥菲利亚之父，为人好发庸俗世故的议论。

道他为什么要抱这样的目标，我会更感到安心一些。而且在那个秋天我有一两次曾想过，也许能知道的话他自己也会感到安心一些。

第六章

乡间的一个周末

冬天，开始从各个俱乐部和白厅街的走廊里传出谣言，说吉尔贝勋爵的位子要"出缺"了。与此同时，罗杰的名字作为新政府中第一个被议论到可能要晋升的低级大臣，钻进了各家星期天报纸的政治栏。看起来仿佛是他巧妙而果断地操纵着报刊，或者不如说操纵着那些政治掮客，因为他们本是靠着向报刊透露机密消息来增加一些收入(或者单纯地扩大他们影响)的。关于这些政治掮客是否真正存在，象赫克托·罗斯之类的行政官员是不断地在猜测着的，就仿佛他们是喜马拉雅山的雪人或内斯湖[1]的蛇颈龙那样有疑问的物种。严格讲究举止得体的罗斯无法轻易相信他们的存在。而罗杰，据我猜想不仅相信，而且还认识他们。假使果真如此的话，他的做法是让他们喜欢他，而绝不透露他已经形成一项政策，至于这项政策的内容，那更是守口如瓶了。事实上，政治评论家们虽然一致认为他正在走红，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却众说纷纭大相径庭。

二月初，罗杰告诉我他将在巴塞特度周末。那是黛安娜·斯基德莫在罕布郡的一所宅邸。这样，玛格丽特和我刚收到了同样的邀请，就不是偶然的了。黛安娜有着她自己的情报网，所以这就意味罗杰和我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察觉。就罗杰而言，这

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黛安娜最善于评定每一个人的行情，不管他的职业是什么；至于说政府内部的行情，那她的判断简直可说是万无一失的。而既然黛安娜显然偏爱正在飞黄腾达的人，所以一个人受邀来到巴塞特的频率，同他在政治上的进展就有着高度的关联作用。

人们是这么说她的，而且也确实如此。但是，假使你遇到她以前就这么听说了，你会感到你形成了一个错误印象。当我们驾车沿着索斯安普敦路驶去，刮水器在挡风玻璃上甩动，车后劲风猛吹着的同时，玛格丽特和我正说着我们很高兴看到她。道路是暗的，大雨滂沱，我们迷了路。

"我真喜欢她，"玛格而特说，"她是那么使人感到安适。"

我问这怎么讲。

"她使人感到不必竞争，因为反正竞争不过。你不会懂得的。但是我决不会为了到巴塞特去而特意买件上衣。"

我说，只要能到达那里就好了，管它穿什么衣服②。当我们终于见到巴塞特门房的灯火时，我们的感觉想来与更为孤寂和荒野的时代中旅行者在茫茫田野中见到灯光一闪时的感觉相仿。

然而当我们经过门房一路驶过黑暗和颠簸的园地，终于来到了巴塞特的大厅中后，刚才的感觉却显得不免荒诞。宅邸的正面是十八世纪造的，但这宽敞的大厅却同纽约的公寓一样温暖，花枝成排地铺着，花香充斥着这里广阔的空间，就仿佛在举行新婚早餐。这种欢迎方式不仅是奢侈的，而且令人感到极度安适。

---

① 位于苏格兰英弗内斯郡。

② 这是联系当时已在大雨滂沱中迷路所说的一句打趣话。

我们穿过大厅去看客房安排的名单。在排列的前后次序上大有文章。雷金纳德·科林伍德先生配到首屈一指的套间，科林伍德是一位高级内阁大臣。其次是布里奇沃特子爵夫妇。这称号标志着我的一位老相识贺拉斯·蒂姆伯莱克已经摇身一变改了身份，他倒不是一位大领主而是位企业家，现在成了保守党的显贵之一。我们排第三，想来是因为我们已经多次被邀的缘故。然后是罗杰·蒯夫先生和卡罗莱恩·蒯夫夫人。然后是蒙塔居·凯弗[1]。他已经与罗杰在同一时间成为一位低级大臣。我们注意到，正象过去曾经有过的情况一样，他是独自来的，没有带夫人。据谣言传说，她正同别的男人在寻欢作乐。然后是汉尼格夫人。我发出了一个不高兴的声音，玛格丽特露齿一笑。最后是鲁宾森先生，单身而且来作说明。

黛安娜活泼因威严的声音从一条过道中传了出来。她走进大厅，吻了我们，把我们领入她的一间光辉夺目、挂着西斯莱和毕沙罗[2]画幅的起坐间。她记得我们爱喝的饮料，不必问我们就吩咐给了男管家，同时说道："对吗？"——其实明明知道是对的———边用大胆、尖锐和估量人的眼光看着我们。

她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妇女，但是保养得很好。她秀长而结实，不是纤弱的类型。我听说她从来也没有美丽过，甚至可能还说不上剿亮；她的容貌在中年时使人想到她曾经是可爱的，然而现在却可能是她容貌最美好的时候。她有一种富有冲劲、微微带点猴气的吸引力，一种素来就知道自己对男人具有吸引力的女人的气息。正如她自已所喜欢说的："一旦是个美人，就永远是

---

① 即第一章中已经提到的蒙蒂·凯弗。

② 阿尔弗雷德·西斯莱（1839—1899）和卡米叶·毕沙罗（1830—1903），均为法国印象派画家。

个美人，”她这话的意思倒不是说肉体是永恒的，而是指肉体里的自信。她那巨大的魅力，事实上就是自信心的魅力。她并不自矜，尽管她喜欢炫耀。她知道，以她的世故不可能不知道，有些男人不免被吓跑。但是对许多人她是有吸引力的，而且自从做姑娘时起，她就从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现在她左肩上戴着一大片耀眼的金刚钻。我怀着一丝歉意地看着我的妻子。她戴上了我最近送给她的礼物，那是一枚橄榄石的胸针。玛格丽特生性不喜欢招摇，但是面对着黛安娜，她也不会反对再添上一点光彩。

古怪的是她们俩出身于同一类型的家庭。黛安娜的父亲是医生，而她的亲戚也象玛格丽特的一样，都是些学者、出庭律师等职业人员中的上层分子。其中有些人还进入了玛格丽特出身的布卢姆兹伯里区① 上层文化人的圈子。然而，不论她的家庭情况如何，黛安娜从童年时起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属于最最时髦的阶层。而正因为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也就果真挤身进去了，而且速度令人侧目。她还没有到二十一岁，就已经嫁给昌赛·斯基德莫，也就是说美国的巨富之一。谁要在她中年时看到她，都不禁要认为生就要在这阶层中生活的是她，而不是斯基德莫家的人或她那圈子里的各国友人们② 。

这象是一个女冒险家的成功史，但是她自己却不觉得是这样，而且当你接近她后你也觉得不是这样。她是刚愎自用和固执己见的；她的机灵不同寻常；但是她又具有那种随遇而安的人

---

① 伦敦的一个区，不列颠博物馆和伦敦大学的主要部分均在此，故形成了上层文化人荟集的地区。

② 作者的意思是说，黛安娜虽然出身中产阶层，但到了中年已经显得比上层阶级的人更为上层阶级了。

所固有的明快和，是的，甜蜜。当她同斯基德莫结婚时，她是极度地爱着他的。现在她守寡已经一年多了，但她依旧悼念着他。

当夜的晚餐席上，里然蒯夫夫妇要下一天才到，却仍有十八人之多。这是因为黛安娜有一个习惯，喜欢从租赁她地产上房屋的人以及附近温彻斯特公学的老师中邀集额外的客人。我抬头看着天花板，那是某一位现已佚名的十八世纪威尼斯人画的。喋喋不休的谈话声已经温高了好几个分贝，因此只有在话声低落的一瞬，才能听到背后哗啦啦冲泻在窗上的雨声。男管家暗暗地走上来给我杯里斟满了酒；四个男仆蹑手蹑脚地各处照料着。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很古怪，怎么还行这一套。然而，说公道话，在场的别人却并不觉得古怪。大家津津有味地谈着的是，当黛安娜的儿子继承这宅邸的时候，需要对房里结构作些什么修整；或者她是否已经应该点滴地开始起来了呢？黛安娜用她那清脆的嗓音，转身向着她右手的科林伍德说道："雷吉[1]，你认为我该怎么办？"科林伍德除非被问到，一般是不吭声的。他回答道："要是我，就让他自己操心去。"

这话看来显示着一些现实主义的成份。我无意中耀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我也曾坐在富人们的屋子里，第一次听到了巴塞特式的政治性聊天，当时我听到马奇家的小辈们一致认为，不消等我们到中年，这些宅邸早就都不存在了[2]。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并来发生。现在听黛安娜朋友们的口气，仿佛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或许他们也有什么道理吧。

---

① 雷金纳德的简称。

② 这里所述是《富人的良心》中的内容。刘易斯的友人查尔斯·马奇出身巨富之家，因受进步思想影响，抛弃了家庭和律师职业，改行学医。

我注视着科林伍德。我以前曾经遇到过他，但当时有很多人在一起。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极端令人费解的政治人物——所以令人费解是因为政治对他说来显然是最不适合的行业。

他是一个美貌的人，无论在骨骼和色调上都得天独厚。他的肤色清晳而富有朝气，他的眼睛如同蓝石英，也是那么地富于色泽，也是那么浓郁。然而，就他所选择的行业而言，有一点却可以说是障碍；因为无论在公共场合或者在私下，要他讲话他都觉得异乎寻常地困难。在演说的时候，他不仅羞怯、沉闷，而且给人的印象是正因为他非常憎恨讲话，所以决意要坚持讲下去。在私下交谈时，他丝毫也不感到羞怯，但是词儿还是不来。他不会，或者是不屑于，作任何种类的谈话。对于一个政客说来，这真算得是一种奇突的缺陷了。

然而，他却是从容不迫地选择了这一行的。他是一个富裕的乡绅，原先经营过商业银行而且干得很成功。但是他中断了这方面的事业；因为真正使他无法抗拒的是政治；要是说这意味着发表演说，那么好吧，就意味着发表演说吧。

他在内阁里是有份量的，在他自己的党内份量甚至更重，比看起来天赋高出他十倍的同僚要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那天夜里吃晚餐的时候，当我听到（或者说我自认为听到）他回答黛安娜的一句话后，感到很担心。因为这话听来似乎对蒯夫夫妇有所怀疑。我不能十分确定，因为在这样的桌子上，一边听着自己的伙伴说话（我的伙伴又是汉尼格夫人，对此我已经不再感到惊奇），另一边又要抓住空气中的片言只语，那是需要有一种定向性听觉的。假使科林伍德反对罗杰，那对我们大家说来都是严重的事儿——但这时我又被汉尼格夫人扭住了，她说要写一本她已故丈夫的传记，他是一名海军少将，按照她的说法是曾经受到

过海军部的非人待遇。

桌子对面的凯弗本是一个美食家，然而她却不感兴趣地吃着；但是对他说来，数量是能够转化为质量的，所以他象饕餮汉一般地吃着，或者说象个闹饥荒的小孩。

令人十分恼火地，从桌子上端又一次传来了嗤之以鼻的声音。有谁发生了麻烦，名字我可听不清。我捉住了脸色通红、菠萝头型的布里奇沃特勋爵的一句话："他是在拆我们的台，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对此，科林伍德的回答是："这不行。"过了不一会儿，夹杂在对海军少将的澄清性说明之中，我又听到了科林伍德的话："非得制止他。"这人是谁，我毫无概念。我同样弄不清的是，他发生的是什么麻烦——不过我敢打赌，那不是两性关系上的麻烦。否则的话，黛安娜一定会眉飞色舞传出感到兴趣的信号，其他的人也不会这样一本正经地进行谴责。不管他们在公开的场合说些什么，他们在私下对待两性问题的宽容态度是不输于任何人的。他们不能饶恕声张出去的丑闻，有时还订出一些专门的规则。然而在私下，在他们自已的圈子里，或者在任何与他们有关连的圈子里，却谁也不关心谁在干些什么。离婚吗——坐在这桌子周围的人中就有过好几起，包括玛格丽特在内。黛安娜有一个侄子曾经因扒窃一个海德公园的守卫而被当场逮住："那小伙子运气不好，"我曾听得他们这样说。

然而，空气中却有一种紧张感。当玛格丽特和我独自在一起时，我们都说感觉迷惑不解。

第二天早晨，我穿了雨衣长靴同蒙蒂·凯弗一起在雨中散步。直到我们往回走时为止，他一直若有所思——而且显得是一种忧心忡忡的若有所思。我真希望同他更熟些，可以问他。突然间他爆发起来了。怀着阵发的并怀有恶意的激奋说道：黛安

娜对现代音乐所表现的爱好不是有点古怪吗？鲁宾森先生不是个鉴赏家吗？她不是挺善于凑合任何男人的爱好吗？接着又说：人们干吗要有离奇古怪的昵称？萨米金斯——鲍比蒂——我喜欢被称作刘易金斯吗？"或许，"凯弗洋溢着胖子的活力说道："你的朋友正是这么称呼你的吧。"

他精神不安宁；他的情绪变动得太快，安定不下来；但当我们谈起政治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他头脑清楚，想象力充沛，出乎意料地富有人情味。我总算第一次懂得了，他是怎么会声望日增的。

回到宅邸以后，当蒯夫夫妇刚一来临，我就感到紧张气氛又加剧了。我捉住了玛格丽特的眼光；聚会正在进行中，我们无法交谈。然而，不久我就了解到，不管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反正不是最使我担心的那一桩；因为正好在午餐以前，我发现卡罗和黛安娜一起在喝威士忌，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吉尔贝非撵走不可。

"你是知道内情的，刘易斯！"黛安娜大声说道。"老茅丛"（吉尔贝）"对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丁点儿的用处，对吗？"

我坐了下来。"我想他是不在行，"我说。

"你别装蒜啦，"黛安娜说。"他是个漂亮、出色的骑兵军官，要不是他们不让，他还会娶个女戏子，不过他到此也就为止啦；你才清楚呢。"

"他才不会娶女戏子呢，他是他们那帮里最势利眼的，"卡罗说。

"你认为神父们会忙乎起来做工作吗？"黛安娜说。吉尔贝的家庭是信奉天主教的，所以在这两个人眼里他仿佛是深山老林里来的。她们不停地打哈哈逗乐，可是这并不掩盖一件事实，

就是黛安娜和卡罗相互了解并且谈的是正经。

“关键是，”黛安娜说道，“他没用处。而且我们也负担不起他。”

她用一种估量的眼光注视着卡罗，注视着这个比她年青二十岁的美貌妇女，这个象她一样坚强的美貌妇女，这个同盟军。

“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黛安娜锋利地补充道，“雷吉·科林伍德肯定说我们负担不起他。”

这应该是个好消息。过了一下，卡罗皱起了眉头。

“我不知怎么的对雷吉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她说。

“你听我说，”黛安娜说道，“你一定得小心。当然还有罗杰。不过你得要非常小心。”

假使我不在，她会说得更多些。过了几分钟，我们进去吃午餐。

至于我，我一直到星期天夜里吃过晚饭以后，一直处于一种半迷惑的状态。钟点一个个地过去，由三顿饭来标志着它们的段落，我就象在大洋里横渡，自问着为什么不乘飞机。雨不停地倾注而下，窗上淌着雨水，两块田地之外仿佛就到了天边；说实在的，这景象真如同在阴晴雨平静的气候中乘船航海。

我没有机会单独同罗杰讲句话。即使同玛格丽特，也只有在我们的房间里才能讲话。她听取布里奇沃特勋爵的哲学，超出了她应得的份额，而我呢，无论在巴塞特的大会客厅里，或者在各种辅助性的会客室里，在图书室里，到处都发现我自己同汶尼蒂夫人在周旋。

她根本不象我先前所认为的那么厚脸皮。当她发现星期六下午我单独在图书室时，她依旧显得迟钝，但是她的自信心已经

消失。古怪的是，她被慑住了。透过蒙有蒸气的窗子，我们注视着黛安娜和卡罗穿了雨衣，戴了兜帽沿着车道在迈步，她们是冒着大雨在活动身体。

"富人认为什么都能花钱买到，"汉尼格夫人呆板地说道。黛安娜财富的锋芒使她感到受不了，正象我的一些亲戚或老朋友，或其他真正贫困的人都会感到的一样。这里有着某种讽刺意味，我当时想。因为汉尼格夫人自己也该有十万英镑光景的身价。

汉尼格夫人板本不听我的对答。但是她要派我一个用处。也许是由于巴塞特豪富气息的激励吧，她的意图已经具体明确。她要写他丈夫的传记，而我可以起一些次要的助力。

"当然，"她说，"我从没有写过东西，没有这时间。但是我的朋友总是对我说，我写的信非常有趣。当然，在技巧上我需要一点儿帮助。我想最好的办法是，等我把头几章写成后寄给你看看。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真正坐下来工作了。"

她是精力充沛圈且一板一眼做工作的。当星期天早晨大多数宾客，包括罗杰在内，都去教堂做礼拜，泥泞的砾石路上车胎吱吱作响的时候，她给我送来了一份她丈夫的生平概要。吃过了一顿长时间的午餐，黛安娜的邻居们都留下等吃过茶点再走，这时候汉尼格夫人又抓住我，得意洋洋地对我说，她已经写就了开头的两段，要我给念念。

当我终于脱身来到我们的梳妆室时，灯光已经从我们的卧室里透射进来。玛格丽特也在喊话了。我最好赶紧些，她说。我回答说我是跟汉尼格夫人在一起；对于我的这番经历，她比我更感觉有趣。当我脱上衣的时候，她又高声说："卡罗的兄弟象是黄鼠狼进入了鸡圈里。"

她是吃过茶点后听来的。终于，我懂得了凯弗在前一天早

晨说的一句暧昧话。因为"萨米金斯"正是对卡罗兄弟的称呼，不仅他的家人而且熟人都这么称呼他。他同时也就是豪顿勋爵，一位年青而异端的保守党议员。玛格丽特和我回想到，他最近出过一本关于英印关系的小书。我们都没有念过，但是报纸上兴风作浪了一阵。从评论中看来，仿佛是反丘吉尔，亲尼赫鲁，而且狂热地亲甘地的。一个保守党的议员写出这样一本书来，是有点古怪。这是他得罪人的部分原因。"他不太够得上当他们的宠儿，你说是吗？"玛格丽特说。她正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和她的衣服皱眉头。这些天里她并不真象她要我想的那样不屑竞争。

我能够猜想出黛安娜对卡罗说了些什么。在晚餐时，这个话题并没有被提及，所以我已经开始在希望，我们至少暂时已经安全度过了这一关。桌上的谈话具有长周末接近尾声时的那种相对的亲热、疲乏和乐曲渐趋弱音的气息。既然没有男主人，所以男客们也没有在餐桌上久留。后来在客厅里我们围成一个半圆坐着，黛安娜象演出主持人似地把自己安排在科林伍德和罗杰中间，鼓励着他们越过她进行谈话。

突然间，布里奇沃特面部表情坦率，睁大眼睛嗽了下嗓子。我们知道有什么事要来了。他不是生在这一社会阶层的，但是他已经同化过来。在家里他是一个可亲的人，但是他喜欢接受不愉快的任务。他向着坐在房间那一边的卡罗说话。"我希望我们再不要听到萨米金斯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这一下，几乎是第一回，我看到卡罗弄得手脚无措了。她满面通红。她不得不控制自己；这是她憎恨的。按她的性子，她不仅想不理睬这一套，而且还想明言这么说。沉默了一会，她有点小声小气地回答道："贺拉斯，对不起，可我不是我兄弟的看守员呀。"萨米金斯

比她小两岁；我听她说这话的口气，就肯定她是爱他的。

“有些人，”科林伍德说道，“会说他正需要一个看守员呢。”

“他们最好还是对他说去，”卡罗说，“就这么回事。”

“他没有给党带来任何好处，”布里奇沃特勋爵说，“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科林伍德看着卡罗。同妇女在一起，他的眼睛发亮，但是他的态度依旧没有变，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

“这必须得停止。”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假如萨米金斯自已不停止，我们将使他停止。”

科林伍德的那种话语艰难、元老式的语气，使这绰号更显得可笑。卡罗依旧强忍着火气。

“我并不认为，”她回答道，“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对他的为人有丝毫的了解。”

“这并不相干，”科林伍德说。“我的意思是，假使他再写这样的东西，或者再发表同样内容的演讲，我们就不能再同他发生任何关系。”

在黛安娜的另一边，我看到罗杰正紧蹙着眉头。他注视着他的妻子。而她呢，羞愧得脸色阴沉沉的，却摇着头仿佛要他保持安静。她知道，比在场的任何人更清楚知道，自从进入政府以来他还从未失着过，也不曾冒失从事。现在可不是任性行事的时候。

卡罗给了科林伍德一个社交式的微笑。

“你的意思是，”她说，“你准备把他逐出议会党团吗？”

“当然。”

"对他说来，这没有多大关系。"

我相信，这会儿她谈的是科林伍德所能够理解的职业政治。她的兄弟既然是她父亲爵位的继承人，本不可能指望严肃地从事政治事业。

"并不止这点，"科林伍德说。"谁也不喜欢——被冷落在一边。"

沉默了一会。卡罗接二连三地想到各种答复，却逐一抛弃了。

"我对你所说的一切，几乎都极为不同意。"这是罗杰的嗓音，他按捺不住，不仅对着科林伍德，而且对整个房间说了起来。他必须作这样的抉择，他一定感到很恼火；但是既然决定已经作出，他的语调却是自然而无所拘束的。

我也象卡罗一样就怕这一招。现在真的已经发生，我感到激动、不安，而同时又有所宽慰。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想的。"科林伍德的神气傲慢而冷淡。

"我向你保证我是这样想的。不用说，我的有利条件是很熟悉这个人。我想你们许多人都没有这个有利条件，对吗?"罗杰问这问题时突然欠了下身子，他的视线移向他的妻子。"我可以告诉你们，假使我们有些人能够有他的精神和他的理想主义，那么我们会干得比现在好得多。"

卡罗的脸一直红到发根。她为罗杰担忧，她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智的；但是她又为他而感到自豪，因为他把她放在首位。她不知道应该期望什么，她曾试图使自己相信，她希望他保持沉默。但是他并没有沉默，而她却因此满心喜欢。我看到玛格丽特向她射去兴高采烈的眼光，接着又向我射来担心的目光。

“你把是非曲直忘掉了吗，鹏夫？”布里奇沃特勋爵问道。

罗杰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不，我并没有把是非曲直忘掉。但是我们动不动就讲什么判断是非曲直，而我们指的其实却是逢人都唯唯诺诺的这种能力。这是死亡。让我们看看这个人真正做了些什么。他陈述了一种看法——讲得是有点冒失，这我也承认；他没有把他所说的一切都磨得空洞无物，而这种才能却又是我们所经常过高估计的。有一两处他说得过了头。那我是接受的，不过这种过失凡是诚恳和热情的人都在所难免。然而，尽管如此，他书中的主要之点实质上还是正确的。不仅如此，这间房里的每一个人，以及几乎每一个会表示自已意见的人，都知道那主要之点实质上是正确的。”

“我不能同意，”科林伍德说。

“你也知道的。你可能不同意他的态度，但你知道要点是正确的。这就是你们所以这样生气的原因。这些东西是正确的。这人所犯的罪孽是把这些东西说了出来。象我们这样的人都知道这些东西，这是无所谓的。但是有谁说出了这些——而且在我们这个受魔法保护的圈子之外——那就大错特错了。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继来越把这种做法视作理所当然了呢？是不是遵守规矩越来越比说真话更可取了呢？我不知道这是否叫你们害怕，但它无疑使我十分害怕。政治是一桩太严肃的事情，不能当作私人聚会上的一局私人的游戏来玩弄。在随后的十年中，它将变得比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东西都更为严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每一个有脊梁骨讲真心话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你们大家如此不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最后以一种谈话的语气对着科林伍德说道——“假使要提出把他撵走的问题，我就无法安静地在一旁坐视。”

"我肯定你不会坐视的，"科林伍德以他那笨拙的谈话语气说。他显得很镇定。没有迹象表明罗杰这番话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或者到底产生了效果没有。"我肯定你不会的。"

第 七 章

另 一 个 家

下一天晚上，星期一，玛格丽特和我到奥斯鲍迪斯顿家吃晚饭。当我们的出租汽车驶近他们的住所时，我们不禁想到，与巴塞特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奥斯鲍迪斯顿家住在克拉普汉公园西面的一所独立式房屋里，不过它只是勉强算得上独立而已。在我出生的外省城镇里，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也曾访问过这样的房屋，那里住的是次等的自由职业者、中学教师、会计师、牙医生——而我当时走进这类房屋已经感觉自己在步步高升。

我们在两排女贞树中间的小道上走去；前门上有一块彩色玻璃，外面罩着雕有刺叶纹饰的铅格，里面过道里的灯光透出来呈粉红色。

进了屋子，我想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大可不必住得这样。装饰和布置都还保持着二十年代初期的样式没有改变：米色缎纹的糊壁纸，下半段是文静的花纹纸；挂着几幅不起眼的浪漫派风景画和镶在木框里的水彩画，有几张折迭式的桌子和一张有绿色把手的深色橡木餐具边桌。既然身居文官署高位，他原可以自奉丰裕一些。但是，正如有些象道格拉斯或我这样出身的人俨然以名门绅士自居，道格拉斯所做却正好相反。他是故

意要避免招摇，但这也正和那些假绅士一样，多少成了一种姿态。当进餐之际我们告诉他我们在巴塞特度过了周末时，他高兴地吹起了口哨，非常出色地模仿了一个小职员在阅读报刊趣闻栏，因而幻想起高不可攀的上层生涯时的所作所为。然而道格拉斯知道（因为他在精明处事的人中是头脑最为清醒的），正如他猜疑象巴塞特这样的地方对政府的决定依旧拥有太大的影响，黛安娜·斯基德莫和她的朋友们对他和他的同僚也具有同样的而且可能更强烈的猜疑。其实双方都并不确切知道真正的权力到底在哪里。在那豪富的大宅邸里，相互呼唤着显赫人物的教名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人却把眼光投向背后象这一类的市郊别墅。

在小小的餐室里，我们吃着玛丽·奥斯鲍迪斯顿亲自烹调的晚餐：清汤、牛肉腰子馅饼、柠檬蛋白酥。这要比在巴塞特所能吃到的任何东西都好。当我称赞这餐饭的时候，她因喜悦而脸红了。她是一个容貌秀丽的女人，聪慧而朴素，就象道格拉斯一样，她不讲究姿态，却十分温柔。玛格丽特和我都喜欢她，特别是玛格丽特。我们都知道他们有一项缺憾是我们得以幸免的：他们渴望孩子，却并没有如愿。

道格拉斯具有高层行政人员的执拗和精确性；他要知道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以及如何才同黛安娜·斯基德莫认识的。他对我公务以外的生活毫不羡慕；他并不完全由于好奇才询问，而是由于想要对世界上的动态增添一份知识。

他象侦探般地全神贯注听着。任何有关业务的事，任何可能涉及大臣们的事，都是他所关心的。特别是当我告诉他罗杰的那一阵发作时，他认为与他密切有关。

“我必须说，”道格拉斯说道，“我曾认为他是一个更为冷静

的人。"

他的容貌不再象一个学者了。

"凭上帝的名义，他为什么不迟不早挑准这时刻发脾气呢？愿主垂怜，咱们碰上这些主子，可算得不走运——"

我正在说，我认为碰上罗杰还算得是幸运的，但是道格拉斯继续说了：

"我想他是出于侠义才这么做的。不过侠义可能成为一种很昂贵的奢侈品。不仅对他，而且对我们大家。"

他的妻子说我们不知道卡罗·鹏夫同她兄弟的关系。也许秘密就在这里。

"不，"道格拉斯说。"我不认为那能算什么借口。他做了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我不能想象我会放纵自己有这样的侠义行为，假使它会影响到任何事情的成败的话——"他对妻子露齿一笑。这话听起来很平淡，然而却是出于信任在场的人才说的。道格拉斯确切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他是坚强的，而且根据他自己的方式他也是无情的；他将要爬到他那棵树的顶上，这是他那不在乎的神态所不足以掩饰的；但是他也有强烈的感情，而且他是一个富于激情的人，而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你听我说，刘易斯，"道格拉斯说，"假使鹏夫这人发了这一通还能安然无恙，那他的地位可十分稳固啦。最高明的成功之道，是成功之后并不欠任何人的人情。他一定象我们一样懂得这道理。"

道格拉斯充分具有活动家的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是区别活动家和纯粹内省式人物的一道鸿沟，它使人从不意识到失败，除非失败已经真正成为事实。他告诉我们，他倒有一些愉快的消息，待会儿我们一起坐到"前屋"里去后，他可以说出来使大

家高兴高兴。

我一听到“前屋”这称呼，就感到很有趣。这是他母亲和我母亲的用语，用这样的称呼，即使就道格拉斯而言，也未免谦逊得过了点儿头。这屋子虽小，还没有小到这样的程度，所谓的“前屋”其实是间书房。写字桌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公事包。四面靠墙，齐天花板高的书架上，排得满满的是我所曾见到的最惊人的十九、二十世纪小说收藏之一。这对于道格拉斯说来，是一种界于奢侈和装门面之间的东西。他有一种爱好，就是阅读各种接近原始版本的小说。因此英、俄、美、法各国古典小说，绝大多数都能在这些书架中找到，而且版本和装帧都距离初版不出少数几年。

当道格拉斯把那富有希望的消息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坐在看得见闻得到这些书卷的地方。他并没有言过其实。那消息正如他所说是令人产生希望的，而且更其是出乎意料的。内容是，有若干种显然相互并无联系的势力，正在为反对吉尔贝和支持罗杰而进行游说活动。这些势力是能够影响高级大臣们“视听”的，他们至少要好好听听。首先是飞机工业，或者说是我旧时的主子拉富金勋爵所代表的那部分飞机工业。他自从战时以来已经扩展了他的帝国。第二股势力是一批气壮如牛的空军元帅。第三股势力是比较混杂的，由科学家们所构成。拉富金已经去见过财政大臣；有两位空军元帅同首相共进了午餐；科学家们也在“大臣级”找人谈过话。

“这是我所曾见过的最为利落的一次配合行动，”道格拉斯说。

“谁发动起来的？”

“你不会相信的，但是有些线索看来要追溯到一个根本无足

轻重的人。"

"谁?"

"布洛津斯基这个人。"

道格拉斯又补充道:

"当然,要没有他,也会有别人。"正象绝大多数高级行政人员一样,道格拉斯不太相信个人的偶然因素。"但是我必须说,他对于谁能够在我们伦敦这一带起作用,看来很有些眼光。"

我们两人都在估量着成功的机会。个人对个人,吉尔贝的后盾是强有力的,而且他还具有社会地位上的有利因素;不过从长期的观点看来,大企业加上军人和科学家,一般总是会取胜的。

"除非他已经在你那些十分时髦的朋友心目中无可挽回地毁了他自己,"道格拉斯以一种和蔼的嘲弄口吻说道,"那么我打赌蒯夫不出一年一定坐上那位子。"

他又把酒壶传递了一巡。然后问道:"告诉我,刘易斯,假使他当真坐上了那位子,你可有什么概念他打算做些什么?"

我犹豫了一会。他是在怀疑,或者已经猜到,罗杰已经向我交过底。同时,我猜想他是不了解底细的。我有把握地知道,有一些目前在把罗杰推向权势的力量,正是他一旦掌权后将要加以反对的。道格拉斯刚才已经说过,最高明的成功之道,是成功之后并不欠任何人的人情。他现在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机敏的想法,认为罗杰成功之后可能不那么自由呢?

玛而·奥斯鲍迪斯顿拿出一块刺绣活在做,那是块茶盘衬布,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她正无限仔细地在边上绣雏菊。玛格丽特是一针的活儿也不会做的,她称赞着并询问有关花样的什么事情;但是谈话中的任何一句话她都没有放过,这时她的眼光向

我的方向闪烁了一下。

“你瞧，当前的情况有些特殊，”道格拉斯还在追逼。“为蒯夫鼓噪的不仅有布洛津斯基和一些狂人，你知道。还有你的老朋友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和他的朋友们。我可以想象蒯夫是很善于耍手法的，不过无论他要怎么样的手法，他都不可能同时讨好这两批人呀。告诉我，你是否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差点儿脱口说出来。我所以没有说，有一个明显和自觉的理由。我知道道格拉斯象绝大多数的同僚一样，是出自深心的保守派。他很聪明，不可能不看到罗杰的政策所具有的种种道理，但是他不会喜欢这些道理。然而那并不是使我闭口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它已经深深印入我的心头，所以竟不感到它的存在。我在事务堆里泡得太久了；我经历过了太多类似的情景，我知道在这类情景中谨慎可能是正确的办法，而且当然地是最简易的办法。过去，我有时候遇到麻烦，就因为凭冲动办事，把谨慎抛到了脑后。

因此，那天晚上我只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确切说来不是出于本性而是由于所受到的磨练。道格拉斯盯着我，在片刻时间里他的脸显得更年青了。接着他微笑一下，又把酒壶传递了一巡。

我们努力把这个夜晚过得象个样。坐在出租汽车里而家的时候，玛格丽特抓住我的手贴到她的脸颊上，说道：

“你犯了一个错误，你知道。”她接着说道，他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人。她并没有说，但她的意思是，我们四个人相互都有好感，而拒绝别人的感情是错误的。我对她很生气。我有一种尖锐的委屈感，而这种委屈感之所以特别尖锐，正因为你知道自己错了。

第　八　章

墓穴石板上的骑士

三月里，也就是相继被邀到巴塞特和克拉普汉后的三个星期，传来了我们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新消息。一大早晨在办公室里，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给我打电话：吉尔贝在夜间病倒了，他们没有把握说他会活下去。

这消息整个上午不停地在白厅街传播，到午饭时已经传到各个俱乐部。晚报上就把它披露了出来。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象我自己一样，从一开头就认定吉尔贝将会死去。我的一位朋友正忙于为他的生平添上一百来个词，补写一笔他的政治成就。

象往常一样，而对着将有一个人死去的前景，大家更显得活跃了一些。空气中有着一种兴奋的浓烈气息。也象往常一样，专业性的谈话已经逐渐在开始：道格拉斯被邀跟一位内阁大臣同进小饮，罗斯同我们自己的大臣共同度过了一下午，商议两个部重新分工的计划。二十年前，在一个较小的世界里我也曾见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我还生活在我的学院里。对于任何一个个人说来，有多少人的死亡是休戚相关，真正休戚相关，象自己的病痛一样休戚相关的呢？我们出于一种生物的群体精神而装作是关切的；从某些方面而说来，这是一种可贵的虚伪。但是真正的数

目是小得我们都不敢承认的。

在以后的一两天里，当我听到人们提起吉尔贝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又想起托马斯·贝维尔常告诉我的第一条政治守则：要永远留在现场。决不能离开。决不能因骄傲而不出来。然而，也许说到底这不过是第二条守则，而第一条是：要活着。

在那一周里，另外有一个人似乎也有着同样的想法。那另一个人就是吉尔贝勋爵自己。消息传出后四天，我接到他的私人秘书打来的电话。那抑扬顿挫的伊顿调① 说道：关于病情的谣传是十分夸大的。说他即将死去，更是全属无稽之谈。实际上无非是一次“轻微的心脏病症”。吉尔贝勋爵深感寂寞，欢迎有宾客前往；他十分希望我能于下一周的某个下午前往伦敦住院诊疗所去看望他。

后来我发现，类似的话也传给了政界人士、高级官员、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和赫克托·罗斯。罗斯的评语是：“哼，我们也许只能一致认定，这位高贵的勋爵作为一位大臣不一定算得全善全美，然而对他的精神却无法不加以赞赏，对吗？”

当我到住院处去探望他时，谁也无法不赞赏他的精神，尽管这种精神是我们所并不习惯的。他鲍对静止地平躺着（这情景使我回想起我曾经探望的另一位病人——我前妻的父亲），就象是墓穴上的骑士模拟像。不过这位骑士倒并没有前去远征，因为他的腿直挺挺地伸出在外面。他的床是那么地高，我坐在他旁边，我们的脸处在同一平面，所以他只需耳语就可以。但是他并没有耳语；他消晰地吐着音，虽然是轻声的，却依旧是他平时那

① 伊顿公学是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也是英国标准音发源地之一。

种抑扬有致，微微带些戏剧性的声调。

“多承您的美意，”他说道。“多会儿我平安地离开了这里，咱们得找个愉快些的地方聚聚。你一定要让我在‘进进出出’[1]请你吃晚饭。”我说我将很乐意。

“再过一个来月我就该出院啦。不过，要重新站上岗位，”——他以告诫的口吻说，就仿佛我曾经沉溺于盲目的乐观——“那还得再过两个月。”我用一些陈词滥调来答复他，说道这也不算太久。

“我从没有想到我会死。”他一动也不动；他的两颊剃得十分光洁，他的头发梳得极为整齐。当他注视着天花板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让他的表情起了一点变化：他的眼睛睁成了两个表示惊讶的圆圈；他说：“你知道吗，有人曾经就坐在这间房里，问我怕不怕死？”

在那代名词“我”上，微微地有点加重语气。他接着说：“我出生入死的次数太多啦，现在还会怕吗？”

这听起来象拙劣的表演。这确实是拙劣的表演。他开始谈到他的一生。在第一次大战的“沙场”上，他失去了他绝大多数的亲密朋友和部队里的同僚。从此以后他多活的每一年，他都认作是额外所得，他说。而在第二次大战中，他所经历的战斗又比绝大多数他同年龄的人更多。有好几次他都曾想过，他的寿限已经到了。他喜欢作战吗？我问道。是的，他当然喜欢。胜过生活中任何别的事情。

我问他，经历过了这一切，他真正钦佩的美德是什么呢？

“那很简单。追根究底说来，在我看来只有一种美德。”

---

[1] 原文是 at the In and Out，不知是个什么处所。

“那是什么呢?”

“勇敢不怕死。一个人有了这点,一切别的东西我都能够原谅。一个人没有这点,我决不会尊敬。”

当时我就觉得,这样的谈话很古怪,这是我同勇敢的人们接触中所从未听到过的。我遇到过的其他人都把他们的勇敢看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总是安慰那些达不到他们这种标准的人。吉尔贝却不是这样。他能够怀着诗意的热忱谈论战地生涯,在我所遇到过的军人中他是唯一的一个。

这使我想到,吉尔贝勋爵终生所寻求的就是荣耀。是基督教以前的旧意义上的荣耀,是美西尼人①和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以战功寻求的荣耀。把他放在一船北欧海盗中间,他也会容忍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同样地以此夸口。不错,他生在天主教家庭;他履行他的宗教义务,而且据他告诉我,那天早晨他的忏悔神父还来探望过他。但是他祈求的不是拯救,而是荣耀。

看他平平地躺着,那么美貌,那么肌肤平滑,我想的却是,他心脏病发作而病倒,原因是否就在这里。这场病显然比正式向我们宣布的要严重,这是即使不是医生也能够看出的。他犯的是不是由于教养关系而抑制忧虑的人所常犯的心病呢?再没有人比他更缺乏内省了;但是即使他,也一定知道他已经把他的政治职务搞得一团糟,因为说来也古怪,这里所需要的各种勇敢精神正是他学也学不会的。他必然已经知道,他正遭受批评和阴谋排挤,可能被“踢上楼去”(这是他自己的话)。②可是他丝毫也没有流露。他即使跟最藐视他的同僚们坐在一起,依旧态度可爱、

---

① 希腊青铜时代美西尼文化的代表者,荷马史诗中有所叙述。

② “踢上楼去”是明升暗降之意。

自矜而不受外界影响。可能他根本不让他自己去想他们对他有什么意见或者他们想干些什么。这病是不是他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呢？

第二天下午，我到下院去找罗杰。当他正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坐在文官座上，距离政府席只有咫尺之远。提问题的议员是拉富金专用来派这种用途的，他提的问题旨在使吉尔贝受窘。"大臣是否知晓，对下列项目迄未公布决策：——"接着他报了一串飞机制造的项目。在下院，横竖得由罗杰来答复问题，但是吉尔贝既已病倒，他就是部的代理负责人。提问题的人却露骨地（而且我怀疑是受意这样办的）表明他不是要使罗杰本人为难。罗杰不动声色地作了个敷衍的答复后，无论这位议员本人以及其他的航空发言人都没有再补充提问。有一两张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会意表情。提问的时间过后，罗杰带着我来到他的房间里。我注意到，虽然现在我常去拜访他，他却几乎从不带领我去茶室或酒吧。我曾经听到人们在说，他在议员们中间随便攀谈联络感情所花的时间太少，说他不是太骄傲就是太腼腆了。这听来有点奇怪，因为在私下他同任何人都很随和。

他的房间是狭窄的，同他在对面白厅街部里雄伟的办公室不一样。在仿哥特式的窗棂外面，下午的天空显得昏黄。

我问他，探望过吉尔贝没有。是的，当然，他说，已去过两次。

"你有什么想法？"我说。

"你认为他可能侥幸活下来吗？"

我说是的。于是我把前一天在住院诊疗所里的想法告诉了他，说吉尔贝可能是由于心理而引起的病症。或者，我可能过分夸大了心理作用吧？

"你的意思是，假使我没有施加压力。假使我们都说他了不起，他可能就不会病倒？你很可能是对的。"

"我的意思还比这多一点，"我说。"设想那老人好了，回来工作：那又怎么办呢？"

我没有必要再说下去。我的意思是，处在吉尔贝这种状况下的人不应再生活于勾心斗角之中。假使他继续这么干的话，有一定的危险性，他会根本活不成。

罗杰一字不漏地听着。他的目光同我的目光打了个照面以表示认可。他正吸着一支香烟，有一会儿没有作答。

"不，"他最后说道，"除了必要的责任之外，我不准备管更多的事情。反正这并不是很现实的。"

"不现实吗？"

"不管我现在做什么，"罗杰说，"反正他完啦。他决不会再回来。"

"这已经定啦？"

"我有把握，是这样，"他说。他打住了，接着问道：

"你想要我回答你真正要问的问题吗？"

我说："算了吧。"

"我准备回答，"他说。"我会不顾一切地干下去。"

他说得并不顺溜，而仿佛挑拣着字眼儿。接着他又用轻快的语气说道："不过这是不现实的。他已经完了。"

他带着讽刺的微笑继续说道，"我有把握他已经完了。我可并不那么有把握说我已经做定啦。"

"机会怎么样？"

罗杰以实事求是力求确切的语气回答道："比对半稍多一些。也许有六比四的机会能行。"

"你是不是做了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我插进来问道，"在巴塞特？那最后的一个晚上？"

"可能是的。"他无可奈何地皱起眉头，象近视的孩子眯起眼睛一般，继续说道："问题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过了两天，我刚吃过午饭就来到伦敦住院诊疗所。吉尔贝可能在七十二小时之内没有移动过一毫米。他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头发光亮，脸上净洁无瑕。他谈到罗杰，因为他当天早晨来过。吉尔贝和蔼可亲地，怀着友好的宽容心情，对我说道，罗杰在这次大战中有过出色的纪录；其实这是我已经知道的。

"光看他的样子，你是想不到这些的，"吉尔贝说，他重又联系到我们上次的谈话。"但是他是行的。他是相当行的。"

吉尔贝接下去又自我陶醉地谈到他自己的历次战役。然而，没过几分钟，他接受了一次"生而有涯"的提示。他的秘书匆匆忙忙地进入安宁而且象大题石般沉静的病室，吉尔贝除嘴唇外纹丝不动，我寂然坐在他身边，外面花园里的树木全无动静。

"先生，"秘书开口说道。他是一个优雅的青年人，打着一根禁卫旅的领带。

"格林吗？"

"这里有一份您的电报，先生。"

"念吧，我亲爱的小伙子，念吧。"

因为吉尔贝依旧保持着视线向上的姿势，所以他并不知道电报还没有打开。我们听到撕纸封的声音。

"念吧，我亲爱的小伙子。"

格林嗽了下嗓子。"发报的地址在西南十区，我想那是富兰姆吧，先生。"他又念了发报人的姓。"一个姓波森的人。"

"请念吧。"

一刹那间我注意到了格林的眼神，它暗淡、紧张，犹如野兔的目光。他念道：“彼岸将为您军号齐鸣。”

在一秒钟之同，吉尔贝的嘴闭上，然后又扣紧。但很快那抑扬顿挫的嗓音又朝着天花板说道：“多好呀！”

接着用一种甚至更加谨慎、平顺、干脆利落的语调补充道：

“真是十分地好呀！”

第九章

两种疏远

念过电报以后，我尽可能快地向吉尔贝道别，同时示意格林在外面同他说句话。走廊里护士们来来往往十分繁忙，直等到我们来到等候室以后，我才能够把脾气发出来。

在这墙上镶有护壁，靠墙桌子上放着《闲谈者》、《田野》、《笨拙》等刊物的房间里，我说道："把电报给我。"

我一眼掠过——电文中的词句仿佛安分地乖乖排列在那里——同时我说道："你这该死的蠢货！"

"什么？"格林说道。

"凭着上帝的名义，你把电报送进去以前干吗不预先看过？你看到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干吗不急中生智编造两句话？"

我又看了一眼电报。波森。这是可能的。犯了这种疯狂症，什么都可能干出来。这是我旧时的一个熟人。为了有所行动，为了好歹有所作为。我冲出房间，冲出病院，叫住一辆出租汽车，说了一个离开富兰姆路不远的地址。

出租汽车在下午的车流中嘎嘎向前，朝着西南方向穿过伦敦。我气昏了，甚至不再记得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同自己的感觉脱了钩。内疚、关怀、个人的命运、公共的目标——所有这

一切我都没有耐性去考虑。一味只想着催促车辆向前。

经过司机来回试探，驶车走遍了邻近的广场和大街小巷，我们终于驶进了一条街道，两旁高耸着成排的房屋，简陋而且年久失修。在其中的一所房屋前，我看着一列电铃旁边的硬纸条。别家的姓名都是手写的，但是最高层门铃旁边是一张污旧的名片，上面印着：出庭律师R.波森先生。

台阶上放着空的牛奶瓶。门是用闩的，门内走廊里暗无灯光，遍地是信件和报纸。我爬着扶梯上楼。在第二个楼梯平台上，有一间浴室的门被打开了，看来象是这幢房屋里唯一的一间浴室。我走到最高的一层，举起手来敲门。听到有一个沙哑、刺耳的声音在回答，我就走了进去。是的，这正就是我一直认识的那人——又老了许多，而且大大超出了半醉的程度。他大声地欢迎我，可是我打断了他，把电报塞给他。

"是你发的吗？"

他点头。

"为什么？"

"我要他高兴高兴。"

在那有着一扇天窗和一扇长窗的顶层寓所里，波森向我凝视着。"这是怎么回事，老伙计？你脸色有点苍白。我坚持要为你对症发药。你需要的是来一杯真正有劲道的。"

"你为什么要发这东西？"

"这可怜的家伙不长久啦。报纸上都这么说，"波森说道。"我对他十分尊敬。我们现在培养不出他这样的人了。他同这些年青小白脸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要他知道，我们有些人在想着他。我不想叫他听不到一声告别话就走啦。"

接着他凶狠地大声问道："难道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他向后蜷缩在椅子里，说道：

"我不妨告诉你，我没有必要，轻易是不打电报的。四先令呢。可我认为那是我至少应该做的。"

"以上天的名义，"我大声叫道，"你想想，这对他说来象是怎么回事——"

他喝得太醉了，不会懂得。我只是为了自己好受些才这样叫喊。过了些时，我也放弃了。没有办法可想。我接受了他的酒。

"是啊，"他用一种批评而眷顾的神态审视着我，说道，"据我所听到的，你干得不坏，年青人。然而，我一直坚持说，假使你在旧时多听我一些，你还会干得更好。"

"你怎么样了呢？"我问道。

"我有多种的才能。这你也同大伙一样，都知道。反正，不知怎么的，它们对我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不过还有充分的时间干出些事来。你可知道，"他用一种威胁的语气说道，"我才六十二。"

自从战前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以来，他已经向贫穷滑下了好几步。这一间窄小的房间，布置着一张沙发床，一只桌子，一张安乐椅和一张硬椅子，收拾得依旧象我记忆中那样的一丝不苟，整洁得如同出自老姑娘之手，然而它必然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廉价的房屋。即使这样，租金也一定是从他一笔小小的积蓄中提取的。据我所知，他已经多年没有工作。在壁炉台上，放着一张安·马奇的像片，这是他单恋的象征，他的"远方公主"。另外还有两张年青男子的照片。他本人显得精神不振，脸是紫褐色的，斑斑地满布着破裂的细静脉。右面颊下部的抽搐，比以前牵动的部分更大了。然而有的时候他却显得比从前更年青而不是更

老，这一点倒象乔治·巴桑[1]（在他的表情上而不仅在他的精神上）；就仿佛失意、不满、挫折、失败、酗酒是一种使光阴长驻的保存剂，为更幸运和稳健的人所不能企求。所有他旧时的憎恨都沸腾着倾吐出来，就象历来一样强烈——犹太人、赤色分子、小白脸。他特别憎恨的是小白脸，程度大大超过了过去。我不可能假装认为吉尔贝勋爵是这类的东西，对吗？"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我坚持这一点，"他好斗地嚷嚷着。"你懂得我为什么要以个人名义发报吗？因为现在不发，就不会再发啦，我的孩子。"

气冲冲的发泄已经平息。他显得很高兴见到我，而且并不感到突兀，就仿佛我前一天还见到他，现在又弯了进来。他以一种既温和又桀骜的语调说道："你可能不相信，然而我在这里很舒服。"

他接着说道："在附近一带有很多年青人。我喜欢青年。我不管人们讲他们些什么，我喜欢青年。而对他们说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人可以对他们提出忠告，也是件好事。"

他急着要我同他们见面。但是我们必须等酒店开门，他说。他坐立不定，几次蹒跚着向威士忌瓶走去，不断地看着表。当下午的阳光慢慢从长窗中移入室内时，他站立起来，注视着外面。

"不管怎么说，"他大声说道，"你无法否认我这里的景色很好。"

刚到开门的时候，波森就带我来到他街角上的酒店里坐定。他交往的人们也来了。他们大多是年青人，超过三十的也不多。其中有些人靠着极微薄的收入生活；有一两个可能从家里得到些钱。他们有的是画家，有一两位是作家和教师。他们很友好，

---

[1] 乔治·巴桑为刘易斯年青时代的友人，《乔治·巴桑》一书中的主人翁。

波森要什么都给。他们多少把他当作一个人物看待。他们待我很和蔼，仿佛我是一个和他们同年龄的人，而且我也喜爱他们。可能是感情用事吧——那是我发了一阵虎头蛇尾的脾气，以及通过波森这位不是变得更可敬，而是变得相当地更不值得尊敬的老相识而重现出来的过去的生活所引起的。可能是感情用事吧，但是我当时思索的是：在这里，善良的面孔所占的比例，是否比我现时厕身其间的一些场所中更高些。这可能是感情用事——大概是的。但是，他们这种生活只要你尝到过，或者接近过，就永远不会完全让你忘怀。我能够想象我的一些同年人，尽管是道貌岸然的中年人了，却比人们设想的更经常地梦想着逃回到诸如此类的场所。

在这酒店里的某些人看来，眼前过的就是一种理想的生活。他们能够这样过下去，就仿佛未来也将永远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三月之夜。他们不断为波森买酒。我也过得很高兴；然而同时我又感到软化和黯然。我深知每一个具有政治眼力的人都会说些什么，不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是非正规人物如罗杰·蒯夫，或是《党人评论》派的铁杆反共分子。他们尽管在目标上争吵，但他们对景况会有一致的看法。他们会说，这个酒店里没有抗议的气息。倒不是说这些人也象波森一样有时会疯疯癫癫地发泄一阵怀旧的情绪。他们有的是善意，但是除了一两件挑中的事情之外，他们都感到无所谓。要是举行一次反对绞刑的游行，这里的人几乎都会参加。否则，他们耸耸肩膀，尽情过自己的生活，表现得仿佛并非世上的凡人。

这是不是巴塞特家宴在他们这里的翻版呢？在巴塞特，人们的谈吐中也仿佛再不会有什么改变。

这里的人可不关心什么罗杰·蒯夫。对他们说来，他只是

与他们无关的机构中的一员，他们同这机构是疏远的，彻底疏远的，就仿佛它只是多米尼加的统治机构。同样，他同他们也是疏远的。他怎么才能接触他们？他，或者任何别的政客，怎么才能找到一条实络呢？

他们不会替罗杰·蒯夫，或者科学家们，或者文官们，或者任何需要作出决定的人去操心。他们也不会因为任何人替他们操心而感激他。是的，现在酒店里要人满了，中间不快乐的人是有的。有一个愁容满面的教师，他是孤独地过生活的；酒吧旁坐着一个姑娘，她痴呆地死盯着一杯啤酒目不转睛。但他们感到，这里有的是愿意为他们操心的朋友们。即使酩酊的、爱夸口的、狂暴的、有点疯癫的老波森，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很想留下来。但是，不知怎么地，他们这样无忧无虑，仿佛与世隔绝，却对我产生一种反作用。在这喧闹回年青的酒店里，他们唤起了埋葬在我头脑角落中的一个朦胧记忆。是的！那是另一个夜晚，在伦敦的另一个部分，罗杰向大卫·鲁宾提问，后者毫不躲闪地作答。

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干了杯，向波森道别，他说"坚持"要改天再请我来。我推开和蔼、热诚和快乐的人群，一路走出店门来到街上，店铺里射出的灯光倒映在富兰姆路潮湿的人行道上。

第 十 章

南街的新闻

到初夏时分，小道消息已经此起彼伏，不一而足。吉尔贝离开病院，回到了家里。有一个政治专栏作家预言他即将复职。别的地方则传出谣言，说他已经接受政府的一个驻外职务。至于他的继承人，人们提到好些名字，一般说来罗杰总是在内的，但并不突出，只有一张星期日版的报纸例外。

我们这些比较接近行动点的人却感到神幻莫测。有些谣传我们知道是胡说，但并非全部。象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和赫克托·罗斯这样的人，甚至罗杰自己，都没有把握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黛安娜·斯基德莫和卡罗的一些亲戚都以消息灵通作为自己的专长，但是他们也打听不出什么，或者至少说打听出来的也全不管用。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景：连"当事人"也象别人一样好奇地读报纸刺探消息；其实这种情景也不象人们可能设想的那么希罕。

在我们所有人中间，罗杰最装得若无其事。他不慌不忙地在办公室里做自己的工作；他在众院回答问题；还发表了两次演讲。所有这一切他都做得象一个能干的代理大臣。在前后这几个星期中，我注视着他，理会到他除了自制力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天赋优点。他有诀窍在外表上显得比实际远为放松，大大

地降低令人畏惧的程度。有一天晚上，道格拉斯和我都去听辩论，结束后有位年青的议员把我们带到普拉特俱乐部。在狭小的客厅里，围着厨房的炉火很有几张能干的脸绷得紧紧的，但是其中却并不包括罗杰在内。他坐在那里，大杯大杯地喝着啤酒，他是一个沉重而笨拙的人，显得和蔼、聪明、单纯、富于理想，象是一批打牌作弊的赌棍中惹人注目地夹杂了一个天真汉。在这些凶相的人中间，他满脸喜悦，感情丰富，显得很突出，一点也没有流露野心和紧张情绪。

六月的一个下午，我又一次接到吉尔贝勋爵的召唤。按照我私人助理的说法，这次是要我去他的"私邸"。有什么事情呢？不，这次的邀请不是由格林发出的，而是一个地位更为低微的人，他不肯说是什么事情。还有别人被叫到吗？我的私人助理办事丝毫不爽。她已经同赫克托·罗斯的办公室和道格拉斯的办公室通过电话。他们也都接到了召唤：罗斯正在开会，道格拉斯已经在路上。

吉尔贝的住所距离不远，因为他在卡尔顿府邸街有套房间，是那里最后的几家私家住户之一。但距离虽然不远，路上却费了一些时候。因为宫前林荫大道①上车辆首尾相接，寸步难行；车子的挡风玻璃上都贴着十字，那是到王宫去参加游园会的。那天一定是星期四。

当我终于到达时，我发现他那套房间在顶层。一个漂亮的年青女人出来迎接我。我问道："格林先生呢？"

格林先生已经不再为吉尔贝勋爵工作。

吉尔贝夫人出外参加茶会去了，但吉尔贝勋爵愿意立刻接

---

① 圣詹姆士公园北面的一条道路，直通白金汉宫。

见我。他和道格拉斯正站在客厅的窗前，从这里看出去，在耀眼的骄阳中，可以穿过圣詹姆士公园，越过闪光的湖面，看到我们一些办公楼的高塔和塔楼高耸在远处夏季稠密的树木上面。下面宫前林荫大道上交通已开始疏通，匆匆赶路的车辆在阳光中开动着臂板信号①。这是伦敦赏心悦目的一幅远景；但是吉尔贝勋爵看着它却并没有显示热情。他态度典雅地欢迎我，可是没有微笑。

他向着一张椅子走去。当他走着以及坐下的时候，他仿佛静察着每一块肌肉的动作。这一定是他疾病所带来的后果，现在已经变成不由自主的习惯。除了这点之外，他已经把疾病忘却，他耿耿于怀的是经受的屈辱和应有的仪礼。

"赫克托·罗斯爵士听说不能来，"他以一种淡漠的礼貌说道。"假使二位能向他转达我的遗憾心情，我将十分感激。我想要同你们几位给过我忠告的人说句话。我已经同我的几位同僚谈过。"他注视着我们，显得纯洁无瑕、容光焕发，而又神色悲哀。"我宁愿要你们首先从我嘴里听到，"他继续说。"我想你们不会相信，但今天上午，午饭前不久，我收到首相的一封来信。"

突然间他按捺不住了："他应该亲自来的。他应该来的！"

他小心翼翼地举起一只手，仿佛是为了不使自已动作过猛，然后指向窗外唐宁街的方向。

"路并不太远，"他说。"并不太远。"

这时，他想到了礼仪的另一个方面，所以继续说道：

"我得说这是一封很体面的信。是的。这是一封体面的信，我必须得这么说。"

---

① 当时车辆转弯等的信号，开动时从两旁伸出。

我们俩不知道什么时候启口表示慰问才好。吉尔贝又拖了好些时候才提及具体事实。最后他说道：

“总之一句话，他们要把我撵走。”

他神志恍惚地把目光从道格拉斯那里移到我身上：“你可知道，我实在不能相信。”正象我们大家在坏消息的冲击下都曾经经历过的，他正处于心理学上称为“浮客症”的出神状态，就仿佛并没有过什么坏消息，而他自己依旧在准备回到部里去。我很了解这种浮客症是怎么回事。接着，实际情况又占了上风。

“他们甚至没有告诉我继承者是谁。他们应该征求我的意见。他们应该这么做的。”

他向我们看着：“是谁呢？”

道格拉斯说我们都不知道。

“要是我能够相信报纸上说的话，”吉尔贝说，仿佛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凌辱，“他们想要用来接替我这样一个人的”——非常缓慢地，他抬起右手，直到比他的肩膀稍高处——“是格里格森这样的一个人。”这时他的左手手心向下，不慌不忙地降到了他的膝盖以下。

接着他转到一个较愉快的话题。“他们”（自从他开始抱怨以后，他就再也无法用单数的代名词或者名字来称呼首相）已经提出，要为他晋升爵位。“我想，这还算做得漂亮。”

这是吉尔贝世家自从十八世纪受封以来的第一次晋爵。当时所以受封爵位是他们家族中的一员——一位兰开夏郡的乡绅——娶了一个发了财的奴隶贩子的女儿。“这些混蛋，”吉尔贝勋爵说，看得出他在想到自己的出身时，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满足。然而当别人也这样想的时候，他却并不感到同样的满足。曾经有一本学术著作探索某些英国贵族家庭同非洲贩卖奴隶的

关系。我就听到吉尔贝对它发议论，疾首痛心地说道："依我看来，这类东西是很不需要的。"

吉尔贝絮絮地说着晋爵以后会带来些什么后果。举行仪式时的位置，还有礼袍也得换了吧？"我并不认为我会再看到一次加冕礼，然而谁能知道呢？我最相信的是有备无患。"

吉尔贝很寂寞，所以我们又待了半个钟点。当我们终于离开时，他说他准备更经常地出席上议院，而不是少去些。"他们需要有人盯着他们点儿，你知道。"他的语调是单纯同又富于怨意的。

到了外面，道格拉斯把黑帽子戴得牢牢的，一边跨过公园旁的一条便道，一边露齿一笑，表示暗中怀有善意。接着他说道："就这么回事儿。"

宦海沉浮，大臣你来我去。而道格拉斯呢，假如他被降到一个卑微的职位，他不会指望他的大臣为他哀痛，假使他爬回到财政部，他也不指望他的大臣会为他高兴。

"现在，"他说，"也许我们可以着手办正经事了。"

他并不猜测谁会得到吉尔贝的职位。可能是故意忍着，唯恐我所知道的比实际上更多。其实呢，我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给罗杰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要我马上就过去。他在他的白厅街房间里，不在对面。当我到达那里时，我看了下时钟。是四点半刚过一些。

"是的，"罗杰说道。他松垮垮、沉甸甸地坐在写字台后面，"我都知道了。"

"你听到了什么没有？"

"还没有。"他又平稳地补充道："不用说，除非我今天晚上听到，否则一切都坏掉啦。"

我不知道这是否当真，或者他是为了安抚命运，才作这最坏的打算。

“今天下午我没有去下院。我想这是盼望得过急了一些。”

他自我讽嘲地露齿一笑，但是我认为他依旧在玩那从坏处打算的把戏。

他不愿意提到他的计划，或者未来的打算，或者任何形式和任何方面的政治问题。我们双方都无精打彩地谈着，钟嘀嗒作响，我们却觉得时间难以消磨。有一个人捧了一封宗卷从他的私人办公室走进来。“明天，”罗杰粗暴地说。往常，他对下属总是很客气的。

打开的窗户中传进了大笨钟的敲打声。那是五点半。

“这有点叫人难受了，”罗杰说。

我问他是否想喝一杯。他沉默地摇了下头。

五点四十一分的时候——我禁不住看了下钟——电话铃响了。“你去接，”罗杰说。这一瞬间他的神经受不住了。

我听到的是他自己办公室里一个激动的声音。电话是从唐宁街十号① 打来的。很快地，我已经在同首相的首席私人秘书通话，我把电话递给罗杰。

“是的，”罗杰说，“我可以过来。我六点钟到你那儿。”

他没有表情地看着我。

“看来是这回事啦，”他说道。“我可说不上，可能里面还有什么奥妙。”

我叫了辆出租汽车回家，准备把整个下午的故事都讲给玛格丽特听，现在就差结局不知道了。但是她已经打扮好准备出门，她还笑我的新闻已经过时。黛安娜·斯基德莫始终关注着

① 英国首相府所在地。

当天的动态，她刚给玛格丽特打过电话，要我们到南街她家里去小饮。

公园弄里挤满了盛装的妇女和身穿晨礼服、头戴灰色大礼帽的男人，那是参加皇家游园会坚持到底的人们，现在正谦卑地向公共汽车和地铁走去。有一两顶大礼帽和他们的女伴，较不谦卑地转入南街，进入黛安娜的住宅。

同巴塞特相比，这所住宅是小的，房间高而窄；然而，正因为它更其密密麻麻地陈设着各种珍贵的物品，它给人以更加强烈的富丽感，这是一种浓缩的富丽，因为所有的物品都是伸手就可触及的。在巴塞特，两件珍藏品之间人们可以沿着花堤走上一阵，而空间本身也就给人一种单纯感和开阔感。但是在这里南街，尽管黛安娜煞费苦心，效果却依然无异于一间拍卖行的陈列室，或者办喜事收到礼物的展览厅。

当我和玛格丽特来到的时候，黛安娜正一本正经地向一位客人说明，这房子如何十分紧凑。她的说明中所显示对建筑的专门知识，是我所不曾聆教的，也是一两个月以前她还并未具有的。听起来似乎她那位音乐家对她所拥有的影响，已经让位给建筑师，她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正是这些——就象一个初恋的少女乐于提到情人的名字。

看到黛安娜，我有时会想到，把世俗的人们想作玩世不恭是十分愚蠢的。象她那种生就的世俗人物，是丝毫也不玩世不恭的。就因为这样，就因为他们喜爱世俗，所以他们才是世俗的人。

一看到玛格丽特和我，黛安娜就把她那位客人打发到了另一群人中间，而且顿时间把一切无聊的玩意都搁到一边，重又恢复了她精明干练的本来面目。是的，她已经打听到罗杰正在见首相。她已经邀请他和卡罗办完事就来这里——假使他们愿意

的话。

“这里没有政界的人，”黛安娜敏捷地说。“这样做对吗？”

这样，她不致把他们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万一那战利品临了被人夺走的话。

我们同聚会的人攀谈起来，他们大多是富有而闲逸的人。很可能其中的大多数人甚至还没有听说过罗杰·蒯夫。当我和玛格丽特的目光相遇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同样的念头：他这时已经该来到。我注意到，黛安娜虽然轻易不会感到担忧，这时却已经额外地多饮了一杯。

接着，他们来了，罗杰的一旁是卡罗，另一旁是她的兄弟萨米金斯。三个人都是高个子，罗杰比他旁边的男子更高出几英寸，重上几十磅。我们只须对卡罗看上一眼，就知道了答案。她显得兴高采烈，得意忘形，仿佛要把她的兴致都传染给我们。他们在向我们走来的过程中各人拿起了一杯香槟。

“那事情行啦，”罗杰说。夹杂在接吻和握手中间，这话听起来象是满不在乎的。听起来简直嘴紧得有点可笑。一个生人可能认为他外表上同两小时以前并无区别。然而，在含蓄的、几乎是羞怯的社交性微笑下面，他的眼睛是明亮的，嘴边的皱纹已经隐去——就仿佛胜利的喜悦正在他心头荡漾着，而压住不让它流露出来，恰恰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在羞怯的微笑下面，透露出一种野性而又年青的表情。我不禁想，这人还没有麻木不仁，所以他悲伤的时候痛苦，胜利了就高兴。

“这家伙干得还不坏，对吗？”卡罗对玛格丽特说。萨米金斯正敞开了嗓子打哈哈。

近看起来他象个运动员，生气勃勃地站得很轻盈。他的眼睛生得象卡罗，大大的，天真而大胆。他也有她那种满不在乎的

神情，面且在程度上还有过之面无不及。他对罗杰的任命，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公然表示高兴。他同我说话时，以洪亮的嗓音一一列举着，哪些人将会感到最大的不愉快。

黛安娜也参加到我们中间来，她渴望要有所行动。"我说，"她对罗杰说道，"我要为你举行一个真正的晚会。我们这摊子就可以收场，这样待会儿今天晚上就能办起来。要不就明天。你们觉得哪天好？"

萨米金斯觉得都好。卡罗也一样，不过她注视着罗杰。

他慢慢地摇着头。他踌躇地向黛安娜微笑，向她道谢，然后说道："我想这不是适当的时候。"

她回答他的微笑，就仿佛她对他有着一种好感，而不仅是一个政治后台的身份。她有点粗声粗气地问道："为什么这不是适当的时候？"

"在我以前有过成千上万的内面大臣。绝大多数都是不值得为他举行晚会的。"

"晚，废话。你是你。我是要为你举行晚会。"

他说："等到我微成了什么事情以后再说。"

"你当真这么想？"黛安娜大声说道。

"我希望你还是等等再说。"

她没有再遇他。她，以及我们其余的人，似乎已经有点懂得，或者是自认已经有点懂得。他的话也许是自负。不过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说是迷信。正象刚才他在办公室里曾经安抚命运，现在职位已经到手，他正以另一种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精神上经受着锻炼的人的迷信，他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他不能让自已松懈下来，他除非把这事情干成功就会感到是虚度了此生。

第二部分

“在我手掌之中”

第十一章

吸收进一个圈外人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我曾有一两次发现自己在问这样的问题：罗杰和他的伙伴是否会有资格在历史书里被提到一笔？若然的话，行家们将怎样来评定他们？我并不羡慕历史学家们的这份差使。当然，文件是会有的。文件只会嫌太多。其中有许多是我自己写的。有备忘录、会议记录、官方档案、"估计书"、口头讨论的手记。其中没有一件是伪造的。

然而，对于真正做了些什么，特别是对于真正企图做些什么，这些文件并不给人以任何概念，而且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还会使人误解。凡是我所见到的文献记录，不管关于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我想有少数历史学家可能会对罗杰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作出个差不离的猜测。但是对一些仅在档案中留有名字的人，如象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赫克托·罗斯，以及一些科学家和后座议员，历史学家怎么能接触到他们的动机呢？任何证据都不会留下。但是这些正是参与决策的人，他们的动机正是我们天天所必须了解的。

然而，另外还有一种洞察力，却是我们所不具备，而事后来看我们的人倒是容易获得的。是怎么样的社会力量把罗杰、法兰西斯·盖特列夫、沃尔特·卢克和我们其余这样一些差别很大

的人推到一起的呢？象罗杰这样一个政客能够依仗哪些社会力量？在我们这种特定的社会里是否存在这样的力量？这些是我们所可能问的问题，而且偶尔我们也确实问过；但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无法对答案作出判断，而对一个未来的观察家，答案会显得一清二楚，象是平淡无奇的普通道理。

就职后不久的一个平静的下午，罗杰把一些科学家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有一回在普拉特俱乐部，当他不加戒备的时候，我曾听到他说过，他只要一开门就会发现有四位骑士想求他办事。现在他们都在那里，而且还不止四位，而且这次是他有求于他们。他要建立一个委员会，以便对他自己提出指导，他说。他要求他们对未来十年中的核武器作一个预测。他要他们把结论写得越严峻越好。假使他们希望的话，尽可以不必出头露面地做工作。假使他们要刘易斯·艾略特当召集人或者顾问，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顶要紧的是，他们不要有所保留。他要求他们的是讲出赤裸裸的意见，而且他要求他们十月以前完成。

他故意把一切花言巧语都清除干净——这是他同类似这些人接触时的格调。他粗声粗气地说话，不亚于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他环顾了一眼桌子，周围都是突出在漫射的阳光中的一张张脸。他右面是沃尔特·卢克，他刚当上罗杰这个部的主任科学家，为人倔强，四方的头型，是个早白头。旁边是法兰西斯；再过去是劳伦斯·阿斯蒂尔爵士，光光的脸，显得对自己很满意；再过去是埃里克·皮尔森，他是我自己部里的科学顾问，看来年青而高傲，象一个伶俐的美国大学本科生；接着还有三位，也象法兰西斯和阿斯蒂尔一样是从大学里请来的，再过来就是我了。

沃尔特·卢克露齿笑着。他说道："既然吃的是陛下政府的粮，我是非干不可的，对吗？没有必要来问我。这些人怎么说，才

算数。”他把一只直挺挺的粗壮手臂指向阿斯蒂尔和其他人。随着他科学管理名声的提高，他的态度变得更其随便了。

“法兰西斯爵士，”罗杰说，“你参加进来吗？”

法兰西斯犹豫着。他说：“大臣，承蒙邀请，这当然是一个荣誉——”

“这不是荣誉，”罗杰说，“这是一件折磨人的工作。但是你比绝大多数的人都能作出更大贡献。”

“我实在宁愿能够被免了吧——”

“我并不认为能够放过你。你比我们任何一个都更有经验。”

“大臣，请相信我，我所知道的，这里的每个人也都知道——”

“我不能接受这一点，”罗杰说。

法兰西斯又犹豫起来；他彬彬有礼地，然而还是皱着眉头说道：“看来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大臣。我尽力而为。”

这听起来象是十分耳熟的小步舞，就仿佛法兰而斯的话假使被当真对待的话，感到最失望的将是他自己。然而事实恰好相反。别人在想要得到称赞和获得工作的时候侈谈良心。法兰而斯却是少数真正受到良心驱使的人之一。他是受良心的支使，而不是由于反叛才成为一个激进分子的。他一直要费上一番力气，才能迫使自己参与个人之间的斗争。他愿意想的是，对他而言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一年半以前，他曾使我们那个老学院里的朋友们感到大惑不解。他们满以为他会出来竞选院长的，而且他们相信能够使他当选。然而在最后时刻他却拒绝参加竞选。他提出的理由是他要把全部时间用于研究工作，因为他正产生了一些毕生中最好的想法。我相信那是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随着年岁的增

长，他的脸皮变得象纸一样薄。他曾想要得到那院长的职务，但是他知道他在学院里有敌人。我想他是怕被人议论，怕流言蜚语和恶意中伤。

在这里顺便提一句，那学院使任何一个外界人士，同时也使院里不少人大吃一惊的是没有选我的老朋友亚瑟·布朗。他们设法选了克拉克，现在学院里的派性，正闹得比过去任何人所能记忆的情况更为厉害①。

现在法兰西斯自己的打算只是住在剑桥，整天埋头于实验室，同时怀着忧虑和不赞同的爱怜心情，看着他心爱的次女同一个美国研究生交往。在新的斗争面前他感到畏葸。这天下午，当他表示同意的时候，他所感到的纯粹是中了圈套。

劳伦斯·阿斯蒂尔爵士正沉着地说道："假使根据您的判断，您觉得我能有所贡献，大臣，那么我认为责无旁贷理应接受。"

"多承您的好意啦，"罗杰说。

"然而，您指望我们怎么样来担当起这些各种各样的差使，而同时又照顾我们各自系里的工作呢——"劳伦斯爵士还没有说完。"什么时候我想同您谈一下，广泛地谈谈大学里高级科学家的工作。"

"什么时候都行，"罗杰说。

劳伦斯爵士满意地点了下头。他喜欢同大臣们接触；同大臣们谈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法兰西斯已经对高层政治生活感到烦腻，而阿斯蒂尔却是不知厌足的。

其余的人都没有多费口舌地表示愿意效劳。这时候罗杰才

---

① 这里所述是《生人与弟兄》小说集中一部小说《院长们》的情节。

触及了他和我心目中这次集会的关键之点。他作出的建议是我们商量过的。我和他一样是这件事的策划者——事后我不得不这样告诉我自己。"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而且是十分强有力的，"罗杰说，在这一天下午这还是第一次在他嘴里透露了奉承的语气，"我倒想要知道，假使我再加上一个委员的话，不知各位有何想法？"

"大臣的意思是——？"阿斯蒂尔默认地说道。

"我所以向你们提出，是因为我想到的这个人确实会带来些问题。那是说，我知道他的看法同我们大多数人不一致。他很有可能会使你们浪费掉一些时间。但是我相当强烈地感觉到，这是值得的。"

他停了一会，又继续说道："我想的是迈克尔·布洛津斯基。"

人们的脸都显得毫无表情——这是委员会成员们讳莫如深的神情。过了一会儿，阿斯蒂尔带了个头。"我想我或许可以代表我的同事们，大臣。我当然并不反对同布洛津斯基博士一起工作。"

阿斯蒂尔喜欢表示同做大臣的有共同看法。这不是趋炎附势，甚至也不是追求私利，而只是因为阿斯蒂尔相信，大臣们一般总是对的。"我敢说我们将会有分歧点。但是谁也没有怀疑过他是一个具有崇高科学品质的人。他将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有人低音说道——也许是皮尔森吧？——"俗话说，反对不了，还不如参加过去。不过这次相反是参加过来。"

其他各位学者都说，他们能够同布洛津斯基共事。法兰而斯在看表，仿佛急于想回到剑桥去。他说："大臣，我同意其他人

的意见。我倾向于认为，他在外面比在里面更危险。”

“我怕这并不全然代表我的态度，”阿斯蒂尔说。

“不过，”罗杰说道，“你还是乐意接纳他，对吗，阿斯蒂尔？”

“我不乐意。我认为你们都错啦，”沃尔特·卢克迸发出来说道。“错尽错绝啦。我一听到这想法就是这意见，现在还是这意见。”

每一个人都看着他。我轻声说道，“我对你说过，我们可以看着他点儿——”

“听我说，”沃尔特说道，“你们都习惯于以通情达理的方式办事情，对吗？”

没有人回答。

“你们都习惯于让人们接受你们的看法，对吗？”

又是沉默。

“我也是这样的，愿上帝保佑。有时候这样行得通，这我也承认。但是你们认为在类似这样的关键事情上，这种办法能行得通吗？”

有人说我们得试一试。

“你们是一些比我更富有智慧的老家伙，”沃尔特说，“然而我还是看不出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

整个桌子周围的人都不耐烦起来。沃尔特的发作激起了与会者的群体感。法兰而斯、阿斯蒂尔以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他住嘴。他们承认他在技术问题上的见识；但是并不承认他在心理上有什么真知灼见。他自己也不是这么想的。他外表可能显得饱经风霜，但内心里他依旧常认为自己比实际上更年青。那股子年青的劲儿，那股子故作年青的劲儿——因为他是以此自豪的，而且打心底里瞧不起那些“智慧的老家伙”——却使他当

天下午的发言失去了他可能具有的权威性。

罗杰用严厉的眼光看着他。

“假使我放手让你干去。把布洛津斯基留在外面，你准备担当责任吗？”

“我认为是的，”沃尔特说。

罗杰说：“你甭担心。我不会让你这么干的。”

一星期后，在同样的地方和同样的时间，迈克尔·布洛津斯基已经首次出席委员会。开会以前其他委员都围成一圈站着，这时一位秘书进来告诉我，布洛津斯基已经来到。我走出去欢迎他。在我们握手以前，仅仅从他脸上那种欣然领情的神色，我就断定他已经听说了第一次讨论的情况，而且知道把他弄进来我是起了部分作用的，因此他才表现得这样信任我。

我把他引入罗杰的房间。布洛津斯基向着聚集在一起的科学家们走去的时候，显得孔武有力。他远比在场的人更为肌肉发达，甚至超过了沃尔特，显然他也是一个强壮的人。

我又一次断定，他已经听说他究竟是怎样被讨论的。“下午好，劳伦斯爵士，”这样招呼阿斯蒂尔的时候，他的礼貌很周到，而信任却是有限的。招呼法兰西斯·盖特列夫的时候，礼貌依旧是很周到的，信任却更为有限。招呼沃尔特时，礼貌到了极端，已经是一个敌人的礼貌。

罗杰大声欢迎。说了些表示热手的俗套话，大致是得到他的帮助十分感激之类。布洛津斯基立刻甩掉沃尔特，象恭聆嘉奖辞似地听着。他睁大炯炯有神、热情明亮的眼睛注视着罗杰，仿佛他不仅是一个支持者，简直有点象救星之类。

第十二章

机会均等的打赌

在那一个月中我两次受到卡罗兄弟的邀请。这简直有点成了负担，但第二次邀请时我的妻子正在她担姐处小住，所以我就同意了。当我在一个军人俱乐部，而对萨米金斯坐着的时候，更显得是一种负担了。而且他这名字，我也越来越觉得同这个大声喧哗、桀骜不驯的人很不相称。

他请我吃了晚饭，而且是很好的晚饭。这时候我们已经坐在图书室里喝葡萄酒，上而墙上是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兵变①期间的将军们，以及维多利亚朝后期和平时代相貌凶猛的将军们的油画像。我放松地背靠椅子坐着。萨米金斯直挺挺地坐在对西，象只野兔一样地富有话力而且不驯服。他正在试图劝说我打赌。

这可能是因为他按捺不住。当天晚上早些时候他一直邀请我去看一次赛马。也象他的姐姐一样，他拥有自己比赛用的马。当我坦白承认看到这些传奇的动物就感到无聊时，他认为这是违反天性的，他认为我不讲实话。但是，假使我不愿意赌马，我总该有什么愿意赌的吧？他以发狂般的兴致，大声地一桩桩同过来。这可能是仅因为上了瘾，也可能是因为象我这样的人惹得他激动。你瞧，我在这里，年纪比他大好些，仪态同他相比显得

很有节制（其实同人类的绝大多数相比并无显著差别）。他是不是想要证明我们也并不见得那么不同呢？

我接受他的挑衅。我说，假使我们进行打赌，他有一点占便宜：他比我更富有，至少潜在地讲来是这样。我也有一点占便宜，我懂得碰运气是怎么回事，而我怀疑他是否真懂得。假使我要赌的话，那就赌一件确实使我们机会均等的事。

"着，"他说。

最后我们讲定，让萨米金斯再叫几杯葡萄酒，然后不再按铃。接着，在随后的半小时内，我们就把别人按铃叫服务员的次数记下来。他赌单数，我赌双数。赌多少？他说。

"十英镑，"我回答。

萨米金斯把他的表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我们讲定了起讫的时间，就注视着秒针的转动。当针转到十二的时候，萨米金斯叫道："开始啦！"

我在一张俱乐部的书写纸上做着记录。在图书室里总共只有五六个人，其中一个时萨米金斯的阵阵狂笑不断恼怒地嗤之以鼻。唯一可能按铃叫人要东西的，看来就只三位高级军官组成的一批人。我们刚开始不久，他们就按铃叫侍者，我听到他们要一巡大杯威士忌。只要运气还过得去，我盘算着，他们应该还会叫第二巡。

萨米金斯认识他们中间的两位，他用大胆回敬动的眼光注视着他们，议论他们的性格。我感到很窘，就怕他的声音会传过去。正象他的姐姐一样，他的判断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他的眼光反而比倾向稳重的人好得多。他讲那两个人在上次战争中

---

① 指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孟加拉土著兵变。

的故事。他喜欢讲军人生活。他为什么没有待在军队里呢？我问他。是的，他曾经喜欢军队，他说。接着他又神气凶狠而烦躁地补充道，要他当一名和平时期的军官却使他受不了。我不禁想到，换一个时代，叫他当一名待价同沽的冒险家式的军人，他倒可能会很高兴。

不，他受不了当一名和平时期的军官，他说；正如同他无法设想在他父亲死后要他照料产业一样。

“看来，”萨米金斯发出一阵在他说来也算得高声的大笑，说道：“我到时非得在上议院泡蘑菇不可。你会感到有兴趣吗？哼？”

他的意思是，他会感到讨厌。象往常一样，他说的都是赤裸裸的事实。虽然看来同他并不相称，然而他有着他们整个家族，包括卡罗在内，所具有的政治热诚。再也不会有一个人比萨米金斯更缺乏政治气质；然而他却偏偏热爱这一切。他热爱下议院①，无论在那里他树立了多少敌人。他谈着他本党的领袖，口气也同刚才讲到那些将军们的时候一样直截了当不留情面，然而表情却是眉飞色舞的。他对政客们同样没有好感，但是他们却更使他神往不已。

有一位将军按了下壁炉旁的铃，侍者随即进来。这时已经过了十六分钟。他们要了另一巡酒。我在书写纸上划了一道，同时微笑了一下。

“酒鬼，”萨米金斯表示不满地说，虽则他自己也不是一个特别有节制的人。

屋内别人都没有动作。对萨米金斯的笑声感到讨厌的那个

① 根据英国体制，权力集中于下议院，所以萨米金斯虽以贵族身份，必将在上议院占有位置，但感觉兴趣的却是下议院。

人在看一部皮面装订的书，另一个人在写信，再有一个用批评的眼光注视着一本印得光彩夺目的杂志。

"他们需要有些震动，"萨米金斯以责备的口吻说。但是事实上他正怀着赌徒的欢欣心情环顾着这房间。他开始讲到最近委任的一位低级大臣——那是罗杰的驻议会次官，也就是罗杰在吉尔贝手下所担任的职务。

"这人不行，"萨米金斯说。这人的名字叫莱弗雷特-史密斯。他的委任被认为是一个稳妥的做法，而这在萨米金斯看来就是没有价值的做法。

"他很富，"我说。

"不，他还算宽裕，就这么回事。"

我发现，萨米金斯并不象我们在外省青年时代对他这种人所想象的那样满不在乎。那时候我们时常浪漫主义地谈论贵族如何轻视钱财。萨米金斯对一般资产阶级的富裕是瞧不起的；但是假使真有足够多的钱，象黛安娜·斯基德莫那样，那么他是根本不轻视的。

"他不行，"萨米金斯大声说道。"他无非是一个追求名利的无聊小律师。他不想做任何事情，见他的鬼，他甚至不想要权力，他只想向上钻，只想自己趾高气扬一番。"

我猜疑，莱弗雷特-史密斯是安排进来抵销罗杰的份量的，因为他几乎不认识这人，而且委任前只是形式地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我说邀：象他这种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而只是为了装模作样才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因为我相信萨米金斯是说得对的），倒时常能一帆风顺。

"衣服里的蛀虫也能够这样，"萨米金斯说，"他就是这东西——一条孜孜不倦的蛀虫。这种人我们太多了，他们会把我们

断送掉的。"

萨米金斯知道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绝大多数证明都是确切的。对于莱弗雷特-史密斯，他有两点补充。一、他同他的妻子守在一起只是为了在社交界装个样子；二、他的妻子是某某勋爵的被保护人，而这位爵爷是个"观淫癖"。接着，他又以一种我所无法理解的坚持，回过来谈论政府的委任，仿佛他心头上惦念着这些委任放不下。当时二十七分钟已经过去，使我吃惊而且丧气的是看到有一位将军站了起来，吱吱嘎嘎地迈开大步，走去按铃。

"再划上一道，刘易斯，"萨米金斯一声狂笑，叫唤道，"三次！这可是个单数，你知邀。"

侍者来得很迅速。那将军叫了三品脱苦啤酒，要用大酒杯盛的。

"这是个很好的主意。"萨米金斯又发出一声猛烈的大笑。他看了下表。二十九分钟已经过去，秒针不停地转动着。

"好啦，"他说着，同时雄赳赳气昂昂地注视着我。

我听到从近旁传来一声鼻息。那一直在对萨米金斯的喧闹表示抗议的人，向他投过一个憎恨的目光，安然在书里夹了张签条，合上书本向电铃走去。

"还剩二十秒，"我说。"这局是我的了，我想。"

萨米金斯咒骂着。正象我所见过的所有赌棍一样，他是指望着想赢钱的。看来，与其说是癖好，还不如说是一种内心的盘算。他和卡罗每年都要在自己的马匹上输掉成千英镑，但是他们总把这看作是一被赚得回来的交易。然而，他还是得开一张支票给我，而他的仇人和凶煞则依旧悻悻地对着他怒目而视，没好气地要了一杯苏打水。

他的支票交给我后，萨米金斯不加引导直统统地说道：

"罗杰的毛病是，他拿不定主意。"

在一刹那之间，我感到惘然若失，就仿佛突然掉进了另外的一番谈话。

"这是我一直在钉你的原因。"他说得那么直率、那么傲慢、那么天真无邪，所以既不显得讨人喜欢，也不显得不讨人喜欢；这话听来就象，而且也确实是，赤裸裸的事实。

"我想要跟你谈的，就是这点。"

事到如今，我对其它一切都已有所准备，就是没有准备他说的这些话。他喧闹地问我，"罗杰还没有挑定他的议会私人秘书，对吗？"

这是一个我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会从十来个年青的后座议员中挑选一个，反正他们第一次尝到受赏识的味道都会感到高兴的。

"或者是不是他已经选定，而我们没有听说？"萨米金斯不放松地问。

我说我甚至没有听到过提这件事。

"我要这工作，"萨米金斯说。

我发觉我自己莫明其妙地被窘住了。我不想遇到他的目光，就仿佛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难道他不了解他是一个显眼的人物吗？难道他不了解他会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负担吗？赞赏他这种漫不经心作风的，固然大有人在，然而其中并不包括政党的头子和其他稳健的人们。没有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会要他做同盟者，更不用说做同事了，而最不会愿意的是罗杰，因为他必须避免一切吵嚷，以便迎接那些大的争吵。

我想我自己也以说得坦白些为好。

“他已经为你冒过一场大的风险，”我说。

我是在提醒他，当时罗杰曾如何在科林伍德面前为他辩护。

是的，这些他都知道。“他是好样的，”萨米金斯说。“他是一个聪明的鬼家伙，但是我告诉你，我但愿他能够拿定主意。”

“卡罗对你说了什么吗？”

“她能告诉我什么见鬼的东西？我想她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他十拿九稳地认为，她一定在为他向罗杰说情，正如同她历来做的那样在为他工作。然而我倒怀疑她是否在这么做。她一定知道，假如她这样做，是对她丈夫不利的。

“她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当然她在尽最大的努力，”他满怀信任地说。这是一种认为无需多想的信任。是一种做兄弟的感情——让姐姐承担起全部责任和绝大部分的爱。

“我要那工作，”萨米金斯说，口气仿佛是在说不容置辩的最后一句话。

然而这并不是他最后一句话。他坐立不安地说邀，让我们到诺思勋爵街去喝一杯宵夜酒吧。他是无耻地希望他的出现会起一种勒索的作用。他驾驶他的美洲虎牌汽车，一路重复着他的最后一句话。时间已经相当晚了，皮卡迪利大街在道旁的树木下显得黑暗而空旷，而他即使在晚上饮过酒后，依旧是一个漂亮的驾驶者。是的，他要这个工作。听他不停地讲着，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他的愿望竟如此之迫切。不错，他可能对闲荡已经感到厌倦。不错，他的整个家族都认为，政治职务按理都应该属于他们，不必去管什么资格之类的胡扯淡。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在他的一生之中难得听到过什么有知识的谈话，但是自从他孩童时代起他就天天在空气中呼吸到政治，听到家常而又权威性的闲聊：谁得宠了，谁失宠了，谁要做这个那个了。但是目前的情

况依旧显得很奇怪；无非是这样一个极为微不足道的空缺，而他却把所有一切精力都扑了上去。

在卡罗的客厅里，他既没有得到答应，也没有遭到拒绝，甚至没有人承认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卡罗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来的；她爱护备至，但守口如瓶。罗杰也知道他为什么而来。他很友好，而又有父辈的态度，因为他对萨米金斯怀有一种温情。罗杰是善于闪烁其词的，而即使萨米金斯也有所惧怕不敢逼他表态。看着他们三个人——卡罗显得脸红红的很美丽，但有些抑制，而且喝得比平常还多——我感觉可以猜得出发生过什么事情。我相信她事实上已经蹑手蹑脚羞答答地向罗杰提过萨米金斯的希望，就象人们试图为自己所溺爱而又明知不配的孩子求情时所做的那样。但我并不认为她曾经逼迫过罗杰；而且我也不认为罗杰曾对她说过这是痴想。

所有这些时候，罗杰都确切无疑地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在萨米金斯进行——勒索？恳请？之后不出一个星期，他就采取了行动。事情看来也很平凡。他任命了汉尼格夫人的女婿汤姆·温代姆，也就是那天夜宴席上罗杰盘问大卫·鲁宾时抗议说美国科学家把我们"吓得屁滚尿流"的人。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挑选，同时也是一个头脑冷静的挑选。

罗杰同别人一样持暗淡的看法，他知道汤姆·温代姆是一个愚蠢的人。但这没有关系。罗杰是在巩固他的基础。他估计了反对他的各种势力——空军中的人员、航空工业、他自己党内的极右派，以及正如另一位冷静的分析家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在他自己的"前屋"所指出的，还有一些曾经在获得权力的过程中帮助过他的势力。

罗杰正设法巩固自己的力量，而其中之一是海军部。他断

定，从一开始就拥有通向海军部的"渠道"，私人的"渠道"，是一种好的策略。所以才想到了温代姆。他自己曾经是一个海军军官，他的岳母也会有她的用处。稳住你潜在的朋友，这是永远值得注意的一条，罗杰说。一般而论，敌人是争取不过来的，但是朋友却可能失去。

我见到他的机会越多，他越显得锋芒毕露。现在是他作出第一批决定的时候，他在私下抛弃了他的某些手法和个性上的掩饰，就象脱下一件外衣一样。当我看到他这种样子的时候，我感到我们还有些希望。

然而，有一天早晨他却全无锋芒。他穿着晨礼服、灰背心、条纹裤。他显得心不在焉，神经质。我曾经看到过他焦虑时的样子，但丝毫也不象现在这样。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当我听到回答时，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他当天上午要进宫去觐见女王，并宣誓参加枢密院。

我曾看见过身居高位的人们、企业家、学者列队等候参加王宫授职仪式时紧张得手都发抖，就仿佛他们担心到了御前会有阴险的朝臣伸出一只脚来把他们绊倒。看来荒谬的是，罗杰也会在这种威仪的面前感到惊慌。一般说来容易感到他是一个超然的现代人——而事实上他隐藏着一种对旧时世界的浪漫主义的，或者不如说迷信的向往。他之所以上教堂做礼拜，并不是为了装门面，也不是为了显得举止得体的缘故。当我问他为什么参加保守党时，他给我的是一番理性上的解释；解释得很好，但是他避开了自己一部分固执的天性。也许，他所以会同一个历史上有名的世家结成婚姻关系，也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或者至少说，当初他遇到卡罗时，她的姓氏对他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他喜欢笑话那些仅仅因为迷恋于参政，迷恋于充当内圈人

物而从事政治的人。萨米金斯的"透明伪装"，受魔法保护的圈子——受到这些东西引诱的人是没有用处的，罗杰说。他是对的。但是对他说来，可能有着另外的一种迷恋，比较起来还更加深入、更加微妙、更不合情理。

看到他从王宫回来，我就感到放心了，因为他重又显得得意洋洋，提出种种巧妙的计划，说我们如此这般就能诱使拉富金勋爵同航空工业界的其他人分道扬镳。

第十三章

款待拉富金勋爵

当年夏天，罗杰断定我们干得还比预计的稍好一些。他正象一个能干的情报官员一样小心谨慎地注视着敌人们的一举一动。倒也不是说，他们已经在任何个人的意义上成为敌人；到此为止，他树立的敌人比绝大多数政治活动家为少。他所注视的"敌人"是那些由于他们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或由于他们的背景势力，而必然要出来阻挡他的人。

关于这些人，他是现实得无以复加的。然而，正象绝大多数现实的人一样，他不喜欢别人把严峻的事实放在他面前。在科学家们举行例会的初期，我不得不告诉他，布洛津斯基丝毫不肯让步。这是我们都曾担心过的消息，但是，整整一个下午，罗杰仿佛把我也当作一个敌人看待。

过了不久，他又采取了行动。七月份下院休会以前，他已经同本党的防务委员会谈过，那意味着同五十位后座议员谈过，其中有些人他知道已经感到不安。从一开始，他就作好了打算。极右翼的不安，他可以不理睬，因为从长远说来，它总是会沸腾起来的；但是假使他失去本党的中坚分子，那他就完了。所以他就同来自各郡的尊敬的议员们（"郡里的骑士们"）谈了——用的是什么语言，我并不知道，但是能够猜想。温代姆听了感动得异乎

寻常地诗情横溢，按照他的说法是：会开得“犹如梦幻”。

八月间，罗杰要奥斯鲍迪斯顿召集一批般高层的文官来开会，使有关行政机构及时作好准备接受科学家们的报告。因为这批人来自各个部，而罗斯是高年资成员，所以会就在他屋里开。象平常一样，写字桌上放着一瓶菊花，象平常一样，窗子朝公园开着，而罗斯也象平常一样以十分夸张的礼貌向我们表示欢迎，听起来简直象轻微的嘲弄。

“我亲爱的道格拉斯，承蒙拨冗降临！我亲爱的刘易斯，承蒙光临！”其实既然我晋升以后办公室只离开十来码，既然召集开会是为了公务，我的来临也不算什么赏光的行动。

我们围着桌子坐下，其中有各军部里同罗斯对等的人物、道格拉斯、财政部的一位第二次官和我，而罗斯的语气隐约可以察觉有些尖刻。他不准备开长会。他对必须召开这样一个会就感到恼怒。他并没有放纵自己的感情。他仅仅说：“我是这样理解的，各位都已经见到刘易斯·艾略特的备忘录，知道了科学家头几次会议的情况，可对？我相信，他们所得到的指示是，十月以前向贵部汇报，道格拉斯。我没有弄错吧？”

“完全对，”道格拉斯说。

“既然这样，我只得坦白直说，在这期间即使象在座这样一个杰出人士的集会，也只能产生极有限的结果，”罗斯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将说些什么。而且，除非我对我们科学界同仁的判断是严重错误的，他们自己也并不知道。我们所能够合理指望的，是他们会有一些互不相同，而且可能互相矛盾的说法。”

有些人在咧开嘴发笑。在这间房里，对科学家有一种笼而统之的厌恶感的，不仅罗斯一人。

“不，赫克托，我们可以走得比这更远些，”道格拉斯既不怄

气又不示弱地说。"我的上司请你做的，并不是这么无聊的一件事。"

"我亲爱的道格拉斯，我全然无意暗示令人敬佩的贵部，或令人敬佩的贵部大臣竟会要求任何人做这样的事情。"

罗斯难以忘怀的是，道格拉斯曾经是他手下的一名低年资文官。

"对，"道格拉斯说。"我同意说十月份以前我们不会切实收到报告，但是——"

"顺便问一下，"罗斯插了下嘴，他准备要谈正经了，"我理解，到十月份时我们多少有点希望能够拿到一份报告了吧？"

"应该能够，"我说。

"但是就在它来到以前，我们对它将说些什么，从总的方面说来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确切的概念。这个文件"—— 道格拉斯拍了拍它——"就足以向我们说明。有些科学家在论证这一个极端，另一些在论证那一个极端。这位布洛津斯基，你们应该知道他是有人支持的，他要促使我们把防务预算中很可观的一部分，以及更多的科学力量，投入他这个心爱的计划。我应该说——假使我错了，刘易斯会纠正——所有的科学家中，包括那些认为他是国家隐患的人在内，没有一个人暗示过这计划是虚幻不切实际的。"

他们都已经仔细看过费用的初步估计。有几个人本来很愿意相信这计划。然而，他们不得不摇头。空军部的那位说，他们部里希望有机会"再看看"，所以罗斯说：

"当然，我亲爱的埃德加，当然。不过，我怕情况是这样：假使你的足智多谋的朋友们真能说服我们承担起我们所承担不了的开支，那我们将不免有些惊讶。"

“那正是我们的观点，”道格拉斯说，“压根儿不可行。”

担任会议记录的人写下了几个字。此外再没有人说什么正式的话，也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然而，从那时候起，认为布洛津斯基的计划还有什么良好的机会被采纳，那就是天真了。

道格拉斯说，“另一个极端的观点——而这就不那么轻松了——是认为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资力去拥有任何真正独立的武器系统，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也不会有。那是说，我们非得借助于美国人不可；而科学家们认为，权衡得失我们应该老实承认这一点，并且在妥善的范围内尽快从核武器的玩意儿中脱身。我已经说过，这是另一个极端。但是我应该说，持有这种观点的，看来却是一些平常头脑清醒的人，就象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和我们的科学顾问沃尔特·卢克。”

“是呀，”罗斯说，“这可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儿。他们也象我们一样知道，这不仅是一个科学上的决定。这是一个经济上的决定，而且，据我看来更多的还是一个政治性决定。”

罗斯说得很谨慎。他确切知道道格拉斯用意何在。罗斯还没有表明自已的态度，但是他倾向于认为道格拉斯是对的。倒不是因为他对他有好感。有一种说法，道格拉斯可能会得到他所未能得到的最高职业成就，所以他是妒忌的。但是在诸如此类的同盟关系中，喜爱所起的作用要比人们可能想象的少些。

道格拉斯象个大学生那样向后翘起了椅子坐着，以他那种仿佛很随便而又一针见血的方式讲话，他要说明的是卢克和盖特列夫的观点也并不真正“可行”。再有，它对公众倒可能具有吸引力，所以我们应该准备“给它泼点冷水”。十年或十五年后，这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政策，但现在不行。科学家们认为轻而易举就能找到绝对的解决办法；然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解决办法。

没有一个世界性的大权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这下子道格拉斯表现了一丝恼恨——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或者到底有没有一条道路。

这时罗斯开始说话了，他显得巍巍然，却又确切而有分寸。我在想，直到把布洛津斯基的事情讲完为止，道格拉斯的说话方式一直象个循规蹈矩的部门负责人，代表着他大臣的观点。但是他刚才所说的话，却远非他大臣的观点，而且道格拉斯一定是知道的。我肯定他既不感到不正常，也不感到是在搞阴谋。这不是阴谋，几乎相反。这是正常过程的一个部分，对于参与者说来，它是不完全自觉的，常常是神秘的，有时候对于参与者反而特别如此；它没有名称，但可以称之为"官方"意见的形成或结晶过程。人们指望这种官方意见会重又透露给政客们知道，这样经过反反复复，一个决定才会呈现出来。权在谁手里？这是我在巴塞特和克拉普汉公园①之间往返时所曾产生的问题。也许这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轻飘地回答说在这方或那方手里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想要争取时间。官方意见的形成越慢，就越是好些。但是我处境很尴尬。从官场的地位而言，我低于在场的各部头头；而且，我得小心，不能把话说得仿佛我知道罗杰的心思。

谈话进行着。有人刚说过："我们不能在学会走路之前就想赛跑。"道格拉斯听到这句说得很中肯的话时，向着我竖起了一边的眉毛，仿佛是表示：虽然我们可能站在对立的方面，然而我们之间欣赏词句的交谊却并未受到损害。

---

① 巴塞特是黛安娜的府邸，代表政客及其后台，克拉普汉公园是奥斯鲍迪斯顿家的所在地，代表文官。

我想这是我最好的时机了。

"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几句，赫克托？"我插进来说道。"纯粹以私人的身份？"

赫克托·罗斯很恼火。虽然他对我的态度是高尚而且甚至宽宏大量的，但是我们相处从来就不融洽，我们的性格彼此格格不入。他认识我已有很长时间，在类似这样的情景中他对我十分了解，他猜到我将把协调的气氛加以破坏。他想要我免开尊口。他说的却是："我亲爱的刘易斯，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不管用的是你各种身份中的哪一种，我们总会乐于聆听。请你不吝赐教，我亲爱的刘易斯。"

"我仅想提一个问题而已。"我习惯于他的伎俩，也正如他习惯于我的伎俩。

"我确信这将同样富于启发，"罗斯说。

我提出我的问题，但我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提的。道格拉斯谈到蓝特列夫的观点时，称之为"另一个极端"，这是不是判断过早了？事实上，所以采取这种观点岂不就是为了跨出第一步？他们是否认为根本不该跨出第一步呢？他们是否都接受这样的论点，即整个过程已经越出自觉的控制？

奥斯鲍迪斯顿抢在前面说："你知道，我并不认为有可能看得很远。"

"我们都很感激你，刘易斯，"罗斯说。"这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解释。我们非常、非常感激。但是我怀着高度的敬意提示：我们必须应付当前的处境。问题其实在于我们的主子们在本届议会期间能够做些什么，对吗？需要探讨的是，在此期间他们对现行防务政策能作多大改动，或者根本是否能有所改动。我们确实很欣赏，请相信我，你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提出了一种——我怎么

称呼它呢？——一种不受拘束的观点。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

我并不在意。我没有能使他们中的任何人接受我的意见，但是我也并不曾指望要这样。我已经做到了我企图要做的，那就是警告他们别人想的正好同他们背道而驰，让他们知道官方意见也可能并不完全是清一色的。他们现在已经知道（因为他们远不是傻瓜），那些不同的意见必然已经传到罗杰那儿，而这正是我所最想要做到的。

过了一两天的晚上，玛格而特和我正坐在修道院花园剧场的正厅里，我不禁想到有人企图要收买文官。因为我向左边下层包厢看去，见到赫克托·罗斯打着白领结穿了白背心坐在那里。那是很令人惊讶的，因为罗斯是不辨音律而且憎误音乐的。我自已对音乐也并不爱好，去那里是为了取悦玛格丽特；而且，正如她向我指出的，歌剧至少还占些便宜，因为它有词儿。甚至更令人惊讶的是看到罗斯还是贵宾，他右边坐的是最有实力的飞机制造商之一，左边坐的是飞机制造商的妻子，后面坐的是他们两位漂亮的女儿。

认为罗斯能被一顿晚饭和一张歌剧票所收买，这是荒唐的。认为罗斯能被天底下任何数目的钱所收买，都是荒唐的，这就象试图塞张五镑的钞票给罗伯斯比尔。尽管如此，虽然他不可能想要接受这邀请，他到底还是接受了。这使我想起了他在战时常用来开导我的话，做一个文官，对接受人们献的殷勤不应太拘泥，但是应该在自已感到很自然时就接受，不然就不接受。我不知道赫克托·罗斯在修道院花园的包厢里感到多么自然。

当罗杰采取对策时，同样荒唐的是认为拉富金勋爵能被一顿晚餐，或甚至一席专为招待他而举行的盛宴所收买。拉富金勋

爵在财力上足以支付他的晚饭，甚至豪华的宴席。然而，尽管他不喜欢接受招待，却还是接受了邀请。多年以前，当我为他工作的时候，我就已知道他是最坚强、最严峻的一个人。要想贿赂他，也象罗斯一样，谈何容易。在这些人周围，赤裸裸意义上的贿赂，我连暗示也都没有听到过一次，更不用说实行了。在我自己一生中，隔了张桌子公然试图向我行贿的情况，不多不少只发生过一次——但那是我在剑桥做教师的时候。这类事情在罗斯们和拉富金们看来都是不堪设想的，虽然有巨额的合同从罗斯和奥斯鲍迪斯顿手里流向拉富金，又有巨大的影响流回来。假使罗杰的政策得以通过，有一个巨额合同就将不再流向拉富金。这就是罗杰所以要找借口宴请他的原因——而说来也难以相信，我的借口是他六十一岁生日。

重要之点是拉富金来了。在道尔契斯特旅馆的顶层上，一簇人等候着他。在那热烘烘的、到处布置了花的房间里，门朝走廊开着，使人们能够看到拉富金来临，里面站着赫克托·罗斯、道格拉斯、沃尔特·卢克、劳伦斯·阿斯蒂尔、蒙蒂·凯弗、莱弗雷特-史密斯（新上任的驻议会次官）、汤姆·温代姆、一些议员、文官和科学家、罗杰的整套班子、实业家，以及甚至拉富金的几个竞争者。终于，象窥测到无敌舰队的第一张风帆一样，人们看到拉富金从总过道中转身过来了，他在寂然无声的走廊中走着，两边是他自己的两名人员，以及旅馆里的两个佣人，仿佛都是他的保卫人员。

当罗杰迎接他时，他说在顶层上迷了路。他说这话的口气，仿佛他迷路是十分为他增光，而又特别使其他一切人十分丢脸的。他站在那里喝番茄汁，四周团团围着吮吸他所散发的权力光芒的人们。其中有一个人，我以前就看见过他这样吮吸权力的

光芒；他这样做纯粹是为爱好而爱好，他是一家敌对机构里的高级职员，大概是销售经理之类。他秃头、面颊绯红、隐约有点象匹克威克的模样，他在大人物面前总是喜形于色，他在大人物说话的时候总是展颜微笑。我记得他的名字叫胡特。

当我们转移到餐室后，拉富金坐在罗杰的右面，他头发光洁、面容清癯，显得比席上大多数人年轻，虽然实际上他是在座中最年长的。就他们那世界的标准而论，他也是在座中最成功的。他是一位非国教派牧师的儿子，自已却发了大财。但是，所以使他对罗杰显得那么重要的不是钱，而一部分是因为集中在他手中的企业权力，另一部分是因为他这个工业巨头是极不寻常的。他从一届工党政府手中获得爵位，但他是那么地有权，那么地不偏不倚，所以连这一点也已经取得其他巨头们的谅解。他能干，技术上有远见，外貌淡泊，坐在罗杰旁边就仿佛他是个超脱于谈话的必要性的人物。要是我对他有所认识的话，只有一个话题上他会发现有谈话的必要：他不会超脱于摸索大臣对合同的意向。当他一旦（那不会是今天晚上）知道合同可能被取消时，那么他就将发现有必要谈谈，看大臣准备向他提出什么别的合同作为交换。我有把握相信，罗杰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准备进行这样的交易。只要把拉富金平息下来，其他同行业的巨头们就会失去他们最坚强的喉舌。这是最古老的策略之一。

拉富金的寿宴、那张巨大的桌子、那些花朵、玻璃器皿、五花八门的来宾——这一切都呈现一种非凡的喜庆气氛。拉富金是瘦削的禁欲主义者，他自已几乎什么也不吃——鱼子酱在他面前递了过去，鹅肝酱馅饼递了过去。他允许他自已喝了两杯浓浓的威士忌，那是在吃鱼的同时喝下的，此外整整一个宴席他都让它在他面前递了过去。同时，我在对面坐着，听到罗杰正着手

向他献媚。

外人听来，这种象挤牙膏似地挤出来的谄媚之词会显得很粗俗。我自己怕的倒不是罗杰做得过了头，而是还不够。拉富金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能干的一个，而且无疑是最有效率的一个。他坚强、敏锐、非常富于想象，而且就他自己的目标而言具有第一流的识人能力。然而，这些，所有这一些，都并不妨害他具有一种压倒一切、令人不敢相信的虚荣。在过去的日子里，当我拿他的报酬做他法律顾问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他自己手下的人员，个个都象小天使般向他唱赞美诗；然而即使他们，他感觉，也还忽略了他性格和业绩中的一些重要方面。我记得，我童年时代曾听到我的一些老处女姑姑们说，伟大的人物是从不喜欢听吹拍的话的。是呀，拉富金会使我的姑姑们大吃一惊。更会使她们吃惊的是，她们会发现，在我所认识的一些最有才情的人中间，他比别人更喜爱谄媚——但是超过的程度也未必很多。

拉富金听着对自己的颂词，脸上并不表露高兴的神色。偶尔，他还就某些事实对罗杰进行纠正——例如，罗杰提到他把经营范围从化学工业扩展到飞机制造是担了风险的，这时拉富金发表意见说："只要你懂得你做的是什么，那就不是什么冒险。"

"除了判断，一定还需要坚强的神经，"罗杰说。

"这倒是可能的，"拉富金回答。也许从他那小巧、清秀的脑袋的姿势，可以察觉出他不是不高兴的。

有一两回，他们相互问了几个严肃的问题。"别碰它。你想要补偿损失，结果损失将会更大，"拉富金说的口气，仿佛他是不会错的。而罗杰也象我一样，知道他是不常错的。

我猜不出他们彼此有些怎么样的感觉。拉富金的虚荣心从来不曾蒙住他识才的慧眼，所以我指望他也不大可能忽视罗杰

的才能。在罗杰为主宾的健康祝酒之后，拉富金起来作答，这时我感到鼓舞。他开始讲述自己生平的经历。这我已经听过好多遍了，但每次都标志着他产生了好感。

他是一个很坏的演讲人，而且还跟在一个很好的演讲人后面。他没有听众感，而罗杰的语气却是恰如其分的。这一切并不使拉富金担心。他站着，挺直而瘦削，象个青年人。他对自己演说才能的信心，温斯顿·丘吉尔也只有比较胆壮的时候才能企及。他一开头就对政府，特别对大臣略有微词。他告诉我们，假使他从来没有听信过一位大臣，他还会更富有一些。接着，他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左右逢源，精神上两面占便宜的天赋，补充说道，钱是他从来不在乎的。他只想尽到他的天职；而他高兴的是罗杰·魁夫已经了解他。

拉富金从来不转弯抹角或者弄虚作假。正象一个崇尚行动的杰出人物，他深信他所说的话和他所显示的善良意向。他用他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这点。他讲的总是千篇一律，而且同《我的奋斗》有一种古怪的相似，如出一辙。它包括五六段高度抽象的轶事，其中绝大部分，要是说它们有什么历史根源的话，都发生在他二十岁以前。有一段是这样的：年青的拉富金由家庭医生带领——为什么则并不清楚——来看一个开半工的工厂。"我当时当地就下决心，我自己有了工厂以后，都得开足全工。否则宁愿根本不开。就这么回事。"还有一段是我特别喜欢的，它讲的是稍为长大了一些的拉富金如何受到一位无名氏的自作聪明者的警告——"拉富金，你要失败的，因为你不愿记住，贪求全善全美会落得一无是处。"拉富金瘦骨嶙峋的脸上毫无表情，他阴沉沉地补充道："嗯，后来却反而是我不得不给这个家伙一笔津贴养老。"拉富金平生的经历，总是讲到他二十出头就结束了。这次

也不例外，而这意味着他只讲到宴席上许多人才生下不久的时候。不过他并不关心这些。他骤然坐下，脸上演足地狞笑着，把手臂交叉在胸前。

响起了谄媚讨好的大声鼓掌，胡特把手掌抬得比别人更高地鼓着，他容光焕发，仿佛刚听过世界闻名的女高音表演，正倾倒不已，认为要全场起立，大声欢呼才是。罗杰拍着拉富金的背。然而我却相当有把握地感到，他们两人谁都没有低估对方。罗杰见过的实权人物够多啦，不会被拉富金怪诞的一面所吓退。看来他们会取得一种工作协议，而假使真这样的话，罗杰就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个策略性胜利。

第十四章

在朋友们中间消受羞辱

拉富金生日后一周，我正站在美国大使住宅中拥挤不堪的客厅里，周围声浪起伏，震耳欲聋。玛格而特和我刚同科林伍德的外甥媳妇史密斯夫人谈过一两句话。我过去没有遇到过她。她是一个矮小而苗条的女人，皮肤黝黑而有一种文静的吸引力，不太爱说话。我冷漠地想到，为什么在议会的报道里已经好久没看见到她丈夫的名字？她刚从我们身旁走开，又有什么人在叫玛格丽特，而正在这大家挤成一团的情况下，我发现面前站的是大卫·鲁宾。

过了一会儿，我正在甩着手指恢复血脉流通，而他却带着阴沉沉的幸灾乐祸表情看着我。我刚要了杯加满冰块的威士忌，拿到手里，却没料到玻璃杯是那么薄，把我的手都冻麻了。正在这当口，有一位使馆的参赞向鲁宾走来，他是有意在找他，而不是在人群中随波逐流。虽然他同我很熟，他的态度却是拘束的。稍为讲了几句表示亲热的话，他就道了声歉，把鲁宾拖到一旁。

一时间我在酒会的人群中落了单。越过周围人的头上，我能看到亚瑟·普林普顿的亚麻色头发。那就是正在同法兰因斯·盖特列夫女儿交往的年青美国人。我抓住他的眼光，同他

打招呼，但是，他还没有穿过人群走来，鲁宾和外交官就已经回来了。

“最好也让刘易斯听听，”鲁宾说。

“反正过不了一个来钟点就满城风雨啦，”外交官说。

“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知情，”他回答说，“但是你们和法国人要进入苏伊士了①。”

他以美国方式发这个名词的音，把重音放在第二音节。

我顾不得语音上的细致区别。我咒骂起来。我们两人都深知我在公共场所是一个不露声色的人。突然间，他们却看到我发起脾气，所以感到不自在起来。

“你没有料想到吗？”

自从夏天以来，我就听到过种种预测，不过都认为是不负责任的猜测之词。“全能的好上帝呀，”我说，“我总该相信我们还有一丁点儿的理智吧？难道你不这么想吗？难道你认为清醒的人会把这样的事情当真吗？”

“恐怕现在你非得当真不可了，”那外交家说。

正在这时候，亚瑟·普林普顿参加了进来。他向那两个人打过招呼，接着就看着我，直截了当地问道：“出了什么事吗，先生？”

“是的，亚瑟，出了事。我们把我们宝贝的理智都丢光了。”

他是我的宠儿，今年二十三岁，是一个粗壮的美貌青年。等他年纪大些，他的颧骨会突出，光亮的蓝色眼睛会陷进；他已经

①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侵略埃及，数日后英法派兵重行占领苏伊士运河区。

比同年龄的英国人显得更坚强。他能干、傲慢，而且有一种令人喜欢的厚颜劲儿。他同时又是善于体贴人的，虽然在目前他所能想到做的，仅仅是给我再递来一杯饮料。

在半小时以内，他和大卫·鲁宾已经驶车带着我们夫妇俩离开酒会，而且在圣约翰林地的一家酒店里把我们安顿下来。我稍稍冷静一点以后，才理解到他们对我们如此激怒感到奇怪。但他们两个都是好心肠而且做事策略的人。他们希望我们会高兴一些。有一会儿，他们故意避开当晚的新闻；但是，看到这无非使我们更加心事重重，亚瑟这个年纪更轻而且更加直截了当的人，一头栽了进来。他问我们，最使我们担忧的是什么。

玛格丽特冲口而出说道："有什么东西不使我们担忧呢？"

在一瞬之间，亚瑟笑了。

她眼睛发光，脸一直红到头颈。这时候他理会到她甚至比我更强烈，更不妥协。

"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他们是废物，"她说，"我从来就不喜欢顺着他们鬼混，我但愿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

"我所希望的只是，"大卫·鲁宾带着忧愁而又讽嘲的微笑说道，"假使你们非得做什么不道德的事，就一定得想法把它做成。"

"这事情我们怎么做得成呢？"我大声说道。"你认为我们生活在哪个世纪？你认为我们用两个旅的力量就能把中东抓在手里？"

"我不知道我们美国将怎么看待这件事，"亚瑟说。

"怎么看待呢？"我怒气冲冲地问。

鲁宾耸了耸肩膀。

我说："各个国家，当它们在失去权力的时候，都会做出种

种蠢事。各个社会阶级也这样。有朝一日，你们也会发现你们处在同样的境地。"

"现在还没有，"亚瑟怀有信心地说。

"是的，现在还没有，"大卫·鲁宾说。

玛格丽特和我感到羞辱，而另两个则继续努力使我们高兴起来。在瞬息的超脱期间（这在当晚是不常有的），我想到他们的态度同人们可能期望的正好相反。大卫·鲁宾是一个世故很深，思想很复杂的人。他的祖父母出生于波兰，他身上全然没有英国的基因。然而，更加无批判地热爱英国的却是他。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他是最富有批判精神的人之一。他并不喜爱英国权威们摆出的屈尊俯就的态势，但他依旧同英国有着恋爱关系，这有一点象布洛津斯基这位他科学上的敌人。他恋爱着画册中的美丽的英国——远远超过了玛格丽特和我所可能达到的程度。而且，第一眼看来很奇怪的是，还远远超过了亚瑟·普林普顿，而他同我们一样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可以尽情享受巴塞特的款待，同黛安娜·斯基德莫的漂亮朋友们为伍，认识他本国和我国的特权阶层，然而他却对这些人都并不特别尊敬。

假使亚瑟是一个英国孩子，当两年前我初次遇到他的时候，我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判定他的身份。然而，既然他不是，就只能说显然他家境还宽格。后来黛安娜才告诉我，这么说只算得一种很含蓄的说法。黛安娜对他可能同佩内洛比·盖特列夫结婚的想法，并不表示热诚。黛安娜认为，同一个科学家的女儿结婚，不管这科学家有多么著名，总是一种降低身份的事。她正在想方设法，作出更加门当户对的安排。

虽然有这一切，而且可能正由于这一切，英国并没有给亚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那发生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夜晚，他满怀着

理想主义，真正的理想主义，诅咒着英国政府。我清楚地回想起，当他谈到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增加他自己财富的方法时，他所曾表现出的非理想主义，是足以使范德比尔特而船队长[1]相形之下显得过分拘泥细枝末节的。然而当天晚上，他的谈吐中却洋溢着希望和纯洁。

这些话使玛格丽特感到鼓舞，因为她的天性比我纯洁。至于我呢，我感到丧气。我回忆起当年在外省城市我们自己的圈子里所曾听到过的理想主义的激昂之辞，说话的也是象亚瑟一样优秀的一些青年人，而当时我们的希望更是革命得非亚瑟所能置信，同时却依然象他的希望一样纯洁。我沉默了下来，依稀听到亚瑟和玛格而特为一方，大卫·鲁宾为另一方正在进行争论，而且鲁宾的用语变得越来越精雕细琢，转弯抹角了。我向玛格而特示意，趁早离开。假使我再待下去，我只会变得更加消沉，而且喝得更醉。

当亚瑟看到玛格丽特和我准备离开时，一瞬间显示了"原罪"的闪现[2]。他刚才一些话可能都是怀着极端的纯洁说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向玛格而特献媚，劝说她邀请佩内洛比到我们的住所来作客，而同时仿佛偶然地也把他请来。我设想他是试图要使她摆脱她家剑桥住房的气氛。但是我当夜的感觉很颓唐，所以我不禁想到，正象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极富有的人一样，他这样做是为了省钱。

---

①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1794—1877)，为美国铁路运输业巨头，首建连接纽约和芝加哥的铁路。早年经营航运业，故称"商船队长"。

② 按基督教的说法，"原罪"是人类生而有之的内心堕落。

第十五章

自我辩解

星期天下午，玛格丽特和我在烟雾弥漫的秋季蓝天下步行向特拉法加广场①走去。可是走到草场街尽头就再也走不过去了。玛格丽特脸红红地回想起了她十几岁时参加游行的情景。她比我更善于追忆过去；她禁不住希望重温当年那种精神，正如同她总希望我们过去一起访问过的地方都能永远保持它们旧日的魅力。她不象我那样受已逝岁月的支配，然而我相信她却能够比我更轻易地使自己沉湎于往事之中。抗议的演说在周围轰鸣着。我们成了群众的一个部分，我们都融合在一起了。我已经长久没有成为群众的一个部分；在这一天，我的感觉是同玛格丽特一样的。

随后的几天中，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在办公室、俱乐部或者夜宴席上，情绪之激愤是自从慕尼黑事件以来在伦敦的这一部分所从未曾有过的。正象在慕尼黑事件时期一样，人们已经开始拒绝受邀前往可能发生争吵的人家。然而，这一次的分野线却有所不同。赫克托·罗斯和他的同僚，这些最上层的行政人员，绝大多数都曾是虔诚的慕尼黑分子。而这一次，尽管他们都是保守派，尽管在气质上和由于所受的训练他们都倾向于同政府保持一致，他们却无法接受。罗斯说的话就使我大吃一

惊。

“我不愿约束我自己日后的行动，我亲爱的刘易斯，反正我怎么行动，对于除了我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很快就将毫无意义②——但是我坦白承认，我看不出我怎么再能说服自己投保守党的票。”

他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这一次作出最后决定时，他所知道的情况比往常都少；但同时也因为他感到震惊。“我倒不在乎这些人”——他指的是政客们，而且这一次没有用假意奉承的字眼“我们的主子”——“在智力上达不到一定的高度。我试着使他们理解精确的话语和不精确话语之间的区别，毕竟已经将近四十年了。但是我确实在乎，而且可能过分在乎的是，他们所显示的判断力还不及同样数目的白鹦鸟。”罗斯愤愤地考虑着这一类比，而且看来认为它是相当贴切的。

他当时正坐在他自己房间里，在一盆插花的后面。他说：“告诉我，刘易斯，你同罗杰·奎夫是很密切的，对吗？也就是说，比人们意料中的一个文官（即令是有点非正规的文官）同一个政客（即令是有点非正规的政客）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

“多多少少是对的。”

“他是一定牵涉在里面的，你知道。或者你已有所闻？”

“一点也没有，”我说。

“谣传说他在内阁中提出了某种反对。我倒有一点好奇，想要知道实际情况。我见过许多大臣，在外面表现得勇敢异常，但是一坐到内阁的会议桌上，不知怎么就不这么坚定不移了。”

---

① 伦敦市中心最热闹处的广场。

② 罗斯意思是反正他即将退休。

在罗斯的语气中有一种新的刺耳声调。他继续说道："假使你顺便让蒯夫听到这么句话，可想而知会不无小补，你说：有相当数目的比较明智和负责的人感觉到，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是在疯人院里做明智和负责的工作。假使你传递这样的印象，不可能有任何的害处。而我将非常、非常之感激你。"

即使对罗斯说来，那天下午也需要以纪律约束自己，才做到克尽他的职责，做他的"明智和负责的工作"。

同时，汤姆·温代姆和他的后座议员朋友们却很高兴。"我感觉我终于能够抬起头来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说。在那些日子里我并没有看见黛安娜·斯基德莫，但是听到继的消息：整个巴塞特的圈子是坚定地支持苏伊士事件的。正当官员们瘫痪在他们的椅子里的同时，政客们却欢欣鼓舞起来。萨米金斯这一而不是离群的孤僻者了，他比他们中间的任何别人都洋溢更多的欢欣之情。对他说来，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在他所属的右翼集团中，他凑巧是唯一的一个亲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我不知道是否仅是一时的狂想，但是他已经提出申请，要在以色列军队中当一名军官，而且他对于能够在年龄太老以前痛痛快快再打一仗的前景，感到欣喜若狂。

在各个俱乐部里，新闻记者和政治评论家们传播着谣言。我们都处在轻信或猜疑的状态——因为在危机时期这两种心情是同一回事，正象在极端的妒忌时一样——不论什么事，都显得既可能又不可能。有些支持政府的人变得不太顺从了，我们听说。我亲自同凯弗和他的两位朋友谈了一席话，他们用的谣言同官员和职业性人物用的语言同样悻悻不满。"这是伊顿①和禁卫

① 参见第七十一页注。

旅的最后一次冲锋了，”一个年青的保守党员说。我们如何才能制止它呢？有多少内阁人员是反对的？某某是否准备辞职？最重要的是，罗杰做了些什么？

一天上午，趁内阁会议的间隙，罗杰把我叫去，以便就科学家委员会的事作一些指示。对苏伊士事件，他没有主动提一个字。我想，在这当口逼他谈是不会有好处的。没过多久一个秘书进来说：凯弗先生来访，大臣见他吗？

一提到这名字，立刻之间罗杰平静的态度就爆炸了。“我就不能有一分钟的安静吗？我的好上帝，你们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我一下？”

接着他就陷入了愠怒状态，说他太忙了，受的打扰太多，她必须找个什么借口。那姑娘还是等着。她也象罗杰自己一样，知道凯弗是罗杰那帮支持者中最有才能的人。她知道他是不应该被打发走的。最后，罗杰怀着极大的不乐意说道，看来还是让他进来吧。

我正准备朝外走了，可是罗杰却皱着眉头摇了摇头。凯弗进来时，头仰在他松弛而沉重的身体后面，眼睛在一对浓眉下闪闪发光。罗杰已经勉力装出一副随和的样子。首先言归正传的是凯弗。

“我们总不能再抱怨周围死气沉沉了吧，是吗？”

他说了几句这种亲热而又带刺的话，罗杰尽可以不予答复。突然间，凯弗停止了迂回。

“这件事情中还真有一丁点儿的理智吗？”他说。

“你盼望我怎么回答呢？”

“我是代表你的一些朋友说话，你知道，”凯弗说。“是不是有什么你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可以改变我们的看法呢？”

"我并不这么想，你这么想吗？"

"不，罗杰，"凯弗说，这时他已经丢开话语里的刺儿和挖苦意味，用权威性的口气说话。"我是在认真问你。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吗？"

一时间罗杰很友好和平易地回答说：

"没有什么会使你们改变想法的事情。"

"那好吧；你必须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这是愚蠢的。这是错的。最低限度讲，这行不通。"

"这算不得什么独创性的意见，对吗？"

当时凯弗和我都不知道（虽然事后我核对了日期），上一天夜里内阁已经得悉华盛顿表示否决。

"我相信这也是你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把这意见表达了出来呢？"

"你不至于盼望我把内阁中发生的事情告诉你吧？"

"你不是没有过给些暗示的先例，你知道。"凯弗沉下了下巴，带有一些尖刻意味地说。

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罗杰发脾气，除非是作为一个策略，现在听到这句话，他却发作起来。他脸色发白，嗓音变得沙哑而且窒息。他叫唤道："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并没有失去我的理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六八八年以来英国政策中最伟大的举动。亏你鬼摸头地想得出，会认为我没有看到你们所看到的一切！"他的怒火是丑恶而且粗暴的。他听不进别人的肺腑之言，也许特别使他听不进的是这些话出自一个象蒙蒂·凯弗这样聪明，这样能与他匹敌的人之口；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这还只是触发点。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罗杰叫喊道。"你想知道我在内阁里

说了什么。我来告诉你。我绝对地一句话也没有说。"

凯弗注视着我，他并没有被暴力所吓退，因为他不是一个感情冲动的懦夫。他是感到惊讶。过了一忽儿，他镇定地说：

"我认为你应该说话。"

"是吗？那么你应该学着点儿，对你生活的世界有些了解才是。"他转过来对着我。"你装作懂得政治是怎么回事！你也该学着点儿。我告诉你，我绝对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对于每走一步都得进行解释，感到烦腻、厌倦透啦。这就是你们大家所谈的政治。要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不会起丝毫的作用。一旦这些人撒起野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是的，我拱手让它过去啦。是的，我默认了这件事，而它比你们可能猜想的更无法辩解。你们要我解释，是吗？因为不管我说些什么，都不会起一点作用。只会意味着一个新手将失去他所拥有的一点儿信誉。我冒过险。你们都曾看见我冒过一次没有价值的险。"

他是指他那次保卫萨米金斯。他说这些的时候怀着切齿痛恨，仿佛是在谴责别人做的蠢事，或者比蠢事更坏的事情。"假使我对我正企图要做的事多少还有些用处的话，我就决不应该让我自己为了感到痛快而进行冒险。我只应该冒一次险。我已经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做成我打算要做的事。"

他出声捻了下他的手指，但不如平时那么惹眼。"假如我做不成我们认为应该做的那件事情，那我算计也没有别人会去做啦。为了它，我要作出许多你们这些有品格的人不肯做出的牺牲。我要牺牲一切无谓的抗议。我要让你们认为我是骑墙派、看风使舵。我要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不准备让你们俩来教训我，告诉我什么时候应该有高尚的行动。只要我能把那件事情办成，我在人们眼里是高尚还是卑鄙，都没有什么关系。我是在一条

战线上作战。这已经够艰苦啦。随你们说什么，都不会使我跑到两条战线上去作战，或者任何别的数目的战线，或者任何别的你们认为我应该去的地方去作战。”接着是一阵沉默。

“你倒说得轻巧，我可不这么认为，”蒙蒂·凯弗说。“找些理由出来袖手旁观，而这么做恰恰又是对自己有利的，这不是太轻巧了点儿吗？”

罗杰的脾气发得突然，退得也快。

“要是我有体面的理由可以保全自己，却自投罗网去找麻烦，那我无论对于你们大家，或者对于我所担任的工作，都是毫无用处的人了。”

对一个讲究行动的人说来——而他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其程度不亚于拉富金勋爵——罗杰是异常地依仗他自己的经验的。但当他这样答复的时候，我认为他说的话同其他我所认识的讲究行动的人和政客们并无不同。无论是学院里的政治家象我的老朋友亚瑟·布朗，或者国家一级的活动家象罗杰，都有一个共同的天赋，知道什么时候把自我怀疑的开关关掉，什么时候对自己不要吹毛求疵。这并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天赋；然而没有了它就不仅会给生活增加痛苦，而且会使人因此就输掉五成；象法兰西斯·盖特列夫之类感觉较纤细的人就发觉自己在这上吃了亏。

第十六章

进行谈话的借口

苏伊士事件的日日夜夜已经过去。蒙蒂·凯弗和另外两名低级大臣辞职离开了政府。有些晚宴仍旧以推托不去参加为上策。但是我却不能推托不去听吉尔贝在上院的演说。

这并不是一个为了戏剧性效果而安排的场合。懒洋洋地倚靠在红色长条椅子上的大约有四十来人，这里在彩色玻璃的光照下，加上王位周围金碧辉煌的色彩，整个厅堂显得比众议院更华丽，色调更富热度。假使罗杰没有叫我，我是不会想到来听的。政府发言人正就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的防务计划进行泛泛的谈论，他们讲话的那种为了起镇静作用而控制的长度，据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的判断是恰如其分的。反对党发言表示关切。有一个很老的贵族神秘地喃喃说着要使用骆驼。一个年青的贵族则就基地问题讲了一通。这时候吉尔贝从政府席的后排站了起来。他看来病容满脸，大概外貌比实际情况更差，我想。当时我产生一种想法，认为他正在竭力效仿老皮特①。但是我没有料到他有多大的能耐。在官方的情况发布会上，他讲话总是吞吞吐吐，效率很差的，多年来一直使我们很为难。现在代表他自已说话，他却说得滔滔不绝，而且无所禁忌，真象是一位他同代的演员在扮演锡德尼·卡顿②。

“我本想要穿上军装在诸位爵爷面前讲话，因为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和特权，”他以他那轻盈、响亮、笛声般的男高音告诉他们。“但是一个健康状况不允许他作战的人，是不应该穿军装的。”慢慢地，他把他的手放到心口上。“爵爷们，近日来我曾虔诚地祈愿我的健康能允许我作战。当首相——愿上帝保佑他——以我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事例为榜样，满怀不容置疑的正义感和凛然正气，毅然决策，以武力进行干预，保卫和平，保卫我们对苏伊士不可剥夺的权利时，我总算敢于抬起头来正视世界，而这是我近十年来从未能做到的。在几天的时间里，真正的英国人又能够正视全世界了。爵爷们，这是最后一次了吗？真正的英国人此后就不再有这样的权利了吗？”

这是吉尔贝勋爵习以为常的做作表演。而他这类做作的表演照例又是完全真诚的。

但是吉尔贝尽管真诚，却并不象表面看来那么单纯。这篇演说以对他自已的英国唱挽歌开始，但是一转就成了向撵走他的人们报复的机会。他并不聪明，但他有些狡诈。他得出了结论，政府内部苏伊士的敌人，也正就是他个人的敌人。罗杰曾经反对苏伊士事件的谣传在各俱乐部里不胫而走的时候，吉尔贝认定这些反对苏伊士的人就是排挤他的势力，而这个人就是策划者。正象别的虚荣而健壮的人一样，吉尔贝压根儿不会宽恕。这一次他也不想宽想。他以老资格政治家的身份说话，他不提罗杰的名字，但是表示对国家的防务，对想要使我们大家变软弱的“搞智力赌博的人”很不放心。“这是在背上插了一刀，”旁听席上有一个熟人在信封上写了这几个字递给我。

① 威廉·皮特(1708—1778)，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擅长演说。

② 狄更斯著《双城记》中的人物，为爱情与友谊而代人受诛。

吉尔贝正在收尾。"爵爷们，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有把握地对你们说，我们国家的安全掌握在尽可能最好的人手里。我夜里不能入眠的情况已经好久没有过。但是最近几个悲痛的夜晚，我都躺着不能入睡，惦念着我们是否再能有强盛的一天。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获得安全的途径。不管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哪怕我们要过赤贫的生活，这个国家也能够保卫它自己。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爵爷们，都已经接近我们生命的尽头。这对我说来是无所谓的，对我们大家说来都是无所谓的，只要到我们临死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安全的。"

再一次地，吉尔贝慢慢把手放在心口。当他坐下去的同时，他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个小药瓶。响起了"听呀，听呀"声①，在他周围的席位上还有一两声欢呼。吉尔贝拿出一颗胶囊，闭上了眼睛。在下一篇演说的过程中，他就这样闭着眼睛，手放在心口坐着。然后，向王位鞠了个躬，倚着一个较年青的人的手臂，他离开了议院。

我只好把这场表演向罗杰汇报，然而他听的时候却比听到别的消息时心平气和得多。"要讲要阴谋诡计，"他说，"谁都弄不过这些贵族，无论如何都弄不过的。你该看看我妻子的亲戚们是怎么干的。受中产阶级道德观的束缚要吃很大的亏。"

他说得很镇静。他和我都知道，从现在起，无论以个别人或以集团出现的敌人，都要抛头露面了。他说道，在任何象我们或美国这样的社会里，极右派必然地比极左派要强上十倍。在这以前他已经在观察他们。说话的不会仅止于吉尔贝一人，他说。

是的，说话的不止于吉尔贝一人，这在过了没有几天卡罗来

① 英国议会中习惯以叫唤"听呀，听呀"表示同意。

我们住所小饮时，她就向我证明了。她自已也象她的整个家族一样是支持苏伊士事件的。在诺思勋爵街的夜宴席上，她就公开表示过支持，而罗杰则很少说话。他们是分工安排好的，还是行动默契无需进行安排的呢？对罗杰说来，有一个妻子和一个按照党的路线说话的西摩①，是很好的策略。不过策略也罢，不是策略也罢，预先安排的也好，不是安排的也好，反正卡罗说的是自己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是没有足够的聪明来装假的。当卡罗同我说话的时候，她大胆地、猛闯地、天真地注视着我，我对她感到怒不可遏，但是我并不怀疑她的真诚。她是同吉尔贝一样的亲苏伊士派，为的也是同样的理由。不仅如此，她还坚持说罗杰的选民们也是亲苏伊士的，包括许多穷人在内。

她逼着我去看望他们，她是那么迫切地要带我去，以致我怀疑她别有用心。我终至扭不过她。十一月的一个下午，她驶车领我去她所谓她的"办公室"。我们没有多少路要走，因为罗杰坐的是肯辛顿区一个稳稳当当的席位。卡罗一路驶过女王门一带残存的名门府邸、私家旅社、公寓、寄宿房屋、学生们的宿舍，经过克伦威尔街的尽头和伯爵院②——那里熙熙攘攘的是一些无名的女演员、非洲学生和艺术家，大家都正把自已展览在秋天的阳光中，而且（我对卡罗指出）显然漠不关心吉尔贝所忧虑的事情，就仿佛他是一个日本的"诸侯"。卡罗只是说："他们绝大多数反正不投票。"

她的"办公室"原来在奥林比亚区附近的一条背街僻巷里，

---

① 即萨米金斯。

② 伦敦西部的地区名。

那是一条有着成排房屋的背街，就象我童年时回家路上所经常要经过的。每个星期一的下午，我了解到，卡罗总要在她一位选区“好友”的“前屋”里从两点坐到六点。那女人长得很高大，满口喉音根重的伦敦土话，她给我们沏了壶茶，同卡罗平起平坐，抚肩拍背，很为热络，她对于有资格用教名来称呼一位有称号的贵妇，不禁喜形于色。

这间房屋，这条街道，对卡罗说来不象是办正经的处所。这是选区中最不稳当的一端。席位是稳妥的，即使罗杰变了头大猩猩，肯辛顿那一端还是会把他选出来的。但是在这儿她却受到工人阶级的包围。在这些流离失所的穷人、流氓无产阶级中间，她可能捞到一两张选票；但是其余的人，则将以同样的英国人的不偏不倚性和冷漠迟钝，不断地投另一头猩猩的票，只要他是罗杰的对手。

卡罗坐在这狭窄、闷气的前屋里，准备同任何来访者作一连几小时的谈话。从窗口望出去，对面的房屋又近又难看，近得连门上木头的斑痕也能看到。卡罗的第一批来访者——也许称顾客还更恰当些——是一些保守党的支持者，他们都是靠小额私人积蓄或退休金过活的老年人，他们是从柯特菲尔花园或奈文广场那些高高的十九世纪房屋中单间住房里前来的，他们来这里——为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为了可以同一个人说话，我想。

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孤独的，空虚而且孤独，自己煮饭给自己吃，到公共图书馆借借书。有些是想要讲他们年青时的岁月、旧时的上流人物。在这熙熙攘攘的城市里他们是孤独得无可救药的，孤独，而且还担惊受怕。他们为核弹而忧虑；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会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但这使他们更不愿死去。“死亡怎么说也是件很糟糕的事，”一位三十年前曾经教过时髦的女

子学校的老妇人这么说，同时在脸上装出了淡漠的表情。我无法安慰她：死亡是一件糟糕的事，但是这样死法更其难受：担惊受怕、备受忽视，而且孤独。我无法安慰她，但是卡罗能够，不过不是通过看透她的心思，甚至不是通过同情，因为卡罗是同她兄弟一样勇猛的——而是通过一种伙伴式的态度：容忍、朴实，几乎有点冷漠，仿佛是说：咱们都是鄙俗的凡人，咱们的处境是一样的。

至于那些上流阶层的顾客，有的是怪僻而衣衫褴褛的，有的还强装着门面，然而他们都是当然的亲苏伊士派。那也并不足怪。当我听到后来来的一些人时，才感到更为奇怪。他们是从邻近一些街上来的，是些干完了一天活儿的劳动人民；只要你稍稍离开这座乱糟糟、闹哄哄的大城市繁华的核心区，你到处都能遇上这一类五花八门的人物；他们在地铁和小工厂里工作，他们买赌球赛输赢的彩票，在街上的经纪人那里买跑马票。他们是工会会员，投工党的票。他们是为了实际的原因才来这里的——绝大多数与住房有关，有时候也为了孩子上学。因此卡罗也表现得利索和务实：是的，这可以办理，不，那不行。

她对一两个人就明天的一场赛马透露了一些消息——说时她不是高高在上给人恩惠的态度，而是因为(假使这是可他的话)她自己对赛马这玩意比他们还稍稍更着迷些。她装出不偏不倚的样子，但是有一两次她提到了苏伊士，有几次别人也提到过。她说过的一句话是真实的：其中有好几个人决不会投"她的人"的票，他们会说他们是反对那些老板的——但是在此刻，他们困惑而怀有憎恨地站在她和吉尔贝的方面，而不站在我的方面。

当她道过再会以后，我们走出来，进入萧瑟的夜空；就伦敦而言，星星是明亮的，地下室的窗帘后面露出惨淡的灯光。街角

上的酒店挂着一串串的灯泡，有黄的、红的和蓝的。整条街道肮脏而安宁，平凡而欢快。卡罗执意要我一起回到诺思勋爵街去喝一杯。我知道罗杰在乡间作演说。我知道她是不至于这么喜欢同我作伴的。她心上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她把车子开得很快，在朝东回到西敏寺区的路上车辆不多。

"你瞧，"她说。她的意思是说她是对的。

我感到不高兴。我开始同她争论；这一个小小的选样什么也不能说明，这不是真正的中部或者北部的工人阶级。但是我不太有把握。有些政客从他们的选区里带回来的，也正就是她的这种报告。

"我希望他们对事件的结局都感到满意，"我说。"我希望你也感到满意。①"

"我们是应该把事情坚持到底的，"卡罗说。

"你们都把你们的指甲抠住了过去的时代不放，"我说，"凭上帝的名义，你们认为这会把我们带领到什么地方？"

"我们是应该把这事情坚持到底的。"

出于相互的容忍，我们虽然脾气都已经上来，但还是在她的客厅里坐着。她已经说了一下午的话，我老坐着作陪也感到厌倦了；但是她依旧坐立不定，很为活跃。她提到她的两个男孩，他们都在上预科学校。她带着一种微微的歉意说道，他们俩都不怎么伶俐。"我们家里的人，脑筋从来不太好使。"

我想象，等我走了她准会继续独自喝下去。她在这天晚上显得老了些，颧骨旁的皮肤发红而且粗糙。但是这对她的美貌

① 英法重行侵占苏伊士运河后不久，即由联合国进行干预，实行停火，并由联合国部队进驻。

并无妨碍，她绕屋子走着，显示的不是优雅的姿态，而是一个爱好身体活动的人肌肉中所具有的弹性和自信。

她回到沙发上，把双腿盘在身体下面，盯住我看着。

“我想谈谈，”她说。

“谈什么呢？”

“你早知道了，对吗？”她象她兄弟上次在他俱乐部里一样大胆地瞅着我。她继续说道：“你知道罗杰对这事有他自己的路线，是吗？”（她指的是苏伊士事件。）“你知道的，我也知道你知道，而且同我的情绪正好相反。好在现在都收场啦。无论我们曾是怎么想的，反正都白搭。现在我们得趁早撒手，重新开始。”

突然，她问我：“你近来时常见到罗杰，对吗？”我点头。

“我想你了解没有一个人能对他有任何影响吧？”

她大声放肆地笑了起来。

“我倒不是说他是个怪物。在家里，他什么都放手让我干，而且对孩子他也是很好的。但是一旦涉及外面的事情，那就是两码事啦。一旦涉及他要往哪里走，怎么个走法，那就没有一个人对他有一丁点儿的影响啦。”

她是以顺从的语气说这些的。在巴塞特，以及类似的地方所传播的流言蜚语，时常满有把握地说罗杰是听她摆布的。这部分地是因为她的外表十分光彩夺目，部分地也因为罗杰对她的态度是敬重而且骑士式的，正如那次萨米金斯的事情中所表现的那样。所以特别在卡罗那漂亮而富有的圈子中，消息灵通者用耳语传播的流言蜚语总是说，她是那双人档里的主子。

卡罗这时告诉了我，主子到底是谁。她说的时候，就仿佛自己也对自己的顺从感到奇怪。而且当她说的时候，也还有一种因为叫我抹了一鼻子灰而感到扬扬得意的意味，因为她坚持认为

我也是一个从属人员。她喜欢坚持这样的看法——因为外表看来象她兄弟一样冲撞、一样象个赌徒的卡罗，其他女人发牢骚说福气享尽了的卡罗，对她丈夫的朋友们却感到妒忌。

“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推向他不愿去的地方，”她说，“我想把这个讲讲清楚也好。”

“我同他一起做了一定数量的事情，你知道，”我说。

“我知道你们在一起做的是什么事情。你把我当做什么啦？”她嚷嚷道。“所以我才要找你谈呀。这一切将意味着什么？”

“我猜想，”我说，“在这点上，他比我更能作出判断。”

“我没有这么问过他”——卡罗的眼光是凶猛的——“因为要是你想要帮助他，那么你在他一旦拿定主意之后就决不能再问他这些，甚至想都不能想——但是我怕他难免要倒霉。”

“这是一场冒险，”我回答道。“但是他是睁开了眼睛走进去的。”

“是这样吗？”

“你是什么意思？你不相信他正在做的事吗？”我问道。

“我只得相信咯。”

“那么……？”

“我无法同你争辩。我知道的不够多，”她说。“不过我要听从我的本能，而且我认为他要不倒霉，连对半的机会也没有。所以我要请你做一桩事情。”她说话时用的不是友好的口气，而是满怀着激情。

“什么事情？”

“长远说来，他要怎么干总会怎么干的。这我已经向你说得够明白啦。但你和你的朋友可以使他感到为难。别这么做。这就是我要请你做的事情。我要你给他回旋的余地。他可能会需

要体面地从这整个儿的事情中脱身出来。只要他做得及时，这是没有关系的。可要是他陷进去，一直陷到了脖子，那他就可能毁了自己。我告诉你，你和你的朋友一定不能使他感到太难于脱身。”

她在智力上并不比萨米金斯更强些。她除了风行一时的回忆录外，很少看什么书。但是对于这高层政治的游戏，她知道得比我多，可能比罗杰本人也更多。对她说来，这就是一场赌输赢的游戏。罗杰是否需要放弃一项政策，这是无所谓的。有关系的是他高升的机会是增加还是减少。对这一点，她是极端关切，极端忠诚不移，她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倾注于此的。

这以前，我正变得对她越来越冷淡了。但是突然间，她的忠诚的激情感动了我。

我说，整个战役都操纵在他手里。他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不可能不嗅到危险。

“你必须想办法给他开些方便之门。”

“我并不认为你需要担心——”

“你怎么能盼望我不担心？要是这事弄糟了，他会怎么样呢？”

“据我认为”——我现在已经说得很温和——“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即使那样，他也会卷土重来，我有把握他一定会的。”

“我看到过多少未来当首相的人才，”她说话时嗓音中也已不再有尖刻的气息。“都或者搞糟了件什么事，或者在这里那里迈错了步，他们事后都是够痛心的。丢掉一个灿烂的前程，这该有多可怕。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忍受得了。”

“假使他必须忍受，”我说，“那他当然会忍受。”

“他决不会满足于二等奖。他会闷出病来的。你承认不承

认？他是生就的顶峰人物，任何别的职位都不行。”

当她睁大了毫不羞惭的双眼瞅着我的同时，她全身心地专注在他身上。接着，突然之间这种亲切和专注的气氛一下子都消失了。她朝后仰起头尽情地呵呵大声笑起来，说道：“你能想象他甘愿败下阵来，安心当起新西兰的总督！”她又开心了，再一次为自己斟了一杯。

我对卡罗所描绘的最终遭失败受委屈的画西，感到饶有兴趣。

过了不一会，我说我该回家了。她坚持地、唠唠叨叨地劝说我再待一刻钟。虽然我们现在关系好些了，她依旧不喜欢我。无非是因为丈夫不在，孩子们不在，她感到闷气。正象黛安娜和其他富有而美貌的妇女一样，她不能忍受气闷，所以最靠近她的人就应该付出代价。当我拒绝留下时，她感到生气，不过已经开始想到，还不如把时间赌掉倒可以开心一番。当我离开的时候，她已经在到处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试着安排打一夜晚的扑克。

第十七章

猜疑的开关

我对卡罗说了：罗杰这样一个好的政治家不会不嗅出危险。事实上，善于嗅出危险的鼻子，在政界的角斗中是最有用的单项天赋。不过你不能因此根本不敢再有所作为，这样那天赋就成为最没用的了。当年冬天，当别人还在为苏伊士事件头晕目眩的时候，罗杰已经在估量着一年之后的对手、批评者和敌人。到那时候，他的政策将亮出来了。比较策略的做法是让拉富金之类的实权人物直接从罗杰嘴里首先得到一些提示。所以他耐性地陪着他们在外面吃饭，点滴地说一些给他们听，偶尔还经过仔细盘算装作坦率大放一通。

我出入于白厅街和各个俱乐部，对这一切所引起的反响，也时有所闻。我甚至还听到拉富金勋爵的一番称赞，他说："是呀，考虑到他是一位政客，你不能说他完全是个傻瓜。"这番估价无论在形式成内容上都使我想起"新批评派"，然而却是我记忆中他赐予任何人的最高赞许，当然他本人是唯一的例外。

将近十二月底的时候，罗杰把这样一项先发制人的行动交给我办。科学家们的报告已经拖延，但是我们知道，新年以后很快就会交出；我们也知道内容将包含些什么。劳伦斯·阿斯蒂尔和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在细节上将有所分歧，但从大体上讲，

除了布洛津斯基之外，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而布洛津斯基则自始至终抱着牢不可破的信念，断然认定自己既正确而且必须独占上风。很清楚，他将坚持写少数派报告。

我的工作，罗杰说，是向他暗示一下未来，安抚他一下，同时又警告他，目前他不能指望得到多少支持，政府不能为他做很多事。

我自己的鼻子因嗅到危险而抽搐了一下。我至今还在责怪自己，当初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问我的时候，不该没有对他直言相告。我想现在对布洛津斯基要坦率是对的。但是我确信应该由罗杰来做。

罗杰既烦躁又疲劳过度。当我说我不会取得任何成就时，罗杰回答说我一辈子做的就是这些事。当我说布洛津斯基是个危险人物时，罗杰耸耸肩。他回答说，谁也不可能是危险的，除非他代表着什么东西。他，罗杰，已经在照料企业界和军方。布洛津斯基只是个孤家寡人。“你是怕他来上一点脾气吗？我们将要遇到的事会比这更坏得多，你知道。你难道要把所有一切都撂给我？”

在我们之间，这是最接近吵架的一次了。我离开他以后，给他写了封信，说道他错了，我不准备和布洛津斯基谈。我怀着一种迷信的感觉走向窗口，接着又回到桌旁把信撕了。

在圣诞节的前几天，当科学家开过例会以后，我试着寻机同布洛津斯基单独说话。沃尔特·卢克已经同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和同斯蒂尔一起离开；皮尔森将要搭乘晚班飞机去华盛顿，这是他懒洋洋地每两星期一次照例要做的。所以我正好有机会请布洛津斯基同我一起去雅典娜神庙俱乐部。我们在寒气袭人的冬夜里沿水塘边走着。黑色的湖水上飘浮着一片雾气。我听到

有一只飞禽在泅水，先是急促的飞行，接着扑通一声。这时我说道：

"你认为进行得怎么样？"

"什么进行得怎么样？"布洛津斯基以他深沉的、发自胸腔的嗓音，象惯常一样地称我为"刘易斯爵士"。

"你认为委员会进行得怎么样？"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三个人"（他是指卢克、法兰回斯和同斯蒂尔）"一起离开？"

在这空荡荡的公园中，他用的几乎是耳语。他的脸向着我，他的大眼睛里闪耀着猜疑的光芒。"他们一起走，"他自我回答说，"是为了继续起草文件，免得有我在那里进行干扰。"这是很有可能的。即使不可能，反正他也会这样想象。

"你以为我会对委员会感到高兴吗——？"又是那深沉的低音，又是那牢不可破的客套。

我们在沉默中走着。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到了俱乐部，我把他带到楼上的大客厅里。在那里的阅览桌上，放着一本候补会员录。我想，让他看看这本候补会员录可能会使他软化。因为他的名字就在上面：我们都签了名表示支持，法兰西斯、卢克、同斯蒂尔、奥斯鲍迪斯顿、赫克托·罗斯，反正我们大伙都在。大家不知怎么地都知道他渴望能成为一个会员，都知道他迫切地关注着这一点。我们正在极力想办法。这不仅是为了软化他，使他保持安静，而且我想部分地还为了一个与此完全无关的原因：尽管他性格很强，尽管他表现出偏执狂，他身上却有一种令人感到凄然的东西。

不，不是"尽管他表现出偏执狂"，而是正由于他的偏执狂。甚至对坚强而有经验的人，偏执狂也有一种催眠的作用。在我早

年的生活中，曾经在乔治·巴桑的性格上首次体会到这一点。他所以能够吸引青年人，不完全由于，甚至主要不是由于他的慷慨、他的大气球般的伟大梦想，也不是由于他性格的强有力，或者他激情的令人生畏。他的吸引力在于：当他一阵阵感到猜疑，感到上当受骗，感到被迫害的时候，他是赤裸裸地面向世界的。他呼吁而且获得同情的方式，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决计办不到的。我们的行为可能更好，我们可能无可比拟地更需要帮助，我们甚至可能是真正凄惨的。然而，我们决不会象乔治·巴桑之类的人那样以一种由于显得天真无邪、正直不污、无力自卫而给周围的人以一种启示，使他们深刻体会到悲怆感。

布洛津斯基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我曾对罗杰说过布洛津斯基是一个危险人物；这是一个一般而言的评语，属于我应该经常有意识记住的警告之列。然而现在坐在雅典娜神庙俱乐部会客厅的底部，看到他的眼睛瞟向候补会员录，我想到的不是警告；我能够感觉到他又受到了一阵猜疑的侵袭，又经受到了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意识：他一心只想挤进特权人物的行列，而他们却合谋着要把他排斥在外。人们的本能冲动是要使他好受些，甚至我也是如此。应该向他表明，并不存在针对他的阴谋；应该伸出手来帮助他。我发现我甚至希望俱乐部的委员会优先通过他。

我请他饮酒，他却只要了半杯雪利酒，小口啜着，同时用疑问的眼光瞅着我喝下一杯威士忌。对象他那样魁梧和男子气概的人而言，他的一部分习惯是异常老小姐气的。我说："大臣对你在他的委员会里所做的工作很为感激。你知道他有多么感激，对吗？"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布洛津斯基深有所感地说。

"我确信，"我继续说道，"政府不久就将对你有所表示。"

我知道正在作出安排，在六月份的荣誉名册里给他一个不列颠帝国骑士勋章。我同罗杰预先商定，由我先向他暗示一下。

布洛津斯基目光柔和地瞅着我。对于某些白厅街的政治，他懂得比大多数英国人更多；但是对这些授予荣誉的礼仪，他却感到迷惑不解。他猜不出，罗杰或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或任何别人，在这里起些什么作用。另一方面，他却作了一个非常英国式的答复。

"我是否得到承认并没有关系。要紧的只是我们做正确的事情。"

"大臣对你提的意见极为感激。我知道他还想亲自对你说呢。"

布洛津斯基向后靠在皮椅子里，他那宽阔而厚实的胸部凸了出来，象一个歌唱家一样。他那宽阔而呈盾形的脸，因沉思面绷得紧紧的，披下来的土灰色头发触到他的眉毛。我猜想，他依旧惦念着人们正在背着他起草报告。然而他是高兴的。他谈到罗杰时，把他当作一个他所信任的、有权力的朋友。他同我坐在一起，仿佛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当然是等而下之，但还是有权力的。

"快到时间了，"他说，"大臣也该拿出自己的主见来了。"

我谨慎地摸索着前进。

"当然，"我说，"任何哪一位大臣，真正能按着自己的意旨办的事是很有限的。"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说道，"你不能指望有奇迹发生。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我确信你早就看出了，而且他还准备做绝大多数大臣所不愿做的事情。但是，你也知道，除非他在各个层次上的

同僚都支持他，他做不出多大事情来。他只能做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做的事——而不仅仅是他自己认为应该做的。”

他眼珠的虹膜周围有一个白圈。他睁大了眼睛盯住我动也不动。他说道：

“我还是不懂得你是什么意思——”他又一次地连名带称号叫了我一声。“或者，至少说我希望我并不懂得。”

“我是说，一个大臣自由行动的余地是很小的，小得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我可以想象，可能是这样的。”他的通情达理显得有些夸张，而且他又一次地乐观起来了。“但是让我们谈谈现实的例子吧。有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我们今天下午就讨论来着。要意见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总会有分歧，有些科学家抱盖特列夫的观点，也有些赞成我的。我说得对吗？”

“到目前为止还谈不上一致意见，是吗？”我是在试试讽刺能有什么效果，可他绷着脸已经接下去说了，就仿佛我们已经取得共同意见：

“那就好啦，在这种情况下，大臣就可以选定一方施加他的权威；我又没有说错，对吗？”

“在某些情况下，”我回答道，“他可以这样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投入了全部的性格力量，企图压倒我。然而看他的表情，却仿佛一切都很简单，并不存在困难，他的朋友，包括我在内，自会给他以他所盼望的东西，就仿佛在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失望这样的东西。

我搜索着该用什么措简。最后我说：“我以为你不能把希望都放在这上面。”

“为什么不能？”

“我作过解释了，大臣是非听取顾问的意见不可的。你向他提的是一种意见。但是——你也知道，对吗？——压倒多数的意见是同你断然相反的。大臣没有办法硬说赞成和反对双方大致相当，继而径自作出决定。”

“我想我懂得了。我想我清楚地懂得了。”布洛津斯基厚实的手放在大腿上，眼睛盯着我。他的脸没有变化，但是他眼睛里燃起了火。起的转变是彻底的，就仿佛在一瞬间他头脑里猜疑的开关给打开了。在一秒钟以前还是一片清澈，美丽而且富于期望；现在却是一个敌人的样子。

“你懂得了什么？”

“这很简单。这是不让大臣自己拿主意。那些科学家是由别的官员精心挑选的。肯定是的。他们建议他们的，我建议我的。然后别的官员把大臣包围起来。他们横加挑剔，不愿意让人讨论这事情。当然他们是不愿意的。我看出了，你们要我懂得的是什么。”

“你不要去寻找阴暗的解释。”

“我没有去寻找。我不得不看到。”

“我不预备听到这样的暗示，”我说的时候语气也硬起来了，“说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你真的相信我的同事们要欺骗你吗？”

“我不是说你的同事。”

“你是指我吗？”

“我相信有这样一句成语——假使绷子正合适，那就戴上吧。”

我原来变成了织网的蜘蛛，迫害他的根源。谁也不喜欢受人仇视；绝大多数人都害怕仇恨；当我们面对着仇恨时，我们感到

深入骨髓的难受。但是，把我当作敌人，还比把罗杰当敌人好些。

我说话时只得装作受些侮辱并不在意，就仿佛我并没有自己的脾气。我想要进行反击，而且干得比他更出色。象他那种性格，同我的性格本是水火不相容的；即使他不发动进攻，他也会诱使我说一些强硬的话。但是，我是在完成一桩任务，有些事情都成了我负担不起的奢侈品，特别是顺着性子办事这一点。所以我象一个中年的公务人员那样说道："我再说一遍，大臣对你在这项工作中所作出的努力十分感激。我想我应该说，他对你有非常高的评价。"

"我希望你是对的。"

"他十分明确地这么表示过——"

"我希望你是对的。"突然间他满面春风，仿佛在我背后看到了什么。"那么我以后直接找他去。"

"那可能办不到，假使他不空的话——"

"办不办得到，"布洛津斯基说，"要由大臣来说。"

他装出礼节周到的样子，询问我圣诞节打算做些什么。他摆出庄重的姿态，对我的款待表示感谢。我把他送到楼梯头上，他的大手把我的手紧紧握住。我西进会客厅里，背对着炉火心不在焉地站着，也没有注意屋里的熟人。我对罗杰很生气。他应该亲自来传达这条消息的。

有一个愉快的小老头拍了拍我的手臂。"我看到你躲在那里"——他指着房间的底部——"同那搞科学的家伙在商量些什么阴谋诡计。"

"噢，是吗？"我说。

"谈点本行吗？"

"谈了点本行，"我说。

我是在想，我怎么才能处理得好一些。有一点是清楚的：实际上我处理得不能再坏了。我不知道布洛津斯基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

我让一个人把我缠垮了。这是愚蠢的，而目前我站在雅典娜神庙俱乐部的炉火前，这更显得是不合比例的。

半小时以后，在我自己住所的客厅里，这就显得更其愚蠢了。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已经先我来到，他是来吃饭的，饭后就要乘晚车回剑桥。他正在同玛格丽特说话。玛格丽特很喜欢他，一是因为她看到他方面也有相应的好感，同时也因为她景仰他的为人。在他的生活中，同她一样，极少有躲躲闪闪的事情。他们俩知道怎样用简单的语言同对方说话，不必使用什么附加语。

房间里很光亮，墙上的图画显得很有生气；这样一个家我年青时曾认为自己决不可能拥有。我提起我同布洛津斯基吵了一架。玛格丽特微笑了，她是笑那争吵的地方竟在这个我难得去的俱乐部，而不是我常去的那一个。法兰西斯则感到不耐烦。他只想把那报告越早送给罗杰越好；至于布洛津斯基这个人，他看不出他有什么相干。而我现在在自己家里晚饭前喝着酒，我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相干。

法兰西斯关心的，是另一件很不相同的事。我到后不久，就有一个年青人和一个姑娘走进屋里，两个人都是脸红红的。那年青人是亚瑟·普林普顿，他一进来就张罗着斟酒的事儿。他让玛格丽特安心坐下，自己却端了一个叮叮当当作响的盘子，轮流给我们杯子里添酒，嘴里把法兰西斯和我称作爵士，态度上混合着尊敬和鲁莽。姑娘是佩内洛比，法兰西斯的小女儿。

她年龄十九岁，但是看得更大些。她比父亲更高，长得端庄

典雅，有一种朝气焕发的美。她生得同父母都不太象。这种格调的美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谁也无法解释；要是我不知道，我再也不会想到她的母亲是犹太人。

亚瑟已经如愿以偿。他很容易地就说服玛格丽特邀请他们俩来同我们住一个星期。我们反正有的是地方，因为我们自己住的一套房屋之外，现在又添了一套。但是佩内洛比接受这邀请却不太容易。法兰西斯往常对儿女们的恋爱和婚事一直是很感到欣喜的，然而这一次却似乎并不如此。事实是，在亚瑟钻进了他的家庭之后，曾有人告诉他，那青年人十分富有。这可是法兰西斯所不喜欢的；或者不如说，他内心是喜欢他们俩结合的，不过就是不愿让任何人看出他是这样想的，甚至包括他的老朋友在内。他甚至不愿意一般地邀请他一下，以免显得在鼓励自己的女儿嫁阔丈夫。他年龄越大，变得越加拘泥细节了；他具有英国职业阶级全部的顽强自豪感，再加上了他自己的某种东西。

这一切使我感到有趣，因为我是当我们两人都还年青时就认识法兰西斯的。我曾看到他不象现在这样正统，看到他既恋爱结婚，又攀上了一门富有的人家。看到他不顾禁忌，身为基督徒却娶了一位犹太姑娘。我也曾看到他不象现在这样道貌岸然。五十岁以后的他，在其他人眼里也正象他和我眼里所看到的我们年青时代的一些显贵人物——法兰西斯·盖特列夫爵士，他是高度原则性的、高尚的、举止庄重的，有一点拘谨，而且，是的，有一点古板。我却无法这样看待他。即使他举止生硬呆板的时候，我也还能听到另一个时代钟声的回响，而且这种回响是当我们同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们在一起时，谁都不免会听到的。我听到的是我们俩曾经在一起行走过的空旷寂静街道上的“夜半

钟声”。

这些都没有阻止玛格丽特和我揶揄他说，他表现出的古板拘泥是可笑的，同时也没有妨碍我们把亚瑟接到我们家里。佩内洛比正好是我的教女，我是喜欢她的，但是在这一对中更有趣的是亚瑟。

在当夜的饭桌上，他有两个目标。一是专注地聆听谈话。使他惊讶不止的是发现法兰西斯爵士身份如此显贵，在家庭生活中如此严谨，而一谈起世界大事，按美国的标准看来却是一个狂暴的激进派。这使亚瑟越听越想听。使他感到震惊，而且给他一种富有刺激的犯罪感。这倒并不是说，我想道，法兰西斯、玛格丽特或者我听说的任何话会对他起到百分之一的影响。但是我又怀着一种冷酷的满足想道，让他听听我们把共产党人也当作人来议论，反正对他也不会有害处。

亚瑟的第二个目标可就不这么与智力有关了。他要把佩内洛比带走。到晚饭快结束的时候，法兰面斯已经在看表了。他一会儿就得去利物浦街上车。假使亚瑟再等上半小时，他和佩内洛比就能一声不响地溜出去。但是亚瑟是一个热血方刚的青年人。

“法兰西斯爵士，”他说，“我们得先走啦。我得说，这夜晚过得真好。”

“你们到哪里去？”既然法兰西斯不回答，玛格丽特只能这么问。

“佩内和我要到一个地方去跳舞。”

他们两人都等着。佩内洛比素来是沉默寡言的，她脸上有着一种内向的微笑。

亚瑟接着说，他们可能晚间来，而且向玛格丽特要了把钥

匙。

"我会使她平安回来的，"亚瑟对法兰西斯说。

法兰西斯点了下头。

"而且我会及时送她回剑桥过圣诞节，"亚瑟接着这么说，他的语气有点象丰子似的，而且他自己也意识到。

为了不让亚瑟继续作弄法兰西斯，我接嘴说道，我们可以一起去剑桥。因为按照每年的老规矩，我们将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同我兄弟马丁一起过圣诞节。

法兰西斯重又恢复了他的权威，请我们在节礼日① 到他家去。那天将有一个大聚会，包括法兰西斯的孩子们，两个孙儿，还有马丁一家和我们一家。

在这一瞬间，亚瑟露出了恳请的神情。他也想受到邀请。法兰西斯是知道的，他从他那高耸的、吉诃德式的眉毛下面瞟了他一眼。亚瑟可能是顽固的，但他遇上了另一个顽固的人。这一回主动掌握在法兰西斯手里。他没有动摇。他不邀请。他有礼貌地说道，再过五分钟他就得走了。

亚瑟迅速振作起精神，站了起来。

"我们也得走啦，来吧，佩内。这是个很好的夜晚，法兰西斯爵士。"

他们对玛格丽特说，明天他们不吃早饭了，上午晚些的时候同她再见。亚瑟向法兰西斯道过晚安，佩内洛比吻了他。接着他们就走出去，显得是很漂亮的一对，他们怀藏着他们的秘密，露出的只有幸福，充满着生命的自豪，充满着愉快。

---

①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按习俗要在该日向邮递员等送节礼，故名。

第十八章

祈求好运时的欣喜心情

一月份一个晴朗的上午，我办公室里的电话不断响着。我是不是知道，谁将是新的首相？有谁知道吗？有没有谁被召进宫了？在白厅街，在财政部大楼这座迷宫里，人们到处在传播着流言蜚语。对有些人说来，特别对罗杰之类的大臣，这问题的答复是至关重要的。对一两个人说来将是决定性的。在罗杰的圈子里谁也不知道情况将如何。这次的辞职，大家都没有准备。现在有人支持大法官，有人支持内务大臣。在道义问题上动了感情，造成很大的损失。

吃过午饭，我们听说查尔斯·兰顿受到了召见。象这种平步青云的情况已经三十多年未有过。到那天下午将结束的时候，一些处于高位的人已经在发现兰顿身上迄今未被普遍注意的优点。他是一个中等地位的大臣，战后曾经短时期掌握过赫克托·罗斯的部。他现年五十五岁，做首相还算得是年轻的。他的职业是律师，人们还评论说，自从迪斯雷利② 以来，他还是第一个没有殷实财产的保守党首相呢。他为人开朗，身体健康，没有架子；他外貌和蔼可亲，而且稍稍有些猪相，只是正象一位政治漫画家和灵巧的摄影师所喜洋洋指出的，他生来就在眼眶下耷拉着肿眼泡。罗斯说："无论如何，我亲爱的刘易斯，我们这次不至

了被万丈光芒弄得眼花目眩了。”

罗杰什么也没有说。他在等着瞧，影响力在什么地方。在伦敦的通讯网络中，关于首相的信息开始象计算机上的灯泡一样闪耀。他听谁的话，他在什么地方度周末，他深夜常同谁一起喝一杯。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罗杰和他的朋友们弄清楚了一点。首相有一个心腹。这事情本身不足为奇：绝大多数坐“第一把交椅”的人(这是某些人喜欢用来称呼首相的用语)都有这样一个心腹。但是当他们获悉这心腹是谁时，事情就有点新奇了。因为这人是雷金纳德·科林伍德。

从外表说来，这两人并无共同之处。科林伍德是高傲、不合群、暗地里自尊自大的——而首相却随和而且有意地显得很平凡，仿佛他的野心就是要戴了圆顶硬礼帽坐在从珀利② 开来的火车里，一切都显得挺自然。

然而事实还是如此。一时间，搬弄流言蜚语的人们纷纷预言，那些显然被科林伍德看中了的大臣要走运了。这些人还一致同意，罗杰的股票看跌。

这一切听来都非常接近实际情况。我还听到卡罗亲口说过，科林伍德从来就跟她家搞不好。他觉得，她那一家人太时髦，太高层。科林伍德自己尽管在高层度过了许多时间，但他并不表示赞赏。至于罗杰，科林伍德同他毫无交往。他们甚至没有在一起喝过一杯。十二个月以前的那个周末，当他们在巴塞特会面时，他们象两个很疏远的相识者；而就在那一次，罗杰无意间，

---

①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两度任首相。

② 伦敦南郊地名，坐火车上班的一般为商人、自由职业者等中产阶级人士。

或者说有意找上来吵了一架。

可是不久谣言开始变得模棱两可起来。蒙蒂·凯弗重又进入政府任职，而且升到了正部长级。评论家又一次地忙活起来。这是对罗杰的一个姿态吗？或者首相是不是在笼络两头反对中间？或者（这是更巧妙的花招了）他是不是赶在打发掉罗杰之前向本党的左翼表示，他并不是反对他们？

委任凯弗后的几天，我正坐在冠丛街的理发店里，耳边却响起了气喘吁吁的耳语。"嗨，你说明天晚上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后，又听到了一些情况。看来罗杰已经接到召唤去赴一席私宴。关于这次私宴，好管闲事的人象我的这位报信者，已经开始有所获悉，参加的人除了首相和科林伍德，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客人，地点就在一所老式旅馆中科林伍德的套房里，因为他不喜欢保守党的一些俱乐部。

"哼，他们要对他说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属实。我的报信者是一个对于传播流言蜚语怀有无私热情的人。当我在阳光下沿着街道走去时，我豁然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老话：此番的消息"并无特别可靠的权威性作为依据"。

然而它却是真实的。没有超过四十八小时，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卡罗打电话给玛格丽特，问她当夜他们俩能否来我家吃晚饭，不要旁人，就我们四个。

他们到得很早。太阳还高高地挂在海德公园上空，当卡罗对窗坐下时，照得她眼睛也睁不开。她眯缝了眼睛、吼叫着要玛格丽特给她来一杯饮料，不过首先还得给罗杰一杯。罗杰几乎一言不发，而卡罗却象在自己家里当家作主一样的口气。但是

玛格丽特比我更喜欢她，也更能同她相处得来。

过了不久，他们俩并肩坐在沙发上，突然间大家都沉默了。

我对罗杰说："那么说来你昨天晚上见到他们咯，是吗？"

"要不的话，"卡罗说道，"你们想我们干吗要这样找上门来呢？"

罗杰坐着，两眼茫然地注视着壁炉上方的图画。

"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他咕哝着，仿佛他非得强迫自己才能开口。

我感到摸不到头脑。他不是因为玛格丽特在场而有所禁忌。他知道她是象我一样谨慎的，可能还更加谨慎。同她在一起，他和卡罗都感到安全，他们是信任她的。

罗杰举起他的双手，抹了下他的眼睛、前额和太阳穴，象一个人在试图使自己清醒时所作的。

"我不知道，"他说。他俯身向前，说道："是这么回事：假使要我说今天晚上的情势怎么样——那么我得说，这事儿已经在我的手掌之中。"

他说话的口气是现实、清醒，而又迷惑的。听起来仿佛是他不要我们，也不要他自己看到他感到很高兴。

"这不是好消息吗？"玛格丽特说。

"我不能相信，"罗杰说。

"你知道，你能够相信的，"卡罗温柔地说。

"你们都得记住"——罗杰谨慎地说道——"在最上层事情变起来很快。现在我受宠啦。然而可能维持不了一年。到时事情就可能向相反方面发展。记住你的叔叔，记住他的遭遇。你应该知道作怎么样的期待，"他对卡罗说。"刘易斯和玛格丽特也应该知道。他们见得够多啦。谁知道呢，我今天晚上是在山顶

上。明天就可能开始走下坡路，或许现在就已经开始。我们都得记住这点。”

多血型的人向别人作出这种严肃的警告，是因为他感觉应该告诫自己。罗杰说得很谨慎，富有政治家风度，很有智慧；他努力要做到这些；然而在他的深心，他一句也不相信。在他迷茫、苦恼的表情后面，他由于满怀希望——或者说几乎是由于希望已经实现——而激动万分。在当天晚上，他有时候感觉到想做的事情已经做成。还有些时候他已经在跳过一步想下下一个职务。

然而，整个夜晚他的谈吐都富有自知之明，就仿佛他已经把自命不凡的抱负搁在一边，几乎象是泄了气似的。取得了成功，或者说预先尝到了成功滋味，却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是很古怪的。

在吃晚饭以前，我们久久地坐着喝酒。是的，他前一夜受到的款待是事先所不敢想象的。首相对他亲切热诚；当然，亲切热诚是首相的看家本领，所以算不得什么。不过他保证要支持罗杰，这多少是够意思的。至于科林伍德，他特意不怕麻烦地作出友好的表示，而正因为他从来不屑于，或者不善于表示友好，这个举动竟是无论谁都意想不到的。

“出奇的是，”罗杰神色困惑而单纯地说，“他似乎喜欢我。”

“为什么不呢？”玛格丽特说。

“为什么他要喜欢我呢？”罗杰说。

他接着又说：

“你们知道，最高层有人向我招手，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实质上是说——‘我的孩子，你的位子在这儿。’这以前，他们老让我自己向上爬，每一寸的进展都得经过奋斗。我不是那种人们感

到乐于帮助的人，你们知道。”

他说时带有一缕怨愤。我想，在其他人听来，这种抱怨有点奇怪，就是我自己也并不例外。他这人生得令人望而生畏，谁也不会认为他是“好苗子”，需要眷顾或者保护。在绝大多数人眼里，在科林伍德之流眼里，他早在四十岁以前，早在获得任何意义上的“成就”以前很久，就已经显得成熟而专断。然而罗杰自己却不是这么看的。也许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无疑问地令人望而生畏、成熟而专断的。罗杰看到的是，别人受到提掖而上去了，他自己却孤立无援。所以从他口气里听来，这仿佛是一种创伤，仿佛在多年以前这已经使他硬了心肠。

“不用管它，”卡罗说，“他们是喜欢你的，他们是在告诉你，你已经获得成功。”

罗杰说，“他们说得够晚的啦。”

当我们随后坐着吃饭的时候，他显得很可爱，但又心不在焉。卡罗比我看到过的任何时候都更美貌，她正谈着她的兄弟。这时候罗杰插嘴参加了谈话。他向坐在桌子对面的妻子说道：“在这种生活里，是否受人喜欢没有多大关系。”

说这话就仿佛我们仍然还在客厅里讨论首相和科林伍德。我们忙着说话，没有注意到他一直在自满自足地做着白日梦。

有这么一秒钟的时间，卡罗摸不到头路。接着她产生了误解。她说：“可是他们确实喜欢你。”

她接下去告诉他，科林伍德是真心的。她似乎向罗杰保证，他要讨人喜欢不比一般人困难。然而这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保证。他有点羞怯也有点讽刺地露齿一笑，说道：“不，这是说到哪儿去了。我是说喜欢不喜欢没有多大关系。办正经的事儿，实际上这起不了作用。根本不象你那些亲戚向来想的那么关系重大。”

她犹豫起来。他的语气，她听出来了。他说是“你的”亲戚，就仿佛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而且也决不愿意承认他们是他的亲戚。然而这是颠倒事实的说法。我曾经听说，在结婚的时候，他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卡罗爱他，爱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所以她的亲戚们才不得不迁就她的主意。照这样说来，他并不是完全配不上她的，她既不是一个年青无知的野姑娘，他也不是一个跳舞场吹打乐队领班这样的人物；他是登得了大雅之堂的，他是“能行”的。但是他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假使说这里仅仅涉及到他们的意愿的话，他们倒是愿意把他转变为他们“圈子里的人”的；但是他们办不到。即使经过多年之后，有的时候他们对待他的态度，仍然不免象对待一个卡罗偶尔邀请来吃饭的当地医生，或者教区牧师。

“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所以上得去，就靠讨人喜欢，”卡罗说。

“在货真价实的事情中可不是这样，”罗杰回答说。“这时你要的是跟你有共同信念的人。只要他不想要你的命，这样办就比较好。”

他说的话同那次我们一起在卡尔顿俱乐部吃晚饭时说的相仿。这是一个他老在头脑里探索的题目。他接着说，在“货真价实的事情中”个人关系不能决定一切。从属于一个集团，如同卡罗家的祖先辉格党贵族所做的那样，在某些事情上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从长远看来，他的工作并不取决于这些。在真正有关系的事情中，他不会因为雷吉·科林伍德喜欢同他作一夕的对饮，而得到支持。这些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这些事情不是那么罗曼蒂克的。“假使他们喜欢我，而看来他们可能是的，那么他们把我踢开的时间会稍为晚些。他们甚至可能把我踢上楼去。但

是我讨人喜欢所能得到的好处，也就是这些而已。至于支持呢——那是另一码事。他们会给我一点支持——因为这样做正好符合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是站在一边的。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们注视着我，你们知道。我告诉你们，真正的政治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么具有个人性质。”

玛格丽特说：“这么说，政治不是变得更坏了吗？”

罗杰圈答说：“你不认为或许更好些吗？”他的语气不是在斗嘴。甚至也并不特别显得智慧。他的口气是热切的。突然间，我感觉到了他身上有某种相当单纯的东西——而往常，由于他的意志，由于他要的伎俩，甚至由于他性格的力量，它是时常隐藏着的。他懂得政治的引诱和魅力，知道那些浪漫色彩的炫耀——但是也有些时候他想把这一切都干脆甩开。有些时候他满怀恼念地对自己说，他想要做出些事情来。这样的话，他才能感到不虚此生。他比绝大多数人更感到需要得到这样的慰藉：他心上的石头掉了下来，他感到自己轻松、凝固、谐和。

圈到客厅里，饭后饮酒的过程中，罗杰疲乏而又满足，继续谈着政治。前一天晚上提到过一种说法，科林伍德说是他所应该知道的。那是围绕凯弗的任命所传出的谣言。现在俱乐部里已经传遍了，这个星期天的政治新闻栏里少不得就会出现，科林伍德说。他看来并不知道我们在白厅街早就听到了。谣言的内容是，这项任命是对罗杰和他一伙人的报酬。当首相的位子出缺时，罗杰和查尔斯·兰顿做了桩买卖。罗杰和他的朋友们支持兰顿出任首相，而他们所谈妥的代价就是任命凯弗当部长。

“你对这些有什么想法？”罗杰同。他也象科林伍德一样，似乎事先并未听到过这谣言，所以感到惊讶。科林伍德是一个不爱交际的鳏夫，而罗杰，我认为，就更说不过去了。

“嗯，”我说，“这还不是我所听到过的最坏指责。”我朝着他出声大笑。他一直毫不装假地感到扬扬得意。整个晚上，他的情绪都是现实的，甚至几乎是克制的；他面临着成功的前景，而这就是他迎接这前景的方式。然而，提到这一点点温和的诽谤，他就感到愤怒和委屈了。

“可是这不是事实！”罗杰提高了嗓音。

“他们还将会说比这更坏的话，而且也不会是事实，”我说。

罗杰说：“不，问题是：政治不是这样干的。上帝知道，以前我玩政治曾经玩得比这更粗野。而且必要的话，还预备那么干。可是，不能这样玩法。”这些话他完全是以合情合理的口气说的。“当然，政治可能是腐败的。但不能这样腐败法呀。没有一个人干这种买卖的。倒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值得钦佩。而是我们必须把事情办成，而这样是办不成事的，事情不是这样办的。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搞这种交易。只有不谙人情世故的人才会认为世上的事情是这么办的。”

我一边听着一边想的是，二十年前我曾有一次见过一个人建议作这样的交易。那是在我的学院里。那些搞学院政治的人立即加以拒绝，他们象罗杰一样感到十分愤怒的是这人“不谙人情世故”，这人正因为不通人情世故，所以才有这种鲜廉寡耻的想法，所以才使世俗的生活本身也蒙受了玷污。

我们没有把窗帘拉上，一阵微风从打开的窗子中吹进来。我探身朝外看了一小会儿。从贝斯沃特路的方向飘来一阵汽油味，其中也夹杂着春的气息。对伦敦说来，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在霓虹灯光的云烟氤氲之上，公园里树木的上方，我能够看出一些星星。

我转身向着室内，罗杰躺在沙发上，显得安静，而且又高兴

起来了。玛格丽特问他一个什么问题，我没有听清。他从容不迫地回答道：不久就得作出决定。他很快就可能不再有用处。能有十年就算很幸运的了。

第十九章

一件头痛事情的突然中止

使我感到困惑的，倒不是布洛津斯基不断追紧要同罗杰进行个别谈话，而是突然间他停止了纠缠。当初他抛开我后，一封封信就来到罗杰的办公室。布洛津斯基有事关重大的公务求见大臣。他期望就他同其他科学界同仁的意见分歧进行说明。他对委员会秘书的态度感到震惊。

这是件头痛的事情；然而大臣们的办公室是习惯于应付头痛事情的。罗杰要奥斯鲍遍斯顿去见布洛津斯基。道格拉斯采取比我更为谨慎和官式的态度，他仿佛在议会答问似地说道：不，大臣还没有作出结论：他正在研究多数派报告，以及布洛津斯基的少数派报告。这一答复似乎使布洛津斯基定心了几天。接着，来信又开始了。又一次地，我对罗杰说不要低估了他。

罗杰问，他能干些什么？向《泰晤士报》写信？找反对党的军事发言人谈话？这样做我们倒不怕。通过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和其他人，我们在反对党里有我们自己的联系人。多年来，法兰西斯和我一直更接近的倒是反对党的这些人，而不是罗杰的同僚。这人能干些什么呢？我不得不同意。在雅典娜神庙俱乐部的那番谈话后，我是怀着担惊受怕的心情离开的。现在忧虑的感觉迟钝了。出于习惯，我重复了一遍说罗杰应该同他谈一

下。

同首相共进晚餐后的星期四，罗杰应邀参加皇家学会的“学术谈话会”。第二天他提到，在会上同布洛津斯基单独呆了一刻钟。

看来罗杰是东拉西扯应付了一会。布洛津斯基接着写来的一些信说，他一直知道大臣是理解的。假使他们能不受打扰地继续那次谈话，他布洛津斯基敢肯定，一切障碍都会排除。过了些天，罗杰作了一个有礼貌的答复。随着邮班来回，紧接着又来了一信。随后是电话。大臣的私人秘书愿意安排一次会晤吗？能否告诉大臣，布洛津斯基等着要说话？能否直接把他的电话转过去？

突然间，一切都停止了。再也没有电话了。再也不来信了。真令人迷惑不解。我尽量作好可能的预防。我们知道他在空军部和下院可能对哪些人施加影响。他是不是转而在追逼这些人了呢？可是不，他似乎并没有接近过他们。到处都风平浪静，甚至连嘁嘁喳喳的谣言也没有一点。

罗杰私人办公室里那些有耐心的年青人又总算可以耸耸肩喘口气了。他也有厌倦的一天，他们说，折腾了四个月。接着是绝对的安静。他们查一下记录就知道，安静是什么时候来到的。那是五月的第三周。

我恰巧也在那一周询问过，受勋的意见征询书是否已经发出。我问这件事，根本同布洛津斯基无关，虽然我也曾机械地想到，发给他的建议向他授勋的信也一定已经送出。我没有想到，丝毫也没有想到，把这两个日子联系起来①。

---

① 这是说，布洛津斯基所以突然中止了一切纠缠，是因为接到了要给他授勋的建议书。

当夏季来到时，所有我们在罗杰周围的人都变得前所未有地富有信心。白皮书的最初几稿已经在编写。法兰西斯·盖特列夫每周两次从剑桥前来同道格拉斯和沃尔特·卢克会商。道格拉斯和罗斯的办公室之间公文来往。罗斯已经发出指示，部办公室编的一稿必须于八月以前编好交给他。然后他将于他估计适当时候加以发表。私下他在准备于圣诞节后的一个月，即一九五八年初发表。

当我们忙于起草的同时，黛安娜·斯基德莫正进行着她的标准夏令节目。在阿斯考特赛马周的最后一天，她邀请我们几个人到南街去聚会。她仿佛有自动收报机专门向她汇报英国来访的客人一般，已经知道大卫·鲁宾在英国。她还没有见过他："他是才华横溢的，是吗？"她问道。是的，我向她保证，他当然是才华横溢的。"把他带来，"她命令道。曾经有一段时期，巴塞特的圈子被认为是反犹的。这一点，至少有了改变。

除这一点之外，在那六月晚上七点钟左右的时候，玛格丽特、大卫·鲁宾和我在黛安娜会客厅里靠边站着，看到的其它一切都很少改变。人们的嗓音依然爽朗如旧；香槟酒迅速传递着也和过去一样；妇女们穿着阿斯考特赛马节的上衣，男人们穿着赛马节制服。赴宴的有十多位大臣、好几个反对党首领、许多保守党议员以及若干位反对党议员。

黛安娜的有钱朋友有一大群。她精力充沛地欢迎我们。是的，她知道大卫·鲁宾是来同英国原子科学家谈话。

"这儿的人通情达理吗？"她对他说。"几时来跟我谈谈这些人。我下星期要作些安排。"她象平时一样地颐指气使；然而，正因为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应该象一位公主般地行事，把英国向他开放，他也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

怎么会的，我有时曾感到不解，她尽管如此炫耀财产，却并没有招致更多的憎恨？为什么即使她十足自信地插手各种各样的政治，也仍然如此？她已经被吸引着回到那团团旋转、胖乎乎、闹哄哄的一群人中间：她在那里景仰地聆听着她那位美貌的建筑师。即使当她过着忠诚献身的结婚生活时，她也曾这样如饥似渴地追逐着一位位的大师。正如同她认为跟大臣们谈话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她也热爱作一名小学生。假使说别人认为这是矛盾的，那么她认为是自然的，而她所唯一关心的也只是自己怎么想。

玛格丽特被蒙蒂·凯弗叫去了。我注意到萨米金斯兴高采烈地冲着鲁宾在吼叫。我在聚会的人中间绕了一圈，到距离我们来到时约半小时的时候，又回到了鲁宾的身旁，他正以无可奈何、智者多虑的神情注视着这群人。

“他们精神状态好些啦，对吗？”他的意思是，他们这些人，或者说其中的一部分，曾经因苏伊士事件而失去集体的信心。现在从他们的举止看来，仿佛已经恢复了信心。鲁宾也象我一样，知道政治上的忧伤是不会持久的。政治上的记忆大约能维持半个月。它远远地顶不过结识一个新欢，接受一份新的差使，对于他们中间许多人说来甚至还顶不过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后的一阵扬扬自得的心情。

“再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统治阶级。”大卫·鲁宾对着整个的房间摊开他的双手。“我不知道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而且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可是他们依旧感觉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我喜欢鲁宾，而且尊敬他，但是他对英国的想法却使我不悦。我说他不能根据这批人来判断他们的国家。我出生在外省的城市里，也同他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差不多。他应该知道

我是在怎么样的一些孩子中间长大的。鲁宾露出尖刻的微笑，打断我说道：

"不。你是个有远见的人，这我知道，刘易斯。但是你也就象这些人物一样地自信。"他又一次地对着满屋的人耸了耸肩。"他们相信的事，你全都不相信，但是你从他们身上得来的东西要比你认为的更多。"

有些人去赴晚宴了，聚集的人稀少了一些。逐渐地，留下的人汇集到房间的中部。站在那里的有黛安娜和她的建筑师、萨米金斯和两个花枝招展的女人、玛格丽特和布里奇沃特勋爵，以及另外的几个人。我走过来与他们汇合的同时，大卫·鲁宾也同凯弗夫人一起从对面走来。她这一次总算同丈夫一起出来。她是一位头发颜色很淡的妇女，生有一张冷漠、紧张而美丽的脸。鲁宾已经开始显得乐滋滋的。他对世界的看法尽管可能比这里任何一个人都更为阴暗，但是他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在这留下来的残余核心部分里，除了萨米金斯之外谁也没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他却以一种即使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也十分惊人的欣喜心情，尽情地大声嚷嚷着。因为在阿斯考特黛安娜输了钱，而他却赢了。出于富人的不合情理的心情，黛安娜感到老大不高兴。而出于陷于困境者的不合情理的心情（直到他父亲死去为止，他将一直处于这种境地），萨米金斯则感到兴高采烈。他要款待我们所有的人。他象一个人眼看钱财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时那样，满面春风地说着话。"我在学校里的时候，"他叫嚷道，"我的导师老是劝我一条。他说，'豪顿呀，可别去买赛马票。他们会叫你上当的。'"这时萨米金斯看到了大卫·鲁宾，所以又敞开喉咙嚷了起来。"你对这话有什么看法，教授？

你对这种劝告有什么想法？算不得 à point ① 吧，嗯？"

大卫·鲁宾不太喜欢被称为教授。而且他发现，萨米金斯说这话的锋芒针对的是什么，他这局外人也不甚了了。但是他还是交了锋。他回答道："恐怕我不得不对你的朋友表示同意。"

"我的导师。"

"不管谁吧，反正他是对的。从统计角度讲来，他肯定是对的。"

"马比牌好，这是没说的。真见它的鬼，教授，这是我证实了的。"

大卫·鲁宾有点给这喧嚣弄得晕头转向了。萨米金斯又用较为妥协的语气继续说道："有一点我何向你承认，教授，轮盘赌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认识过一些人是靠轮盘赌挣钱的。"

这涉及了科学的道理，鲁宾再也忍不住了。

"不。假使你无限长地玩轮盘，不论你怎么赌法，总是非输不可的。"他抓住了萨米金斯的手臂。我们欣赏到一幅有趣的景象：最优秀的理性思想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鲁宾，醉醺醺地试着向自信找到了生财之道，丽且显然喝醉了的萨米金斯，讲述概率论的某些道理。

黛安娜以她那嘹亮的军人式粗嗓门说道，赛马是大老粗的玩意儿。同时她却兴致正高。她要同建筑师共进晚餐。只是出于责任感，她才在我们都准备要走的时候，提了下政府的事情。

"他们看来干得有了些起色，"她说。

她周围的人都喃喃表示同意。

"罗杰干得不错，"她对我说。她不是征询我的意见，她是告

① 法文：确切中肯。

诉我。

她接着说："雷吉·科林伍德对他印象很好。"我们都已经快走到门口。黛安娜说："是的。雷吉说，他善于听人说话。"

黛安娜传来了好消息，所以我离开时很高兴。客观上说来，科林伍德的话是对的；但是，这话出诸于一个话也讲不成的人之口，而被讲的又是伦敦最善于辞令的人物之一，听来不免觉得是一种古怪的赞扬。

第二十章

傍晚在公园里

九月里议院休会，罗杰却依旧经常来办公室。这是文官们所说的“休假季节”。道格拉斯走了，我的部里赫克托·罗斯也不在。然而，罗杰的秘书们还是安排了一系列会，我都得去参加。有一次我到罗杰房间里开会时，他以干巴巴的语气问道，会后我能否留一下。他有些事情想同我谈，他说。

他开会时显得若有所思。当他讲话的时候，他象一个疲劳而精神紧张的人似的，有时找不到恰当的词儿。我倒并没有很在意。会上人们嗡嗡地轻声讲话，但是会进行得很有效率。有些脸是陌生的，那是些副秘书、助理秘书在代表他们的主子出席。一个个能干的声音不断地说着，事情正在进行。

一杯杯的茶进了进来，那是很淡的牛奶茶，还有一碟碟的饼干。会议按照罗杰的心意进行。他可能有些疲劳，但是仍旧显示出很好的判断。他并不催促他们，他让决定自然形成。当人们把文件收拾进公文包里的时候，已经六点敲过。罗杰老练而礼貌地道过晚安，表示谢意，然后我们就单独留下了。

“进行得不错，”我说。

沉默了一会，仿佛他需要回忆一下我说的是什么，然后他才回答：“是的，不错，对吗？”

我站立起来，伸伸腿。他依旧坐在椅子里，他毫无表情地抬起头来，问道：

“咱们到公园里去蹓跶一会儿，你看怎样？”

我们沿着走廊走去，下了石头的扶梯，从正门里走出。我们沿湖边穿过公园；有一只鹈鹕正在展翅。树枝在呼啸的劲风中吱吱作响；草地上已经开始有落叶。这是一个黑暗的傍晚，灰色的浓云压得低沉沉地从西边滚滚而来。自从我们离开办公室以后，罗杰还没有开过口。有一会儿，我想到的不是他。湖水和秋夜的气息，使我浸沉在一种悲喜交集的心情中，这感触是模糊的，然而却支配着我，就仿佛我已经沉醉于一个回忆之中，而其实我当时并未能记起在一个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许多年以前我那早已过世的第一位恋人曾经毫无情意地告诉我，她要来找我[1]。

我们慢慢地沿着公园里的小径走去。姑娘们很晚才离开办公室回家去，急匆匆地走在我们前头。湖旁的椅子大多数都是空的，因为风太大了。突然，罗杰说道：

“咱们坐一下吗？”

湖面上掀起了微型的风浪。当我们坐着观看的同时，罗杰身子也不转过来，用短促、单调、平静的声调说道：

“可能会有麻烦。我不是说多半会有，不过这是可能的。”

我一惊，从梦幻中清醒了过来。我首先想到的是问他，是不是他的什么支持者，上面的或者下面的，科林伍德或者后座议员，背叛了他。

---

① 在《生人与弟兄》集中，刘易斯第一次恋爱和婚姻的经历是不愉快的，因为妻子（也就是这里说的第一个恋人）精神不正常。

“不。没有这样的事。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他是不是企图要告诉我什么跟我有关的消息？我心上什么事也没有，我想不出可能是什么消息。我给他一个机会告诉我，但是他摇摇头。

现在已经谈到点子上，可是知心话仍旧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湖水看。最后他说了：

“我有一个年青的女人。”

在一瞬间，除惊奇之外我没有别的感觉。

“我们一直绝对地不声张。可是她现在受到了恐吓。有人发现了。”

“谁？”

“是一个她不熟悉的声音，在电话上，”他说。

“有关系吗？”

“我们怎么能知道？”

“你们恐惧的是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才说：

“要是声张出去，可能会带来损害。”

我依旧感到惊奇。我曾认为他的婚姻是够美满的。这是一个活动家的婚姻，它并不使人忘掉其它一切，然而却很坚强，是一种安慰、一种联盟。他的一部分担心传染给了我。我感到压制不住的恼怒和不耐烦。他还想要什么？我这样问我自已，我问得很简单、很严厉，就仿佛是我母亲的口气。有一个美貌的妻子，还有孩子和富有的家，他干吗还要冒险？而他自已看来也认为这种冒险可能损害他和我的计划。我心里这么简单地谴责他，丝毫也不象一个见过处于困境的人们，而且自已也做过错事的人。

间时，我不禁对他感到一种温情，不是喜爱，而不如说是发自肺腑的温情。他尽管满腔忧虑，却还是对吐露衷情感到有点高兴。比他志向更高的人们，在谦卑地承认有了外遇时会显示出高兴，然而他表现的还不止于此，而是一种更深的高兴，一种更接近于喜悦的心情。看到他坐在那里，依旧注视着湖面，避而不与我的目光交锋，我真想他大概没有太接触过女人。但是他的感情是强烈的，而且他的激情也可能如此。他坐着，脸部表情沉重，惦挂着面临的危险，同时他又似乎因这番经历而感到安慰——就象是一个依旧对生活怀有憧憬的人。我撇开这些问了一个实际的问题。泄露出去的可能有多大？

"她很担心。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她这样慌张。"

我说，也许她过去从来不曾有过应付丑闻的必要。但是办法是早已摸索出来了的。去找一个有魄力的好律师。把一切都告诉他。

"你没有理由认为已经有流言蜚语在传播吧？我方丽肯定没有理由这么认为。"

罗杰摇头。

"那就应该相当容易就能堵住漏洞。"

他不回答，也不朝我看。他注视着远处。过了一忽儿，我因为知道这些话并不能给他安慰，也就不再说下去。

我说："我有把握这是能够掌握的。你应该把这点告诉她。但是，即使办不到，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难道这就是世界的末日啦？"我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他那生活圈子里的人听惯了的丑闻，还不比这件事更臭恶到无可比拟的程度？

"你是在蒙骗你自己，"他粗声粗气地说。"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感到疑惑不解，他是不是留了一手没有全讲出来？她是不是非常年青？“这事情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吗？”我说。“她是谁？”

看来他无法回答。他不声不响地坐着，接着又突然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来搪塞我。

“做的是什么事情，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是谁。你也跟我知道得一样情楚，想要找个借口捅我一刀的，有的是人。你难道不认为对他们说来这是一个很适当的借口吗？”

“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是一个适当的借口。”

“圣公会里有一句老的格言。你行为不符合正统，还可以过得去。或者你的信条不符合正统，也还过得去。但是，如果你两者兼备，那就过不去了。”

一瞬间，他精神振奋起来。依旧保持着尖锐、现实，几乎是感到有趣的口吻，他补充道：

“记住，我从来就不是家庭中的一员。假使我是的话，也许再大些的事情也过得去。”

这“家庭”指的是什么呢？

那是特权阶层的内圈、凯弗之流、温代姆之流、科林伍德之流、黛安娜的朋友们、布里奇沃特之流，这些人相互之间尽管没有好感，甚至比他们对罗杰更缺乏好感，但是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地要被此容忍，却同样理所当然地不能容忍罗杰。

“是的，”我说，“你从来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但是卡罗却是的呀。”

我故意把她的名字牵扯进来。我们沉默了一会。接着，他回答了我没有说出的问题。“要是这件事败露了，卡罗会站在我方面的。”

“她不知道吗?”

他摇摇头，接着他狠狠地冲口说道：“我不要卡罗受到损害。”说这话时，听来他比说别的话都更为生气。这以前他说的一直是一方面的担心，怕会在实际问题上造成危险，而我一直感觉这种危险是不现实的；现在看来，他说那些对实际问题的担心，是不是为了对自己掩饰另一方面的担心呢？他怀有哪一类的有罪感，他在多大程度上感到不由自主？突然间，我认为我终于懂得了在巴塞特他为什么要替萨米金斯打抱不平。那次的发作，不仅我们旁边的人，而且他自己也觉得是令人不安的，不象他的典型行径。是的，那是侠义的行为，是为了卡罗而作出的。但是实在太侠义了。一个人由于没有能把爱情给予他的妻子，为了补偿起见而为她作出过分的牺牲时，就会有这种勉强和危害自己的举动。

“不过卡罗总免不了会受到损害，对吗?”我说。

他不回答。

“这事情一时还不会告吹，对吗?”

“我们俩都不准备吹。对——她说来不会。”他犹豫了一会。他还没有把那女人的名字告诉我。现在他想要说出来，但是终于还是用了个代名词，而没有说出名字。

“你能放弃她吗?”

“不，”罗杰说。

在一层层的担忧的下面，有某种别的东西在逼迫着他。部分是喜悦；部分又是某种别的东西，我可以在空气中感觉到它，但是我找不出一个名称——就仿佛那是一种迷信的感觉，一种预感。

他向后仰靠，再也不提更多的情况。

左边，在树木的上方，有一扇窗子里面的灯光映射出来——那是一扇办公室的窗，也许是罗杰的部里，不过我不敢肯定——一片正方形的黄色灯光高高地呈现在黑暗的夜空。

第三部分

隐　私

第二十一章

早　餐

那是罗杰同我在公园中谈话的下一天早晨，玛格丽特和我正坐着进早餐。从我们坐的桌上向外而望下去，可以看到泰本小教堂后面狭长条形的花园。我向对面的妻子望了一眼：穿着梳装衣她看来很年青，尽管还没有化妆，却气色很好。有时我笑她早晨气色显得这样好；因为实际上容易醒过来的是我，而她却睡意蒙眬，不是最清醒的，要等坐到窗口喝了几杯茶以后，才会真正醒觉过来。

那天早晨，她却睡意并不太浓，所以能够观察我的表情。她看出我忧心忡忡，所以问我为什么。我一口气就把罗杰的事情对她说了。我是不假思索就这么做的，因为我们中间没有秘密，我有意要把一切都告诉她。她同罗杰并不象我那么密切，而且同卡罗也一样，所以我料想她不会特别关怀这事情。使我吃惊的是，她勃然变了脸色。她两颊绯红，使她的眼睛相形之下显秘更蓝了。她喃喃说道："真该死。"

"他没什么事——"我想要安慰她；但是她冲口说了：

"别去管他。我是在想卡罗。"

她说：

"你想都没有想到她，对吗？"

“另外还有两个人呢——”

“他做了混帐事，而到头来遭受难堪的倒是卡罗。”

平常，她并不比我更容易为这类事感到义愤。现在，她的脾气已经上来，而我也火起来了。我试着使我们双方都安静下去，用我们所习惯的简略的语言说道：罗杰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背信的人，别人也这么做过。

“假使你的意思是指我撂下了别人来从你，”她怒气冲冲地说，“那倒是对的。”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脱口而出说的。

“我知道你不是这意思。”她的脾气过去了，她微笑起来。“你知道，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的。但是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足以自豪的。”

“我也一样。”

“你并没有背叛你自己的婚姻①。这就是我无法轻描淡写地对待罗杰背叛自己婚姻的原因。”

“你说我想都没有想卡罗？”我们又一次地争论起来，又一次地接近要吵架。“但是你替罗杰想了多少？”

“你自己说的，他没什么事，他会过得去的，”她轻蔑地说。此刻她对罗杰毫无感情。“你知道卡罗的处境将会是怎样的吗——假使他们分手的话？”她怀着激情，继续说道：“震惊。羞辱。遭受损失。”

我被迫想到，卡罗一直是快乐的，她炫耀她的快乐。她为罗杰尽了许多力——也许太多了吧？他难道真的从来都不接受这

① 玛格丽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来同刘易斯结婚，而自时刘易斯的前妻已死。

一切，从来都不接受她家庭对他的看法吗？

所有这些我都得承认。然而，我努力以合情合理的口吻说道，我们还是不要把这件事过分地说成是一桩悲剧吧。即使失去了他，她难道就无法恢复过来了吗？她还年青，她美丽，她不是一朵娇嫩的花朵，她有钱。她再找个丈夫还用花多久？

“你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缘故，把事情讲得太轻巧了。”

“我是为了谁的缘故讲得太轻巧啦？”

“为了他。也是为了你自己。”她眼睛里冒着火。

“失去他，”她说，“那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点。当然也是够坏的。但是受到的羞辱还更坏。”

她又说道：

“你一直说，卡罗是凡事满不在乎的。丝毫不输于她的兄弟。但是，正是这种满不在乎的人最受不了羞辱。只要他们忘不掉这种羞辱意味着什么，他们就无法容忍。”

我暗自想道，玛格丽特说的话是有体会的。由于她的天性以及她所受的训练，她也习惯于按照自己制订的行动准则行事；她的准则比起卡罗的要斯文得多，然而同样是独立自主的。她的家庭和她所有布卢姆兹伯里区的社会关系，也象卡罗的亲友一样，并不关心别人是怎么想的，在有些方面甚至关心得更少。所以她对这种独立精神有所体会，而且知道它其实多么脆弱。

她还有些内心更深处的体会。当她和我初结婚的时候，她有时恐惧我们会分手。尽管我想的是我有了归宿。在她的心里，虽然知道我是这样想的，却还是感到不踏实。她曾经告诉自己，必须准备好经受怎么样的心情，付出怎么样的代价。

听到罗杰和卡罗的事情，她感到这些久已埋葬的恐惧一涌而都又回来了。突然间我懂得了争论为什么会激化成为争吵。因

此我就把下一轮反驳的话忍住了，我不再为罗杰辩护。相反，我注视着她的眼睛，说道：

“骄傲是件坏事情，对吗？”

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这话在世界上任何人听来都毫无意义。但是她听来，这是说我错了，她也错了。立刻，在我们中间的隔阂已经冰消瓦解，口角平静了，怨气已经从空气中消失，桌子对面的玛格丽特舒坦地微笑了一下。

第二十二章

“磨刀霍霍”

就在罗杰吐露真情的那个星期里，一天傍晚赫克托·罗斯传话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致意，并问我能否得便到他那里去一次。我沿走廊迈步走了十来码，就象平时一样受到热烈欢迎。说对这一壮举深为感激。“我亲爱的刘易斯，承蒙光临，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仿佛这是我第一次来他屋里访问似的，他把我让到他写字桌旁的椅子里坐下。朝外看，我能看到阳光斑斑的树顶。他坐在菊花后面自己的椅子里，莫明其妙地对我满面春风微笑着。随后，没有超过一秒钟，他已经言归正传。

“要成立一个内阁委员会，”他说。“当然，我们的主子们对这些名词，一贯地自有妙用，所以这名称未必符合实际。不过，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这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审议”罗杰提出的某些问题，特别是那份“白皮书”。科林伍德是主席，成员包括罗杰本人、凯弗和我们自己的大臣。根据当前流行的做法，还将有一些流动和变换的成员，各位大臣、文官、科学家将不时前来参加。罗斯那番挖苦的话，所指就是这点。“事实上，”他说道，“你我两人也无疑将有亲自出席某些会议的光荣权利。”

一时间，罗斯那井井有条的头脑中，想到的只是新派行政作风的杂乱无章；但是我不禁插嘴问道：

"这意味着什么？"

"就它本身而言"——他语气尖刻地重又言归正传——"可说是毫无意思。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吧。成员的安排似乎是为了加强罗杰那一手牌。我好象曾经从有识人士嘴里听到过，主席老爷"（科林伍德）"是蒯夫相当坚强的后盾。所以，从表因说来，对蒯夫先生和其他人看来正在酝酿的政策，应该有一定的好处。"

他是在折磨我，不过用的不是他平常那种机器一般的态度。他显得局促不安。他把双臂交叉在胸前。他的头一动也不动，但是他明亮的眼睛却盯着我。"你问了我一个含蓄的问题，"他没好气地说。"我不能肯定，但是我猜疑，回答是'是的'。"他接着又补充："我想你也有这样的猜疑。我可能不对，可是我应该警告你：正在磨刀霍霍。"

"你有什么证据吗？"

"不多。没有什么有份量的。"他犹豫着。"不，我并不认为我有权利用这些来为你添忧。"

他说这话时又显得局促不安，就仿佛（这是我既不能理解，又不能相信的）他是在保护我。

"你是说我本人也牵涉在里因吗？"

"我并不认为我有权利讲什么。我不想使你不必要地担忧。"

逼他是没用的。最后他说：

"不过我倒肯定认为有权利说一件事。我想你大可向你的朋友们表示，让他们的决策加快一些速度，倒是不会有错的。据我判断，反对意见假使得到更多的形成机会，将会日益增加。我

并不认为这是可以慢慢来的时刻。”象别人可能慢条斯理地点支烟似地，他闻了闻一朵花。“不过我承认，我很想知道我们的朋友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认为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他对于吹什么风，一直嗅觉特别灵敏。这是很可贵的天赋。当然，他跟咱们俩都是好朋友，不过我想，讲句公平话，应该说这一项特殊的天赋对他的事业着实起到了一些助力呢。”

赫克托·罗斯这样的举止，是我所从未见到过的。首先，他虽然没有用“明白的措词”（如他自己所可能说的），但依旧很确切地告诉了我：他支持罗杰的政策。这是惊人的。我曾经认为他开始时象道格拉斯和他的同僚一样，是存有疑虑的。他可能是被理智说服了：在罗斯身上发生这种事是可能设想的，比一般人更有可能；或者是苏伊士事件还在继续改变他的想法。不过，这依旧是惊人的，但是，远比这更为惊人的是，关于道格拉斯他说了一些感情用事的话。

我认识赫克托·罗斯，已经将近二十年。在所有这些年间，我从没有听到他对任何一个同等地位的人品头评脚，当然不是说他没有看法——但是保持缄默是遵守纪律的一个部分。多年来我一直知道他肯定嫉妒，而且可能还憎恨道格拉斯。他也知道我知道。但是他竟会吐露出来，却使我感到震惊，而且可能他自己也有同感。

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那是打给我的：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在我办公室里。我告诉罗斯时，他说：

“我想，假使他不反对的话，我倒希想他能够给我五分钟。”

当我把这话传过去以后，罗斯欲言还休似地看着我，这已经是当天下午第二次了。他说：“待会儿你会有机会同他说话，对吗？”

“我想是的，”我说。

“这样的话，假使你能把我刚才对你说的要旨转达给他，我将十分感激。”

“你是指将会有麻烦的这番话吗？”

“反正是有备无患嘛，你不这么看吗？”

“也包括个人的麻烦吗？”

“那可就超出我的意图了。”

然而，他是想要法兰西斯知道的，不过又不想亲自对他说。

可是，当法兰西斯走进屋里时，罗斯那客套劲儿，简直象在给自己画漫画像。“我亲爱的法兰西斯爵士，实在是不胜荣幸！没料想到承蒙光临——”他一味地呼唤着法兰西斯的称号；而法兰西斯呢，自己也是倾向于形式一套的，所以坚持地称他“次官”。尽管我对这些已经习惯，但听来还是很可笑。然而他们是相互尊敬的。罗斯对法兰而斯的好感远远胜过他对我的感情。

罗斯并没有使我们久留。他问法兰西斯，他对科学委员会的工作是否满意。法兰西斯说，是的。要是事情发展到公开争论的地步——“我敢肯定你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但到时可能会有一些轻度的反响”——法兰西斯是否愿意用自己的权威来支持委员会呢？

“是的，”法兰西斯说，同时还加了句：他还能不这么做吗？

接着是感谢、客套、道别，再感谢、再客套。过了不一会，法兰西斯和我已经步行着穿过公园，向约克公爵台阶走去。“说这些有什么意思？”法兰西斯问道。

“他是在告诉你，将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争吵。”

“我想这是我们所必须指望的，是吗？”

“要比我们预期的更厉害些，我想。”我把罗斯对我说的话重

复了一遍。我接着说："他那转弯抹角的劲儿是会使你发疯的，不过他是在暗示说，我将会受到攻击。"

草地上，一对对的情侣躺在阳光屋。法兰西斯继续走着，他显得急躁而若有所思。他说，他不了解这怎么可能发生。更可能遭到攻击的是他自己。

我说："你知道，没有人愿意传递坏消息。可是我有一个感觉，思然罗斯一句肯定的话也没有说，他也有同你一样的想法。"

法兰西斯说，"这些，我都厌倦了。"

我们沉默着走了几步。他补充说道：

"假使我们把这件事办成，我可真要撒手啦。我再也受不了啦。"他开始讲到国际形势，问我有什么想法？从理智上讲来，他依旧坚持他的分析。技术上和军事上的论据都指向一点：和平已变得比战争更有可能。理智上他依旧相信这点。我是不是也这样想呢？然而，当删夫和科学家们想要迈出小小的一步，不是戏剧性的而是现实的一步时，就象天也要塌下啦。

"有时候我不禁要想，人们是不会及时变得理智清醒的，我倒不是说他们都是邪恶的。我甚至不是说他们都愚蠢。但是我们都乘在一辆疯狂的公共汽车上，而我们唯一的一致之点是谁也不思让谁去掌握方向盘。"

我们正在走上台阶。他厉声说道：

"刘易斯，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在一秒钟的时间里，我担心他是在想辞职。可是他接着说的却是：

"我简直不知道把佩内洛比和那青年人怎么办。"

他的语气竟变得更加忧虑和阴沉了。一路穿过公园的路上，他一直在为军事的前途而忧心忡忡，而对于那问题他是比一般

人知道得更多的。现在他的口气，却仿佛他真正担心的问题是他的女儿。他讲话的语气就象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家长，就仿佛除了他女儿的婚事，以及孙子一辈的幸福之外，来来的一切都是稳定而有保证的。

他说，他正要去"俱乐部"（雅典娜神庙）的女子分部同她汇合。我也能一起去吗？这样也许会对他有所帮助。他简直丝毫也弄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或者她有什么计划。他不知道她是不是同亚瑟秘密订了婚，或者甚至想过要结婚。亚瑟在当年夏天回美国去了。法兰西斯弄不消他们是不是吵翻了。

他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同亚瑟睡过觉——不过这一点他没有说，因为她是他的女儿，而且正因为她是女儿而不是别的女孩，所以我们两人在用语上特别拘谨。至于我方面，我私下认为这是高度可能的。

当我们坐在分部会客厅思等候她的时候，法兰西斯那种困惑的样子是我从未见过的。他和他的妻子都感到不知所措。佩内洛比比他们俩都更为固执，而且她还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的习惯。同他其他的孩子们不一样，她对于学问这一道向来是一窍不通的；她受过秘书之类的训练，而对法兰西斯的科学界朋友们所感到的兴趣，大概不会超过她对同样一批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人所可能发生的兴趣。然而，目前她却愿意认识到他们的存在。因为她想到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住在美国的；无疑总有一个能够被说服给她一个工作做吧。

"我一定得加以阻止，"当我们继续等候着的时候，法兰西斯说。"我不能让她去。"象大风暴中的李耳王那样说得很坚决。而且几乎同样地具有说服力。这以前他已经叫了一瓶香槟，就仿佛是为了取悦难讨好的女朋友。

终于，她跳跳蹦蹦地走了进来，她脸色绯红，显得很漂亮，同时紧蹙着眉头。“我以为门牌是十二号，”她说，她直盯盯地注视着我们，要把自己犯的错误怪在我们头上。

“现在你已经看到，”我回答道，“是你弄错啦。”

“过去是十二号。”

“从来不是。”

“我记得去过十二号，”她说话时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刚愎自用、坚持错误的态度。

“这样的话，要就是你记错了，要就是你一直走错了地方。”

这时她展开了紧锁的双眉，坦率而快活地向我露齿一笑。我可以想象得出，亚瑟和别的人看中她的是什么。

她显示出健康者的狂饮，一口气灌下了两大杯香槟。

法兰西斯对她的态度是客气而局促不安的，很有点象他同赫克托·罗斯说话时的神态。他告诉她，牛津大学的——将同他们共进晚餐。“他有多大年纪？”佩内洛比坐了起来。

“四十七八。”

佩内洛比又向后靠下了。

“我说，要是你从未见过他，”我接嘴道，“你其实应该穿件新衣服的。”

“我当然用不着。”说完她想到了一个念头。“他在美国认识什么人吗？”

“为什么问美国？”我这么说是为了帮法兰西斯搭话。

“噢，我今年秋天或者明年春天要到美国去。”

法兰西斯嗽了下喉咙。他打起精神说道：

“对不起，佩内，不过我希望你断了这个念头。”

“为什么？”

“因为我恐怕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咱们等着瞧吧。”

法兰西斯终于下决心说了。

“我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想办法让你自己挣钱过日子。我想我们还是可能的——”

“那就让我们干起来吧！”佩内洛比热情地说。

“可问题不在这里，你难道看不出吗？”

法兰西斯停了一会，接着匆忙说了下去：

“难道你看不出吗，我们不能让你把自己投到那小伙子普林普顿的门上去。”

“为什么不能？”

佩内洛比舒舒坦坦地伸了个懒腰，那泰然自若的表情仿佛是说今天晚上她的话都说完了。

法兰西斯继续进行了一段单方面的会话，只有问没有答。她难道就看不到，他们（父母亲）不能让她这么办？她难道就不了解，他们办事得负责？

突然间他的语气变得更温和，而且反而更加窘迫了。他说道：“这一切已够糟糕，可是还有更坏的。”

这下她搭腔了：

“还有什么？”

“我亲爱的孩子，我不准备问你，你对——对亚瑟有怎么样的感情，或者他对你有怎么样的感情。我想我们谁也没有权利问这些。”

她睁着光亮的灰眼睛瞅他，她的表情是难以捉摸的。

“但是假使你真把他放在心上，可是又在什么事情上出了问题，那又怎么办？你们俩都还年青，所以在什么事情上出问题的

可能是存在的。所以，假使你跑去同他待在一起，而随后又被孤零零撂了下来——让你去冒这样的险我简直不能想象。”

佩内洛比奥秘地一笑，说道：

“我到美国后可能根本不去找亚瑟。”

第二十三章

访问一间小巧的起坐室

依旧是在九月份。上午刚过去一半，我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我的私人助理在电话上说：有一个名叫埃伦·史密斯的妇女来电话，说有紧急的事情要同我说话。这名字是陌生的：她要的是什么呢？私人助理说不知道，她不肯说。我犹豫了一会。到底接不接这类电话，是一种职业的冒险。接着我说，“好吧，接过来吧。”

“我的名字叫埃伦·史密斯。”那声音是轻快而有教养的。“我见过你一次。”

我说，“是吗？”可是我并不记得。

“我想罗杰——罗杰·蒯夫——告诉过你了。是吗？”

现在我懂得了。

“我得到他的允许，”她继续说道，“亲自找你谈。你不介意吧？”

我能不能在哪天晚上她下班回来以后去她住所找她？那会比在电话上说话好些，我说对吗？她不想勉强我，不过她很担心。她希望我能勉为其难。

她听起来口齿清楚、神经质、很灵敏。可是我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在前往埃伯里街她住所的路上，我心里想：这地址距离

西敏寺① 倒很适中——是偶然呢，还不是偶然？然而关于她，我什么也不知道，连她是单身还是有夫之妇也不知道。

当她为我开门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明显而平庸的讽刺感。她显得很面熟，然而我又记不得在哪里见过她。她同我握手时的神情是既羞怯而又严峻的。她生得瘦小，但又毫不孱弱，深色的头发，在黑裙子上面穿着一件白套衫。她并不比卡罗年青。站在自信而容光焕发的卡罗旁边，她会显得微不足道。有一段话，虽然说的不是她，却象问人家几点钟人家进行回答一样自然地进入了我的回忆——我记起了兴高采烈的卡罗在诺思勋爵街的客厅思打着哈哈说道：微妻子的倒不用怕令人眼花目眩的大美人，要怕的是角落里的小灰鼠。想起这些，接着又跟随埃伦·史密斯进入她那优雅小巧的起坐室，简直象是老一套的讽刺笔法。可是我依旧想不起见过她，或者听到过她的任何事情。

她为我倒了一杯酒。她把她两条腿蜷到沙发上，酒杯就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

“叫您屈尊了。”她说。

“废话。”我的答复有点过分热络了。

“是废话吗？”她对我看着。一瞬间，我脑海中浮现了卡罗的眼睛。大胆、晶莹、天真。眼前这双眼睛可并不大胆，却更为深陷，充满着关注，闪烁着悟性。随后这对照就消逝了。我端详着她的容貌，不美，也不漂亮，但是秀丽而精致。当你从她强健的双肩往上看时，她面容的精致和瘦削就更显得突出。她羞怯而诚实地微笑了一下。“真叫人害得要命，”她说。

突然闪过一个回忆——是因为我的手指触到玻璃杯感到一·

① 议会所在地。

冷吗？摄政公园的大使官邸，苏伊士事件的夜晚，J.C.史密斯的妻子。

啊，原来是她。是的，这是很窘的，虽然这不是她的意思。科林伍德的外甥史密斯，人们说他是狂热而献身的；我看过他的一些演说和文章；它们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勇猛劲儿。它们贯穿着一种阴谋史观和阴谋政治观；然而我还是遇到过一些崇拜他的年青保守党成员。J.C.史密斯的妻子。是的，这是很窘的。我说了几句低声低气的话，例如她最好不要发愁之类。

这下子她的微笑是欢快的。

"这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你知道。"

我试着使我们两人都平静一些。我问她当天做了些什么。她告诉我，她象平时一样上班去了。她看来是在一个参考书图书馆工作。我们提到了几个熟人的名字，其中包括拉富金勋爵。我说我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我说你真了不起，"她微微露出一些恶作剧的神色说。同时她也没有忘记使我安适。酒杯又斟满了，香烟匣子打开了。她开口说道："我不是为他和我的事发愁。你能够相信这一点，是吗？"

她接着说："关于我们的事，我感到幸福。我一生还没有这么幸福过。而且我认为他也感到幸福。这样说太自负了，怕长不了，不过我认为他也感到幸福。"

她毫没有自负感，我在想，太不自负了，这会对她自已不利的。

既然她说得这样直截了当，我也就不必打弯子了。我问她，她的丈夫在哪里，他们的婚姻怎么啦？她摇摇头。

"我只好告诉你，"她说。"听起来是很丑恶的。要是别人对我说这些，我会把她看得一钱不值。我知道我会的。"她说，除了

罗杰之外，只有她丈夫的父母知道他的实际情况。这是要绝对保密的。然后，她以平板而生硬的语气说："他在精神病院。"没法肯定说他会好转，她说。对他的选区说的是他病了，下次选举可能不能参加竞选。

"病情的发展已经有好几年。是的，这并没有把我吓退。我看到了过幸福生活的机会，我就抓住不放啦。"她注视着我，她的表情是诚实、负疚而且严厉的。"我不想借故推托。但是你可以相信这一点。听起来可能是不忠诚的，但是假使他没有逐渐变得失常的话，我早就离开他了。我尽力照顾他。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在遇到罗杰以前就离开他了。"她机灵地一笑，毫无宽容自己的表示。"一个女人先跟上一个忍受不了的男人，接着又跟了一个嫁不了的，这人准有些问题，对吗？"

"可能是运气不好。"

"不全是运气不好。"接着，她毫不做作地说道："但是，你可知道，眼前我感觉不到自己有多大问题。这你能懂得，是吗？"

她出声大笑起来。谁也不能怀疑她的多情、她的热诚、她地求幸福生活的能力。然而，我还是感到她不是生来过这种生活的。我在伦敦认识的女人中间，有好些就在这样的住所中——她的还比大多数更为光亮、奢华——尽情享受这种单身生活。好些女人都象她那样，从办公室回来就照料自己的小窝，等待自己的男人。她们中间有些人反正受得了，来也容易，去也容易。有些人还因为要保守秘密，要把窗帘拉起来，要独自一个人竖着耳朵听电梯门的咔嚓声，而感觉她们的血液流得更热乎些。看着埃伦，我感到肯定的是，假使她无法以别的方式同他生活，她是会默默地这样忍受下去的，但是她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比她意识到的更大。

我问他们的事情已经进行多久。

"三年啦，"她说。

这使我愣住了。三年。整个这段时间中我同他一直很熟。一时间我因为毫没有觉察而感到怄气。

我们沉默了一会。她那双诚实地露出痛苦的深蓝色眼睛审视着我。她说道：

"我要问你件事情。我是十分认真的。"

"什么事？"我问。

"我应该退出去吗？"

我犹豫了一会。

"这问题问得合乎情理吗？"我问道。

"不合乎情理吗？"

我说："但是你能够脱身出来吗？"

她的眼光很镇定。她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她才说："我不能使他受到伤害。我们一直是相互需要的。你当然会想，有了他对我是很好的，不过事情好象也并不完全是单方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有时候我想他也需要我。"她说得很简单，有些试探性似的；接着，她迸发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假使我让他走了，那我就完啦。"

她嗓音已经提高；眼泪已经出来。她以粗鲁的女学生姿势，用手指背擦了擦脸颊。接着她抽了下鼻子，促使自己用勇敢些的语气继续说道："但是我不能伤害他，这你知道，是吗？"

"我想是的。"

"我信仰他正在做的事。你也这样，不是吗？"她说她"不问政治"，不过她很机灵。她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有弱点。

她机警地一笑："我没有哄你，对吗？我自然不能伤害他。我

不能损害他的事业，那是为了他。而我所以不能损害他，原因却在于我是相当自私的。要是他因为我们俩的事在公务上受到损害，他决不会真正原谅我的。你认为他会吗？”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她有一个古怪的手法，就是老爱撂个问题给我，问我一些我不太可能知道的、有关她自己的事情。要是换了别个女人，这会象是故意要惹人注意——“你瞧我！”——是公然要同人家亲近、卖弄风情。但是她，她根本不把我当作一个男人，而仅仅是一个可能帮助她的人。她这么做，并不是真要向我诉说，而是要让我了解些情况，以便到时候能起点作用。

我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

“不，”她说，“要是那样的话，一切都完啦。”

她以一种平静、现实、几乎讽刺似的语调继续说道：“所以我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我想要安慰她。我告诉她，我只能在具体对策上起些作用。现在是怎么去进行的？她找过律师吗？她还做了些什么？

直到这时候，她一直害怕触及事实。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她感到害怕，这没错，不过她又是有胆识的。理论上讲，她叫我来就是为了谈事实。不过经过了这几年的沉默，有一个人可以倾吐衷情，也是一种快慰。即使对她这样一个自视不高的人——也许对她尤其如此——可以夸口几句是一种奢侈。

她讲的事实对我说来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① 是的，她已经去找过一个律师。律师已经设法把打给她的电话截收下来；那声音已经出现过一两次。不过都是从电话亭里打的，查不出

① 指有人打匿名电话的事，见第二十章。

打的人是谁。都是同一个声音吗？是的。什么样的？不是最高档的，埃伦说；这种说法倒真象汉尼格夫人的口气，也只有英国女人会这么说。粗鲁吗？啊，不。象是一个相当有修养的人，远郊区的。猥亵吗？一点儿也不。只是说她同罗杰的关系已经有人知道，也知道哪几个晚上罗杰来看她，并且要她警告罗杰小心些。

自从对电话进行监听以来，她收到了两封匿名信。那是她所以求我今天晚上来一次的原因——她到我快要离开的时候才这么说。是的，她把信给律师看过了。说着，她把信摊在桌子上酒杯旁边。

我对匿名信患有一种恐惧病。我也曾受到它们的威胁。看到那密密麻麻的、偏执狂式的笔迹，闻到那通灵术的气息，感受到那真空中旋舞的疯狂、脱离躯体而游戈的怨愤、孤寂房屋里搏动的仇恨，我的神经末梢不免刺痛起来。但是这些信非同寻常。它们用醒目而正常的字迹写在洁净的四开纸上。口气客气而且一本正经。内容是说，已经发现罗杰曾于晚上五至七时到她住所来过，具体日子如下。（"日子正确吗？"我问。"相当正确，"埃伦说。）写信者对他们的关系拥有书面证据。（"可能吗？""我想我们是写过信。"）假使罗杰继续从事公众事务活动，那么很遗憾，这些情况便将加以揭露。就这么些，没有别的。

"这是谁？"她大声说道。"是个疯子吗？"

"你认为，"我慢吞吞地说，"这象是疯子的语气吗？"

"是个仇恨我们的人吗？或者仇恨我们俩中间的一个？"

"我几乎可以说是但愿如此。"

"你是说——"

"我看来，"我说，"要比你说的更理智一些。"

"跟罗杰的政治活动有关系吗？"她补充说，她的脸由于战斗性的怒气而涨得绯红，"我怕的就是这。上帝呀，这可正要变成一个肮脏的游戏了。"

我感到高兴的是，她发怒，而不是泄气。我说我要把信拿走。我向她解释道：我在保卫部门有认识的人。他们是绝对不会随便讲的。他们善于办这类事情。假如说有什么人能够把这打电话的人查出来，或者查出他背后的人，那么就只有他们。

埃伦是一个活动型的女人，决定采取这些行动使她感到快慰。她眼睛里露出了神采，要我在离开以前再喝上一杯。这时她说话几乎已经有点高兴的样子，比当天晚上任何时候都更高兴，突然间，好象毫无联系似地，她皱起眉头，脸色阴暗地问道："我想你认识她吧？"

她蓦然地从沙发里站起，把背部向着我，整理起花朵来——就仿佛她想要谈卡罗，但又受不了这痛苦。

"是的。我认识她。"

她注视着我："我是想问你，她是怎么样的？"她沉默了一会。"别管它啦。"

当我们在电梯门口道别的时候，我认为她看着我的眼光是信任的。但是她的表情已经回复到迎接我的时候那样羞怯而严峻。

第二十四章

卧室里的公文匣

十月的巴塞特，议会重新复会前的一星期：飘落到道路上的树叶、门房烟囱里直挺挺升入静空的炉烟、光辉的日落、屋里倾泻出的灯光、花丛覆盖的厅堂里静候着的酒盏。这象是田园诗中的一景，象是专门构思出来渲染这些人的幸福生活的。或者说象一幅广告，专用来加快招募政治新兵的速度的。

即使在一个内行看来，一切也是那么安泰。

在晚宴席上也一切安泰。沉寂的、大理石般的科林伍德坐在黛安娜的右手；罗杰已经升到她的左手，他也显得象科林伍德一样镇定、一样坚如磐石。卡罗兴高采烈，正隔着桌子向他和黛安娜使着眼色。卡罗的邻座是一位反对党影子内阁的成员，他逗弄着她，就仿佛他在这里也象别人一样感到很舒服，而事实上他也确实是这样。他是一个圆滑而漂亮的人，名叫伯内特，黛安娜因为他是邻居，所以请他来参加夜宴。年青人亚瑟·普林普顿坐在我妻子和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中间。她名字叫赫米昂·福克斯，是卡罗的亲戚。不用花费什么心思，就能推断出，这就是黛安娜为了对付佩内洛比·盖特列夫而采取的反措施之一。亚瑟是来英国暂住一个星期，他显得既勇猛又躲躲闪闪，存心不要招引我和玛格丽特的太太注意。

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是在装出一副在公共场所应酬的脸孔。蒙蒂·凯弗的妻子终于同他决裂了；除了他自己以外，任何人都认为是一个宽慰，然而他却不然。他收到最后决裂字条的当天早晨，照常去部里办公。那是三天以前的事。现在他坐在夜宴席上，他那聪明、肥胖、深奥莫测的面部，显得客气而且虚怀若谷，除了兴趣以外什么感情也没有流露——就仿佛，认为这样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会感到很大痛苦甚至想到要死，是极为荒唐的。

外表看来，他是一个自我控制强得异乎寻常的人。汉尼格夫人也不知道他出的事情。

当玛格丽特和我从好似维吉尔笔下的夜晚走进屋内的时候，汉尼格夫人已经守在厅里。我还刚开始感到舒服，我们刚在同黛安娜聊上几句的时候，汉尼格夫人已经站到我的身旁。她等着黛安娜和玛格丽特交谈起来。她们刚一开始，她就凑上来同我搭话，她容光焕发，神情鲁钝而自信："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看！"

是的，这是我自作自受。用她自己的说法是，她的《传记》已经写完了一稿，那是指她丈夫的传记。我看到再也逃不掉了，只得向玛格丽特进行解释。她鼻子出气笑了一声，接着满脸正经地厉声对我说道，这样一本巨著刚一开头就让我参与其事，真是太幸运啦。我只得跟随汉尼格夫人来到图书室。我要她把稿子朗读给我听吗？我想还是不要吧。她显得有些失望。她拉过一把椅子，与我靠得很近，当我一页页地翻阅时，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看。使我大为诧异的是，稿子比我料想的要好得多。当她写的时候，她不去理睬一些枝节的东西，只管写去。这是我可能料想得到的：我没料想到的是，她和她丈夫相互十分钟爱。她认为这是毫不足奇的，而当她写着写着的时候，这种感情也有些

透露了出来。

我试着告诉她，这是一篇真正的爱情故事。书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因此，她应该少强调些她认为他所遭受的委屈，少写些她认为他应该得到的待遇。我没有说，但是我曾想我也许应该说：假使她要我们相信，他是同罗伯特·勃朗宁一样好的丈夫，那么再说他是跟纳尔逊同一等级的战斗指挥官，与默汉①相差无几的海军思想家，并且享有同爱因斯坦可以匹敌的精神影响，那就不太聪明了。

我说得很温和，或者至少说我的意图是这样。汉尼格夫人沉思着。她盯着我看。夜饭的时间快到了，我说，我们只剩下一刻钟可以更衣了。汉尼格夫人仪态端庄地点了下头。她对我的建议连一声感谢也没有说，更不用说谈些看法了。

夜宴席上她依旧沉思着。她忙于思考自己的问题，顾不得跟我说话。当善于对付老太太的亚瑟腾出时间来向她献殷勤的时候，他也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最后，鱼已经上过，她憋不住，向着整个桌子上的人，而不是向我们两个迸发了：

"我想我准是老式得落伍啦！"

她说得那么响亮、那么狂怒，大家都注意听起来。

黛安娜用最轻快的语调说：

"怎么啦，凯特？"

"我信仰幸福的婚姻。我同我丈夫在一起是幸福的，我也不反对让别人知道。可是我的邻座"——她指的是我，她说这话的时候毫不掩饰嫌弃的心情——"却告诉我这是不能说的。"

一时间我感到怒不可遏。这是做文学顾问的报偿。我大概

---

① 亚弗雷特·默汉(1840—1914)，美国海军军官和海军史家。

再也无法说服她，我说的正好相反；而且想来别人也都不会相信我。

她也感到怒不可遏，旁若无人地说道："除掉我以外，现在谁都不喜欢过结婚生活了吗？"

一桌人都不吭声。罗杰知道蒙蒂的处境；卡罗也知道。还有玛格丽特。我禁不住向他的方向瞟了一眼。在这沉默而有失检点的瞬间，其他人也都不禁这样做了。他睁着眼睛，目中无神地坐着，他的嘴也是张开的；他显示的不是聪明而是稚气，傻呵呵的象个小丑。

打破沉默的是卡罗。她脸色绯红，用同别人打赌的口气说道："见它的鬼去，我们大多数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是吗？"她是在逗弄玛格丽特和我，因为我们俩都结过两次婚。她又朝着亚瑟和赫米昂·福克斯发笑。他们前头还有尽多的时间，她说，不过他们大概也不会干得比我们其余的人更好。

亚瑟咯咯地笑着。他感到：假使卡罗同他一样年龄，她会懂得他究竟有多么畏惧结婚；她会使他讲出这恐惧。而他也会满不在乎地讲出来。对于在场的有些人，看见他们之间闪现的这种同情，感到松了一口气。

只有蒙蒂·凯弗依旧露出小丑相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的表情也象我们大家一样，回复到了受控制状态。

只有一个例外，引起了玛格而特和我的思索：坐在餐桌顶端作主人的黛安娜正在哭泣。甚至当她饭后向我们发号施令，告诉我们男人应该喝多久葡萄酒的时候，泪水又再度涌了出来。回到卧房以后，玛格而特和我单独在一起谈起这件事。是的，她饭后的举止与平常相差不大；她说话依旧既象蓓基·夏泼①，又象

① 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中的女主人翁。

一位使我们经常处于待命状态的好团长，真算得一种古怪的混合。我们俩都知道，她同斯基德莫的婚姻被认为是异乎寻常地美满的。那就是她所以要哭泣的原因吗？

第二天早晨，她在进门厅里遇到我，告诉我说她太累了，不想带着猎枪出去。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她说精力已经衰退。但是她仍旧按着老规矩给我下指示。我不会打枪，我可能会感到无聊，但是我应该代替她陪着点儿蒙蒂·凯弗。"在这当口可不能让他独自一个人行动，"她说。这话听起来平淡而好心。其实好心是确实的，平淡则并不尽然。黛安娜是在提防万一会发生自杀的情况。

不久狩猎的队伍出发了，我也跻身在里面。雷吉·科林伍德、卡罗和罗杰一起穿过金黄色的田野走去。要说科林伍德有什么逢场作戏的爱好，打猎就是他最喜爱的。他对罗杰表示很赞赏，因为他也有同样的爱好；至于罗杰呢，他在同卡罗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卡罗家里的种种消遣活动，所以这时候他男子气概十足地在卡罗和科林伍德中间缓步行走，看来就象爱德华朝的政治活动家一样自然。

蒙蒂和我取道向左。当我同他说话时，他心平气和地回答我，但是仅仅如此而已。同那另一组人相比，我们简直是送葬的行列。接着在我们背后啪嗒啪嗒地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我转过头去。那是亚瑟·普林普顿，他的穿着并不比我更为适合，但手里却拿着一枝枪。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放弃同一个美貌的年青女人待一天的机会，但是我看到他还是很高兴。有可能他所以要来是出于善良的天性。他不是一个迟钝的人，不可能在巴塞特呆上了二十四小时而还没有听到蒙蒂妻子的事情。

"你喜欢打猎吗，先生？"他兴致很高地对蒙蒂说。

“不，我从来不打猎，”蒙蒂说。他刚用双统枪打下了两只飞禽。

“假使我能够这么说的话，先生，作为一个初学者你干得很不坏。”亚瑟也象我一样，知道英国人从不把这种杀害飞禽的行为称作“打猎”。他是出于恶作剧才用这字眼的。他的枪法也很不错，同科林伍德或罗杰都不相上下。他们四个人中间，蒙蒂明显地是最好的。他尽管可能是一个聪明、忧伤、肥胖，而对女人没有吸引力的人，但是他的眼睛和四肢工作起来却象部机器。

到一点钟左右，我们都围在一个土墩周围，就着野餐篮子吃东西。这时朝雾已经消散，光线柔和而清澈，如同出自康斯太布尔① 的手笔。卡罗伸手伸脚躺在草坪上，象任何一个经过了体力活动的人那样增进了感官享受；她拿过白兰地壶喝了一口，又递给罗杰。他们这批人看来象是哪一位设计的舞台造型，目的是表现一种比较纯朴的岁月。

科林伍德眼睁睁看着阳光灿烂的乡间景色。“这是个美好的日子，”他说。

当黄昏已临，我们刚回到宅邸，坐在图书室准备吃茶点的时候，科林伍德显然感觉这句话简直没有什么可以再改进的了。因为他和罗杰，还有凯弗，都穿了花呢服装坐在黛安娜周围，而她正在倒茶的时候，他又说了一遍：“这是个美好的日子。”

他说这话时的情绪却并没有中午在阳光下那种家长式的自满自足，不过要辨别出这点，非得有一位研究科林伍德式对话的大专家不行。在下午的过程中，各人猎获物口袋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到我们走回家的时候，一天来成服最差的是科林伍德和罗杰。科林伍德倾向于归罪到罗杰身上。

① 约翰·康斯太布尔(1776—1837)，英国风景画家。

“你看来处于很好的状态，凯弗，”科林伍德以男子汉的坦率，带着含蓄的责备，在图书室里说。

蒙蒂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他显得很礼貌，但是不感兴趣。

亚瑟插嘴说：“他一天打得都很好，”接着自己开始同凯弗攀谈起来。他建议明天一清早，就他们两个，来个对抗赛。

科林伍德在一旁观看着。他赞许这种“给他分分心”的努力。他赞许年青人同年龄大的人攀谈。他特别赞许的是能干而富有的年青人。他喝着威士忌用来代茶，伸出了灯笼裤下面穿着长统袜的两条腿①，发出了一声善意的叹息。侧身对着女主人，他说道：“黛安娜，我必须说，这是美好的一天。”

当送文匣来到的时候，黛安娜和他都照例地抱怨了一通，这是自从二十年代他第一次担任职务，黛安娜开始主持这座政治公馆以来的老规矩。当玛格丽特和我在庭院里蓝幽幽的暮色中散步时，一部政府公车开了过来。车上走下一位秘书，拿着一只我们都见惯了的红色长方匣子。我们跟着他走进屋里，这一只匣子是给蒙蒂·凯弗的。随后没过几分钟，另外两位秘书，拿着另外两只相同的匣子，迈过巴塞特的大厅各自去找科林伍德和罗杰·蒯夫。

在图书室，恢复了生气的黛安娜，脸也不绷得那么长了，她看到三只送文匣放在三对穿着灯笼裤的膝盖上被打开，不禁心满意足，照例地跳了一会儿抱怨如仪的小步舞。

“我还是把晚饭推迟到九点钟吧？”她说。

“恐怕得这样，”科林伍德回答。他的声调是庄重而受委屈似的；然而他却并没有比黛安娜更成功地掩饰一种快乐的心情。

① 这里说的穿着灯笼裤，以及上文所说花呢服装，指的都是打猎时的装束，尚未更衣。

他们所以会感到这种遮遮掩掩而又不禁喜形于色的快感，是因为他们正处在发生各种事态的中心地位。

黛安娜作了部署。晚餐推迟，立即向楼上部长们的房间里送饮料。随后，科林伍德迈动承受重负者的步履，巍巍然爬上宽阔的楼梯。另外两个也跟着上去。没有人叫我，可是我还是待了些时候才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当我在更衣的时候，玛格丽特隔了门逗我[1]，楼下那一场典雅的仪礼看得她乐极啦。当权的人举止都这样的吗？为什么呢？因为否则，我回答说，他们就不会获得权力，享受权力和保持权力了。

恰好在这时候，响起了敲门声。那是一个男佣人，手里拿着一个写有我姓名的信封，是科林伍德粗壮的爱德华朝笔迹。里面是一张巴塞特用笺，同样布满了科林伍德大象般的字迹。写的是：

“如蒙慨允同我们略谈数分钟，我将不胜感激。如能立即前来，更为方便。”

我一声不响把字条拿进去给玛格丽特看，在她大笑声中离开了她。

科林伍德的卧室是宅邸里最大的，公文匣打得开开地放在桌上，四柱大床上撒满了文件纸张。三个人都还穿着户外活动的衣服，虽然科林伍德已经把上衣脱掉。他就坐在床上，其余两人则各自拉了把椅子坐在附近，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只玻璃杯。

“啊，你来了，”科林伍德说。“我们想要安排些事情。”

罗杰解释道，他们收到了一份内困文件。他向科林伍德说

---

[1] 这里应该是指寝室里面的一扇门。

道，“我想可以给艾略特看吧？到星期一他的办公室里也会收到的。”

科林伍德点了下头。

我快速看了一遍。文件只有两页，用大字体的打字机一行间隔两行打印，仿佛专供远视的老年人阅读。发文者是劳务大臣。内容说，不论何时考虑对武器政策作出变动，大臣均希望从一开始就估计到劳动力的情况。具体说来，即使是一个孤立的单独项目，例如A，一旦突然下马，就意味着将有七千人失业，而且其中有三千人为专家，难于适应其它工作。这将使大臣处于为难的境地。而如对武器政策作任何更具根本性的改变，必然引起大规模的失业。所以除非将这些改变分散到若干年进行，势必难以接受。

这些话听起来冠冕堂皇，既谨慎又合理。但是在这间房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含义不仅这些。这是为刺探虚实而虚晃的一枪；而且可以说是替别人晃的枪。真正要试探罗杰意向的，其实不是这位大臣。而是迄今还保持沉默的其它利益集团。是服务性集团？还是大公司？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我们都在猜同。

“他们对他进行过活动啦，”科林伍德说。

“我已经说过，”罗杰向后仰靠着说，“他们很可能会弄巧成拙。”

他显得自信、很有份量、足智多谋。科林伍德侧过他那美貌的头颅，默默地看着他。根据我对气氛的嗅觉，他们并没有争论过。

“那就好吧，蒯夫，我赞成你的。我同意，委员会”（他指的是内阁防务政策委员会，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消息我首先是从罗斯嘴里听到的）“明天或者星期二就得开会。我们要你帮助我们的

是这件事——"最后一句话他是对我说的。象平常一样，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感到局促不安，不过无论安或不安，他都不予关心。在巴塞特，大家都叫他雷吉，但是他依旧感到，不把他这同位内阁同僚称为蒯夫先生和凯弗先生，还着实得作出一些努力。所以他只能做到称他们的姓。至于我，虽然我已经在这宅邸里遇上他十来次，他还是连这样亲热也办不到。

他说道，想必可以差遣我做件小小的事吧。他们要在周末期间就发出开会的通知。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是负责有关机构的，所以是他的工作。能否请我给他打电活，在晚饭以前就把这事情发动起来呢？

这勉强还算是礼貌的吧，不过当然算不得巧妙。然而，在随后的十来分钟里，我却看到了，或者说自认为看到了，他究竟是怎样保持他的权力的。在我来到以前，他们曾经谈到过三家大公司：它们能够发挥多大的影响呢？现在罗杰和凯弗又谈到"压力集团"、"院外活动集团"，就仿佛他们是美国人似的①。

"假使它们能够团结一致，它们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罗杰说。"但是它们不可能这样，我们不给它们这样做的机会。总有一些政府合同要签订。对于我们的某些朋友说来，这样一个前景自有它自己简单明了的逻辑力量。"

罗杰已经抖擞起精神准备斗争，他的嗓音中露出了冷嘲热讽的锋芒。与他相比，凯弗显得松垮而萎靡不振。但是他在整个这周末还从未感到这样地自若。他并不认为，他说，院外活动本身能起什么作用。"但是，我要作两点补充。第一，政府必须有自己的主张。第二，这倒不是什么陈词滥调，假使那些院外活

① "压力集团"和"院外活动集团"是美国的用语。

动集团的主张碰巧与更深刻的舆论合流的话，那它们可能变得很重要。那是说，假使它们与不以谋取私利为目的舆论合流的话。”

“言之有理，”罗杰说。

科林伍德挪动了一下身子，他把一只臂膀勾住了床柱。“是啊。”他并不是对着他们两人说话，他象念稿子般地时常停顿；然而权威性还是在那里。“假使我正确了解你们二位的话，我们之间并没有很大距离。我领会凯弗的意思是，我们得摸索着前进。这我是同意的。我们得瞧着点儿，看那些势力是不是对党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不能强迫党走得比它愿意走的更远。我不想擅自对蒯夫提什么忠告。我从不对人提忠告。”他说这话的口气，就仿佛它是人们所能作出的最崇高的自我炫耀。“但是，假使我是蒯夫的话，我会把我的意图遮掩点儿起来。我不会让他们摸透具体的后果，除非我们已经使他们绝大多数跟着我们走。除非我们已经让他们走得比他们料想的更远。但是又并不比我们某些人所准备走的更远。我不会让白皮书透露许多消息，让他们摸到废弃的将是些什么样的武器。我会把这些遮掩着点儿。”他依旧在对着墙壁说话。“假使我是蒯夫的话，我还会记住一件事。我有一个感觉：党需要有人领导。而我说党，也包括国家在内。它们需要感到它们是在做一些新的事情。我有一个感觉，如果有谁给它们这样的领导，它们有许多事情都能原谅他。它们可能不喜欢他所做的每一桩事情，但是它们可以原谅他。”

我一边听着，一边想这真是一篇古怪的演说；而且事后更感到如此。这里而有许多话都是老一套；虽然算不得特别阴森，但是却小心翼翼地不肯沾边。然而最后一部分却不算老一套。他似乎是在怂恿罗杰进行冒险。当他这么说着的时候，我第一次感

觉到这人本身就是令人生畏的。他会不会是在引诱罗杰去冒不必要的险？他这番木讷的说话，听起来是诚恳的。他对罗杰的愿望是什么呢？他已经给过他各种好处。他喜欢他吗？象科林伍德这样的人是不会贸贸然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我依旧拿不准他对罗杰有怎么的感情，或者根本有没有感情。

下一天，玛格丽特和我吃过下午茶就得离开了。天气依然如旧，没有变化。正象我们到来时一样，傍晚的景色静如止水，连烟囱里冒出的烟也象是画在天空上的，空气里有一缕燃烧树叶的气味。黛安娜独自站在庭院中向我们挥手告别。

这个在乡间度过的周末，宅邸里有的是不愉快和凶恶的预兆。然而，当我在汽车里坐定时，我对于离开这里所感到的却不是宽慰而是不安。有一部分不安的原因我可以找到；但是不安依旧存在，它膨胀、纠缠、变幻莫测，就仿佛我出外度假之后又到了儿童年代，回到家里，感到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我，也不知道怕的是什么。

第二十五章

向鱼贩子们作的演说

委员会的会议室朝向财政大楼的内院，雨哗啦啦地下着。越过科林伍德的头朝外看去，窗子两旁梧桐树变黄的叶子抖擞不停。坐在主席座位上的科林伍德，举止正如同在巴塞特时坐在床上一样。对待大臣们，他态度拘谨；而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他却当作一个仆人来使唤。这些，道格拉斯仿佛都没有注意到，更不用说露出介意的样子。可是科林伍德却达到了他的目的。会上没有继续争辩，论证的话都是循着他所赞许的方向说的。而且话也不多。他是来审核白皮书纲要的，根据他的看法，白皮书应该是他所谓的"一副不偏不倚的天平"①。

这正适合罗杰的要求。当年夏天，当反对意见还没有开始形成的时候，我们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着手起草的。而现在这样写法会给他一些策略上的灵活性。听起来仿佛在卧室里会商之后，他和科林伍德作成了一笔交易。然而我确切知道，自从两天半以前星期六晚上八点半之后，他们并没有在私下讲过一句话。说得已经够明白了。他们都已经懂得随后该怎么办；蒙蒂·凯弗和我也已经明白。事情就是这么办的。同玩世不恭和缺乏世故的人们所想象的不同，阴谋是很少用的，而且一般而言事先也并不达成协议。

奥斯鲍迪斯顿是既不玩世不恭又不缺乏世故的。要是他星期六晚上在场的话，他一声不吭就会懂得一切。但是因为他没有在，所以一时间他不免感到吃惊。他曾指望他的大臣罗杰会表现得更剧烈些，并且还曾经为此感到担心。道格拉斯是不赞成在书面上留下什么激烈的话语的。现在他才理会到，白皮书里将尽是些具体细节。这样他倒感觉更放心。

而下午当我向他汇报的时候，正患着偏头痛的赫克托·罗斯却在空气里嗅出了妥协的味道。

"我想，我亲爱的刘易斯，我记得曾经向你提到过磨刀霍霍的话。你在脑筋里闪现过咱们的主子们相当容易给吓退的念头吗？"他讽嘲地对自己的判断力显出满意，朝我看着。我把会议的情况再讲了些给他听，因为反正他不生病的话是要参加的。我说，空军大臣费了很大的唇舌来表示保留他的立场。罗斯点了下头。他们一致同意，白皮书还需一两个月才能完成。到那时候——罗杰在临散会前曾经不经意地告诉他们说——他将把"结语"写就请他们过目。"这一点也定下了吗？"罗斯耸了下他的眉毛。"这听起来很象是干净利落的粉刷门面掩盖分歧的一招，你说呢？"

但是，不出两个星期，罗杰随后第一次所作的公开演说，却就使得罗斯和其他许多人都大惑不解。要发表这次演说，是早在巴塞特度周末以前，拉富金就同他约定了的。听过科林伍德的训谕之后，[①]他是否改变了讲话的内容，我不知道。他是否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替代在电视屏幕上露面，我也不知道。可能

① 意思是说把报告写得尽量不偏袒一方，而这是卧室会商中所定下的方针。

的情况是，科林伍德和拉富金的偶然结合，促使他作了一篇演说，后来有点古怪地以"鱼贩会馆演说"著称。

拉富金爵士是一个"鱼贩子"。这倒并不是说他卖过鱼，甚至也不是在哈姆雷特的意义上①。拉富金有一种左右逢源的特殊才能。他不赞成世袭贵族制，然而自己却成了一个世袭贵族。同样，他对于那些古老的"制服行会"②只有满腔鄙视。他怀着尖刻的轻蔑说道：让工商界人士给自己加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诚实手艺行业的称号，花用比他们自己高尚的人们挣来的钱举办华宴，真叫做离奇古怪。这是中世纪的偶像崇拜，拉富金说。这是"返祖现象"，他神秘地说，其神情还超过约翰·诺克斯③特别仇视苏格兰女王玛丽时所表现的程度。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接受他自己所属制服行会授予他的一切荣誉。而由于某种偶然，他所属的却是"鱼贩行会"。那一年，他刚晋升为"鱼贩行会"的首席会长。他的同事们，绝大多数都会乐于担任轮到自己头上的一切名誉职务，包括这样一个职务在内。可是拉富金却没有任何高兴的表示，除非（我有时这么想象）当他想到这样一来把别人从这位置上挤了出去。

他履行他的职责。此所以他邀请罗杰前来参加米迦勒节的

---

① 哈姆雷特装疯，佯称御前大臣波洛涅斯为鱼贩，并说若然倒是个诚实的人了。见莎士比亚著《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景。

② 伦敦的同行行会因各有特殊制服，故称"制服行会"。十八世纪以前行会拥有批准从业人员开业，以及选举伦敦城地方政府等权利。现在伦敦市长仍由各行会选举。行会成员原来就不是一般的从业人员而是各行业的首领人物，目前则更是一些有影响的工商业人士，且与名义上的行业无关。现共有八十四个行会，其中最著名的十二个包括这里说的"鱼贩行会"在内。

③ 约翰·诺克斯（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苏格兰长老会创始人。曾经剧烈抨击苏格兰女王玛丽及其所信奉的天主教。

宴会，并且安排他讲话。此所以十一月那天晚上，拉富金穿了赤褐色镶皮郡铎式大袍，站在会馆的大会客厅里，四周团团围着同样身穿大袍，但较不显赫，同样镶有毛皮出风，但稍形逊色的行会其他有职务的人员。拉富金那小巧、整洁、美观的二十世纪头颅露出在花哨服饰之上，一团和气地逐一和人握手。

由擎着狼牙棒的刀斧手前导，他率领行列进入大厅进餐。这厅堂倒有点象学院里的餐厅，不过更大些；筵席也有点象学院里的筵席，不过也更盛大些。罗杰坐在高处的主宾桌上，拉富金的右边。我的位置则在厅堂下面的一个地方，一边是一位银行家，他有教养而观点反动，另一边是一位工党议员，他在教养上更差些，在反动上却不相上下。我在这里认识的人不多，但是我却瞥见萨米金斯在屋子的那一边手拿玻璃杯仰靠着。菜肴和饮料是好的，但是并没有好到足以使人专程来吃的程度。我知道罗杰要利用这机会"放一个气球"。我没有看到过稿子，而且也并不作很高的期望。我全然是放松的。我设法使那位银行家不要再谈南非这话题，因为他谈的口气很象是一个异常偏狼的南非欧洲人，我设法使他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德文译本，因为这方面我一无所知，而他却所知甚多。

演说一篇接一篇。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发表了一篇冗长而且很坏的演说。我又饮了一杯葡萄酒。拉富金发表了一篇短而很坏的演说，他在不敢怠慢的热烈掌声中坐下，就仿佛这些既在意料之中，所以他听了也无动于衷。

接着宴会主持人大声宣布："诸位请保持安静，现在请诸位的客人、女王陛下枢密院顾问、卓越功勋章获得者、肯辛顿区议员罗杰·蒯夫阁下讲话。"

在点燃的烛光下，向面前的餐桌望去，我看到玻璃器皿和金

银餐具的光泽。当罗杰站起身来时，我转身过去。对照拉富金刚留下的形象，他显得魁梧硕大。他象念符咒似地开始说道："首席会长大人，公爵大人，各位爵爷，尊敬的鱼贩行会各位会员、绅士们——"

他停了下来，沉默着站了一会。接着他以安静的语调说道："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许多值得感激的事物。这是一个秋天的夜晚，而且没有战争。秋天的夜晚，而且没有战争。对于在座几乎所有的人说来，我们一生中曾有十个年头无法说这样的话。现在，今天晚上，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必须努力使这种幸运维持下去。我们中间有些人在两次战争中厮杀过。绝大多数参加过一次。我无需告诉打过仗的人说：战争是地狱。我们曾见过比我们更好的人战死在我们身旁。我们曾见过他们是怎样死的。我们见过死人。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在我们参加过的各次战争中，有时候我们还有可能钦佩我们的朋友们：有人自己感到很害怕，但是别人却很勇敢。战争意味着恶臭、腐烂和焚烧，但是人时常还是美好的。单个的人还是具有价值的。然而现在，在我们所能预见到的今后任何重大战争中，却难以想象单个的人怎样再能有什么价值。"

说到这里，罗杰只得转而采用官样文章的语言，指出三军武装部队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久他又用自己的语气说话了。他这一手使用自己语气的诀窍吸引住了听众——其实也不止是诀窍，而是一种平时也吸引着我们某些人的气质。厅堂里寂静无声。他继续说道：

"我们大家都不时会想到热核战争。我们当然是要想到的。假使我们不想到，我们就不仅邪恶，而且愚蠢了。同它相比，人们迄今所曾施加到别人头上的任何恐怖行为，都将显得象是一

次茶会。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决不能让它发生的。然而，虽然我们知道这点，我们却不知道有什么途径可以制止它。我遇到过一些善意的人们，他们不是轻易放弃希望的，现在却在想我们大家——全人类——都落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我可不相信这些。我相信，只要有勇气，有头脑，再有一点运气，我们能找到一条出路。我不想讳言，这是不容易的。我也怀疑会有一个通盘的解决办法。也许我们只能东砍一斧西斩一刀，努力做一些比较小的事情，这样或许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提出几个问题。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也许，许多问题都回答不上。然回，这正是我至少应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一个理由。特别是在这个国家。我们的国家，一直是安定的，程度不比人家差，时间要比人家长。我们是有经验的民族。我们经历过许多危险。现在的情况却是，虽然怪不得我们，可是这次新的危险，这次战争性质的改变，这次热核的突破，却更加致命地、更加彻底地威胁着我们，其程度超过任何别的大国。理由很简单，根据世界标准我们不比一块手帕大，而且生活得如此密集。这种危险的程度，当然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判断。我知道有些人，绝大多数是孤独生活的老人，还有某些对这种困难处境感到不平的年青人，他们很自然地偶尔会在心中感到恐惧。"

厅里一直鸦雀无声，几乎咳嗽也听不到。我意识到周围人的脸，有些人是赤裸裸地感到兴趣，而银行家的表情则是沉思而阴沉的。正好在这时候，对面桌子末端发出一个声音，醉意蠢然地叫喊道："说的是你自己！"

萨米金斯狂暴地站了起来，对着那插话人喝道：

"住口，你这蠢猪！"

“说的是你自己！”又是喝醉的声音。

萨米金斯两旁的人把他拉下来，他还在叫喊：“你在哪打过仗？他打过，你这猪！”

罗杰举起手。不慌不忙、纹丝不动、眼也不眨一下地站着。他说：“我准备让随便哪个来指控我是懦夫。这没有关系。有时候我想，要一个有年幼孩子的人不感到怯懦，是难以办到的。但是我不准备让任何人来指控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怯懦的。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应该看到，我国人民充分地证明过，他们非但不怯懦，而且恰恰相反。无论现在或者将来，假使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地位作出任何决定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合乎道义和理智的，而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或者相反是因为我们需要证明自己不害怕。”这时他第一次赢得了轰隆隆的赞许声：“听呀，听呀。”他让这些声音持续了一会，然后重新举起了手。

“现在，说过这段有趣的参插，我要开始问问题了。我已经说过，答案没有人知道。但是假使我们都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朝一日可能会说出一些全世界正派的人们、善意的人们都在等待着能听到的话。第一，假使没有协议或控制，那么譬如说到一九六七年，将有多少国家拥有热核武器呢？我的猜同，当然这只是一个政治性的猜同，我可以猜我的，你们也可以猜你们的，但我的猜测是：四五个国家都将确实拥有。除非我们人类有足够的智慧来加以制止的话。第二，这样扩散热核武器，是使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增加还是减少？同样，我可以猜我的，你们可以猜你们的。但是，我的猜测是阴沉悲观的。第三，各国为什么要拥有这些武器？是为了国家安全，还是别的更缺乏理智的原因？第四，这场灾祸——不，这么说我感觉太过份了，我应该说，这种急剧增加着的危险，是否能够加以制止呢？我们是否有谁，有什么

国家，或者什么国家集团，能够发出一个信息或者作出一个表示，确确实实地在军事上和人道上起些作用呢？"

罗杰已经讲了十分钟，接下去他又继续讲了十来分钟。在这整个的后半部分中，他用的又都是官样文章的语言，政府大臣那种隐晦、笼统的语言。效果很古怪，但我肯定这是经过盘算的。他已经把他们震撼得够厉害，现在需要安抚他们一下。他们必定会乐于听到一些老一套的话，他也愿意满足他们的希望。

他并没有说很长的结束语，就在经久而并不十分热烈的掌声中坐了下来。亲切地、然而笨拙地致过了谢意，首席会长的行列又以刀斧手为前导离开了大厅，罗杰和拉富金肩并肩地走在一起。

回想起当天晚上的情况，我认为我周围的人中间很少有几个理会到，他们正在听一篇日后将成为很著名的演说。我也不敢肯定说我自己理会了这一点。当时有的是一种好奇的感觉，有一部分人则感到不安，也有一部分人感到失望。一路出去，我听到各种猜测。绝大多数是怀有敬意的，但又迷惑不解。

在向着衣帽室拥挤的人群中，我看到了眼睛里冒火的萨米金斯。他离我并不远，但是他还是大声嚷道："这帮子人叫我烦透啦！来，咱们走走。"

我感觉得到，这邀请是故意为了激恼他周围那些人而发出的。他们呆若木鸡地站着，让他从他们中间挤出来，他翻领上佩戴着勋章，显得瘦削而潇洒。

我们两人都没有存大衣和帽子，所以径自在别人前头走了出来，来到外面的晚空之中。

"上帝呀！"萨米金斯叫道。

他喝了很多，但他并没有醉。然而，若然认为他因此而很驯

顺，却又错了。他因为罗杰的讲话被打断而替他感到悻悻不平，怒火中烧。

“上帝作证，他（他是在说罗杰）是一个比他们更优秀的人。我认识一些曾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人。我告诉你，他要多勇敢有多勇敢。”

我说谁也不怀疑这一点。

“那该死的家伙是谁？”

“有什么相干吗？”我问道。

“我想他是卖身部队的一名头目。我真想把他这些话塞回他那肥喉咙里去。凭上帝的名义，你说‘有什么相干’是什么意思？”

我说，只要你自己知道冤枉你的话是可笑的，而且别人都知道，那就根本无损于你。但正说着的时候，我却想道：真这样吗？不过在我沉思着的同时，这些话却使萨米金斯暂时平息了下来。不，有时候完全捏造的指控使我感到难过，甚至反而超过某些绝对真实的指控。

我们沉默着走到一个街角，在那里歇了一会儿，注视着马路对面纪念碑硕大的碑身，它背衬着月光之夜的蓝空显得是黑沉沉的一块。外面并不冷；吹着西南风。我们转身沿亚瑟街走去，进入了上泰晤士街，一路和码头平行走着。尽管空袭已经是将近二十年以前的事，坑坑洼洼的轰炸废墟上，却依旧生长着曼陀罗草。在废墟那边，我们看到河水的闪光、密密层层的仓库、骸骨般的起重吊车。

“他是个伟大的人，是吗？”萨米金斯说。

“什么叫伟大的人呢？”

“我的上帝呀，你现在反对他了吗？”

我是不经意说的，但他的脾气还是一触即发。

“你知道，”我说，“我把力所能及的一切都用来支持他了。而且我冒的险比他绝大多数的朋友更大。”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是的，真见鬼，他是个伟大的人。”

他给了我一个友好的微笑。这时我们正沿着一条原先很狭窄的街道行走，但现在已经空荡荡地袒露在月光之下。他说道：“我姐姐嫁给他，算是干得不坏。我想她是注定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并且生一大群孩子的。但是，你知道，我一直曾以为她会嫁一个我们这样的人。她没有这样做，算是她幸运。”

当萨米金斯说，他曾以为她会嫁一个“我们这样的人”时，他是完全不自觉的，就好象他的曾祖父会同样不自觉地说，他以为他的姐姐会嫁一个“绅士”。其实，尽管萨米金斯对罗杰怀有英雄崇拜的感情，但是他要说的，还是这个意思。然而，当他说着的同时，却有另外一点更引起我的注意：比起他对卡罗的感情来，卡罗更关怀他，更爱他。不过，他还是喜爱她的；而他也同大伙一样，从美满与否的角度来看她的婚姻。黛安娜见到他们俩在巴塞特的园地里漫步，或者在政府宴席上以盟友的姿态出现时，也会从这个角度看的。尽管事实上无论黛安娜，特别是萨米金斯，终生都厮混在一个放荡的社会中，那里表面总是平静的，而种种事情却并不那么象样，但是他们依旧是这样的看法。我听着萨米金斯谈论他姐姐的婚事，不禁想起了这同一个城市中，孑然独守在自己住房里的埃伦。

“是的，她生有自己的孩子。”他继续谈着卡罗。“可我这支却眼看行将绝后。”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自怜自悯，而且顺便提到，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这样出口成章。

关于他为什么还没有结婚，有各种各式的传说。他年龄三

十多岁，而且就他自己的气派而言，也象卡罗一样漂亮。他经常债务累累：这部分地是由于赌博，部分地也由于只要他父亲尚在，他的钱都受到代管，尽管他一直想要摆脱而没有成功。但是早晚他会继承伯爵的爵位，而且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是最够条件的单身汉之一。黛安娜以二十世纪的残酷无情，直截了当地评论道："他准是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据说他喜欢年青的男人。

很可能这些都是真的。我怀疑他属于那种为数相当多的、一般都是年青而且象他那样勇气十足的人，他们不认为正常的性生活是人之常情，但是只要不予理睬随他们去，逐渐他们也就同更为单纯的人们一样接受这样的生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确信：半吊子的世故还不如缺乏世故；半吊子的学识还不如没有知识。你匆匆忙忙地给一个人贴上同性恋爱的标签，他也就相信你了。你对他说他注定要处身于主流生活之外，你就是加上一把劲把他推出去。你对他唯一能做的事情——这是严酷的真理——乃是保持缄默。因此，当天晚上我最最不想做的是逼他吐露真情。甚至他要讲我也不愿意听。所以当他再笼统地哀诉了几声，发出一声刺耳的狂笑，而说道："哈，见它的鬼去吧"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虽然也有一种轻微的受愚弄感，我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

紧接着，他要我陪同他去——（那是一家赌博俱乐部）。因为我拒绝，他逼着我至少要到普拉特俱乐部去好好过一个晚上。不，我说，我得回家去。那么咱们就走一走，他说。他是用轻蔑的语气说的，就仿佛很瞧不起我这种上床睡觉的布尔乔亚中产阶级习惯。他不想让我把他单独扔下。

我们穿过旧城的街道。打从鸭脚弄的尽头处，我们瞥见了

第二十六章

议院里的提问

鱼贩会馆夜宴后的早晨，报纸上的头条新闻简洁有力而又令人赏心悦目。《每日电讯报》(保守党观点)的标题是："三军至关重要"，随后又用较小字体写道："战斗人员无可替代。大臣发表强硬演说。"《泰晤士报》(温和的保守党观点)写道："国家安全第一"，"凯夫先生评当前世界的危险。"《曼彻斯特卫报》(中派观点)写的是："原子武器扩散"，"多少国家将拥有核弹?"《每日快报》(非正规保守党观点)写道："英联邦的机会"，"我国在原子弹上领先"。《每日工人报》(共产党观点)写道："守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

各方面的评论比我所预期的更友好一些。看样子，这篇演说不久就会被忘却。当我同罗杰一起浏览各报刊时，我们俩都感到宽心。我想他也同我一样有一种落空的感觉①。

就在同一周，在《泰晤士报》的"简讯"栏里，我注意到有一条小新闻，简直象一段 fait divers ② 一样不惹眼。

"洛杉矶讯。英国物理学家布洛津斯基博士于此间发表演说，攻击英国防务政策'新浏貌'为失败主义政策，旨在使莫斯科渔利。"

我感到愤怒，愤怒远远地超过了忧虑。我有充分的警惕，或

者说受过充分的训练，知道要谨慎从事，所以我打了个电话给在华盛顿的大卫·鲁宾。不，他说，纽约和华盛顿的报上没有报道过布洛津斯基的演说。现在它们不会再登了。他认为我们尽可以把布洛津斯基忘掉。假使他鲁宾是罗杰的话，他会持相当冷静的态度。他等到新年期间会过来同我们谈的。

这听来并不令人不安。别人似乎都没有注意这条新闻。在部里的剪报中，也没有核收进。我决定不要使罗杰为这件事而感到担心，而且自己也准备把它置诸脑后。

过了两个星期，十一月份一个明亮、晶莹的上午刚过了一半，我正坐在奥斯鲍迪斯顿的办公室里。我们是在起草新的一稿白皮书，因为科林伍德把道格拉斯的第一稿糟踏得不成样了。道格拉斯却还是心平气和。象往常一样，他对自己的写作毫无居功自傲的心理，就象我们大家不会把乘坐公共汽车作为一桩集体壮举而感到骄傲一样。

他的私人助理手抱着一大叠卷宗进来，放在收文箱里。由于习惯，他和我的眼睛都注意到有一份卷宗上的绿标签。"谢谢你，尤妮斯，"他平静地说，他看起来并不比那壮健的女郎老多少。"出了一点麻烦了吗?"

"议会质疑在最上面，道格拉斯爵士，"她说。

这已经是他二十五年来习以为常的一部分操练。议会质疑就象巴甫洛夫的铃声，它要求优先处理。当他看到有议会质疑来到时，道格拉斯这个最不烦躁的人，也会有点烦躁。

---

① 罗杰讲了削减核武器的主张，各报均因未得要领而没有进行攻击，故他有宽心而落空的感觉。

② 法文：零讯，琐闻。

他打开卷宗，把它摊在桌上。我虽然从颠倒的方向看，但可以看到那打印出来的问题；下面有一段很简短的手写批语。看样子，这个问题就象农村里发生火灾时连续传递的水桶一样，忙不迭地一口气转到了常务次官手中。

道格拉斯皱起眉头，前额上露出一条皱纹，念着那问题。他翻过一页又默默地审视着另一文件。他以严峻而生气的语气说道："我不喜欢这一手。"他把卷宗轻轻推过来。在质疑上署名的是南部沿海度假城市的一位议员，是一个以极端反动分子而名噪一时的青年人。内容是：

"询问——部大臣"（指罗杰的部）"对有关原子防务的保密安排是否感到满意，特别在高级官员中间？"

这些话显得相当地无关痛痒，但是道格拉斯的部下却象侦探一样精细，他们注意到就是这位议员已经在他自己的选区发表过一篇演说，而且在那篇演说里援引了布洛津斯基在洛杉矶说的话。在卷宗第二页上就贴着英国当地报纸和《洛杉矶时报》的剪报。

我怀着重历旧境的幻觉，夹杂着感觉难以置信同时又觉得一切仿佛早在记不清的过去就早已发生过的心情，开始读起这些剪报。布洛津斯基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讲话："科学与共产主义威胁"：危险，危险，危险；渗透；软化，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在他本国（联合王国）也象在美国一样糟糕，甚至更糟；居于高位的人士，科学界和非科学界的，正在泄露防务机密；最佳防务构想遭受中伤；泄密危险，泄密危险，泄密危险。

"这是不很愉快的，"道格拉斯没等我看完就说道。

"这是疯狂的。"

"疯狂的人是能够坏事的，你想必会理解。"他说得很尖刻，

然而又怀有同情。他知道我第一次结婚的情况①，我们相互之间常讲一些知心的话。

“这究竟能有多大作用——”

“你看得太轻巧了，”他说得严厉而且尖锐。

该有好些年没人用这样的话来责备我了。这时我才理会到道格拉斯已经处于支配地位。他正以十足的权威说话。由于他绝不装模作样，外表上又那么富于朝气，瘦削而且少年气，人们常会误认为他是轻量级的。其实他的份量并不比拉富金或赫克托·罗斯轻。

处理这事件的将是他，而不是罗杰。从他看到那问题的时候起，他就显得很担心。为什么有这样高度的担心，我弄不明白。粗看起来，布洛津斯基攻击的是法兰西斯·盖特列夫，或者是我，或者是沃尔特·卢克，或者甚至罗杰本人。假使我被牵涉在内，对我说来当然是件讨厌的事，但是，我认为，现实地说来也不过讨厌而已，严重不到哪里去。道格拉斯固然是一个亲密的朋友；但是假使仅仅是为了我的缘故，他目前这种严肃劲儿是不相称的。

不是的。那么他这位高级官僚，是因为眼看公开的政治争斗，特别是极端主义的公开政治争斗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才感到忧虑咯？他是既有远见又有野心的。他象白厅街任何一个最有见识的人一样，深知狗咬狗的勾当必然两败俱伤；你可能是一个无事的受害者，或者甚至是一个旁观者，但是有些污泥溅在身上就洗不掉了。假使掀起什么政治风波，财政部里他的朋友和上司们都将注视着他。他的名字就将受到玷污。这当然是不公正

① 指刘易斯第一个妻子精神不正常。

的，但是他决不会抱怨不公正。他的职责就是不让这样的争吵发生。而假使一旦吵了起来，那么他就会发现他自己终生再也别想爬到最高的位置，就会成为第二个赫克托·罗斯。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他感到不安。虽然他富于野心，然而他却具有很高的行为标准。他不可能象布洛津斯基这样讲话，正如同他不可能走进店堂里把掌柜的老妇人捅一刀。虽然他自己也是个保守主义者，甚至比他的同僚们更其如此，然而他感觉提出这种议会质疑的人——这里他会使用演单的道德评语——只能是傻瓜和无赖。道格拉斯心地之严峻是任何人所不能想象的，无论是傻瓜、无赖或者象布洛津斯基这样的偏执狂，他都一律不给予特殊的原谅。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道德上的歹徒。

"一定不能让大臣亲自去作答，"他宣称。

"他不去不是更坏吗？"

但是道格拉斯根本不是同我商量。罗杰自己"也被带到一点"。必须要保护他。我们不希望让太多的人窃窃私语，议论罗杰是不是一个"具有他全判断的人"。现在这关节，正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易受到伤害的时刻。不，回答问题的人应该是驻议会次官莱弗雷特-史密斯。

道格拉斯的意思是说，莱弗雷特-史密斯头脑空虚，态度浮夸，然而无论在议会就党的会议上都受到本党的信任。正如同蒙蒂·凯弗以他那种胖于的恶毒口吻所曾经说的，他迟早会成为一位典范的皇家政府的检察总长。

过了没有几分钟，道格拉斯已经到罗杰的办公室走过一趟又回来了。

"他同意，"他说。道格拉斯一定是象刚才同我谈的时候一样，开门见山地同他谈的，所以罗杰很难不表示同意。"得啦。你

可能还得替几位科学家说话呢。"

在罗杰的房间里，道格拉斯已经在卷宗上写了答复的要领。当我们沿着走廊走过两扇门，来到莱弗雷特-史密斯的房间里见他时，办事的步伐就顿时显得庄重起来。

"驻议会次官，我们想请您办件事，"道格拉斯这么开腔。但是却快不起来，只得慢慢来。莱弗雷特-史密斯身材魁伟、头发贼亮、架着眼镜、一本正经地站起来欢迎我们。慢条斯理地，他逐条阅读那问题一路呈上来时各级文官的批语，最后读到道格拉斯草拟的答复，然后又看剪报。接着，同样慢条斯理地，他以宏亮的嗓音开始提问。按照英国的用法，"严重安全冒险"的定义是什么？保密审查的等级究竟有哪些？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在参与绝密工作，知道那些我们绝口不提的事情之前，是否都曾经过审查？

莱弗雷特-史密斯坚持不懈地问下去。我想，这就是凯恩斯所常说的缓言法吧。是否所有的文官都曾经过审查？审查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道格拉斯也象他的同僚们一样，不愿意明言自己同保安部门的关系。他并不援引文件，而只是用自己的话进行回答——他说得很确切，但又很不耐烦。作为一位常务次官，他是不指望一位低级大臣对他提出诸如此类的盘问的——即使说是高级大臣，也不便这么问，实际上的情况是，莱弗雷特-史密斯不仅笨拙而且妄自尊大，他还憎恨罗杰，讨厌鲁莽行事的科学家，如沃尔特·卢克之流，而象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和我这样的人又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并不喜欢他的职务，无非是把它看作一块可能起作用的跳板。他的职务这样把技术、政治、意识形态、道德良心、军事远见都混淆在一起，他觉得这是十分讨厌而且简直不成

体统的，何况周围一些人都是他不愿朝夕相处共同过日子的。

实际上，他是在英国一块比较离奇古怪的飞地上过日子的。他很本不象萨米金斯和他的姐姐那样是贵族；他也不象科林伍德那样是乡绅；在黛安娜那些时髦朋友眼里，他是木头木脑的中产阶级。然而他所属的这种中产阶级却使他似乎毕生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非正统的意见——他从肯辛顿区的男子中小学，到预备学校，到温彻斯特公学的住房，到牛津大学的保守派俱乐部，在他的活动范围中从来听不到一点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实在是异乎寻常的。

"次官，我不完全懂得，大臣为什么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经过扎扎实实盘问了一个小时以后，他问到了这一点。道格拉斯往常难得露出"但愿上帝给我耐心"的表情，这下子却几乎露了出来。

"他是不想让这问题成为一个争端，"他说。接着，他满脸甜蜜和年轻的微笑，补充说道："他认为大家都信任你。凭这一点就能使这种无聊的疑问烟消云散。"

莱弗雷特-史密斯昂起了他那硕大方正的头颅。他总算第一次稍稍有了些和解的表示。他想要知道的是，这是不是大臣经过考虑后得出的判断。他当然必须同他会商一下，以便弄清楚这一点。

道格拉斯依旧甜蜜地笑着，仿佛是决心要表明，办理公务的时候很本容不得怄气的成份。他提醒莱弗雷特-史密斯，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利用了。

"假使大臣真希望我承担起这个责任，我自然不能拒绝，"莱弗雷特-史密斯说，他的模样仿佛是一位贵妇人正被纠缠着要她

为教堂举办的义卖揭幕。临分手，他还来了一招。

“假使我承担起这个责任，次官，我想我原则上能够采纳你起草的答复。不过我得请你午饭后再来我这里，以便我们能够一起讨论一下。”

当道格拉斯同我一起离开时，他一声也没有吭。办公事可能不行怄气；不过我想，当道格拉斯当上财政部首脑的时候，假使莱弗雷特-史密斯还在从政的话，他想来是会记得这次谈话的。

然而，他尽管可能在莱弗雷特-史密斯的一套仪式中花了些时间，却并没有作出妥协。如愿以偿的是道格拉斯。

提问定在星期四。那天早晨，罗杰要我去议会看看莱弗雷特-史密斯表现得怎样。他还仿佛无意中想起似地要我事后顺便到埃伦的住所去坐上半小时。

那天下午天气阴湿，街上浓雾弥漫，议院大厅里也依稀飘浮着雾霭。议员席上坐着五十来人，就象是一场稀稀拉拉的日场演出。议程开始前的祷告刚结束，我已经坐到文官席上。有好几个问题排在我们的问题前面，就一个谋杀犯的缓期执行问题进行了长篇反唇相讥的对答，一位威尔士的议员满腔湿情地不断称呼这犯人为“欧尼”·威尔森。

接着，从执政党的后座，我的右边，站起了一个我们正在等待的人——他年轻、漂亮、淡黄色的头发、一脸的贪婪相。当他被叫到，要他提出第二十二号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既自信又气势汹汹，头抬得高高的，翘起了下巴，仿佛是努力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吊着的传声器。

莱弗雷特-史密斯从容不迫地站立起来，似乎他的肌肉动作沉重而缓慢。他并不转身面向背后的那位后座议员，他的眼睛

盯着对面席位中部过道下面相当低处的一点。

“是，先生，”他说，语气似乎是表示，不仅对保安措施而且对整个宇宙都感到很为满意。

那贪婪的青年人站在那里。

“大臣是否已经看到布洛津斯基教授发表于十一月三日，并且在美国受到广泛传播的讲话？”

莱弗雷特-史密斯平板而自信的声音隆隆地响彻了大厅。

“我的尊敬的朋友已经看到这篇讲话，它在一切方面都是错误的。女王政府订有防务政策，这是女王政府的职责，而且本院也经常对此项政策进行辩论。我的朋友对科学委员会及其他方面各位顾问的服务，深为铭感。自不待言，这些人无一不是极度正直，而且献身于国家利益。作为正规做法，凡接触机密人员，一概均须通过严格的保密程序。凡是我的尊敬的朋友就任何有关国防事务咨询过的人员，也无不属于此列。”

发出了抑制着的、怀有敬意的赞同声：听呀，听呀。那淡黄头发的青年人又站了起来。

“我想要问，是否所有科学顾问在过去的一年中都经过了保密审查。”

莱弗雷特-史密斯再次起立，在片刻的时间内他显得象一头受到作弄的巨兽。我怕他会要求议会注意这个问题，以表示抗议。

他站在那里，让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然后又响起了他的噪音，而且仍然是坚定不移的。

“我的尊敬的朋友认为，公布保密程序的细节情况是不符合公众利益的。”

好，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要的一切。

又传来了"听呀，听呀"的声音。又响起了那纠缠不清的、怒气冲冲的噪音。

"大臣可否提供材料，说明这个科学委员会的某些成员最近一次接受保密检查的日期？姓名我愿意提供。我们有几位不准备忽视布洛津斯基的话——"

从保守党的席位上传来阵阵的不满声。这青年人做得太过分了。

这一次莱弗雷特-史密斯没有花多久时间去思考。他依旧目光盯着中距离，扎扎实实地宣称："我以上的回答已经连同答复了这个补充提问。而且这问题，对于正在为国家作出无可估量贡献的各位人士——他们往往是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来为国家服务的——是无端的责难。"

很有力的"听呀，听呀"声。明确无误的"听呀，听呀"声，中止了补充提问。会上宣布提出下一个问题。莱弗雷特-史密斯伸展着宽阔的肩膀坐下，沉浸在做了出色工作的喜悦中。

我还要等待一个向我自己大臣提的问题，在问题单上它还排在更下面一些。一直坐在我旁边的道格拉斯，却满意地露齿一笑，走了。

过了些时，一番辩论正在展开。我还不能离开这里上埃伯里街去，正在这时候，我看见罗杰走进了议院大厅；他在外面一定已经有所风闻，因为他在走向前座自己的席位途中，在莱弗雷特-史密斯身旁站了一会，拍他的肩膀。莱弗雷特-史密斯侧身向着他，露出严肃而满意的微笑。

罗杰懒洋洋地靠在自己的座位上，阅读着自己的文件，就象人们在火车车厢里工作一样。当反对党席位上传出的一句妙语

引得哄堂大笑时，他露出了心不在焉的敦厚微笑。

当又有人起来发表演说的时候，他眼光离开文件，抬头转向旁听席，同我的目光相遇。他翘了翘大拇指，要我到外面去同他会合。我看到他站立起来，同另一位大臣耳语了几句，就漫步向外走去。

在中央会客厅里，到处是来宾和一小群一小群恳切地交谈着的人们，以及无可奈何地等候着的孤零者，很有几分象寒冬之夜的中央火车站。他向我走来。

“我听说莱弗雷特相当不坏，”他说。

“比你自己来还更好些。”

罗杰绷紧了上唇呵呵笑得很厉害。他刚要张口说话，我看到埃伦打我们身旁走过。她一定是从听众席上下来的，我想；同时她朝着我，仿佛对略为相识的人那样淡淡一笑。对罗杰，她仿佛陌路相逢；他对她也同样对待。我注视着她从会客厅的门里离开我们而走。

罗杰说：“她直接回家去。我们过几分钟也就可以跟着走了。我想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走出来，但见宫廷广场的浓雾中透出湿漉漉的灯火和出租汽车的车灯。当我们坐进出租汽车时，罗杰喃喃说道，最好还是由我来说地址。

电梯门卡嚓的开启声，门铃叮当。

埃伦前来应门时，她对我是有准备的，但看到罗杰也来了，不禁发出惊讶而高兴的喘息声。门在我们身后刚关闭，她已经倒在他怀里。这是宽慰和相知的拥抱，是深知能够为对方带来无限快乐的情侣间的拥抱。对她说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意义。她只能在这间屋里会到他，被行动诡秘所造成的“幽闭恐怖”憋得

慌，所以有这一回能当着别人面前张开臂膀搂住他，感到特别高兴。他们本会直接上床去。然而却有我在场，这对她真是既快活又扫兴。

终于，他们俩坐到了长沙发上，我坐在单人软椅里。"那还不算太坏，对吗？"她问的是下院的事情，但她的语调是那么快乐，所以也可能是另有所指。他的眼睛同她一样光亮。他的答复也仿佛是双关的："不坏。"接着，他就谈起正经。

"看来大家都认为结局还好。"

我说我肯定认为是这样。

她要我们告诉她：现在这问题是否还会带来危害？很难说；可能不会了，除非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她紧锁着双眉。她是机灵的，但是她缺乏搞政治的教养，所以她觉得那些走廊曲曲折折看不清前途。

"好吧，不管怎么说，"她说道，"布洛津斯基总算完啦。还算有收获。"

不，我们说，这可不一定。千万不要低估偏执狂。我这么说既是模仿罗杰，同时也是暗指他对付布洛津斯基的过程，用来挖苦他。时常，他执狂依然危险一如往常，而清醒的人却遭受到了失败。千万不要低估他们，我说。千万不要试图去安抚他们。那是白费时间。他们只会拿进，决不会给出的。对付偏执狂的唯一办法是迎头痛击。要是哪个家伙患了迫害狂，唯一切实的办法是让他尝些受迫害的味道。

我是随便说说的，口头装得强硬是为了使她感到高兴。但是她接嘴的时候，却不是强装强硬：

"我真希望有人整垮他。我但愿上帝能让我自己来干。"他损害了，或者是企图损害罗杰。这就足够了。

“你不能弄几个科学家来干他吗？”她热切地问我。

“他们都感到不太高兴，”我回答。

“见鬼，不高兴有什么用处？”

罗杰说，她不用为布洛津斯基操太大的心。他依旧会有一些恼人的价值，但是要讲到实际的影响，他可能已经山穷水尽。跑到美国去发动攻击，不是一个好的主意。这么做可能在那里给我们制造几个敌人，但是他们反正总会成为敌人的。至于在英国呢，这么做会损坏他的信誉，甚至包括他在那些本来愿意利用他的人心目中的信誉。

“往后麻烦还有的是，”他说，“不过布洛津斯基，他是自作自受，活该。”

“你不预备对他干些什么吗？”

“既然不理睬他是好办法，我就不干什么。”他对她微笑着。

“我真希望有人整垮他，”她重又嚷嚷道。

他的一只手臂搂着她，这时他把她搂得更紧了些。他告诉她说，在实际事务中，报复是一种代价太昂贵的奢侈品。做这种事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她大声笑了起来。“你讲的是你自己。对我说来是有点意义的。”

我一直在设法引她开心。她为罗杰担心，比那晚上罗杰自己和我还更担心；然而她又显得很有精神。这不仅是因为她跟我们在一起。从她的举止，似乎可以看出有一个伤口已经愈合。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她所以宽慰，是因为这次的攻击与她无关。她疑心的是，那些威胁性的电话后面，可能有罗杰认识的人在作祟。有一段时间她曾倾向于怪罪布洛津斯基。我请人进行的侦察已经告诉我们，这不大可能。现在她可以相信了。这样就使她可以尽情地憎恨布洛津斯基。她正因为宽慰而感到怒气

冲天。她决不能容忍自己为罗杰带来危险。我想，只要能够减少罗杰的危险，她瞎掉一只眼睛，断掉一只手臂，损毁自己的容貌，都会在所不惜。然而，这样一种无私的爱情也有它自己的利己主义的一面：她会宁愿发生更大些的危险，而不愿让危险由自己所引起。

我告诉她，情报人员还没有发现任何肯定的东西。现在他们正在侦听她所有的电话。

"而得到的效果，"她说，"无非是当他"——她说时看了他一眼——"打电话来时，使人感到简直要发疯。"

"他们有他们一套技术。你得耐心点儿，好吗？"

"我善于耐心吗？"

罗杰说："这事情中你的处境最困难。你得忍耐点儿。"他怀着绝对的信心，说得很干脆。

她问我，她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难道她只得静坐着吗？

"这是相当不好受的，你知道，"她说。

罗杰说："是的，这我知道。"

过后不久，他看了下表，说道再过半小时他就得走啦。我在回家的路上，曾略微想到他们俩，想到他们无拘无束地独自待在一起。

第二十七章

在水晶吊灯下漫步

关于流言蜚语，罗杰不需要任何人来指点他。他在空气中就嗅到了；或者，更确切些说——因为这中间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他是在往返于下院、俱乐部、办公室、唐宁街之间，在熟人的表情中琢磨出来的。在十一月的那些日子里，我们都知道流言正在沸腾，其中有些纯粹是无端的谣传——阴险、恶毒而又引人入胜——而另外有些却是有政治意图的。

我还没有听到过一句关于埃伦或其他女人的耳语。议会里的问题看来也已平息下去。罗杰所以被广为谈论的原因之一，却是因为他受到了一种他最消受不了的支持。鱼贩会馆的演说，或者说其中的一鳞半爪，或者说它造成的假象，已经开始传开。它已经成为新闻。这种声誉是怎样传播的，没有人懂得，所以戏剧界的人士才称之为“口碑”。在两三个星期之间，罗杰已经变成了自由派舆论的宠儿，或至少说是希望。自由派舆论？在局外的某些人看来，这根本算不得什么，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更其确定是算不得什么的。自由派舆论用的语言可能不同于《电讯报》，或者拉富金的同事们，或者保守党的后座议员，但是，只要真有一个争执点的话，它总归会同他们站在一边。可能是的。但是，对罗杰很不方便的是，《电讯报》、拉富金的同事们和保守党后座

议员却不是这么看的。对他们说来，《新政治家》和《观察家》[①]同列宁《火星报》的某种最革命的方回同出一辙。假使罗杰得到这批人的赞赏，那么对他这个人就得多加防备。

还有的称赞来自其它更危险的方面。反对党议员席上的一些非正规人士也开始在引用他的话——不是反对党的官方的发言人，他们有自已的麻烦事要处理，所以想要把争论平息下去，而是那些主张裁军的人、和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人数可能还不到三十，但是他们是能说会道而且没有节制的。当我念到他们的一篇演说中对罗杰说了赞赏的话时，我狠毒地想道，但愿我们不要坏在我们朋友的手中。

这些罗杰都知道。但是他对我只字不提；他对于他恐惧的、希望的或准备做的是什么，一概都不肯吐露。有一次他曾谈到埃伦；另外一次，在一所俱乐部的酒吧间，他为我要来了一大杯啤酒，突然问道："你不相信宗教吧？"

回答他是知道的。不，我说，我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奇怪，"他说。他的脸部表情显得疑惑不解、质朴而单纯。"我本以为你会信仰宗教的。"

他把自已的一大杯啤酒一饮而尽。"你知道，我不能想象没有信仰怎么能行。"

"当然，"他继续说道，"许多人只是喜欢教会，虽然他们并不真正信仰宗教。我想我即使不信仰宗教，也会继续喜欢教会的。不过我信仰。"

我问：你信仰的到底是什么？

"我想，"他说，"我意年时学到的一切，我几乎都相信。我相信天国中的上帝，我相信身后的生命。如果告诉我说，天国并不

① 两者均为自由派的刊物。

象我经常所想象那样，这也没有用。我知道的不比人们差。但是我依旧无法不相信。”

他继续谈论着信念。他的语调是温和的，就象一个说话没有把握的人。他会乐意听到我说，是的，这正是我的感觉。他是绝顶真诚的；说这种出自肺腑的话，不可能撒谎。然而，在我头脑的背后，我却多少怀着猜疑的心情在想；不过一个人还是可能真心地讲一件事，而目的正是隐瞒另一件事。

在我头脑的背后，我在想：他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这是他的天性。然而，不管怎么样，这依旧是一种有效的手法，防止我追究他往后准备怎么办。

直到这时候为止，有一个疑问我一直加以排斥。这疑问赫克托·罗斯也不曾明言，但是他曾经尖刻地暗示过。我深知罗杰，而罗斯则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罗斯对他的目标、他的企求、他的信念，都毫无兴趣。罗斯判断人的时候，只是看他们作为公务人员的一面，而在这方面他经常是绝对正确的，次做多得我记也记不清。关于罗杰，他问一个问题，仅仅一个问题：到关键的时刻，他准备怎么办？

罗杰什么也不告诉我。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中，我仅仅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信息。那是邀请我在兰开斯特大厦招待会后下一天晚上参加诺思勋爵街的一次“单身汉夜餐”。

在兰开斯特大厦，罗杰出席并且同首相手挽手，亲热地在水晶吊灯下，踩在地毯上来回走了几分钟。不过这并不是什么殊荣，使他有别于其他各位大臣，或者甚至奥斯鲍迪斯顿或罗斯。首相有时同同大家周旋，跟谁都愿意手挽手亲热地在水晶灯下走一走。我在旁边楼梯上站着，想道：一百年以前举行这一类的招待会，可能大致也是这样的形式，大致也是这样一些面孔，只

不过那时候大概会在首相自己的住宅里举行，而现在，据我所记得的有关维多利亚朝政治聚会的记载看来，喝的酒却要比那时多得多。

所以要举行这次招待会，是由于某西方国家外长的来访。出席的有政界人物和夫人，以及文官和夫人。政界人物的夫人衣着更加华贵，总的说来也更加引人注目。而反过来说，文官们本身，却又比政界人物更引人注目，以致在一个生人眼里，他们倒可能被认为是更显赫的一群。他们不仅打着白领结，而且戴上十字章、勋章、绶带，象赫克托·罗斯这样平时不惹眼的人物，也光耀夺目起来，因为他身上佩戴的勋章，肩上被挂的绶带比这屋子里随便哪个人都多。

屋子里逐渐挤满了人，连楼梯上也站得满满的。玛格丽特正在同奥斯鲍迪斯顿夫妇交谈。我想要走过去同他们汇合，半路却被黛安娜·斯基德莫截住了。我赞赏她的时装、她的珠宝、她的星光大蓝宝石。但是在这一切的下面，她却显得紧张而苍白。不过她会强打精神；或者换种说法，她的这种精神本就是她天生的禀赋，就如同她那猴子脸上的骨头是她天生的一个部分一样。她不断地眉来目去，微笑着同身旁经过的熟人们打招呼。

她注视着现在正同蒙蒂·凯弗走着的首相。“他干得很好，对吗？”她说。她谈到首相时，就好象一位校长在谈论体育表演会上演出最精采的十三岁孩子。随后她问我：“玛格丽特在哪儿？”我指给她看，同时带领她向玛格丽特处走去。虽然在这次招待会上黛安娜认识的人比我多得多，但是她并没有遇到过奥斯鲍迪斯顿夫妇。

她说她愿意同他们认识。这时候她还是轻松愉快和交际场合的那种八面玲珑劲儿。可我们还没有走上三步，她就站停了：

“不。我不想再见到别人。我遇到的人已经够多啦。”

一瞬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听对了没有。这一次同她在自己餐桌上的那次精神崩溃不同。她的眼睛里闪耀着的是意志的光芒，而不是泪水。

我们正处在聚会的中心。是的，巴塞特那天晚上的事情以后[①]，她的背脊骨又变硬了。当时她因为我们谈到婚姻而感觉痛苦。她不习惯于束手无策地忍受痛苦。她再也不能独自在那座大房子里生活，她说。她要有一个人同她谈话。她曾经跟这个跟那个当学生，她曾经象一个着了迷的女孩那样多少次地跟着改变她的思想色彩——这些都还不够。谈情说爱也会嫌不够。她要的是有一个人始终在一起。

“你没用，”她实际而坦率地说。“你有妻子。”

在那巨大的客厅里，绝大多数的脸都显得很高兴。比大多数集会上显得更高兴，我想。随后，我看到卡罗偎依在罗杰的手臂上走出来，他们是引人注目的一对，他们笑容满面，仪态自若，已经习惯于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场的人中间，还有别人具有他们这种隐私吗？必定还有一些：要是有人全知道这些人的生活，那一定会有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但是，也许并不象人们所可能想象的那么多。这客厅里的男男女女都精力充沛、精神饱满。“蜜糖里泡大的”，我曾听得人们这么说，不过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说。有几桩风流事件正在传诵。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去触犯两性生活的禁忌。时常，他们不触犯还比触犯的人从中得到更多的享受。但是，从他们的生活和谈吐中看不出

---

① 指黛安娜在餐桌上因别人谈到婚姻等事情而不禁流泪一事，见第二十四章。本段下文为黛安娜就此事对刘易斯所做的说明，不用直接引语，而以叙述的方式表达，是本书作者常用的手法。

他们期待的是性生活的天堂，他们也并不以此来刺激自己。也许，我有时想，这正是活动家生活的一个前提条件。

不管怎么说，他们绝大多数是高兴的。这天晚上，他们看来还由于相互借光而兴趣倍增；甚至首相本人也是这样，虽然他借的只是他自己的光。这是他们的酬报之一。此外还有什么别的酬报呢？

玛格丽特和我同大家道别以后，就在进门厅里等候着一部部政府汽车、公司汽车随着叫唤声驶上前来。布里奇沃特勋爵；莱弗雷特-史密斯先生；比利时大使；赫克托·罗斯爵士。玛格丽特问我，干吗微笑？我刚记起我曾经问过拉富金勋爵，他这样过一种许多人都会认为无比勤奋的生活，自认为得到了什么报酬。当然是权力咯？我这样提示说，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另外一样东西，我又提示说，是车辆。他已经有整整一代人的时间①没有用过伦敦的公共车辆，交通工具总是现成安排好了的。他一边尽管过着牛马的生活，旅行却总象乘坐魔术飞毯一般。可是这些话并没有把拉富金勋爵逗乐。

第二天晚上罗杰在诺思勋爵街请客。当我看到其他的来宾时，我就想到罗杰犯了一个策略错误。蒙蒂·凯弗来了，莱弗雷特-史密斯和汤姆·温代姆也在。还有罗斯和奥斯鲍迪斯顿，也还有法兰西斯·盖特列夫。用意是不难看出的。凯弗是罗杰最亲近的政治伙伴；莱弗雷特-史密斯和温代姆是必须让他们了解情况的。我们其余几个人同罗杰制定的政策一直关系密切。可是除了法兰西斯之外，在场的人都参加了前一夜的招待会。假使我是罗杰的话，我会稍稍等候些时候，让那魔法圈子②的余辉

① 西方通常以三十年为一代。

② 指政界中最上层的圈子，见第六章末。

消失一些；这样，在场这些人可能较少关心是否会冒被逐出这个圈子的险。

这席晚餐，除了坐在末端的卡罗之外，都是男人；晚坐着开始嘀咕，罗杰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当着赫克托·罗斯和道格拉斯，以及其他几个人的面，他不大可能会开诚布公地说话。卡罗象一个经过排练的同伙那样进行工作，他们俩似乎是在征询意见；收集到的反应究竟怎么样？他们没有提具体的问题。他们以逸代劳地等待着屋里自然而然地有什么消息传出来。

正象罗杰跟我谈宗教的那次一样，我无法信赖自己对他的判断，甚至也拿不准我的判断究竟是什么，因为它老是闪闪烁烁的。假使他是要找个机会脱身，他会不会这样行事呢？也许，说到底他并没有犯什么策略错误。

当然——这是一清二楚的——他正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怀疑。他不仅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而且还在逼着他们这样做。

夜餐用完后，卡罗也不离开。她是集团中的一员，她也同我们大家一样坐着喝葡萄酒。在葡萄酒放上桌子以前，有一桩事情是无论在这家里或别的地方我从未见到过的。侍女们把台布揭下，就在光溜溜的黑黄檀木桌面上放上玻璃杯。她说，这是她父亲家里沿袭的十九世纪老习惯。玻璃杯、银器、细颈水晶酒瓶、坛子里玫瑰花形成的一圈粉红色，都倒映在桌面上；也许，这就是她的祖先所欣赏的景象；也许，在她的想象中，她的祖先就是这样坐着组织维多利亚朝的政府，封官许愿的。

罗杰把一个酒壶轻轻移到左边法兰西斯的面前，并且不经意地说道，在座的都很清楚谁赞成我们，谁反对我们。不论做什么决定，这都是必须知道的。接着他以十分超脱的语气，很象哈

佛政治学院的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一样补充说道："我有时嘀咕，我们不论哪一个，在作出决定的时候究竟有多大的自由？我是说我们干政治的。我怀疑，自由的范围是不是比我们倾向于认为的更狭隘些。"

赫克托·罗斯肯定是满有把握地认为，一切果然不出所料，罗杰是在准备钻一个空子，趁机脱逃。但是罗斯却仿佛装作明智或故意作对似地接嘴进行争辩。

"顺致敬意，大臣，我认为比您说的更为狭隘。我活得越老，参加公众事务的决策越多——毋庸说是法文意义上的参加①——就越加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实属言之有理。"

汤姆·温代姆的表情震惊而又固执，就仿佛赫克托的意见——显而易见是受到俄国影响的②——简直是大逆不道。

"不无教益的是自问一下"——罗斯是难得出席晚宴的，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似乎突然合群起来了——"假使您那愉快的一伙，卡罗莱恩夫人，一眨眼间都被消灭了，到底会对公众事务的决策起到何种影响？事实上，当然我认为是不大可能的，但假使我们推而广之，设想整个女王陛下的政府以及高级文官都消灭了，又怎么样呢？我深怀敬意地说，我强烈地认为影响将不折不扣地等于零。作出的决策将仍然是同样的，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区别，而且决策的时间也几乎相同。"

道格拉斯接嘴了。他并不反对同罗斯唱对台戏，然而他们

---

① 英文中 assist 主要作"襄助"解，法文中相当的词 assister 本义却为"出席、在场"，所以这也是罗斯的谦词。

② 作者说温代姆这样想，是嘲笑他的浅薄：听到托尔斯泰这个俄国名字，就认为是"激进派"的意见，其实这里所指，只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等书中所论及的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微小作用。

之间存在一种职务上的团结一致。他们不想让谈话进行得太具体；所以道格拉斯接过罗斯的话头说了起来。他并不那么地相信宿命论，他说。也许其他人也能做同样的工作，作出同样的抉择；但是我们在行动上和感情上只能当作不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处于事态发展的中心地位时，道格拉斯说道，那他就作出相应的抉择。在亲自作出抉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宿命论。

他环顾了一下在座各位。在这一瞬之间，他那漫不经意的神情已经消失殆尽。"而这就是我们所以要待在事态发展中心的原因。"

"我们，我亲爱的道格拉斯？"罗斯问。

"我不仅代表我自己说话，"道格拉斯说。

不是的，但是这话不仅适用于他和赫克托·罗斯，而且也同样适用于任何的政治活动家，包括科林伍德在内。

蒙蒂·凯弗坐在长桌子中部我对面，他不断转眼注视着罗杰。蒙蒂的礼服上装皱纹密布，使他的身体显得比实际更加矮胖，因此他引起大家的注意。他把眼光从道格拉斯和罗斯身上移开，转向罗杰，并且以安静而且机密的口吻问道：

"你是——话中有话吧？"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蒙蒂说，同时他禁不住在胖脸上突然露出了恶毒的狞笑，"你说的话并不是真的这么不着边际吧？"

"你怎么想呢，蒙蒂？"

"我想你是告诉我们：在政治活动中，十年以后毫无疑问地正确的事情，现在却可能是错尽错绝的。很不幸，这是真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又怎么样呢？"罗杰脸上毫无表情。

"我可能误解了你，但是我曾想你是在问我们，目前的处境不正是这样吗？难道有丝毫的可能说不是这样吗？"

"那是我给你的印象吗？"

"既然这样的话，"蒙蒂说，"你是不是赞成走相反的道路？你是不是倾向于谨慎小心一些？"

"你真的认为他一直很谨慎小心吗？"卡罗从桌子的末端插嘴说。她目光炯炯，气色很好。她显得愤怒而容光焕发。

"我没有意思说这么做是轻松的，"蒙蒂说。

"但是你的意思是说他临阵畏缩了。难道没有一个人理会到，这些个月来他一直竭尽了他的能耐？唯一的问题是，他下一步怎么办？"

"他怎么办呢？"蒙蒂说。

他们两人之间闪现了一阵敌意。他既感到她的吸引力，又感到怕她。在她方面，她感到他太狡黠，不够男子气。她的怒气是真的。她是为罗杰而战斗，她准备发作一通；但是她知道——似乎是通过本能似地——怎么发作才最为有利。她不想在任何问题上碰运气。在这样的晚餐桌上，背信弃义的事情她看得够多啦。她想要稳住莱弗雷特-史密斯和汤姆·温代姆；她试图要向他们证明，有一些更狂野的人正在把罗杰推着向前。

她是个烈性子的人，她的怒气是真的。但是凯弗的攻击在多大的程度上也是真诚的呢？我不知道他和罗杰是否有默契。不过这番攻击对罗杰说来是正中下怀，恰巧符合他的策略①。

---

① 作者的意思是，凯弗挑明了知难而退的一条出路，正象下文刘易斯故意提出明枪交战一样，都有助于使在座的人看到这两条路都不可取，因因愿意继续跟随罗杰。

“根据我的判断——”莱弗雷特-史密斯架子十足地开腔。

“怎么呢，霍勒斯①？”卡罗向他凑过身子，施展出两股魅力：贵族式的俯就和美女的献媚。

“根据我的判断，我们应该记住，有时候操之过急反而会耽误事情。”他吐露这个想法的神情，就仿佛古往今来的智慧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卡罗继续钦佩地微笑着。

“我们把这一点忘记了吗？”她说。

“请你开导开导我们吧，”蒙蒂说。

“我倾向于认为，我们的步子已经超过我们周围的舆论。我们步子快些是对的，否则我们就不能进行恰如其分的领导。据我看来问题是，”莱弗雷特-史密斯继续说道，“如何判断，快多少才不致于冒风险。”

“可不是，”这是蒙蒂的评语。

他的蔑视心情溢于言表。我想他这样把莱弗雷特-史密斯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对待，是很错误的。尽管他说起话来极尽装模作样之能事，他一旦抱定了主意却是牢不可破的。我想到日后的情景，但愿他更加无足轻重一些，主意不坚强一些。罗杰没有找一个更柔顺些的人来担当这工作，可能是一桩不幸的事。

卡罗继续专心一志地对付着他和汤姆·温代姆。她同他们谈得很投机。她能够同情他们的疑虑，同情他们保守的内心深处所蕴藏的犹豫——这部分地是因为她也有这些犹豫，虽然她除了罗杰不会向任何别人承认，而且一旦他表了态也不会向他承认。

① 莱弗雷特-史密斯的教名。

汤姆·温代姆还在一厢情愿地说，他希望战舰仍然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

“当然我也知道它已经不是，”他说。

“我真高兴你知道这点，”蒙蒂·凯弗说。

汤姆脸红红的，感到窘困；他坚持往下说，自从上次大战以来，大家对于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打仗这一点，不断地改变着看法。他料想，这也没什么。但是，他说，“要那些伙计”（他指的是那些现役的军官，以及下院里他的朋友们）“习惯于如此迅速改变着的事物，需要一些时间。”

这时法兰西斯·盖特列夫插嘴说话了，他先是讲究礼节地向温代姆和莱弗雷特-史密斯道歉。他的语气显得是冷漠的，但是冷漠中又透露出不耐烦。

“时间不多了，”他说。“政治的时刻表你们是知道的，这是你们的业务。但是应用科学的时刻表还要快十倍。假使你们为了大家意见一致，等待得太久了，那么极大的可能性是一切都将荡然无剩，再没有东西可供你们等待了。”

罗杰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赫克托·罗斯无动于衷地淡然一笑。这时候我插了一段话。假使我们真的碰了壁（我故意表明我自己站在罗杰的政策这一边），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至今为止我们一直努力循着“封闭政治”的渠道，在权力的走廊和委员会里挣扎前进。假使这些渠道都堵住了，我们可以把它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哪怕是四分之一公开的声明，迄今也只有鱼贩会馆的那一篇演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涉及的问题都是技术性的，或者至少说我们都把它们说成是技术性的；因此绝大多数的事实都埋藏在保密的迷雾里；在我们的国家，在所有的国家，我们都已经习惯于由一小批人秘密地来作出诸如此类的

决定。因为种种原因，这种做法也强加到了我们头上。但是总有那么一天，有人会起来打蒙它。这一天可能还没有到。但是，我不加强调地说道，即使威胁一下说这一天已经到了，也可能产生有趣的效果。

我并不指望这些话会受到欢迎。事实上也不出所料。道格拉斯是爱我的，他觉得这些话简直骇人听闻，最好加以忘记。罗斯并不爱我，他认为这些话正好说明为什么我在官场总有些格格不入。甚至法兰西斯也感到不很喜欢。在场的政客们中间，只有凯弗默默思考着——在这些人里面，只有他还可能会考虑到，在一个富裕而且生活舒适的国家里，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可以发动的社会力量。

莱弗雷特-史密斯说，"我不敢苟同这样的建议。"

卡罗皱起了眉头。没有人进行争辩。有人设法转换话题，过了几分钟之后，罗杰才说道："这些都不是轻松的事儿，你们知道。"

自从他同凯弗交锋以来，他还没有开过口。他一直坐在桌子的一头，凛凛然地，啜着葡萄酒，盘算着。现在他掌握了局面。他表露他的担忧，并不掩饰。他知道他必须稳住这张桌子周围的每一个人，使他们都跟着他，我听着他说话，心想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表演得这样精彩。表演？这么说是既对又不对。可能这不是他的全部意图，但是很大程度上他是在表演。有些模棱两可的话，是他故意说的，但也有些他自己也并不意识。

当我们道晚安离开的时候，大家还深深处于他的影响之下。他看来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

回家的路上，以及下一天早晨头脑更冷静一些以后，我都在想：在场的每一个人到底认为罗杰究竟说了些什么？你愿意听到

什么，你就听到什么，尽管这些人都饱经世故，但情况还是这样。叫他们把听到些什么都写下来，那答案会有相当大的讽刺意味。然而，罗杰却并没有说一句假话，或者甚至一句不诚恳的话。

至于我自己，自从罗斯发出第一个警告以来，我还从没有这么地感到拿不准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当然，罗杰是在留一条退路，要不这么做，那他是疯了。当然，他一定想到过——而且卡罗也一定明言提出过——他还有时间下台阶，趁还来得及，趁现在还不致使他这样一个通达的人感到受窘，赶快把他那政策的重负撂下，然后换一个部继续做大臣，而且这么一来反而还能捞到不少的信誉。这一些都是清楚的。除此以外，我可什么把握也没有了。

第二十八章

一个不太有意义的名字

十二月的一个早晨，我收到一份报告。那是我在保安部门的一个熟人拿来的。他不让我亲自看报告，但我是习惯于他们这一套离奇做法的。他把我要的名字告诉我，接着就把报告带走了。

我要的是打扰埃伦的那个人的名字。当我听到的时候，我说道，"啊，是吗?"这名字听起来很平淡，就象是一个新来的管家。它听来既不比其它任何事物更可能，也不比其它任何事情更不可能，每当你参与一件秘密调查的时候，了解到的事实都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不久以前在我旧时学院里的那桩事件中，我就曾有过这样的感觉①)。然而，当我独自留下时，这名字又显得很古怪。它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古怪，但又不是夸张式的古怪。我没有象旧式惊险小说中那样被告知：那人是赫克托·罗斯或者首相，或者罗杰自己。这是一种平庸的古怪。过了不到五分钟，我就给埃伦打了电话，告诉她我要在一个钟头之内见到她。

"有什么事?"但是这是无需问的。

在电话上我就要她答应我一件事。我对她说：我什么也不能告诉她，除非她答应听到以后不采取任何行动，不管怎么样的

行动，直到我们取得一致意见为止。

“我想就这么办吧，”她以老大不情愿的口气说。

我们得找一个能够安全见面的地方。当时正当圣诞节放假，所以我的孩子们在家里。她那儿呢？不，她说。这一回她未免不够实事求是了，我想。②

她很利落地指定了一个会面的地点，在伯林顿花园附近的一个画廊里。到了那里，我发现她独自坐在内间正中孤零零的一张椅子上。周围墙上大幅大幅的画面上尽是一团一块块的颜色。当我在这门可罗雀的画廊里向她走去的同时，我的感觉是我们象是两个孤寂的“行动派”绘画③的信徒；或者是一个中年官员和一个衣着入时貌似年青的女人初次幽会。当她见到我时，她的眼光是坦率、阴郁、恐惧而又期待的。

“怎么样？”她说。

我没有浪费时间。

“看来，”我回答说，“是胡特。”

在一瞬间，她不敢相信她自己没有听错，不敢相信我说的胡特就是那个我们俩都有点认识的人④，那个小个子、两颊鲜红、匹克威克式、面貌悦人的斟酒人，他在拉富金的一位竞争者手下任职，但不是最高级的职务，而是低那么两三档的、商务方面的职务。我告诉她，我最后一次遇到他是在拉富金的生日宴会上，当时只要拉富金张一下口，他就喜形于色，把两只手举得高高

① 指另一部小说《事件》中的情节。

② 圣诞节期间，连罗杰也不会去埃伦处，不用说别人了，所以这么说不够实事求是。

③ 一种以乱泼颜料为特征的抽象画派。

④ 参看第十三章后半。

的，仿佛是在给歌剧女主角鼓掌。

"我是在图书馆里见到他的，"她重复说了好几遍。接着她又说。"但是他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怨我！我简直都没有单独跟他说过话。"

她要寻找一个私人的原因，是不是怠慢过他，或者忽视过他的逗引，没有作出反应，但是她无法自我陶醉，连这样一点点的安慰也不能得到。

"也许因为在图书馆里看到我，才使得他能够找上我们的。他是怎么找上我们的呢？有谁知道这一点吗？"

我说这无关紧要。然而，当时对她说来，这一点却是至关紧要的，甚至使她顾不上其它一切。她嚷嚷道："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不行。"

"我一定要。"

"所以我才要你保证的，"我说，"一小时以前。"

她怀着一种狂暴的，近似仇恨的心情看我。她象是毒瘾发作似她，渴望着要有所行动。不让她行动使她感到受不了。简直象是要她压制整个自我、全身心，不仅压制她的心，而且压住她的身体。

她狂热地争辩。这么做不会有害处，她说。这么做不会有好处，我回答：可能会有危险。既然我们已经肯定是他，一部分威胁已经消失。假使他仅仅是出于私怨而干的（不过我又说了一遍，这是我不能相信的），那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惹些麻烦而已。她尽可以让它去，不管它。

但是，假使不是私怨，那他是不是自己要干的呢？假使不是，那么是为谁干的呢？突然间，埃伦发作了一场十分精采的信

执狂浮客症①。她看到有一个中央情报机构在调动各种敌人；他们监视、策划、趁虚而入、侦察着罗杰和她自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件事是他们采取的一个步骤，布洛津斯基的事情也是一个步骤。谁在指挥这一切呢？

我无法使她平息，或者使她相信这是不真实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在这间空洞洞的房间里，图画中的红颜色都在向着我们拥过来，我自己也开始感到陷入了一个追害网。

她想要叫喊，号哭，纵身飞出去，向罗杰求爱，什么都行。她脸色绯红——但是正象一个患病的小孩说变就变那样，她似乎处在一种瞬息万变的状态之中，当我转眼再看到她时，她已经脸色苍白。

她变得十分安静。狂热已经过去。她感到害怕。最后，我还是使她开了口："要是这样下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受得了。"

说实在话，她担心的不是她自己的坚韧性，而是他的坚韧性。她那话的真正意思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受得了。"她感到说不出口的是，她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怕可能会失去他。这种恐惧，有些她能够坦白承认，就象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所做的。当时她告诉我，假使他因为她而丧失他的政治前途，他是不会原谅她的。但这种新的恐惧却是她所不能坦白承认的，因为它看起来象是叛逆。但是，虽然她崇拜罗杰，她是知道他的。她相信，这种种迫害不会使他挺起腰杆，而会驱使他退回到安全地带——退回去跟他的同僚们为伍，退回到诺思勋爵街的荫蔽所。

她禁不住告诉我说：

---

① 浮客症在心理学中指一种反常精神状态，患者言行不同平时，但神志似仍清醒，然而一旦恢复正常后即不复能记忆病时情况。

"现在，问题在于不能同他在一起。"她的意思是不能同他每时每刻都在一起。"你知道，当他来我这里的时候，他感到高兴。我也一样。"这话她是用她平常的现实口吻，丝毫不故作姿态地说的。"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够。"

她说："我愿意抛弃一切，我告诉你，我能够一无所有地过日子——我能够做随便什么事情——只要我全部时间都接近他。必要的话，我能够不跟他一起睡，只要我能够日日夜夜、一年到头地挨着他。"

第四部分

向作出抉择逼近

第二十九章

追思礼拜

黑沉沉浓云低压的正午，西敏寺区圣玛格丽特教堂钟声阵阵。那是圣诞节后的第三天，下院正在休会，但是首相和科林伍德戴着圆顶高帽，身穿晨礼服，从遮篷下走进门廊。随后还有三位大臣和一批年长的贵族，接着是罗杰和蒙蒂·凯弗。人行道上的过路人并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注意；无非是几顶高帽子，一小撮显贵人物，举行着什么礼拜仪式。

我坐在教堂的中部，这里由于某种视力上的错觉，光线似乎比户外还要明亮。祭坛上方彩色玻璃光耀夺目，就象我小时候家里前门上的玻璃，或者奥斯鲍迪斯顿家门上的。我周围人们壮健焕发的容貌庄严肃穆，但是并没有悲痛。这是他们所喜爱的礼仪的一个部分，是他们生活的魅力的一个部分。科林伍德跪了一些时候。其他各位大臣和议员坐在前两排，他们举止如仪，做着轮到做他们自己的追思礼拜时他们的晚辈也会为他们而做的一切。

事实上，这天早晨他们追悼的那个人，却不会认为所做的一切已经足够。他是一个谦谦长者，但是他对于事情如何做得得体，却具有最敏锐的感觉。教堂只坐满了一半。出席率不高，他会这么说。更糟糕的是，他会因为礼拜仪式不在西敏寺里面举

行而感到丧气。"给我的是安慰奖，"他会这么说。

这是为老托马斯·贝维尔举行的追思礼拜。他是在圣诞节前死的，享年八十八岁。当他在战争初期当大臣的时候，我曾是他私人班子里的一员。那是我官员生活的启蒙阶段，而且我还比绝大多数其他悼念者更熟悉他。没有一个人会称他是一个伟人，首先他自己决不会这样称呼自己；然而，我还是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客，天生的政客。他知道使哪些政治手段，怎么使法，使得比我在政府中所遇到过的任何人都更其恰到好处。他这种技巧，比较说来在较小天地中活动的人们身上倒更为多见一些，例如我们学院中的亚瑟·布朗就是一个。

贝维尔是一个贵族，他的部分作风就是装得象个笨手笨脚的外行。其实要说他是外行，那么操纵美国民主党机构的那些爱尔兰人也是外行了。贝维尔对政治有强烈的爱好。而且正象绝大多数热诚的政客一样，他对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情，部抱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唯一的例外是对自己出山的机会。一九四三年，当他七十四岁的时候，就叫人客气面坚决地撵走了。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事情已经完结。可他还迟迟不肯接受爵位①，还在希望再来一届保守党政府可能会召他回去。他又在一两个非党派性机构中任过职，包括担任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随后又选出了几届保守政府，但是电话铃还是没有响。终于，在八十四岁的时候，他接受了子爵爵位，即使在那时候他心里还是憎恨的，即使在那时候还是找朋友询问，换了前相还有没有再担任一

① 按英国制度，政府由下议院成员构成，政客一旦接受爵位进入上议院就不再参加政府。

个职务的机会。当人们告诉他说没有的时候，他的蓝眼睛不再是温文善良，而变得怒火熊熊。然而他还是屈服了。在最后的四年中，托马斯·贝维尔摇身一变，成了格兰姆邦特勋爵。

现在收场了。在一些官方的史册里，他将作为一个很次要的角色被提上一笔。要专门立传，他还是不够格的。我看了一眼礼拜仪式牌上用的称呼：格兰姆邦特子爵一世托马斯·贝维尔，不由感到无名的悲哀。我周围的权贵们正喃喃地说着一些应景的话。罗杰站在首相和科林伍德旁边，他显得比这些沉着的人还更沉着，他那美好的嗓音清晰可闻。

我感到——是的，感到既悲哀又格格不入。为什么呢？要是这样问，我倒会一时回答不上。这正是统治阶层对他们自己成员的告别式。至于托马斯·贝维尔，我说不上很爱他。在旧时的日子里他曾经是我的同盟者，但那是公务领域里的事情。他对我很和蔼，因为他本能的处世方针是对同事始终要和蔼，除非有压倒一切的理由需要不和蔼。总的说来就是这么回事。他是一个坚强的保守党老政客，深入骨髓的爱国主义者——同时，越是深入他的骨髓，就越能发现他的势利眼（尽管他外表装得很随和），以及冷漠无情。然而，实际上我也并没有真想到他的这一切。尽管我周围嗡嗡响着官方人物自信的嗓音，我却离得远远的——正如同他自己也离得很远，因为正象我们随便哪个人时辰来到时一样，他也显得很容易被忘却。

礼拜仪式结束了，集会的人们鱼贯而出，他们显得欣快、健康——已经尽到了责任。我没有听到人对老头提到一个字。首相、科林伍德和罗杰登上了同一辆车。当汽车驶离时，蒙蒂·凯弗在一旁看着。礼拜进行时我没有注意到萨米金斯，这时听到凯弗对他说："我们吃过午饭再继续。"

他指的是，内阁委员会早晨开过会，但是没有开完。我们早已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会了，所以除了道格拉斯之外，他们的顾问，无论科学家和文官，都没有出席。蒙蒂用他那聪明而深凹的眼睛，注视着那辆汽车，看它转弯离开议会广场。

"时间安排得很好，你说是吗？"他对萨米金斯说。

突兀地，仿佛既邀请我们，同时又感到不愿意似地，他问我们吃午饭时有没有空。当我们驱车驶往史密斯广场凯弗的住宅时（我还是第一次去），萨米金斯滔滔不绝地讲着，虽然凯弗和我都保持沉默。我心头想的是，他所以邀请我们，仅仅是因为寂寞，还是因为他有意，或者感到有责任，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呢？

当我们进门时，那高而窄的房屋发出空洞洞的声响。在饭厅里，我朝窗外望去，透过冬天黄黄的光线，看到一座教堂的废墟。这简直象哥特式幻想小说中的一个情景。然而房间本身却是光亮而雅致的；一边墙上挂着一幅很优美的图画，是西斯莱画的白杨和阳光照耀下的水面，另一边墙上是一张尼古拉·德·斯塔尔的静物画，画的是白色的盘子里盛着素淡的水果。

我问他另外一张画是谁画的。他的回答是含含糊糊的；他说不出画家是谁。他念过的书比绝大多数人更多，但是他似乎没有任何的视觉感受。他生活在一座反映他妻子趣味的博物馆里。

侍女端进了鳄梨①、冷的鸡肉、舌头和干酪。凯弗狼吞虎咽地吃着；萨米金斯吃得没有他多，也没有他那么津津有味；但是他独吞了一瓶白葡萄酒。凯弗和我都已经养成一种较年青的行政人员中通行的习惯，就是入晚以前不喝酒。

---

① 鳄梨树所结果实；呈深绿色，形似柠檬而较大，肉质柔软。

"这种伙食最好①，"萨米金斯冲口而出地说道，"咱们干吗要坐着吃那一道道丰盛得要命的午餐浪费时间呢？"

蒙蒂·凯弗向他微笑；是的，这里面有喜欢的成份；是的，也许还有羡慕，羡慕他具有自己所从不曾有过的冲劲和放任。他嘴里塞得满满的，仿佛不经意地说道，"嗯，我们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早晨。"

他这话与其说是对萨米金斯说的，还不如说是对我说的。我知道他狡猾而敏锐，比我们哪个都更聪明。我怀疑他这些话不是漫不经意地说的。至于我自己，我肯定不是漫不注意的。我问道：

"那么是怎么过的呢？"

"噢，你知道这些事情一般是怎么进行的。"

严格说来这不算是故意怠慢的话，但是却使人很恼火。这是狡猾到了反常的程度。我看着他，他的下巴骨淹没在肉堆里，他的眉毛象弦月，他的眼睛警惕、阴险，而且生在他那松弛的脸和躯体上显得特别大胆得令人心神不宁。他说道：

"罗杰这老兄现在常爱在会上开玩笑。在委员会上这样，在内阁开会时也这样。都是很好的玩笑，我必须这么说，可是我认为雷吉并不欣赏。"

萨米金斯照例地放肆大笑，但是凯弗却用狡诈的眼光盯着我，继续说道：

"我有时感到拿不准，于政治的开太多的玩笑是不是明智。你认为怎么样？我的意思是，有时候这样做会显得是因为有什么事情担心，所以才掩饰得过火了些。你认为有可能这样吗？"

---

① 从上述菜肴可以看出，这是一顿较简朴的"冷餐"。

“你认为罗杰担心了吗？”我问。

“我不可能这么认为。我再怎么样也想象不出，他干吗要担心。你能想象吗？”

这时候，即使不象我那么专心一志地听着的萨米金斯，也露出了困惑不解的神情。

我们都知道罗杰正经历他个人的政治危机。这一点凯弗知道得同任何活着的人一样清楚。因此突然间我怀疑起来，他会不会是极尽转弯抹角的能事，在暗示一件与政治根本无关的事情。他难道真的是在提示，罗杰另有一桩性质不同的操心事？他是一个善于观察而又多疑的人，而且不幸的遭遇也可能加强了他的猜疑心。他是不是猜到了又有一件婚姻陷入了险境？

“不，”我对凯弗说，“我想象不出他干吗要担心。除非今天早晨事情的进展情况比你告诉我们的更坏。除非你已经在想，他是不是已经非下台阶不可。当然，还有你自己。”

“啊，不，不，不，”凯弗赶快回答。一阵显然发自内心的微笑，使他整个的脸都发生了变化，成为轻盈、自得、年青。“我向你们保证，一切事情都进行得比我预期的更为顺利。当然，白皮书的锋芒也实在磨得不剩多少了，对吗？除非有人用一种雷吉·科林伍德所不赞成的方式去读它。”

他补充道：“罗杰表现得特别出色。他有时候确实象是我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而今天就是这样——反正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不错，他无非只是不很大声地、轻轻带过似地给了个暗示，说可以想象，他可能会希望在公开场合说一两句话①。这可不象以辞职相威胁那样的庸俗做法，你们知道。”凯弗又微

① 就是指上文所提到过的将事情公诸于众。

笑了。"当然，我可能错了，不过我倒有这样的印象，我们的同事中有些人接了令旨。"

凯弗目光炯炯，以非常安静的声音向我说道："根据我对上次卡罗处集会的记忆，罗杰这一招可能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对吗？"

这时已近两点。再过半小时又要开会，一会儿他就得走了。我们走上楼，来到客厅，这间房也是光亮的，也挂有图画。但是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妻子的一张大幅照片。她照得比实际上更照亮，眉清目秀，生动而强壮。她跟他不配，可想而知跟他是不配的，随便哪个人看了这张照都会这样猜想。可是照片还是放在那里。每天晚上他独自归来时，一定会看到它。这使人不禁产生一种怜悯而不安的感觉，觉得他不仅是怀着悲伤，而是靠着悲伤在过日子。

萨米金斯以一种我所比不上，而且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所比不上的直截了当的作风，大步走到照片前，说道：

"你听到过她的消息吗？"

"只是从她的律师那儿。"

"讲些什么？"

"你认为会讲些什么呢？"凯弗说。

萨米金斯转身向着他，以刺耳而且严峻的语调说道："你听我说，你早些同意了结，对你反而更好。我知道你并不关心对自己好不好。但是对她也会更好些，而不幸的是：这是你所关心的。而且对你周围的一切人也会更好些。"

他象是个军官，正在处理部下的婚姻纠纷。不知为什么，他这些话听来不象是一个年青的狂妄汉在教训知名人士。所以从旁听到，也不感到窘困。

"你不用担心，"凯弗温和地说，语气中含有感激的意味，而且调刚才萨米金斯说话时一样，说得很真诚。再过了一会儿，他已经同我们告别要去大乔治街了。这时，他同情而且有把握地对我说了句话，我认为也是真诚的："不用为今天下午操心。一切都正在按计划进行。"

但是，他临了还是禁不住要来一个花招，或者说作弄一番：来点儿神秘化：

"唯一的问题是：谁的计划？"

第三十章

受到侮辱

追思礼拜过后两天，一个星期日的下午，玛格而特和我待在家里。孩子们都出去参加圣诞节聚会了，我们过得很清静。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她听着的时候，我看到她露出惊讶的神色。是的，他在家，她说道。显然对方是要同我约会，玛格而特以保护我的口气建议道，今天没有别人，请过来喝杯酒不是更好吗？随后对方进行长篇解释。最后她只好放下听筒，诅咒了一声表示对我的怜悯。“赫克托·罗斯，”她说。

在电话里他的声音听来更其冷若冰霜。“我亲爱的刘易斯，打扰你实在感到抱歉之至，要不是有相当紧迫的原因，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务请向尊夫人转达我的歉意。我实在是非常、非常抱歉。”

客套完了之后，他表明当天下午就需要见到我。他四点半在雅典娜女神俱乐部请我吃茶点。我不想去，但是他坚定而明确地逼着我要去，一切陈套的空话都不说了。接着，一旦作好了安排，抱歉和感谢的话重又滔滔地说了一遍。

看到我们的下午给破坏了，玛格丽特和我感到很恼火。我告诉她说，根据我的记忆，他从来没有在星期天做过这类事，即使在战时最忙碌的时期也没有过。他自己也必然要从海格特再过

去的住所专门赶来。这时候我偶然想起，我还没有进过他住宅的门。玛格丽特依旧悻悻地责怪我没有拒绝他。

她也同我一样，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召唤和罗杰的白皮书有关系。然而我们在星期五晚上就听说，凯弗的预言是正确的，内阁委员会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玛格丽特说道："不管怎么说，等到明天早晨总还可以吧。"

我离开舒适的房间，离开我的妻子走到雨蒙蒙的寒冬天气中，心里感到她说得不错。

当我的出租汽车停靠到俱乐部门前时，景象也并不见得更令人鼓舞一些。整幢楼都是暗的；赫克托·罗斯就站在泥泞的人行道上，幽暗的灯光之中。我还没有付好车费，他已经开始道歉。"我亲爱的刘易斯，我的无能已经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我十分抱歉之至。我以为我们这个周末是开门的。我当然应该说，我是绝大多数的错误都可能犯的，但是我真想不到会犯这样的错误。"他的客套越来越精雕细琢，同时也就听来更加具有讽刺意味，仿佛在这一切的下面，他真正的意义是要责备我。

他接着又以同样精雕细琢的方式解释道，也许他"昏聩"所造成的后果未必严重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既然"俱乐部"关了，那么"老资格"按规定就应该是开的，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在那里喝茶，这样也不致太不方便。这一切，我也同他一样熟悉。就在广场对面，离开我们五十码的地方，透过刚开始下的阵阵雪珠，倾泻出一片灯火处，正就是他称为"老资格"的联合服务俱乐部。我别的也不想，只想打断他的那些繁文缛节，赶快走进温暖的室内。

我们走进了温暖的室内。我们坐在俱乐部会客厅的一角，叫了茶和松饼。罗斯穿的是周末的服装：运动上衣和灰色法兰绒

裨子，然而繁文缛节还是没有被打断。这在他是很反常的，使我感到不知所措。通常，按照他心目中的礼仪客套一番之后，他就象扭开电钮一般谈起正经。他的仪态是如此之做作，与他内部的性格大相径庭，以致他的心情始终难以捉摸。然而，这时听他无休无止地、曲折缠绵地说着客气话，我不免感到，令人苦恼地感到，他心情紧张。

我们喝茶，我们吃松饼。罗斯为了投我所好，正彬彬有礼地表示对星期日报纸中的书评感到兴趣。他发觉有一篇的题材我妻子一定会感到有兴趣；提到她，他再一次对今天的打扰表示遗憾——

往常我总是很有耐心的；但是现在我再也无法等待下去。我说："这一切到底是干什么？"

他以一种我所摸不透的表情注视着我。

"我想是，"我说道，"罗杰·蒯夫出了什么事吧。是这样么？"

"不是直接地，"罗斯用他那麻利的、谈正经事的语气说。终于他接嘴了。他继续说道：

"不，据我所知，事情是顺当的。我们的主子们看来即将批准那本白皮书，而我应该说它写得非同一般、十分明智。下周它就将送进内阁。当然，它是一种妥协，但是它还是有些可取之点。至于这些点一旦四面受敌，我们的主子们是否仍会坚持——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就是我们的朋友蒯夫，当他真正受到攻击时，会不会坚持到底呢？坦白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疑问。"说这些话的是积极的、工作的罗斯；但同时他依旧注视着我。

"那末又怎么样呢？"我说。

"我确实认为事情相当顺当，"他说。他感到高兴的是，他说起话来还能对这件事情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仿佛他是一位还没

有选定自己宠儿的奥林匹斯神明。“我相信你无需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那么我需要放在心上的是什么事情呢？”这时候我又一次地摸不透他的表情。他的脸是板着的，显然很有权威，而且正因为他并不佯装微笑，所以也没有做作的成份。

“实际的情况是，”他说道，“我不得不同保安人员一起花了一些时间。”他接着又厉声补充了一句，“可以说是简直太多了。”

突然间，我感到怡然自得起来，因为我认为我猜到了。星期二是元旦。罗斯每年都参加决定授勋名单的小组。是否可以设想，有什么东西泄露了出去，通过我们的办公室？我问道：“是不是有什么名字走漏了？”

罗斯恼怒地看着我。“我怕我不太懂得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下周的名单里，是不是有什么名字漏出去了？”

“不，我亲爱的伙计，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是难得显示不耐烦的。他不得不作了一番努力来控制自己的心情，然后又平静而精确，字斟句酌地说道：

“我并不想引起你不必要的担心。但是我想，我还记得几个月以前曾经对你说起过，从四面八方都有抗议传来；当时我说我正在竭力加以抵制。那是什么时候来着？”

我们两人都有很好的记忆，经过训练的记忆。他不用等我告诉他，就知道那是九月份的事情，当时他曾警告我：“正在磨刀霍霍。”我们俩都能就这番谈话写一篇纪要。

“嗯，我很抱歉的是得告诉你，我并没有能够无限制地加以抵制。这些人——他们那可怕的行话里管他们叫什么来着？‘压力集团’？——这些人一直在准备对我们搞‘越顶’。这是没有

办法可想的。我们有些科学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绝大多数为防务政策当顾问的知名科学家——我无需向你说明，也就是为我们朋友蒯夫的政策作顾问的科学家——都得重新通过保密审查。我想，这程序的名称——固然是不太雅致——叫做'复核'。"

罗斯这些说明的话，说得威严、明晰而且井井有条，他的语气中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成份，一眼看来不仅是冲着压力集团，而且仿佛是冲着我的。这些影响之中，有些是通过布洛津斯基向他所认识的议员做工作的结果。有些则可能是独立行动。也有一些是通过华盛顿传送过来的——起着怂恿作用的也许是布洛津斯基的演说，或者他在那边的朋友，或者也可能是下院那次提问的反响。"我们可能抵制其中任何单独的一项，"罗斯说，"虽然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我们的主子们在面临主要同盟者提出'建议'的情势下，并不是——我能不能这样说：并不是最克伦威尔[1]式的。但是当这些都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就不可能抵制，你对我们务必鉴谅。"

这时我们的目光相遇，双方脸上都毫无表情。当不需要道歉时，谁也比不上罗斯那样使劲地道歉；而到了需要道歉的时候，谁也不如他那样憎恨道歉。

"结局是，"他继续说道，"我们一些比较卓越而且为国家做过很好工作的科学家，有的将不得不忍受很大的屈辱。要不就被排斥在外，再也接触不到任何真价实货的东西。"

"有哪些人？"

---

①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内战时期的议会军首领，后任"英国护国公"，以铁腕人物著称。

“有一两个人对我们说来并无多大关系。再就有劳伦斯·阿斯蒂尔爵士。”

我不禁微笑了一下。罗斯冷若冰霜地露齿一笑。

“我得说，”我说道，“我认为这是相当滑稽的。我真希望到时能够亲眼看到。”

“我的想法是，”罗斯说，“所以拖他进来是为了使这一切看来比较象样一些。”

“其他还有谁？”

“一个是沃尔特·卢克。咱们私下说说，因为他是首席政府科学家，所以我特别感到生气。”

我咒骂了一声。

“不过，”我说，“沃尔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我想他不会在乎。”

“我希望他不会。”他停顿了一下。“另一个是你很老的老朋友。法兰西斯·盖特列夫。”

我坐着不吭气。最后我说：

“这太不象话啦。”

“我已经表示过，我自己对这一点也是缺乏热情的。”

“这不仅不象话，而且看来会成为很严重的事情，”我继续说。

“这是我所以今天下午要把你拖到这里来的原因之一。”

“你知道，”我说，“我对法兰西斯很了解。我们俩还很年青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一个人能有多么自尊，他就有多么自尊。我怀疑，我确确实实地怀疑，他是否能受得了。”

“你必须告诉他，他一定要忍受。”

“为什么他非得忍受？”

"责任心，"罗斯说。

"他正是由于责任心才助上了一臂之力。要是他外加还要受羞辱，那——"

"我亲爱的刘易斯，"罗斯冰冷冷地发脾气说道，"我们很有一些人，当然不如盖特列夫那么杰出，但是在自己的职业工作中依旧是相当称职的，可是在我们各自的事业中，临了都受到过这样或那样的侮辱。然而还是不允许我们就此引退呀。"

这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我听到他为自己鸣冤叫屈，而且即使如此也是半遮半掩的。我说：

"法兰西斯所要的，仅仅是做他的研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罗斯回答道：

"假使我能够借用你的辩论技巧的话，我能不能作这样的提示：假使他真过上这种平安日子的话，那么无论他自己或者我们大家平安过日子的机会又要更少那么一点了？"

他厉声地继续说道：

"我们不要再讲这些无聊话啦。我们都知道，盖特列夫是蒯夫政策背后的科学智囊。我想我们都同意，在军事问题上他是我们所拥有的很好的科学智囊。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只得吞下他的自尊。你必须对他这么说。我重复一遍，这是我所以今天要把消息告诉你的原因之一。明天下午他就可能要听到这件不愉快的事。你必须在他听到以前就把这打击缓和一下，并且对他进行说服。假使你十分相信这项政策（而我认为，请你原谅，有某些迹象说明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你至少应该做的。"

我稍待了一会儿，接着尽量温和地说道：

"我这才意识到的倒是——你十分相信这项政策。"

罗斯既不微笑也不眨眼，也不露出丝毫默认的神情。

"我是个文官，"他说，"我照规矩行事。"他尖锐地问我道，"告诉我，法兰西斯·盖特列夫会感到多么难堪？"

"你认为他们会很通情达理地对待他吗？"

"他们将被告知——他们甚至也可能知道——他是一个重要的人。"接着他又撇下了讽刺的语气，继续说道："他是以左得很厉害著称的。这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我回答说。"三十年代他是个激进派。在有些方面，他依旧认为自己是个激进派。这在理智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在他的心里，不是这样。"

罗斯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回答。接着他用脚向我右边指了下。我转身看去。那是一幅油画，象客厅里许多其它的画一样，画的是一位维多利亚朝的军官，络腮胡子、凸眼睛、红光满面，属于祖鲁战争时期① 的人物。

"我们那些主要同盟者的问题是，"他说道，"他们逐一无漏地阅读了法兰西斯·盖特列夫所作的每一篇演讲，却就是不相信我们任何人对他有所了解。生活在英国的少数好处之一，是我们彼此确实有一点了解，这你同意吧？例如，我们知道这样一个算不得毫不相干的事实，那就是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叛国的可能性不会大于这位"——罗斯不加强调地读画像下面的名字，但他的语气是极端刻毒的——"陆军中将詹姆斯·布鲁德内尔爵士，从男爵，巴思大勋位侍从。"

他说话时神情依旧很紧张。他吐露了关于法兰西斯的消息后，紧张心情并未减弱，反而增盟了。经过一阵不安的沉默后，他说道：

---

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英国进攻南部非洲祖鲁人的领地。

“还有一桩事你得警告盖特列夫，我坦白说，我认为这是很令人生气的。但是，根据现代搞这种工作的观点，显然要求他们做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喜欢说的调查‘研究’当事人的性生活。”

出其不意地听到这么说，我露齿笑了一下。“他们会白辛苦的，”我说。“法兰西斯年青时就结婚了，婚后一直生活得很幸福。”

我接着又说：“但是他们要问些什么？”

“我已经向他们提示，把这个题目直接向法兰西斯·盖特列夫爵士提出是不策略的。但是他们依旧会感到有责任间接向认识他的人进行刺探，看他有没有什么把柄留在人家手里，可能对他进行讹诈。根据我的理解，就是看他有没有情妇或其它的牵累。正如你所知道的，有一种古怪的倾向，只要有什么同性恋的牵累，就意味着这人可能是叛徒。我得说，我真希望他们把这一点向——和——说说。”

罗斯是一个最谨慎的人，这一回却十分不谨慎起来。他说出了一名特别强硬的大臣和一位高级官员的名字。

“我得说，”我套用他的话说，“我真希望他们向法兰西斯说说，他们正在认真地调查他是不是有什么同性恋的牵累。”

这种想法不无一点幽默感。

但是接着我又说：

“你听我说，我认为他不会忍受这一切的。”

“他一定得忍受，”罗斯毫不让步地说。“这是无法忍受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必须请你今晚就跟他打电话。你必须在别人告诉他以前，赶紧同他通气。”

接着沉默了一会。

“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办，”我说。

"我很感激，"罗斯说。"我刚才跟你说过，这是我必须在今天同你谈话的服因之一。"

"另外的原因是什么？"我一直很迟钝，但是突然间我明白了。

"另外的原因是，我怕同样的程序也会用到你身上。"

我惊叹起来。我的脾气沸腾了。我怒不可遏。

"我很抱歉，艾略特，"罗斯说。

多年来他一直是以教名来称呼我的。现在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却感到同我象初相识时一样的生分。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喜欢过我。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同事的关系，有某种尊敬和信任。我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我处的地位有些不正规，所以我曾经做出过职业文官所不能想象或不愿想象的越轨行为。我说过的一些话和写过的一些东西，曾使他很为难。他总是出来"收拾局面"，但是他这样做不是因为脾气特好，西是出于责任感。由于同样的原因，他还推荐我领受各种官方的荣誉。这一次，他却终于未能按照他自己认为应该如何保护一位同僚那样地来保护我。他对于听任我蒙受委屈，自己有一种很不光彩的感觉。面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比以往更加地不喜欢我。

"有一点并不能使事情显得愉快些，"他生硬地说道，"不过你的事情不是我们那些同盟者提出的。他们对盖特列夫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对你什么也没有提。不，你看来是在自己人中间有仇敌。我想这对于你并不是全然出乎意料的吧？"

"你指望我会容忍吗？"

"我必须把刚才就盖特列夫讲的话，同样也对你说。"

我们默默地面对面坐了一会后，他紧张、冷淡而且怀着敌意

似地说道：

"我想我应该尽力为你把事情弄得顺当些。假使你无意经受这档子事的话，我可以找一个借口，反正不至于是人力所不能办到的，这样就将有一个他们所不太感兴趣的人来接替你管防务工作。当然这不是说，"——努一把力，繁文缛节又来了——"任何别人对我们会有同样高的价值，我亲爱的刘易斯。"

"你认真以为我可能接受这个让位的建议吗？"

"我是诚心诚意地提出的。"

"你知道我绝没有可能接受吗？"

罗斯变得同我一样地生气。"你真的认为，我没有一连几个星期抵制这桩事儿吗？"

"然而它还是发生了。"

罗斯故作公道，故意显得合情合理地说道：

"我重复说，我感到抱歉。客观的事实是，我为你的事情和盖特列夫的事情争辩了大半个秋天。可是昨天他们不再给我选择的余地。我再重复说一遍，我愿意做部里的力量所能及的一切，为你把事情弄得顺当些。假使我是你的话，我想我的感觉也会和你差不多。请把同盖特列夫通话的事忘掉吧。我刚才明明有使你——而且也使我——感到更不愉快的事要说，却还叫你同他通电话，这样数是欠考虑的。今天晚上不需要决定任何事情。你明天让我知道，你希望做些什么。"

他说得很公允。但是我坐在那里，就是对他的谴责。他但愿我从他眼前消失。至于我呢，我连装出他那种公允的风度也办不到。

"不，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我粗暴地说。"你尽可以对那些人说，请便就是了。"

第三十一章

一个谨慎的人出的主意

那天晚上我尽到了我的责任，给在剑桥的法兰西斯打了电话。我对他感到生气，正象罗斯对我感到生气一样，因为我需要说服他。我感到生气是因为他那么倔强，难于说服。我也对玛格丽特感到生气，因为她由于爱，也由于自己高度原则性的脾气而说出了我想要说的话，她说法兰而斯和我都应该辞职，让他们去。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它是我前此所未曾有过，或者说自从我很年青时还未曾有过的——那是一种强烈面幻觉般地活灵活现的受监视的感觉。当我拿起听筒，要剑桥的号码时，我倾听着（电话有人窃听吗？）能听度边缘上的声音。一些叮当咔嚓的声音，在我听来都象被放大器扩了音一般。

随后的几天中也是同样情况。我记起了多年前曾有一个流亡者告诉我离乡背井的代价。他说有些行动在离开家乡以前做起来象做梦一样地不自觉，现在却也得左思右想。这时候我懂得了这话是什么意里。我发现自己叫一辆出租汽车，也要先向周围看一眼。尽管光线很暗，公园的树木还是显得轮廓鲜明；我感到简直能够数消每一根树枝。另一辆出租汽车的车顶灯会显得象灯塔一样明亮。

那星期初，埃伦打来电话：她在那天早晨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她和罗杰想一起跟我谈谈。又一次地，外间世界显得特别明亮。当我们商量在什么地方会面时，我们的语气在对方听来，以及我们自己听来都是很理智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完全如此。我们象因为拥有机密而神志失常的人一样，失去了对实际情况的感觉：在战争时期我和我的兄弟就曾经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因为知道内情①，感到担忧，所以要走到圣詹姆士公园的中部才敢讲话，以免被人偷听。

最后，又象回复到了年青而贫困的年代，同年青的女人聚会而没有一个去处似地，我们分头溜进了开设在河堤上的一家酒店。当我到达时，店里阒无一人。我占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不久罗杰也来了。我注意到，尽管到处有他的照片，酒吧后面的服务员没有一个认识他。埃伦进来了；我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并且把她领到桌子旁。

她向罗杰严肃地一笑作为开场，但是她的皮肤里透露着喜悦，她的眼白象小孩一样清澈。看她的样子，就仿佛心情的紧张和疑虑对她都是很适宜的，就仿佛她洋溢着精力。在我们三个人中间，肉体上受到压抑的看来倒是罗杰。然而，当埃伦从包里取出那封新收到的信，我正在看的时候，他注视我的目光却同她一样机警。

那信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但是词和词挤得很紧。口气是威胁性的（"剩下可以让你使他改变主意的时间已经不多啦"）。而且第一次说了猥亵的话。是一种很古怪的猥亵——就仿佛写信的人开头追求的目标是一本正经的，半路却偏离了轨道，变得象

① 在《新人》中刘易斯和兄弟马丁都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作。

在公共厕所里乱涂乱写的人那样情不自禁起来。胡话连篇，含沙射影，暴虐而呆滞。

我再也不想念下去，把信在玻璃桌面上推了过去。

"怎么样?"埃伦高声说道。

罗杰向后靠在椅子上。象我一样，他感到震惊，同时他又不愿意受震惊。他用故意装得漫不经意的口吻说道："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了。他并不很喜欢我们。"

"我不想再忍受这一切了，"她说。

"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罗杰以安抚的语气问她。

"我要有所行动。"她以向我呼吁——不，以向我作出宣布的口气说："你难道不同意吗——该有所行动了。"

在这最后的一分钟里，我理会到他们第一次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当天晚上所以要把我叫来的原因。她要我站在她的一边；而罗杰，当他向后靠在椅子上，提出明智而谨慎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们必须默默忍受这一切的时候，他相信我一定得站在他一边。

他说得很谨慎，但是没有多大的权威性。他的话说得并不流畅。那人说了这些威胁的话，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会产生什么结果。让它去吧。假装作毫不在意。这么一星星讨厌事，大可泰然置之。

"对你说来倒很容易，"埃伦说。

他注视着她，平静地说道，当你预见不到结局的时候就贸然采取行为，十有八九总是错误的。

"有办法制止这个人，"她坚持说。

"这可难说。"

"你可以去找警察，"她厉声说道。"他们会保护我们。你知

道吗，于这样的事可以把他关六个月？"

"我敢说是这样的。"罗杰有点恼怒地看着她，就仿佛她是个笨头笨脑的孩子，连算术也学不会。"但是我的处境不允许我以某君的身份出庭作证。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必须是一个默默无闻特别不受注意的人。你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不可能做某君。"

她沉默了一分钟。"是的。当然你不可能做到这点。"

他把自己的手在她的手上按了一下。

接着她又发作了起来。"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办法。我一知道他是谁，就知道有办法制止他。他会垮下去的。这是我的事情，我来干。"她因为满怀激情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把视线盯着我。

"你怎么想，刘易斯？"

停顿了一会，我转身向着罗杰回答道：

"这稍为有点冒险。但是我想，也许是该采取攻势了。"

我说的时候尽量显得理智，显得在周密思考，可能我从来也没有更循循善诱地说过话。

罗杰说的话都在理。埃伦天赋的理智也不输于他；但是她生性爱好行动，假使她不能行动，她有可能会丧失自己的判断力。这是我应该知道的；而且，可能我隐隐约约地也有所知道。但是我自己的判断力也丧失了，面所以会这样，理由比她的更复杂，而且也更应受谴责。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学会了耐心。我对罗杰这样的人所以有影响，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坚韧而有耐心的人；然而这些却并不象表而看来那么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么全然浑然一体的。我生来真情毕露，极度地真情毕露，而且富于感情，十分柔顺。现在那副在公众场合的淡泊外表已经磨练得相当纯真，但是早年的性格依旧潜藏在下面，而且一旦耐

性耗尽失去控制时，还可能冒出来，尽管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这无论对于我，或者对于我周围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突发的脾气，或者情不自禁的感情，或者纯粹的忽发奇想，都透过淡泊的外貌表露出来，听起来依旧象我现时练就的那部分性格那样（以及我想要使另一部分性格成为的那样）极有分寸，极可信赖。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因为我经常警惕着；但是偶尔依旧会发生，那天晚上就是这样。除了玛格丽特之外谁也不知道，然而自从与罗斯对话以后，几天来我的脾气一直处在无焰燃烧的状态。象埃伦一样，我怀着渴望采取行动的心情走进酒店。然而，与她不同的是，我说话的口吻并不透露出这样的心情。我的心情是透过层层忍耐的薄膜，揉杂着训练的节制和说话技巧而表达出来的，听起来仿佛是一个智慧而且慎重的人所表示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

是的，我说道，我们大家都正在遭受暗箭。我们默默地承受这些攻击，消极地显示出力量，这会有好处。它会使敌人因为摸不到我们留着怎么样的一手，而感到担心。但是又不能无止境地保持消极。要是这样，敌人就会不再担心，而把我们当作窝囊废。所以全部的艺术，就在于静待时机，看准机会把他们一个个击倒在地。这时机可能已经来临，或正在来临。这一次对埃伦的攻击——这一招已经使他处于无法招架的地位。我们当然依旧不知道他同其他一些人有没有关系，不过假使他有关系的话，其他人听到我们怎么对付他，不会不关心的，不论怎么说，这正是应该干的事情。罗杰听到这些话，只是装样子争辩了一下，接着就不吭声了。有一回卡罗曾经告诉我，除了在细小的事情上，他是一个最难以影响的人。在我们整个的交往过程中，我简直一次也未曾说服过他；当然更谈不上使他盲从了。这时候我们

围着小桌子坐在那里，我连想也没有想到我正在使他盲从。我感觉我是合情合理的，就象我的话说得合情合理一样。几乎在一瞬之间，我们三个人所谈的，都已经不是该不该有所行动，而是如何行动了。

后来，当一切都过去之后，我曾自问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也许我是宽容自己——但是我当夜说的话究竟起过多大作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埃伦的意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的意愿吧？就只这么一次，罗杰有意想要表示默认，让她按照她自己的心愿办事。他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的印象，这在他是完全反常的——而且不是由于心情紧张，而更多地倒是由于心情仿佛很舒坦的结果。他甚至没有说很多的话。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他的神情仿佛象是道出什么极端尖锐的想法似的：

“我得说，他变得无声无嗅以后，事情会顺当一些。”

埃伦象只猫一样冲着他鼻子里喘气。

“上帝保佑，说这样的话真够意思！”她嚷嚷道。她既嗔又爱，咧着嘴露齿笑起来。而他呢，看来今天把她抱在怀里以前，他是只会一股劲地心不在焉了。

实际的情况是，现在我承认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不是单方面的。罗杰也用爱情来报答她。那不是一时的迷恋，虽然对罗杰这样年纪和抱有利己主义的人说来一般都是这种情况。他钦佩她，正如同他钦佩卡罗一样，而且说来古怪，部分的理由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两个女人并不象外表看来那么迥然不同。埃伦也象卡罗一样正直，而且还一样高尚；虽然她有自己的方式，但她也同样地富有世俗气息，尽管她经历的人间坎坷来得更多。也许她还更深入，更接近生活的神经。我相信，罗杰认为她们俩都比他更好。而且，无疑地在他和埃伦之间存在着一种感官的联

系，并且强烈得很，使我同他们坐在一起感到就如同处身在一个引力场中。为什么会这样强烈，我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而且不知道还更好些。假使有谁看到别人细枝末节描述崇高激情的情书，那些细节的描写会使他忘记这激情还有可能是崇高的。

此外还有一点。不仅埃伦的判断力和我的判断力都受到了干扰，他的也同样如此。他爱她。然而这爱情却同他的为人格格不入，他感觉自己没有权利爱她。这还不仅因为他的妻子，也许可以说主要的不是因为他妻子。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坚强的职业政治家。这是有道理的。至于究竟有多大的道理，我还说不上。我还拿不准他会作出怎样的抉择。我拿得准的是他有一种追求美德的愿望。他想要做一些好的事情，其强烈的程度可能还超出他自己所意识到的。就仿佛有一种力量在拉他参加入旧时僧侣和先知的行列，他多少感觉到，假使他能象那些最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付出一个代价，他会更有把握成就美德，更有资格做些好事。我的想法说出来难免显得陈腐而且迷信，但眼看着这两个人——一个敏锐而自我克制的女人，一个魁梧厚实的男子——参孙头发的神话老是萦绕在我脑海的某个角落①。

埃伦和我争论着该怎么办，罗杰则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私家侦探吗？不，不管事儿。接着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人是拉富金一个竞争者的手下人②。假使拉富金能向那位董事长说句

---

① 根据《圣经》中的故事，参孙的力量来自他的长发。后因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一个名叫大利拉的女人，遂被出卖而给非利士人剃了头发，挖了眼睛，囚禁起来。头发长出来后，参孙又恢复了力量，趁非利士人会宴之际，扳倒屋柱，使仇人葬身瓦砾，自己亦以身殉。作者是表示对罗杰的前程感到不安。

② 这是指那个讹诈者胡特，详见第二十八章。

话——“你见到过他干这类事吗？”罗杰说，他突然活跃起来了。

是的，我说，我曾见过一次。

罗杰说，这意味着要把一切都告诉拉富金。

“这会意味着告诉他好些事情。”

“我反对这么做，”埃伦说。

罗杰听着她说，但是接着却问：“你信任他到什么程度？”

“假使你把一件秘密讲给他听，他是会加以尊重的，”我说。

“那还不够，对吗？”

我说，拉富金显然是一个冷冰冰的人，却曾经是我的好朋友。我说，就他自己的利益而言，他是无保留地站在罗杰一边的。我为了让他们两人自己商量商量，所以向酒吧走去，再买一些饮料。当我在那里站着的时候，老板娘叫着我的名字跟我攀谈起来。自从战时我住在皮姆利科[①]的时候起，我曾经多年光顾这家酒店。她来招呼我，这倒不是什么不祥之兆，但是她的声音却是压低的。

“我要你看一个人，”她说。

这一瞬间我感到慌张了。我绕屋子看了一眼，受监视的感觉又变得很强烈。店里人不多，没有一个是我认识或者可能怀疑的。

“你可知道那是谁？”她指着酒吧的那一头，以怀有敬意的口吻向我耳语。那里有一个穿着蓝色服装、外貌平凡的人，正坐在凳子上吃一块小牛肉火腿馅儿饼，盆子旁边放着一杯黑啤酒。

“不知道，”我说。

“那，”老板娘说，她的耳语声更加崇敬了，“是格洛贝拉的内

---

① 伦敦西南部的一区。

弟！”

这话听起来好象是梦呓，或者就仿佛格洛贝拉是什么杰出的显要人物。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杰出的显要人物不干老板娘什么事。在这家酒店里，罗杰只是个无名氏，而且即使把他的名字告诉老板娘，她也不会有什么概念，这到底是谁。不过对于格洛贝拉到底是谁，她倒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而且我也跟她一样。事实上，格洛贝拉是一个十分可敬的南非人，可是他又十分不幸。大约五年以前，据我记忆所及他当时住在汉莫史密斯①，却为了一个很小的数目，大约一百镑，而惨遭谋杀。谋杀案本身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然而随后的情节却有些使人毛骨悚然。因为格洛贝拉被毛手毛足地肢解了，一段一段地用牛皮纸扎成包，缚上砖头，分批投进从黑修士桥到普特尼桥②之间的一段泰晤士河里。尽管老板娘并不知道，但这正是外国人认为她所出生的这个城市典型的荒诞性犯罪活动，是我们在无穷无尽的大街小巷，无边无际的茫茫大雾中踯躅徘徊的同时，许多人都会遭遇的命运。确实，使老板娘和我又碰在一起的，正就是这一类的犯罪行为。当她给我这样的特殊待遇，当她要我看的时候，她知道她指出的对象是具有神秘魅力的。确实，这位内弟又是一个十分可敬的人，而且同那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毫无牵连。但作为一个崇敬的对象，他是否稍嫌太疏远了一些呢？那神秘的魅力是否淡薄了一层呢？老板娘耳语的声调就表明这种神秘的魅力是永远不会淡薄的。

---

① 伦敦东南部沿泰晤士河的一个区。

② 这是泰晤士河上的两项桥，黑修士桥位于伦敦中心区，普特尼桥位于伦敦西南郊。

“那，”她重复道，“是格洛贝拉的内弟。”

我笑着回到我们的桌子上。埃伦已经注意到我在同老板娘交头接耳，她以恐惧的目光看着我。我摇摇头，说道：“不，没什么。”

他们已经决定不要拉富金，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给那人自己写张短字条，不加解释地说道：她不希望再听到他的音讯，以后再有信来一律退回。就这么一些。这样，除了她自己以外不会牵连到任何人，然而又能够告诉他，她知道他是谁。

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同时继续坐在这家气氛欢快的酒店里，现在店里人满起来了，老板娘忙碌着，但是她的视线依旧被酒吧一头穿着蓝色服装的磁极所吸引。

第三十二章

症　　候

白皮书终于发表了；下院则还没有复会。这样的事态结合不仅是一个叫人喜欢的巧合。我们是要让官方意见得以形成，越成熟越好。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被称为八九六四号指令的白皮书发出后，罗杰的支持者立刻试图窥测症兆。

报纸告诉我们的并不多。有一张报纸惊呼道："要扔掉我们的威慑武器了吗？"使我们惊讶的是，这口号并没有立即得到响应。绝大多数防务记者的评论都是预料得到的；我们自己写起来也差不多。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自己写的，因为有二三位最有影响的记者是法兰西斯·盖特列夫的朋友和门徒。他们对各种论据的了解不亚于他或卢克。虽然那白皮书在故意晦涩这一点上是可以打上很高分数的，但他们还是能够懂得。他们接受这样的论点：迟早总得得出唯一的答案。

所以危险在于我们是在聆听自己的意见。这是从事这类政治活动的职业性危险：你会摆脱了敌人，陶醉在自己嗓音的四响之中。这也就是所以那些真正的大头头始终比我们更为乐观的原因之一。甚至比其他大头头更为现实的是罗杰。尽管他知道这是良好的时机，尽管他知道他必须摸清那些后座议员在说些什么，他还是非得强迫自己，才肯到卡尔顿和怀特俱乐部去走

走。

内阁是作为一项妥协才接受这份白皮书的。但是罗杰知道——象科林伍德这样不善词令的人有时会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得很清楚——他们是认真希望人们遵守这项妥协的。假使罗杰使天平倒向一边，假使他把自己的份量压在自己政策的一边，那他就有危险。首相和他的朋友们不是脑筋简单的人，但是他们习惯于倾听比他们简单的人的意见。假使后座议员对罗杰产生了怀疑，那么简单的人们有时就会感觉自己的怀疑也就有了依据。审判他的将是他自己的政党。

至于我，我也并不比罗杰更喜欢听不好的消息。但是在此后的两周中我拜访熟人，出入于自己所属的各个俱乐部，其频繁程度是自从我同玛格丽特结婚以后所未曾有过的。我并没有刺探到很多的症兆。根据所探到的一些，也拿不准它们是指向哪里的。一个狂风刺骨的一月之夜，沿着蓓尔美尔街[1]迈步，我想到事情总的说来要比我指望的坏些，但还不算特别坏。接着我走上了一个俱乐部的台阶，那不是我自己的俱乐部，我是去会一个白厅街的同事。他是一个军部的文官首脑。同他在一起待了几分钟，我感到很鼓舞。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只眼睛盯住手上的表，因为他得赶火车同东霍斯兰去吃晚饭，我听着，感到不利因素明显地缩小了。我瞥见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从柱廊中走过。我的主人道别之后，我留下以便同道格拉斯说句话，我想的只是寒暄几句。可是当他走到灯光之下，我看清了他的脸色，却大吃一惊。他显得神色颓丧。

我还没有开口问他，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说道："刘易斯，我差点儿愁死啦。"他在我身旁坐下。我说："什么事情？"

① 伦敦中区的一条街，以俱乐部密集著名。

他只回答了两个字。"玛丽。"那是他妻子的名字。接着他补充道，她可能病得很重。

他仿佛松了口气似地，把她的迹象和症候告诉我，说得全神贯注，几乎是很热忱地，就象病人在诉说自己的病情。大约两个星期以前——不，道格拉斯唯恐不够精确似地纠正自己——十一天以前，她发现有双影。把香烟竖起伸到一臂的间距，她看到旁边又多了一支。他们大笑了一阵。他们在一起总是很高兴。她一直是健康的。一星期后，她说左臂失去了知觉。突然他们因忧伤回面面相觑。"自从我们结婚以来，对方有什么恐惧，一直是息息相通的。"她去看了自己的医生。他无法使她宽慰。四十八小时以前，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却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腿。"她走起路来象一个患大脑性麻痹的人，"他提高了声音说。当天早晨她被送进了医院。医院里也无法给他任何安慰。两天之内他们什么回答也无法给他。

"当然，"他说，"我请了这里最好的神经科专家。我跟他们谈了大半天。"能够利用影响和权力，查到这些专家的姓名，用政府车辆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也算得是一种慰藉。这一天，道格拉斯已经不再注意收敛。

"我想，你知道我们怕的是什么吧？"他以安详的语调问道。

"不。"我使他失望了。在他叙述的整个过程中，我都茫然若失。

即使当他说出这疾病的名称时，最使我苦楚的也是他的态度。"扩散化硬化症，"他说。他补充道："你一定记得读到过关于巴贝利昂病情的记述吧。"

然后，相当突然地，他又充满了无以名状的希望。

"可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坚强地说道，就仿佛是他需要

使我高兴起来似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要过好些时候才能知道。不要忘记，有好几种可能性，都是比较良性的。"

他经历了一阵高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不知道他的心情能维持多久。我不愿意把他扔在俱乐部里，所以我提议接他去看我的妻子，或者同他一起回他家去，现在那里已经空无一人了。他亲热地微笑了一下，他的脸已经部分地恢复了气色。不，他根本不愿意听我的话。他完全没问题，这一夜里反正什么事情也不可能发生。他就待在俱乐部里，等会儿就找本好书上床去。我应该知道，他不是独自捧了瓶子借酒浇愁的这号人。

他在那顷刻的欢欣期间所说的一切话，就他这人而言，是异常地不够直率的，但是当我道别时，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

在随后的几天中，无论会议桌上或办公室里，关于罗杰的猜测更加活跃起来了。再过一星期议会就将复会。罗斯和其他人都同意，在复活节以前势必要就白皮书进行一次正式辩论。但是罗杰的观点究竟有多大力量，以及他的意向究竟如何，那就众说纷纭了。罗斯在这段时期同我很疏远，对这些问题他只是发出有礼貌的微笑。

我在俱乐部里遇到道格拉斯以后的第四天早晨，他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能否请我立即去他那里？

我刚一走进他的房间，就已经毫无疑问。他站在窗旁边。他简略地同我打了个招呼。他说："你也为她担心，是吗？"接着他冲口而出地说道："消息是坏的。"

他们怎么说？

他回答道，不，不完全象他们所期待的。不是扩散性硬化症。但是，也好不了多少，他以一种冷静而怨恨的讽嘲语气说。预后同样地不好，也许更坏。是另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是更

罕见的。他们无法精确预测病情的进展。看来可能的情况是，她将在五年之内死去。而早在这以前，她就将完全瘫痪。他表情坦露而热烈地说道：

“你能想象听到这些话有多么可怕吗？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你爱过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他又补充道：“发生在一个你依旧爱着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

几分钟之间，我保持着沉默，而他则断断续续地迸发出激烈的词语：

“我一会儿就得告诉她。

“她一辈子都是和和气气的。对谁都是和和气气的。为什么该她犯这病？

“即使我相信上帝的话，这下我也要幡然悔悟了。

“她是善良的。

“她却该这样地死去。”

当他终于止口以后，我问他是否有什么事情是我能够做的。

“谁也无法做任何事情，”他说。接着他以一种平板的语调说：“对不起，对不起，刘易斯。她将会需要她的朋友。她将会有许多时间会见她的朋友。她将会需要你和玛格丽特，她当然会的。”

沉默了一阵。他说：

“好吧，就这么些。”

我能够感觉到他在运用他的意志力。他嗓门憋得紧紧地补充道：

“现在我想谈一些事儿。”

他举起放在吸墨水纸服上的那本白皮书。

“我想听听你的印象。接受的情况怎么样？”

“你认为怎么样呢？”

“我在为别的事情操心。好啦，说吧，你的印象怎么样？”

我回答说：“难道有谁指望过得到绝对的一致热诚拥护吗？”

“你的意思是它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拥护？”

“有一些不满的人。”

“根据我点滴听来的，”道格拉斯说，“这么说可能还是一种温和的说法。”

他战战兢兢地坐着，看得出是绷紧了行家的神经。使他担心的不是白皮书本身，而是罗杰想要从中得出，并且据以行事的解释。关于罗杰这方面的意图，他与我一样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从来也不喜欢罗杰的政策：他保守的本能不允许他这么做。只因为罗杰是一个强有力的大臣，所以他迄今才得以贯彻己见；或者也可能因为道格拉斯多少也受到罗杰手法的左右。但是现在道格拉斯既不喜欢这政策，也不想为它而孤注一掷。正象前些时议会提出问题的时候他不想同丑闻牵连在一起，他现在也不想闻失败牵连在一起。

他撇开了自己的痛苦、自己对妻子的焦虑，现在这另一桩心事就冒了出来。

“可能是的，”我说。他是个很敏锐的人，哄也哄不了。

“哄骗自己毫无好处，”道格拉斯说。“反正你也不会这样做。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我这位大臣当前的政策会成为死胎。”

“在多大程度上？”

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但是我并未能使他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进一步逼他。对半的机会吗？在这次谈话以前，我暗底里的猜想大概就是这样的。道格拉斯说：

“我——我希望他明智些，现在就忍痛割爱。然后再另外开辟一条路线。重要的是，咱们得制订一条路线，备而不用。”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咱们得开始探讨一个代用方案。”

“要是泄露了出去，”我说，“那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不会泄露出去，”他回答，“而且得立刻办好。我们不会有很多时间了。需要做的是设想几种可能的情况，然后判定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这件事情上，”我说，“我从来也没有十分怀疑过怎么做是对的。”

“那么你很幸运。”

在这一瞬间，他恢复了他那种随便的态度。接着他又继续头脑清醒地、全神贯注地鞭策自己。他已经直率地说过，且看“怎么做才是对的”，意思是且看在目前的舆论气候下，采取什么政策才是既明智又实际的。他建议当天下午就开始起草一个新的计划，“无非为了看看，它到底将是个什么样子。”于是，一旦产生麻烦，部里就可以“备有一手”，拿得出来。

他无论说些什么，或想做什么，都是极端坦率的。他的行为准则，同罗斯一样严格。他当天下午就要原原本本把自己的意向都告诉罗杰。

然而，在一个方面他却不同于罗斯。他不热衷于一套虚伪的形式和礼仪。他从不曾想到要假装作认为他对于事态的进程毫无影响，而罗斯正是经常这样做的，而且有时自己还真的这么相信。他从不曾想到要高唱：他仅仅在那里贯彻“主子们”的政策，相反，道格拉斯时常发现，制订自己的政策是既必需，而且又饶有兴趣的。

当我顺着走廊走回我自己的办公室时，我想到的是当天下午他同罗杰的会晤。

第三十三章

一个名叫孟悌思的人

同一天下午较晚的时候，我接到林克托·罗斯的一张便条——不是他发送的备忘录，而是他亲笔用美丽的斜体字迹写的便条，开头是"亲爱的刘易斯"，结束是"永远是你的"等等。可是便条的实质内容却并不那么柔和。罗斯本不是一个缺乏道义上的勇气的人，而且他又就在同一条走廊上，只隔开三扇门，但是他依旧避免当面来告诉我。

"明晨十时能否请拨冗光临敝室。我深知时候太早，甚为不便，而且期限又紧迫不堪：但是——部门"（保安局的一个机构）"的朋友们，有时办事略形急切。他们希望同你作一次个人会晤，我相信这已是他们程序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他们还要求下午同法兰西斯·盖特列夫作同类的安排。我料想你不会愿意亲自通知法·盖，故我们正采取相应措施。通知时间如此紧迫，正如上文所已道及，歉仄之意实属难以言表。"

当天夜里，当我把这一切告诉玛格丽特，并且在她所表露的狂怒中得到安慰的同时，我对罗斯反复提及时间安排这一点，却

并不感到可笑。我觉得这是他又一次在挖苦，又一次用针在刺他们①。下一天早晨，当我标准时间在十点前五分走进他的房间时，他却为另外一件事情在操心，而且态度同我一样粗鲁。

“你见过这个没有？”他招呼也没有打一个，就劈头这么问。“这个”是一张大众性报纸里的社论。它的题目叫：**他们想要葬送我们的独立吗？**是对白皮书的攻击。

报纸接着又问：他们的意图是不是要出卖我们？他们的意图是不是不让我们做一个大国？

“我的好上帝，”罗斯叫喊道，“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他们是认为，只要无论天上地下还有一条路能使这个倒霉的国家继续做一个大国，而我们中间竟会有人不愿意需出命去争取吗？”

他狂暴地继续诅咒着。我简直不记得听到过他说一句咒骂的话，更不用说这样滔滔不绝地演说了。“难道根据这些蠢蛋的想象，”他大声叫唤道，“接受这些事实是特别容易的吗？”

他目光暗淡地看着我。

“啊，是呀，”他说，“这可要使咱们的主子们吃不消啦。好吧，趁孟悌思还没有来，我有些事要向你说明。”他重又回到了礼仪的轨道，说起话来流畅得象部机器。“孟悌思将亲自处理这件事。我们认为，就你和盖特列夫而言，这是理当的。但是在地点问题上曾经有过一些意见分歧。他们认为在你自己的房间里跟你谈话可能不太适合，因为那是你的所谓本土。可我也不准备让他们把你请到他们的机构里去，所以我们达成妥协，孟悌思将在这里会见你。亲爱的刘易斯，我希望这样的安排尚能使你满意——

① 指有关方面想找岔子攻击《白皮书》。

假使在这种不免令人憎厌的情况下还有任何东西能使你满意的话。”

他听任自己说了这段话，这是他所能说的最接近于对我表示支持的话语了。我点了下头，我们相互凝视着对方。接着，装出仿佛在搬弄一件社交界趣闻似的神气，他说道，他一会儿就把屋子空出来，整天都不再用了。

过不久，他的私人秘书就把孟悌思引了进来，这一下罗斯的客套又恢复到了巅峰状态。他转过身来，向我说道："你们二位当然一定见过？"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虽然我们曾经共同出席过财政部的一次集会。"噢，既然这样的话，"罗斯说道，"那就让我来为你们介绍吧。"

孟悌思和我握手。他是一个行动敏捷，骨骼粗壮的人，外貌漂亮，有点象演员，黑色的头发，在两耳上方已经有些斑白。他的仪态却克制而恭敬，并无演戏的成份。他比我们俩都年青得多，可能要比我小十岁。当我们寒暄几句的时候，他的举止象一个晚辈的同僚，谦虚而又沉着。

罗斯行礼如仪，闲聊过五分钟后，就说道："我请二位留下继续谈，想来二位不会介意吧？"

当房门关上的时候，孟悌思和我就面面相觑地留了下来。

"我想我们还是坐下吧，你看好吗？"他说。他彬彬有礼地把我让到一张沙发椅里，而自己则坐上了罗斯的座位。他面前放着一坛蓝色的风信子①。那是当天早晨刚换上的，它是罗斯热爱花卉的见证。风信子的香味，对我说来是太浓烈、太令人作呕

① 俗称洋水仙。

了，因此花香本可能引起的近二十年来同罗斯谈事务的回忆，却并没有引起。当我盯着孟悌思的脸坐在那里的时候，香味所带给我的，只是感官的不痛快。

我不知道他确切的职务是什么。他是头头吗？或者是一个躲在别的头头后面做工作的幕后牵线人？或者只是个副职？我自认为是知道的，而罗斯则肯定知道。但是，由于热衷于神秘化，包括自我神秘化在内，我们谁也不谈那些机构，以及它们的上下级关系。

“你作出了最杰出的事业，刘易斯爵士。”孟悌思沉着镇定地向我说道。“你会理解，我得就你事业中的某些部分提出些问题。”

他连一张纸条也没有放在写字桌上，更不用说一叠档案了。接连三个钟头，他都是光凭记忆进行工作的，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一定有着好几英寸厚的一堆人事档案。我已经知道，他曾经会晤过的人不仅包括在战时和战后跟我同事过的科学家和文官，不仅包括我在剑桥的老相识，例如前任院长和亚瑟·布朗，而且还有我早年生活中接触过的人，以及一个我已经二十五年未见过的律师，甚至还有我前妻的父亲。这一切材料他都储藏在头脑中，而且排列得井井有序。这是一个行政人员的拿手好戏，象罗斯或者道格拉斯，或者我自己，都会玩的。然而依旧给人深刻的印象。假使他间的是别人的生活，我看着也会产生这种感觉。但既然间的是我自己的过去，我有时不免感到简直令人要发狂。对于一些有关我自己的事情，有时还是些切肤之痛的事情，他知道得却比我自己还更确切。

我很早的少年时代、我父亲的破产、贫困、我当小职员的岁月、我为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而埋头苦学的情况——有关的日子，有关人物的名字，他全部记得烂熟，听他如数家珍地说着，简直

都不象是在说我自己的过去。接着他问："当你年青时住在——"（外省的城镇）"的时候，你政治上很活跃吧？"当地集会上作过的演说、独立工党、学校里的教室、酒店里度过的夜晚：他一一地都点了出来。

"那时你是够左的咯？"

我抱定宗旨说出全部事实。然而这又很难，我们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我不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我谨慎地、但又语气尖利地说道："我当时信仰社会主义。我具有我那时代的一切希望。但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活动家所理解的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在当年，我没有做到这点是因为献身精神不够。我在其他方面的野心太大了。"

听到这里，孟佛思的一双秀目发亮了。他向我微笑一下，不是幽默的微笑，而是同伙关系的微笑。我却对自己的回答感到不满。我以前从没有受到过盘问。现在我正开始懂得（并且憎恨）盘问的压力和引诱。我说的话都是事实，然而却太妥协了。

"当然，"孟佛思说，"年青人对政治感兴趣是很自然的。我自己也这样，在大学的时候。"

"是吗？"

"跟你一样，不过是在另一边。我曾经是保守党俱乐部的委员。"他说的时候露出一种天真无邪的满足，就仿佛吐露出这一点会使我大吃一惊，好象他是在交待他曾经做过一个无政府主义小组的主席一般。

接着他重又显得很利索、专注，仿佛随时都准备着要揭穿我的谎言。

三十年代、我开始当律师、结婚、希特勒上台的初期、西班牙内战。

“你是强烈地站在反对国家主义一边的吧？”

“在那时候，”我说，“我们不是这么称呼的。”

“我是说，你是反对佛朗哥将军的吧？”

“那当然，”我回答。

“但是，你是很强烈而且积极地反对的吗？”

“我就容易办的事尽了些微力。事后我常希望能做得更多些。”

他一一列举了我参加过的委员会。完全正确，我说。

“在参加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你曾经同持有极端政治观点的人交往过吗？”

“是的。”

他又以正式的称呼叫了我一声，接着说：“你曾和其中某些人非常亲密？”

“我想我必须请你说得明确一些。”

“这不是暗示说你当时是，或者任何时候曾经是，共产党的党员——”

“假使这样暗示的话，”我说，“那就错了。”

“同意。但是你曾经同某些做过共产党员的人很亲密？”

“我希望你能说出姓名。”

他说了四个人——物理学家亚瑟·蒙铁尼、另外两位科学家，R——和T——、还有查尔斯·马奇夫人。

我从来也不是蒙铁尼的密友，我说。（发现自己退居守势，是一种丧气的事情。）

“反正他一九三九年就退党了，”孟悌思敏捷熟练地说道。

“同T——也不亲密。”接着我说：“我同R——当然是朋友。战时我常见到他。”

“去年十月你见过他？”

“我刚才就要说，现在我不常见到他。但是我很喜欢他。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好的一个。”

“马奇夫人呢？”

“她的丈夫和我在年青时代是亲密的朋友，现在还是这样。二十多年以前，我在他父亲的家里认识了安，以后一直有来往。我想他们每年同我们一起吃三回次夜饭。”

“你不否认你依旧同马奇夫人保持密切关系吧？”

“我的话听来象是在否认吗？”我大声说。因为道德上仿佛占了劣势，我心头怒不可遏。

他有礼貌地，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

我捺住性子，努力争取主动。

我说：

“也许该让我澄清一两件事情了。”

“请。”

“首先，我无意抛弃我的朋友——然而，其实这不是要害。不论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我不会这么做。安·马奇和R——碰巧是品格极其高尚的人，然而即使他们不是这样，也无关紧要。要是你把你调查范围再扩大一些，你就会发现，我另外有一些朋友政治上是可尊敬的，但其他方面却几乎根据任何标准来检验，都是极不体面的。”

“是的，我很感觉兴趣的是发现你的圈子极不平凡，”他毫不示弱地说。

“但那不是要害，对吗？”

他沉下他那清秀的头。

“你想要知道我的政治观点，对吗？你为什么不问呢？——

虽然我也无法用一句话讲清。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并没有多大改变。我多学到了一些，如此而已。关于这一点，我待会儿还要补充讲一些。正如我已经告诉你，我从没有象一个真正的政治活动家那样献身于政治。但我一直很有兴趣。我认为，我对权力有所了解。几乎在我全部的工作时间中，我一直在观察它的各种表现。而只要你对权力有所了解，你就不能不对它产生怀疑。这是我无法同安·马奇和R——走在一块儿的原因之一。三十年代我就看得很明白，斯大林时期所发展起来的权力集中，实在太危险了。我并不认为我当时对此感到激动，我仅仅是不放心。事实上，对于政治上的行动，我是从不感情用事的。因此，我不应该使你感到担心。我相信的是，在公务生活中我们应当讲荣誉，遵循行为的准则。不符合这两条的，我们都不应该做。”

他直盯盯地瞪着我，可是不说话。

“但是我要跟你坦率讲，”我说。“谈到荣誉和行为，我想你和我有共同的语言。而要谈到最终的政治观点，我们几乎肯定不会有共同的语言。我说过，我对于政治上的行动，从不感情用事。但是对政治行动背后的希望，我是很富有感情的。我当时认为，明显的事实是俄国的革命即将陷入一种重大的权力恐怖。我所以不受安·马奇和R——以及其他某些朋友的欢迎，就因为我对他们说了这些。但这并不是全部。我始终相信，那权力起着双重作用。除了坏事之外，他们也还在用这权力做好事，一旦他们对权力的恐怖有所认识，他们可能创造出一个极为美好的社会。我现在还是这么相信的。它比起美国的社会来怎么样，这我不知道。但是只要这两个社会同时存在，我想人类许多最美好的希望，就有一个出色的实现机会。”

孟悌思毫无表情。尽管他担当的是这样一个工作，或可能正因为他担当这样的工作，在他看来政治只是一种私下可以有个看法，但不必声张的事情。他是一个最不会预测未来如何如何的人。他咳嗽一声，说道：

“再就这个题目，问几个问题，先生。你的第一位太太，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曾经对某一位共产党员作过巨额捐献？”

“那是谁？”

他说了一个对我说来完全陌生的名字。

“你肯定吗？”我问。

“是的。”

我对这人一无所知。

“假使你是对的话，”我说，“那不是为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

这一瞬间，他拨开了茫茫岁月的迷雾。我当时正是一个年纪轻的人，但精神恍惚，有着一个需要照看的妻子，我还能感到嫉妒，但已经习惯于看着她寻找任何一个能够减轻她内心冰冷程度的人；我胆战心惊，为的是不知道她在哪里，跟什么人在一起，只能听凭搬弄她消息的人的慈悲；但我还张着耳朵听是否有人提到她的名字①。

沉默了一会。他以生硬的体贴语气，说道：“你的悲剧，我已经了解清楚。关于她的事情，我再没有什么需要问你。”

接着他又厉声发问：“但是你自己。你参加过——的集会？”他说出的名称，当时虽不这么称呼，但后来我们都管它叫“外围组织”。

---

① 这是刘易斯在追忆他同精神不正常的前妻所过的不幸生活。

"没有。"

"请你再想想。"

"我告诉你没有，"我说。

"这就很古怪。"他一直是公事公办的态度。他一直把敌对性排除在外，但是现在口气里有了一些恼意。"我有一个人的证明材料，他记得坐在你旁边。他清楚记得你的样子。你把椅子向桌子后面推开，站起来发表演说。"

"我告诉你，这里头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我的证明材料是一个可靠的人出的。"

"他是谁？"

孟悌思回答："你应该知道我不能把材料来源说出来。"

"这是断然、绝对地假的。"我说得粗暴而且怒气冲冲。"我想你是从一个你们那些前共产党员那里弄来的？我想你的大部分情报都是这条路上来的？"

"你没有权利问这种问题。"

我怒不可遏，怨气冲天。过了一会我才说：

"是这样的，对于你这些渠道，你应该谨慎些才是。这件事并不特别重要。据我所知，你说的这个外围组织是很不足道的。我有过不少关系，都要比它要害得多。我已经对你说了，我还准备继续对你这么说。但是，我恰好从没有跟这批人接近过。我重复一遍，我从没有参加过他们的会议，或者跟他们有过任何来往。这是断然无疑的，是不容否认的。你的人捏造了这一切。我还要重复说一点，他讲别人的话，你也应该谨慎对待才是。这件事对我说来无关紧要。但是可能有一些其它的事情，也许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对于处境更加孤立无援的人们。"

我第一次使他感到局促不安起来。事后想来，我认为这不

是因为我的怒气，这是他肯定已经习惯了的。更可能的是因为他的专业技能受到了挑战。他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知道我（或者任何其他干练的人），除非具有绝对的把握，决不会如此明确无误地否认一桩事情。

"这事我再查考一下，"他说。

"我想，这次会晤的情况你要向赫克托·罗斯汇报吧？"我说。

"是这样。"

"你汇报的时候，我希望你把这事提一下。并且说是我请你提的。"

"反正我是会这样说的。"

此时此刻，他说话的语气不象是个审问者，倒仿佛象我们是官员们在一起准备处理一件棘手的事件。"这很古怪。"他感到困惑而且心神不宁。当他继续提问时，他显然已经泄了气，就象是一个人因为家里出了事情而精神恍惚。

我在研制原子弹一段时期的经历①。是的，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是的，我一直同那些科学家很亲密。是的，我认识索布里奇，他曾经传递过一些机密。是的，他曾经同我兄弟一起上过学。但是孟佛思问得很机械；他知道临了是我兄弟把索布里奇降服的。

当他谈到扔下第一颗原子弹时我的所作所为以及想法时，他重又全神贯注起来。

"这些我都公开发表过了。你只要去看看就行啦，你知道，"我说。"而且在档案里你还能找到其它一些东西。"

---

① 详见《新人》。

“这些都做过啦，”孟悌思回答。“可是我依旧想要问问你。”

我是否也曾象许多科学家一样积极地反对使用原子弹？当然，我说。我在广岛事件前夕，是否曾经找过一些科学家，讨论如何才能制止这件事。当然，我说。这样做是否超出了一个文官所应尽的职责？“文官曾做过比这更有成效的事情，”我说，“我常有的感觉是，希望我也曾做过比这更有成效的事[①]。”

接着，我进行了解释。当还有机会阻止扔那炸弹的时候，我们竭尽所能，用尽了一切途径；这没有什么不正当，除非（我不禁这么说）任何时候在暗底里反对使用任何炸弹都是不正当的[②]。

当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只有两条路。或者辞了职闹一通，或者留在内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象我一样留在内部。动机是什么？责任心，纪律性，甚或是顺从？也许我们是错了，但是我想，假使我需要再一次作出抉择，我还是会这么做的。

这以后，询问就渐趋低潮。我的第二次结婚。我的岳父，在战前，在我与他们父女认识以前，他是否参加过各种外围组织？孟悌里重又显得心不在焉地问。我不知道。他可能参加过。他是一个老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公务生活方面——这方面没什么，不过他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结识罗杰的。这时已经一点多了。突然他以双手的手掌拍了下桌子。

“我问的就这么些啦。”他矫捷而快速地一跃而起，以闪闪发亮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同时他语气比开始的时候较为亲切随便地说道：

---

① 刘易斯的意思是，虽曾想要制止原子弹的使用，但并未成功。

② 这是联系当前罗杰等人又在暗中反对核弹而言，所以说“不禁这么说”。

“我相信你对我说的话。”他同我握手，随后就穿过外面一间办公室迅步走了出去，而让我独自站在里面。

一切都进行得很有礼貌。他是一个能干的人，而且也许是可爱的人，他是在尽他的本份。然而，回到我自己的办公室后，那整整的一个一月份的下午，我都感到一片漆黑。倒不是我为后果担心。不，我的感触比这更加深切一些，几乎就象是听到说自己的心脏有了毛病，要小心谨慎一些生活才能活命。我没有碰一份文件，没有做一点工作。

下午的许多时间，我都朝着窗外看去，仿佛是在想什么，但并没有真想。我给玛格丽特打了电话。只有她知道，我无法耸耸肩就把这事忘掉。她知道，我里已中年但仍然很虚荣。她也知道，除了我自己，我不愿向任何别人解释自己的行动，要我这样做我会感到受不了。电话里我告诉她，应该说算不了什么。被一个懂礼貌而且负责的人问了几个钟点。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这算不了什么。假使你是生活在一场宗教战争之中，你理应料到会有人向你射箭，除非你躲开并且藏起身来。但是，对玛格丽特装得满不在乎，并没有什么用处。她知道我。

我要把法兰西斯带回家来吃晚饭，我说，等他们盘问过他之后。这可是玛格丽特没料到的，她感到为难了。她已经邀了亚瑟·普林普顿，因为这青年人又来伦敦了。她所以这样做，部分地是为了大家高兴高兴，部分地也是为了做媒。

“我倒可以叫他以后来，”她说，“但是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待在哪里。要不要我试试看通过美国大使馆同他取得联系？”

“不用麻烦啦，”我告诉她。“弄得好，他还可能把气氛搞得轻松些。”

“倒确实可能有一个气氛问题，”她答道。

不，装得满不在乎对玛格丽特是没有用的——但是对法兰西斯却是有用的。当我们在灯火辉煌的宫前林荫大道乘车回家时，他绝口不提盘问我的事情，虽然他是知道的。他相信我要比他更为世故，更少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他设想我一定把这事情当作是一天里例行公事的一部分。

至于他自己，他说："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听任他们这样来对待我。"

他很沉默。当我们走进我的住房时，亚瑟已经在会客厅里等待着，他礼貌地同我们打招呼。他接着说："法兰西斯爵士，看来你需要先喝一杯。"他张罗起来，把我们安顿在沙发里，给我们倒威士忌。他比法兰西斯自己的儿子更机灵，我心里想。这可并不使他更讨法兰西斯的喜欢。但是在此时此刻，叫法兰西斯见怪的，却不仅是他的风度，而且还有他的国籍。法兰西斯安静地、文质彬彬地坐着的同时，还在寻找着当天下午事情的罪魁祸首。

因为亚瑟在场，我无法同法兰西斯敞开交谈；就是玛格丽特进来以后，她也无法谈。她看到他这个平素最有节制的人，这时却又喝了一杯很烈性的酒；她憎恨跳小步舞，她渴望着能全身心地扑进来。然而实际上她只能谈谈剑桥，谈谈我们的学院和家庭琐事。佩内洛比还在美国——她好吗？最近一次得到的消息说她很好，法兰西斯说——难得一次，他显然对自己心爱的女儿不太感到兴趣。

"我星期天得到她的消息，法兰西斯爵士，"亚瑟毫无表情地说，象是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赢了一分。

"是吗，"法兰西斯回答，但不是一个问题。

"是的，她横跨大西洋打了个电话来。"

玛格丽特耐不住了。"她说些什么?"

"她要知道,巴尔的摩的馆子哪家最好。"

亚瑟说得很有礼貌,很冷漠,眼神也没有闪动一下。玛格丽特的脸上升起了红晕,但是她依旧问下去。他自己准备干些什么?他准备回美国吗?是的,亚瑟说,他已经选定了自己的事业。他已经作好安排要经营电子工业。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自信谈到自己未来的企业。他对于做生意的知识,比法兰西斯和玛格丽特和我自己加在一起,还多得多。

"这么说,你不久就要回家去咯?"玛格丽特问道。

"那也不坏嘛,"亚瑟说。突然,满脸一本正经地,他说道:"当然。我不知道佩内的计划怎样。"

"你不知道?"玛格丽特说。

"我想她不会回到这边来吧?"

这下玛格丽特可弄糊涂了①。亚瑟那粗犷的脸上,蓝色的眼睛炯炯发光,显得很诚挚;但是在皮肉之下,却隐隐约约显出微笑。

他告辞先走,这在他是懂礼貌的表现,因为听我们讲着讲着,他从空气中辨味出了我们有话要说。这时我产生一种悲伤的感觉。我朝法兰西斯看去,见到的却不是历来相交的朋友,而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严厉而并不安详,心境很不平静。我认识他之初,他正是亚瑟的年龄。看来,血气方刚,目中无人,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至少当天晚上显得是这样。

---

①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亚瑟也弄不清佩内洛比的意图,因为正是她在逗弄亚瑟。因此玛格丽特感到迷惑不解,也因此下文她责怪法兰西斯不该一意反对亚瑟。参看第二十二章末。

“法兰西斯，”玛格丽特说，“关于这个孩子，你的做法是很愚蠢的。”

法兰西斯发出了很不合教授身份的诅咒。

沉默了一阵。

“我想，”他怀着信任和好感对她说，仿佛这也是一种慰藉，“我已经再没多大用处啦。我想我已经到达极限。”

她说，不可能真这样。

“我想是这样，”法兰西斯说。接着他把气出在我头上。“刘易斯不该来说服我。我早应该干脆撤手。不应当叫我蒙受这一切。”

我们开始吵起嘴来。我们的嗓音里有着怨恨。他怪我，我们都怪罗杰。政客们从来就不关心他们的工具，法兰西斯越来越生气地说。你有用的时候是有用的，没用就扔掉。毫无疑问，法兰西斯满腔怨气地说，事情一旦出毛病，罗杰准会谋求保全自己。他会装出一副君子的样子走回羊圈，而他的顾问们就只得同样地装出君子的样子乖乖领受羞辱。

“你不会受到羞辱的，”玛格丽特说。

法兰西斯开始用更现实的语气同她说话。他们还不至于把他撵出去，他说。至少他认为还不至于。他们还不敢说他是一个危险人物。然而，等这一切都过去以后，不论是输还是赢，他们总会相机把他撇开。他们会传一句话，说他不很适合。还不如要更稳当些的人。只要当前这种世道还继续保持下去，用的人就只能越来越求稳当。与众不同反正就不行。只要你显示出丝毫的不同，人们就不能要你。最宝贵的单项天赋，就是能够人云亦云。所以他们总会赶他走。

我们继续吵嘴。

“你的皮太薄了，”我说。这是我说的最尖刻的话。

玛格丽特把眼光从他那里转到我身上。她知道我当天暗地里的感受。她在想，等法兰西斯走后，她什么时候能够说句话，指出皮太薄的还不止他一个。

第三十四章

受迫害的纯洁性

第二天傍晚，玛格丽特和我在维多利亚河堤走下出租汽车，迈步走进圣庙公园。整个一天受到噩耗的侵袭，我已经感到筋疲力竭。执政党议脆首领拜访了罗杰。一些在党内有影响的后座议员有疑虑，需要加以消除。罗杰得会见他们。前一夜有两位反对党的领袖在外地发表了演说。对民意测验的结果，谁也不知道应该作怎样的解释。

是的，我们已经濒临一场危机，当我看着河上方的都市晴空，我怀着迷茫的心情这样想。危机波及得多远？也许再过几个月，伦敦这一带的某些办公室的门上要更换名字了。就这些吗？也许还有其他人，散布在夕阳普回的天空之下的其他人，也要遭受损失①。罗杰和别人都是这么想的：非这么想不可，否则就更难坚持下去了。

然而那些其他人却没有什么反响。少数人有反响，但是不多。也许他们灾难当头的时候难得把信息向权力的走廊里传递，也可能从不向那里送。

我们向河滨街折回。我旧时工作过的法律协会的大厅里灯火通明，就象星期天夜晚的教堂。我们是去参加一场法律界举行的音乐会。法律协会的几幢楼里，处处都有点灯的窗户，在四

阴黑暗中呈现为一块块光亮的长方形。我们走过一排房屋，我青年时代就在这里工作。门牌上的名字，有些依旧是当年的。H. 盖特列夫先生；W. 艾伦先生，在旁边的一个楼梯门口，我注意到一个同代人的名字：H. 索尔兹伯里爵士。这已经过时了，因为他刚已被任命为上诉院法官。玛格丽特感觉到我心情烦躁，所以用力按了一下我的手臂。我的这一段生活是她所不了解的；她有时会对它感到妒忌，而现在，当我们在寒气中走过这座大楼时，她相信我有想家的感觉。其实她错了。我感到的还不如说是恼恨，法院从来就并不真正对我胃口，我一次也没有想到过要回去。然而，假使我能满足于那生活的话，我的日子会平静得多。我就象索尔兹伯里一样，不会卷入当前这危机之中了。

大厅里穿堂风很大。白色的节目单放在座椅上发出光芒，那情景很有点象教堂里举行婚礼。椅子本来是排成一行行的，但是当人们转过身去谈话时，又都弄乱了。虽然说来不容易相信，然而这却是一次特权人物的盛会。两党的前座议员中有好几人都在；拉富金勋爵和他的随从也在；还有黛安娜·斯基德莫也在，她是同蒙蒂·凯弗一起来的。看他们戴着白领结、盛装打扮着相互高声交谈，谁也想不到他们正处在一场危机之中。更其难想象的是他们中也有人象我一样，憎恨当前的时刻。他们的举止仿佛是说，政治活动家就得经历这种麻烦事。他们开着玩笑。他们的一举一动仿佛表明：这一类的地方将永远是他们的；至于其他的人——那么，当我们看到都市夜空反射的锈黄色

---

① 门上换名字是说某些人将失去官职，其他人受损失是说罗杰的政策如遭失败，民众可能遭殃。

光芒时，可能会想起他们。

他们并不太关心即将来临的辩论，除非是为了挖苦罗杰几句。此刻他们真正感觉兴趣的——至少黛安娜和她的朋友们所真正感兴趣的——是一个职位。而这个职位，说来令人不能相信，却是一个钦定的历史教授讲座。黛安娜已经恢复了她的一部分精神。有谣言说她已经决定要蒙蒂·凯弗离掉他的妻子。正因为她又是精神十足了，所以她同时又一次地变得很执拗。她的朋友们都得按照她吩咐的办，而她吩咐他们的是拗首相的膀子。要使首相从四面八方都听到她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字。而这名字是托马斯·奥培尔。

这倒不是说黛安娜对于评定学术成就有什么独到之处。要是哪个主教的职位出缺了，她同样可能提出一个候选人。她象尊敬圣牛般地尊敬学术界人士；但是，既然说他们可能是圣牛，他们在她眼里却不是什么很严肃的问题。不过这并不妨碍她为奥培尔博士的权利而变得激昂慷慨，也并不妨碍她的朋友们激昂慷慨地支持他或反对他。倒也不是说他们已经醉心于学术界生活。他们是感到玩弄职位的争夺战很有趣，能够事先识别赢家也挺有趣。这是受魔法保护的圈子里享有的乐趣之一。在学者中间长大的玛格丽特却感到很不安。她认识奥培尔，而且不想损害他晋升的机会。她知道他已经离开我的学院，现在正在纽卡斯尔大学任特级讲师。她肯定他是不够格的。

“他是很精采的，”黛安娜说，她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辉煌夺目，象是圣诞树上的仙姑。

事实上，无论黛安娜的热诚，以及她那两位当部长的朋友的天使般悦耳的颂扬，也无论玛格丽特的担忧，全部是多余的。不错，首相会洗耳恭听；不错，他会使上豪猪般的能耐细细倾听。奥

培尔的支持者还可能听到几句鼓励的话。而恰恰就在这同时，首相私人办公室里一个由奥斯鲍迪斯顿训练出来的，灯笼形下巴的青年人却正在以大理石一般的镇静，搜集着各种意见。我私下的猜测是，汤姆·奥培尔获得这个职位的机会，同他当选为耶稣会传教士首领的机会差不多。

演出完毕以后，我们鱼贯进入图书室，在那里吃三明治，喝酒。我注意到黛安娜佩带着闪闪发光的钻石，同卡罗聊了一会儿话。正当我们离开之前，卡罗把话传给了我。

黛安娜同雷吉·科林伍德谈过了。他说大家都得"谨慎行事"。可想而知的是，罗杰得要"收敛"一点。这样，他们才能够照顾他。

这些话听起来象是随便说说的知心话。而且这是存心要给人的印象。然而却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科林伍德不是信口开河之辈。而且涉及心腹话，黛安娜也从不随便乱说。这话是有意要说给罗杰听的；而卡罗现在正有意先说给我听。她说着，抓住了我的臂膀向门口走去，猛勇的眼睛注视着我。说这些并不表示她对我有好感。她依偎在我的手臂上向前走，她的肩膀（因为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紧挨在我肩膀的下面，这时候她并没有比往常更喜爱我一些，对罗杰的顾问们也并没有更热情一些。她只是要确保不要把我漏掉了。

法律界开音乐会是在星期四晚上。星期六早晨我正独自坐在起坐室里，孩子们回学校里去了，玛格丽特正同她父亲一起过一天，这时他已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大卫·鲁宾。

这事本身不足为奇。前一天我已经听说，他又为国务院的事情来了。我料想星期六下午他和我将参加同一个会。结果他

说果真如此，而且他还说了些对此感到高兴的客套话。我感到惊奇的是听到他坚持要我安排同罗杰会面。显然他前一天已经试过罗杰的办公室，而且碰了钉子。有人会让他碰钉子，已经是够古怪的；而他事后又会找上前来，这就更其古怪无比。"我可不光是要看看他。我有话要对他说。"

"这我早听出来啦，"我说。电话上传来一阵很勉强的大笑。

他明天早晨就起飞。所以会晤只能安排在当天晚上的某个时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起初卡罗不肯把电话转给罗杰。最后我说服了她，但是罗杰的口气却仿佛是我给他带来了坏消息。我不知道下星期议会要开会吗？我难道忘记了他在准备辩论吗？他不想见任何人。我说——我们的嗓音已经因为精神紧张而变得很刻薄——对我，他尽可以粗暴，虽然我不想装作喜欢这样。但是对大卫·鲁宾粗暴，那就不明智了。

那天下午是我一年来第一次见到鲁宾。我觉得他表情倒并不十分严峻。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两边是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和另一位科学家。那是在伯林顿大楼显家学会的一间房屋里。四周墙上都是期刊合订本，屋里发出霉味，象长期紧闭的图书馆一样。灯光是幽暗的。鲁宾搭拉着狐猴般的下眼泡，显得抑郁而不耐烦。我递了张字条过去，说道我们约定了晚饭后去诺思勋爵街。他点了下头，那表情却象是说还得忍受多久才能上床睡觉呀。

他非得忍着性子参加这次会不可。现在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官方人物，再没有多大灵活的余地可以指望。他比在座任何人都更为悲观。这不是一次官方的会议。屋里的每一个人，至少在形式上都是以私人身份参加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或继续同核项目有关系。他们正试图找出一条途径同他们

的苏联对手直接对话。屋里有好几个人都是国际上有名望的人物——有伟大的学院式物理学家，有蒙铁尼（他是主席）、鲁宾自己，以及我的一位老朋友，名叫康斯坦丁。此外还有一些各个部里的科学家也要求参加，例加沃尔特·卢克就是一个。

三国政府都知道这件事。好些官员，包括我自已在内，都接到邀请。我记起了另一些也在这几间发出霉味的房子里召开的会议，那已经是将近二十年以前的事了，当时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核弹可能造得出来。

大卫·鲁宾坐的样子，就仿佛会上说的话他已经听过好多遍。随后，突然之间他的兴趣起来了。会上谈论科学上的善意，探讨法律用语和条文措辞的话，也都骤然打断了。因为这时候房门打开，使每一个人都惊讶不已的是布洛津斯基走了进来。他虽则身材魁梧，步履却很轻盈，凸出了壮实的胸部向桌边走去。他的眼睛张得大大地看着亚瑟·蒙铁尼。他以宏亮的声音、蹩脚的英语说道："对不起，晚到了，主席先生。"

坐在桌子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在美国发表的演说，而且知道法兰西斯和卢克受到了伤害。象蒙铁尼之类的人则憎恨他和他所代表的一切。现在他走了进来，楼着轻描演写地道声歉——这使他们都感到恼怒，这是一个可笑的反高潮。

"我不明白，"亚瑟·蒙铁尼说，"你干吗要来这里。"他那眼睛深凹的长脸绷得紧紧的。他同朋友们交谈也不会说一句柔软的话，现在这场合就更不用说了。

"我接到邀请，主席先生。正如同我的同事们一样，我想。"

我想那是真实情况。接到邀请的有各防务委员会的科学家，以及参预国务活动的老资格科学家。想来布洛津斯基的名字还在单子上。

“那并不就意味，你来出席有任何意义。”

“对不起，主席先生。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有持有某种观点的人才允许到这里来？”

沃尔特·卢克厉声插了进来说：“关键不在这里，布洛津斯基，而且你自己也知道。你在那我们无法找你算账的地方①，做尽了叫人讨厌的事情。干这玩意儿的倒霉科学家都给你搞得不清不白啦。”

“我不认为你的态度是正确的，沃尔特爵士。”

“别来这一套啦，老兄，你把我们当作谁啦？”

这里可不象赫克托·罗斯主持的会议那么讲究典雅的礼仪。

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咳了声嗽，以他那种奇妙得很的、依稀还有点腼腆的神态向蒙铁尼说道：“我想，我或许应该说句话了。”

蒙铁尼点了下头。

“布洛津斯基博士，”法兰西斯说，他眼睛向下看着桌子，“假使你今天没有来这里的话，我本想请你来看我。”

法兰西斯说得很安详，既不象蒙铁尼那样冷淡，也不象卢克那样粗暴地表示轻蔑。他们两人开出口来就能吵架，而法兰西斯却得费上一番劲儿。然而，我们大家，特别是布洛津斯基，侧耳倾听的却正是他说的话。

布洛津斯基为自己找了张椅子，虽然谁也没有想到，或许谁也没有愿望叫他坐下。他一屁股坐下，沉重而且冥顽，就象一块岩石。

---

① 指布洛津斯基在美国发表演说。

"关于你的行为，已经到了该说几句话给你听听的时候。这是非得对你说说清楚不可的。我还是现在就说吧。你必须明白，你在科学界的同事们有两件事对你感到不满。第一件是你对我们某些人的行为。从长远看来，这是无关紧要的，但这已经足以使我们宁可不同你发生私人接触。你在公开的场合指控过我们，而且我相信在私下所作的指控还更多，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采取法律行动来对付你。而你正利用了我们不愿意对一个科学界同事采取法律行动这一点。你说过我们不诚实。你说过我们颠倒是非。你说过我们对自己的国家不忠诚。"

"我当然是被曲解了，"布洛津斯基说。

"丝毫也没有。"

"我一直以为你具有良好的意向，法兰西斯爵士，"布洛津斯基说。"我没有料到你会这样对待我。"

他脸上表示出的是纯洁、受迫害而又很勇敢。这是这样一种人的勇气：他迄今仍然在内心深处坚信人家会看到他有多么正确。他既不感觉矛盾，又不感觉遗憾或后悔，而仅仅是牢不可破地认为自己是对的。同时他又需要怜悯，因为他是受迫害的。他在大声呼吁怜悯。因为他们越是看到他是对的，他们越是会迫害他。

突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去年夏天我感到不理解，为什么他一下不再想见罗杰了，就仿佛他从信仰罗杰变成了仇恨他。那一定发生在向他授勋的建议书送到的那一天。他接受了勋章——但是他可能感觉到，我肯定他可能感觉到，那是另一种转弯抹角的迫害，正好证明他的地位不象世界上那些盖特列夫们一样崇高，因此是标志着要把他打发掉。

"我当时不得不作一些批评，"他说。"因为你们是很危险

的。我愿意相信，你们自已并不理会你们有多么危险，但是我当然非作一些批评不可。你能够理解这一点，鲁宾博士。”

他脸上露出坦率而怀有希望的表情，转身朝向正在纸上乱涂的大卫·鲁宾。鲁宾慢慢抬起头来，用迟钝的眼光注视着布洛津斯基。

“你做的事情，”他说，“是不能允许的。”

“我想不到你会说这等话，鲁宾博士。”这回答的粗鲁和暴躁，使我们都感到迷惑不解。鲁宾相信，布洛津斯基是记起了他这个基督教徒正在同一个犹太人说话。

“你说我们是危险的，”法兰西斯继续说道。“关于你对我们的污蔑中伤，我就说以上这些话。你这种污蔑中伤之所以值得一提，仅仅是因为它们同你所造成的另一种损害牵扯在一起。这是必须说给你听的第二件事。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你作出了大大有损于全世界正派人的事情。要是说什么危险，你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之一。而且你的损害是通过歪曲科学而作出的。对核武器的制造具有不同的观点，这是可能的。但说你这些话，而既不是撒谎又不是不负责任或者是别的什么更坏的原因，那是不可能的。你是鼓励人们相信，美英两国不遭受太大的损失就能把俄国消灭。即使这是真的，我们大多数人也会认为这么说是邪恶的。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而且在我们可能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如此。”

“你们所以危险，原因就在这里，”布洛津斯基说。“这也就是我所以要挺身而出的理由。你们认为你们是具有善意的人。然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具有极大的危害。即使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会议上，你们也在作出极大的危害。我所以到这不受欢迎的地方来，原因就在这里。你们认为你们能够同俄国人达成协议。

可你们永远不可能做到。我们唯一能做的现实的事情，是竭尽一切努力制造这些武器。”

“你想要考虑战争吗？”亚瑟·蒙铁尼说。

“当然要考虑战争。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都这样，”布洛津斯基回答。“假使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就得打赢它。我们能够使足够多的人活下来。我们过不了多久就能恢复过来。人类是很坚强的。”

“这就是你所希望的吗？”法兰西斯以死沉沉、冰冷的口气说道。

“这是将会发生的情况。”

“想到三亿人死亡，你受得了吗？”

“凡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我都受得了。”

布洛津斯基变得目光炯炯，他又显得很纯洁地继续说道：“你们就是不愿看到，还有比这更坏的事情可能发生。”

“我不得不假设，你对你的行动是负责的，”法兰西斯说。“若然的话，我最好还是直截了当告诉你，我不能跟你坐在同一间屋里。”

一张张愕然不露表情的脸都朝着桌子那头的布洛津斯基看去。随着是一阵沉默。他稳稳地坐在椅子里，说道：

“我相信我是应邀出席的，主席先生。”

“你离席的话，会省掉些麻烦，”亚瑟·蒙铁尼说。

布洛津斯基装得特别讲道理地说道：

“但是我能出示邀请信，主席先生。”

“这样的话，我就宣布散会。另外再召集一个不邀请你参加的会。”

随后的一幕，在鲁宾看来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礼节的一大杰

作。

布洛津斯基巍巍然、直挺挺地站立起来。

“主席先生，”他说，“我的同事们认为应该如此来对待我，我实在深感遗憾。然而这是我早料到的。”

他的尊严是绝对的。以同样的尊严，他步履轻快、体态孔武有力地走了出去。

第三十五章

一个抉择

几小时以后，大卫·鲁宾和我正在他的卧室里吃些东西点点饥，准备然后再到罗杰家里去。房间很简朴，那是在肯辛顿区一家上流而廉价的旅馆里；吃的东西也是简朴的。鲁宾是出入于各国元首府邸的人物，但是，尽管他衣着优雅入时，象是时装画册里出来的一样，其实他的生活却比一个大使馆职员还更简单。他是一个贫穷的人，除了作为学者的薪水和他的奖金之外，他从来没有挣过什么钱。

他毫无怨言地坐在寒冷的卧室里，一边啃着不新鲜的三明治，一边啜着劲儿不大又没有冻过的威士忌。他谈到他在哈佛的儿子，他也谈到他的母亲，她生前可能都不太知道哈佛是怎么回事，而且在家里也从不说英语，但是却为大卫抱有很大的野心——其贪婪的程度不亚于我母亲为我所抱的野心。他说得有一些悲伤。他一切都很顺利：辉煌的成就、美满的婚姻、子女的爱。他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之一。然而，有时候他似乎还是回想到他的童年时代，耸耸肩，觉得他期望的还不止这些。

我们双方都谈得毫无保留，象是海轮上萍水相逢的两个人。他穿着优雅的衣服、绸衬衫、手工做的皮鞋，坐在那里摇头，用悲伤而善良的眼睛看着我。我忽然想起，他还没有给我一个线

索，甚至一个暗示也没有，为什么他那么坚持当天夜里要同罗杰谈话。

我们到达诺思勋爵街的时候，大概是九点半，罗杰和卡罗却依旧还坐在餐室里。将近三年以前，罗杰也正是在这里盘问鲁宾的。也同那天晚上一样，鲁宾显得彬彬有礼，捋着卡罗的手鞠躬如仪，嘴里还称“卡罗莱恩夫人”，同时又跟罗杰打招呼。也同那晚上一样，罗杰把酒瓶顺次推到各人面前。

鲁宾坐在卡罗右手，他倒很乐意喝杯中的葡萄酒，但就是不开腔说话。卡罗向桌子那头的罗杰看去，他默默地坐着，显得因紧张而感到不耐烦。她也有自己的那一号逆来顺受的哲学。她准备敞开喉门大大咧咧地同鲁宾聊一聊他明天的飞行，问问他是不是也象她自己一样憎恨飞行。她每一次都怕得要命，她说。她这样夸大强调自己的怯懦，正是她兄弟萨米金斯的拿手戏。

我们四人都等待着话说到点子上。终于罗杰再也等待不下去了。

“怎样啦？”他冲着鲁宾厉声说。

“大臣？”大卫·鲁宾仿佛吃惊地说。

“我原以为你有话要对我说。”

“你有时间吗？”鲁宾神秘地说道。

罗杰点头。使每一个人都惊讶不已的是，鲁宾开始长篇大论、深奥复杂地讲起博弈论在核战略上的应用。他又谈到过分简单化——说这是过分复杂化发展到了疯狂程度的结果。没多久罗杰就打断了他。

“不管你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反正不是来说这个的。”

鲁宾以一种严厉而深为担忧的表情看着他。突然他整个的态度都变了，从迂回曲折令人费解，一变而为粗声厉气。

"我是来告诉你，趁还有时间赶快抽身。要不然，你就要自己掐自己的脖子。"

"从什么地方抽身？"

"从你现在的计划、打算，不管你爱叫它什么。你没有任何希望。"

"你这么想，是吗？"罗杰说。

"要不然我干吗要来？"

接着鲁宾的语气又一次变得安详而讲道理了：

"慢着。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谈到这里为止。这是因为我尊敬你——"

"我们要听，"卡罗说。这不是应酬话，不是为了使他感到舒服。这话是全神贯注地说的。

罗杰和鲁宾脸上没有表情地坐着。屋里每一个声音都听得很清晰。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彼此之间有好感；然而这并没有关系。在他们之间有一种不同于喜好或厌恶，甚至不同于信任的东西。那是一种对实际情况的意识，一种对事态的意识。

"首先，"鲁宾说，"让我把自己的立场讲清楚。你计划做的一切都是明智的。是对的。任何一个知道生活实际的人都知道是对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有两个核大国。一个是我的国家，另一个是苏联。你的国家无法参加这个联赛。无论就经济或军事方面而论，你们越早退出越好。这是正确的。"

"几年以前你就对我们这么说过，"罗杰说，"就在这间屋子里。"

"更进一步的是，"鲁宾说，"我们也将会要你们退出。从我们正在形成的想法看，我们将会作出判断，这些武器应该集中在尽可能少的国家手中。意思就是说我们和苏联。这也是对的。过

不了多久，我敢预言你就将受到来自我们方面的压力——"

"你用的措词有所不同，理由也稍有区别。"罗杰说的时候既没有不妥协的气息，也并不表现出愿意接受暗示。"但是你说的正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而且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

"而且是你所做不到的。"当鲁宾接着说下去时，他的嗓音更强硬了："而且是你此时此刻就必须从中退出的。"

沉寂了一会。随后，罗杰仿佛一下子头脑很简单地问道：

"为什么？"

鲁宾把双手向两边一摊。

"我是科学家。你是个政治活动家。你还用问我？"

"我还是乐意听到你的回答。"

"难道还要我告诉你，一个行动方针可能是对的——然而却不值得一顾？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事情是怎么办的，而特别重要的是：是什么时候办的。"

"正如你所说，"罗杰说，"这些原则大家并非不熟悉。现在我希望你能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鲁宾眼睛朝下注视着桌子。

"我实在谈不上知道什么，"他最后说。"但我有所猜疑。一个外国人有时会发现一些你所不屑重视的迹象。我相信你是在逆着潮流游泳。你的同僚们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假使你游得太远了，他们就不会继续忠实于你，对吗？"

鲁宾接着又说："他们不是傻瓜，假使我这样说你不介意的话。他们一直在观察，看到你每进展一英寸都得作出挣扎。每一件事都比你估量的要难上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有时甚至百分之五十。这你比我们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刘易斯也知道。"一瞬间，在他松厚的眼皮下，我看到闪烁着悲天悯人的目光。"每一

件事做来都太困难。对于人世间几乎每一件事，我都有一种看法，就是假使做来回难无比，假使你试尽了各种办法，而依旧不行，那末就该撒手不干了。这无疑也适用于理智方面的问题。象你面临的这类问题，我看得越多，就越是相信无疑也适用这一点的。你的同僚们善于装作顽强。但是他们又老于世故。我猜想他们会被迫采取同样的想法。”

“你确实知道吗?”罗杰说得很安详，而又使上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鲁宾抬起头来，接着又让他的眼睛低了下去。“我向我在华盛顿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们终究会认识到你我是对的。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他们不知道如何看待你们的武器。但是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他们对你的动机很担心，为什么你想要放弃这些武器呢?”

“你认为我们应该关心他们想些什么吗?”卡罗一时间傲气十足地大声说。

“我想，你不关心就失策了，卡罗莱恩夫人，”鲁宾说。“我并不是宣称他们已经分析了形势。不过就目前而论，他们对你们做些什么根本不太感兴趣——只要你们看来不象要退出冷战就行了。这是他们唯一害怕的。气氛就是这样。就在这样的气氛下，他们中间有些人现在对你们不大放心。”

“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听信了布洛津斯基?”我愤怒地说。

“他没有帮助你，”鲁宾说，“他对你们造成了一些损害。但是问题要比这更深刻。”

“是的，”罗杰说，“要比这更深刻。”

“既然你知道，我感到高兴。”鲁宾转向卡罗。“我刚才对你说过了，卡罗莱恩夫人，你不关心这点就失策了。我们方面有些人

对这点感到精神紧张。在各个级别上都有这样的人。包括高层在内。这种紧张心情，有一部分必定会传到这边来。可简有一部分已经传播过来。"

"那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罗杰说。

"当然，脱身出来是够泄气的，"鲁宾说。"但是事实摆得很明白。要是我对这边的事情多少还有所察知的话，你只要沉住气，把这事搁上五年、十年。到时候，除非我了解的情况全错了，你一定在这里居于顶峰地位。而且到时你是顺流而进，而不是逆着潮流游泳。至于华盛顿，他们到时候将不折不扣地恳求你们做现今你想做而做不到的这件事。"鲁宾露出了尖利、讽刺的微笑。"而你是这个国家中唯一到时能够做这事情的人。你是宝贵的人物。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我们大家。这是我所以不嫌其烦地找你的原因。我们不能把你浪费掉。而要是说我对任何事情感到有把握的话，我有把握地认为：假使你现在不后退一步的话，你就将被浪费掉。"

片刻之间，我们谁都不说话。罗杰向桌子那头看去，对着他的妻子说道："你听到他说的吗？"

"你也听到了，不是吗？"卡罗说。

社交场合那种铿锵的语音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忠诚献身的气息。她现在说话，就如同他们独自在一起时一样。他们说得很少，然而已经足够。罗杰知道她在想什么，以及她要他作出怎样的答复。他们的婚姻在他方面可能已经濒临破裂，但是共同的语言依旧存在。信息是简单的。她是（虽然鲁宾并不知道）他的支持者。

在罗杰这番挣扎的全过程中，她一直是无限忠诚的。大家所能期望的也正是这样；然而，大家又知道她隐藏着什么。她内心

中扔不掉她那沙文主义的傲慢。当大卫·鲁宾刚才提醒他们说英国的国力已经衰微的时候，她不禁勃然大怒；同样，她也无法接受辉煌的日子已经过去的说法。她本能之单纯，可以同我母亲当年相匹敌。

但是，驱使她站到鲁宾一边，使她刚才回答罗杰时而颊绯红双眼发亮的主要力量，却不是这一点。而是因为鲁宾为罗杰指点了未来的前程，而这正也是她预见的前程。在她看来，不希望罗杰登上顶峰地位，是荒谬无稽、装腔作势、虚伪做作，而首先尤其是假装斯文的。她会说，假使他不想做到这点，那么他就根本不应该参与政治。假使她不希望他做到这点，那么她就不应该做他的妻子。

“你说的话我差不多都同意。”罗杰直截了当地对鲁宾说。“你已经把情况说得很清楚。我非常感激你。”他的语气缓和、理智、而且带点谦恭。此时此刻，从他说的话听来，他象是一个乐子改弦易辙，或者已经改弦易辙，只是出于自尊心而还在进行强辩的人。“你知道，”他带着心不在焉的微笑说道，“其中有几点我自己也已经想到过。想来你会相信我吧？”

鲁宾微笑。

“当然，”罗杰继续说，“假使你在政界想要崭露头角，你就得善于冲着打开的门挤去。假使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去推关闭着的门，那么你就不该选择这个职业。这是你所要告诉我的，对吗？当然你是对的，要是说你当年也曾花过一些精力在关闭着的门上，那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比我历来所花的精力更多。但是，当然，你不是政治活动家。”

这可能是嘲弄的话。我说不上。若然的话，也是很温和的。罗杰说话的语气中并没有紧张和尖刻的意味，他说：“我唯一的

苦恼是：我无法不对当前的形势略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假使我们现在不把这事情干成，我们就永远也干不成了。或者说即使干成也太晚了。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唯一分歧，对吗？或许你能告诉我说不是这样？"

"老实回答你，"鲁宾慢条斯理地说，"我并不知道。"

"你相信一切都将随波逐流，在任何地方都无人能够加以阻挡吗？"

"我不知道。"

"我们大多数人对形势都有所了解。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起些影响？"

"任何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呢？任何一个人，能做出许多事来吗？"

"你是一个智慧的人，"罗杰说。

一个长时间的间隙。罗杰再开口时是完全放松的，因此，听到他的嗓音依旧如此之洪亮，使人感到惊异。他说：

"你是说，我们都已经动弹不得。整个世界都这样。双方的立场都已确定。再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所能够做的。这是你所要说的，对吗？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坚守立场，并且虚心接受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的观点。"

"在细节方面可能还有点滴的事情可做，"鲁宾说。

"那算不了什么，对吗？"罗杰露出友好的微笑。"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又停顿了一会。"然而，你知道，这是很难接受的。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尽可以不必在这里。大家都尽可以坐待其成。要是那就是一切的话，我认为我很本不必过这样的生活。"

这一瞬间他的语调富有激情。接着又变得异常地正式而且

有礼。他补充说道：

“对你的忠告，我十分感激。我但愿我能够加以接受。它会使我的处境顺当一些。”

他向桌子那头看去，并且仿佛独自在家一样地对卡罗说道：

“我但愿能够按照你的心愿行事。”

在我看来，要是卡罗知道她处在为自己婚姻而挣扎的地位，那天晚上她不会那么公开地表露出她反对罗杰的意思。他正因为深感内疚，所以会欢迎最细小的借口，以便有个脱身的口实，自我安慰地想道，自己无论如何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然而是不是真这样呢？他知道卡罗的心思，他是一直都知道的。在她看来，要是有所掩饰的话，就是对罗杰不够忠诚。她当天晚上并没有说什么新的话。但是我相信，她当着鲁宾的面重复私下已经说过的话，也可能给了罗杰某种依稀的快慰感，但对此他又感到羞愧。

他说，“我但愿能够。”

我感到拿不准，鲁宾什么时候理会到罗杰是要干到底了？在哪一点上，在说哪句话的时候？论智力，鲁宾要敏锐得多；论感情，他是在同一位大师对阵。

另外还有一件古怪的事儿。在私生活中，鲁宾同法兰西斯·盖特列夫一样具有高度原则性，道德上毫不苟且。然而——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理——有时候，而且是最紧要的关头，具有高度原则的人却并不可靠——而罗杰却也许是可信赖的。因为对罗杰说来，在某些场合，并不经常，但也不象我们大家所猜想的那样稀罕，道德会从行动中产生出来。在私下，鲁宾过的生活要比绝大多数人都更高尚；然而，要他甘心自愿地出丑，冒名誉扫地的危险，以自己的未来进行赌博，象罗杰目前明显在做的那

样，却是办不到的。

我拿不准，我自己什么时候领会到罗杰要干到底了。在一种意义上，自从我们成为知交后不久，我就已经相信，而且我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进行了孤注一掷。然而同时我又不太信任自己的判断。在他布迷魂阵的过程中，我不比任何人感到更有把握说他不会抛弃我们。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直到——直到当天晚上，我一直没有领会到，至少是没有很拿得准，他将会干到底。

罗杰是什么时候理会到的呢？他不会知道，也不会对此感觉兴趣。道义感是从行动中迸发出来的，各种抉择也是如此，而象这样复杂的抉择，更其当然是如此。甚至现在，他也还可能并不知道，在怎样的情况他才必须作出这样的抉择，以及由于怎样的动机才作出这样的抉择。

我还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同埃伦的关系起了多大的作用？

"我不能接受你的忠告，大卫，"罗杰说，"但是我确实接受你对我取胜机会的估计。你认为我不可能幸存下去，对吗？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希望你了解：我同意。"

他露出坚强而喜悦的微笑，补充说道：

"但是即使现在，也还没有盖棺论定。他们还没有彻底把我结果掉。"

一直到这会儿，他都是抱着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态度说话的。突然间，他的情绪却起了转变。他洋溢着希望——危机中的希望，而临斗争前使人感到胜利已经在握从而心头暖洋洋的希望。鲁宾搭拉着的眼泡因焦急回显得更黑了，他惊讶地、多少有些沮丧地注视着罗杰。

他感到，我们大家都能感到，罗杰很高兴。他不仅高兴而且怀有希望，而且他还很安详。

第五部分

表　　决



第三十六章

不符合性格的事

大笨钟象一颗金色的圆珠在一月的夜空中放出光芒；下院已经复会。这是个聚会繁忙的季节。一星期中我的妻子和我有三次要在夜饭前出去，一次到南街黛安娜家里，一次到一位未任政府公职的下议员住所，还有一次是出席政府招待会。各种脸在你眼前晃来晃去，象是舞台上的一支大军。一些信心十足的脸，和另一些信心十足的脸相映成辉，就仿佛这一番的列队展示，已经象每一瞬间的光阴一样，传诸不朽。大臣和他们的妻子们同另一些大臣和他们的妻子们结集在一起，吸引着他们的是职务的磁力；四个人一组，六个人一组，他们的结实、自信、亲密的背脊向着屋子（这不是没有礼貌，而是因为能够凑在一起是一大快慰）。罗杰和卡罗在那里，他们也象别人一样坚定不移。

高官厚禄自然会产生一种幻觉，不仅使面临危机的罗杰，而且使整个圈子的人产生一种沉醉的感觉。他们不可能相信自己会丧失权势，除非在已经成为事实以后，即使成了事实，他们有时也还不相信。

那一周以及随后的一周，早晨办公时间就象战时一样。罗杰坐在他的屋里，他从来不露倦容，不停地要文件，调备忘录，据我所知他从未对任何人表示亲切，至少对我肯定没有过亲切的表

示。敬仰和信任的感情，一浪接一浪地沿着走廊传开去。连照例只关心回家去听慢速唱片的中级文官也感染了这种感情。至于科学家，他们已经感到兴高采烈。沃尔特·卢克是从一开始就信仰罗杰的。他在财政部大楼一条幽暗而象盥洗室似的过道里叫住了我，顿时间响起了他毫无禁忌的嗓音："上帝在上，这老鬼真给他闯过来啦！这表明，只要你讲的话有理，而且不停地讲，讲久了到头来你还是把他们制服啦。"

当我向赫克托·罗斯提起沃尔特的意见时，他露出冰冷而又并非不友好的微笑，说道："Sancta simplicitas"。①

即使罗斯，也并非无动于衷。然而他还是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他跟孟悌思接触过了。我提出过抗议的那条假情报已经核对过。罗斯已经判定那是个诚实的错误。他告诉我这些，就仿佛我们两人首先关切的便是公事的程序必须毫无差错。然后，他才对我说他认为罗杰有多大的成功机会②。

在这些日子里，我同道格拉斯谈过一两次，但仅仅是就他妻子的病情，试图对他进行安慰而已。预后的情况已经肯定：她将瘫痪，并在五年之内死去。坐在办公桌旁，他默默忍受着，在公家的纸张上写字。当我进来以后，他谈的全是她。

二月已经来临，就节令而言天气是暖和的，白厅街沐浴在烟雾漫漫的阳光里。

月底罗杰就要对白皮书发表演说。我们都尽量在工作中寻求安宁。突然间，安宁却被打破了。打破的方式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对乐观者说来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但是在有经验的

---

① 拉丁文：圣洁的单纯。

② 上文所说"圣洁的单纯"就表露了他认为罗杰没有成功的希望。

人看来，更其令人惊异。在办公室里看来它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仅仅是一张纸条。词句呢，看来无损于人。

原来是反对党提出了一个动议，将议会通过的海军拨款削减十镑。

不了解议会情况的人，一定会觉得这象古代发生的事情，或者觉得简直愚蠢无比。即使了解情况的人，也有一些觉得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问题固然是技术性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知道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这背后是谁呢？这是在下一局政治棋吗？我们不相信是这样。罗杰也并没有装作相信是这样。

我们最大的希望曾经是，下院"注意到"白皮书的时候，反对党不要在辩论上大做文章，或者坚持进行表决。这，本不是什么不现实的想法。反对党里有些人相信，罗杰是他们所能指望的最好的——最接近他们路线的人。假使他失败了，他们只能得到坏处。他们曾企图为他们自己方面的"狂人"降温。但是，现在的转变却是突然而且绝对的。他们要找他寻衅，要在他发表白皮书演说前攻击他。他们准备为这件事费掉两天讨论军费问题的时间。他们一定对罗杰方面的情况有所知道。他们一定知道得比这更多。

自从那天晚上同鲁宾一起去他家里以后，罗杰简直没有怎么跟我照过面。现在，他却来叫我了。

当我走进他房间的时候，他露出一阵微笑，但是这并不是伙伴之间的微笑。他完整无缺地保持了他对事态的控制和自我控制；但是，看来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否认了我们之间的知交关系。我们象合伙做生意的人一般进行交涉，仿佛多年来我们一起冒过风险，当前正经历着一场特殊的风险；但仅此而已，并没有比这更亲切一些表示；他的脸严酷、不耐烦而且过份冷静。

关于这事情，我知道些什么？不比他多，也许还更少，我说。

"我不太相信你会知道得更少，"他说。他又冲口说道："这是什么意思？"

"凭上帝的名义，我怎么能知道？"

"你一定有一个想法。"

我注视着他不吭声。是的，我有一个想法。我猜想，我们俩担心的是同一回事。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他说。"告诉我吧。"

我照他说的做了。我说，在我看来这象是躲在阵线后面拉扯关系的经典事例。那是说，就在他自已党内的后座议员中，某些他的敌人同反对党的后座议员做了交易。于是反对党的后座议员逼迫他们的领袖动议表决。他们将从执政党方面得到支持——但是多大的支持呢？这种做法比较体面一些。假使罗杰发表一个妥协的演说，他的同僚和他的党就继续支撑他。但是，假使他过份背离正统的话——好吧，假使一个大臣过份背离正统、碍手碍脚了，自然有各种办法撵走他，但这一个办法[1]给他自已的党带来的痛苦最小。

"是的，"他说，"我想你很可能是对的。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他说得很客观。他以一种不耐烦而又积极的语气说道："是呀，再没别的办法。我们非得打听清楚。"

他的意思是，我们不仅得知道我们猜对了没有，而且假使对的话，还得知道敌人是谁。在他自己的党里出一两个持异议的人，他可以不予理睬；但假使是三四十个人——特别如果他们是一些受到尊敬的议员的话——那就完啦。

---

① 指帮同反对党在投票中表示不支持他，从而把他撵走。

除非他也象科林伍德及其同伙那么行事，根本否认他曾经想要做任何事情。在一瞬之间，这种引诱又闪现了一下。接着他就把它逐走。他心思已定。

他估量形势，以及我们可能有的消息来源。他当天就找议院党团领袖们谈，还可以找一些党内的朋友。问题是，他依旧头脑冷静地说，这次的事情看来不象是一次堂堂正正的反叛。他既没有收到过一封表示遗憾的信，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当面谈起过。因此，我们自己也得采取暗地里找人谈的办法。我在反对党里的一些朋友可能知道点什么。还有报界也可能。

"你最好把它打听出来，"罗杰说得很利落，就仿佛他自己与此事很少牵连，而是在为我着想，替我出主意。

我从间个消息来源打听到的是大致相同的情节。先是一个前座议员对我讲了些情况，他是我早先在剑桥就认识的；一个新闻工作者又把我带到埃尔维诺酒家，去会见两名采访议院休息室的记者。下一天我总算为罗杰带来了一些消息——不是坏消息，而是比谣传更加可靠些的消息。

是的，记者们证实道，我们的猜测是有点道理的。有一批反对党议员曾经同几个保守党人进行过讨价还价（一位记者还声称知道会面的地点）。反对党的议员大多数都属于工党的极右翼，虽然也有一两个和平主义者和裁军派。我不停地问保守党是谁，以及有多少人。然而在这个具体事实上，谣传的话模棱两可起来了。一个情况提供者认为，很少——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没有一个是算得上数的。其中有一个，他们可以肯定，是就布洛津斯基的演说在议会里提过质问的年青人。"都是些古怪的家伙"，嘈杂喧闹的酒店里一逐逐地要着酒，同时我的交谈者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就仿佛他对此感到很满意。

这些话，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什么坏消息。考虑到我们先前的担心，还可以认为是值得安慰的。但是罗杰却不是这样接受的。他说过我们都是成人了。但是，在思想中正视反叛的事实(哪怕是微小的反叛)是一回事，听到说这想法是真实的时候，却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因为我带来这样的消息，而对我生气。他怨恨自己。“我从不曾花费很多时间去同这些蠢人去喝酒，”他大声嚷嚷道。“我从不使他们感到他们有多么重要。他们所不能宽恕的就是这件事。”

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件同自己的性格不符合的事。他由汤姆·温代姆陪同，在下院的吸烟室里耽了几个小时，竭力对人表示热络。我是下一天从温代姆口中听到的，他感到迷惑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位老兄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这个笨拙得象狗熊一般的庞然大物，站在屋子中间，努力捉住熟人的眼光，灌下一大杯又一大杯的啤酒，表演自己最不拿手、真正糟糕的演技！在男人堆里，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一副蠢相地站在那里，很感激还有一个与他不相干的同僚跟他作伴，直到汤姆·温代姆把他带走。

他着了慌。然而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又镇定了下来。他虎视眈眈地看着我，看我敢不敢暗示一声他曾经感到过心神不定。这一阔他又驾轻就熟地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事情。他的一个支持者召集了一次防务委员会会议，由来任政府公职的下议员参加。出席这次会的人，谁也不会猜到他曾经(哪怕只在一个晚上)对自己的神经失去过信心。谁也不会猜到他会失神落魄地、傻乎乎地站在一群相熟的人中间。

议院各个休息室里又传说纷纭起来：罗杰“掌握住了他们”，他“状态良好”，“卷土重来”了。我看到一位向我提供过情况的

新闻记者，仿佛漫不经心地同一位刚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态度潇洒、满面春风的议员在交谈。

曾几何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说来，追究泄密的漏洞，议论消息的来源，都仅是茶余饭后的话题。现在我们却再不采取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了。而碰巧的是，打听到的却是好消息。

我重又把这位记者带到埃尔维诺酒店。他兴数极高，非常乐于讨我喜欢，所以我也甘愿请他喝了许多杯酒。是的，罗杰获得了他们的赞同。“那家伙只要不死是不会完蛋的，”我的这位熟人怀着职业性的崇敬这么说。又喝了一杯之后，他估量起罗杰的敌人。四个或者五个，他说，无论如何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了。都是些无足轻重之辈。“古怪家伙”这字眼儿显示出一种重复出现的倾向，它赋予他以一种确定、明朗和完善的自我意识，而这是我所欠缺的。

第三十七章

金钱的用途

星期天下午，我的出租汽车驶过剑桥镇阒无一人、景色宜人的街道，穿过女王学院旁边的桥梁，沿着后园的道路一直来到我兄弟的住所。他和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已经在等我。我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谈话，但是我们还是围着会客室的壁炉坐了一会儿：青铜的门没有闭上，从远处的窗户可以看到一棵巨大的榆树参天屹立着。

“我得说，”我说道，“一切都显得异常平静。”

马丁那轻易不露表情的脸上绽出一丝浅笑。

“我得说，”他嘲弄我说。

“怎么回事？”

“你没有意识到吧，过去当那些头儿脑儿的人们从伦敦来到学院里看你的时候，最使你恼火的是告诉你说这是个非常平静的处所。”

他的眼睛因为这番兄弟之间的刻毒挖苦而炯炯发光。他谈起新院长的治绩，给我讲了一两个最新的故事。学院里有些任职的人员已经认为，恰当的方式是给他写信而不是出头露面去找他谈话。马丁惨然一笑。他说：“你是生活在一个受到庇护的世界里，你知道。”①

我但愿他同我们在一起经历白厅街的斗争。他是一个比法兰西斯更强硬的人，在政治上比我们大多数人更坚强，而且更有办法。即使是我，也要想一下才能记起，他是少数几个毅然脱离原子能工作，出于良心上的考虑而作出自我牺牲的科学家之一。所以他才在这里，选择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职业，在学院里当一名教学行政人员；看来他可能就会这么待下去。然而，四十几岁的他却散发出一种不仅超然物外而且还很满足的气息。

他的妻子爱丽妮端着茶具进来。如今，岁月已经在她身上闹了一个粗俗的恶作剧。她已经变得巍巍然象座大山，她的肉鼓了起来，简直象是一幅弥奇灵的广告②。她比我战前初次见到她时，一定重了五六十磅。她嘎嘎的笑声却依旧年青而且轻佻。她的情绪依旧很高，在他们俩婚后的意志较量中马丁早已取得胜利，而她也已经全心全意地爱他，并且还感到很满足。

"在出谋划策吗？"她对我说。她对待我的态度多少跟她对待马丁相似，这是多年来的事情了，她仿佛因为知道了两兄弟中的一个，也就知道了另一个；仿佛我们俩都并不象外表那么稳重。

"还没有，"我说。

在啜茶的时候，无非是为了拖延时间暂缓执行我来这里的任务，我才问法兰西斯有没有佩内洛比的消息。

"事实上，"他回答道，"我两天前收到过一封信。"

"她在干些什么？"

---

① 关于学院里的明争暗斗和马丁的经历，《院长们》和《新人》两集分别有详尽描写。马丁说这样的话，在正经历政界危机的刘易斯听来，自然很有感触。

② 弥奇灵是一种轮胎的商标名称，它经常以一个充足了气的橡皮胖人为广告形象。

他显得很迷茫："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

"她说些什么？"爱丽妮插嘴问道。

"我拿不太准，"法兰西斯说。

他环顾我们三个人，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道："瞧这，你们怎么理解？"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戴起他的老光眼镜，开始读了起来。他的读法使我不禁想起，仿佛这信是用伊特拉斯坎①之类的语言写的，其中大多数的词语还不得其解。

"最亲爱的爹，

先请你别慌。我完全没啥，完全快活，干得象条牛，亚瑟和我一切都好，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不过他夏天可能同我一起回来——不过他还说不准。你甭为我们担心，我们过得挺欢，谁也不操心结不结婚这码子的事情，所以别再问个不完啦。我认为，你和妈都准是性迷。

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男孩子叫布鲁斯特（这是他的名）②，他跳舞跳得跟我一样坏，所以咱俩正合式。他父亲在里诺③开三家夜总会，但这我不告诉亚瑟!!! 不管怎么说，反正没有人当真，只是开开心。假使我能弄到钱的话，可能上亚瑟家里人那儿去过周末。我不想老叫他掏腰包。

再没别的啦。布鲁在来气了（我才不管他呢），因为他停

① 古代意大利西北部的一种语言。

② 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布鲁斯特在英语中不象是名，而象是姓；下文所称"布鲁"则是佩内洛比对他的爱称。

③ 美国内华达州一小城市。

了二道车，他说我不赶快，他就要挨罚款啦。得走啦。

非常、非常爱你的，

佩内"

"是呀，"法兰西斯说着摘下了眼镜。他接着恼怒地，仿佛这是佩内主要罪过似地冲口说道："我希望她会写'没什么'，不要写'没啥'。"

我们其余的人觉得让我们的目光相遇也是不够谨慎的。

"有什么办法？"法兰西斯说。"你有些什么道德上的约束力？"

"你可以切断接济嘛，"马丁说，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

"是的，"法兰西斯优柔寡断地说。隔了一段长长的间隙，他接着说："我并不认为我会愿意这么做。"

"你担心得太多啦，"爱丽妮尖声而欢快地笑了一下，大声说道。

"是吗？"

"当然是的。"

"为什么？"他转过身去向着她，希望能消除疑虑。

"我在她的年龄，也可能写出这么封信来。"

"是这样吗？"法兰西斯注视着她。她心地善良，想要使他高兴。然而法兰西斯却并不觉得她这番话有她自己期望的那种把疑虑一扫而尽的巨大力量；也许法兰西斯不认为她青年时代的生活可以作为他女儿取法的首选榜样。

当她走开以后，我终于谈起正经。事情很简单。

蒯夫即使能保存下来，也将是一次险胜。任何一点一滴的帮助，都是值得争取的。他们能不能给他寻求一些科学界的支持

呢？不是那种常规来源的支持，不是来自帕洛沃什集团（它已经撵走布洛津斯基），而是来自不太沾边的人士的支持。贵族院里的一两次演说；或者一封致《泰晤士报》而有"名流"签字的读者来信。任何种类的表示都可能拉来一两票。

我还在陈述我的意见，爱丽妮却回进来了。她嗅到了机密的气息，赶紧表示歉意。有人要我说话，是长途电话。我咒骂了一声走到过道里楼梯底下。从线路里传来的声音是我不熟悉的，报出的名字也是我不知道的。我们在芬奇酒店里见过面，那声音说。我毫无记忆。就是富兰姆路上的酒店，这解释来得急速而焦急。他们先打到我家里，后来又转到了剑桥来。他们认为，我会知道怎么办。朗纳德·波森这老头①前一夜被捕了。为什么？因为在厕所里与人纠缠。

最初，我因为打岔而感到纯粹的无名火。继而是一种怜悯感，对过去岁月的悲痛的怜悯。继而，最强烈的是一种疲乏的感觉，对摆脱不了的牵累，对责任、年岁、认识的人不断累增所感到的疲乏。我喃喃说了些什么，但是那麻利、活泼的男声还是毫不放松。他们没有我那么熟悉各种门路。

我振作了一下。我给了一个律师的名字。假使他们还没有聘请律师，他们就必须使波森听他的话，按照他说的办。是的，波森这个年青的朋友听起来是能干的，他们都在努力顾顾他。那"老头"一个子儿也没有，那声音说。我可准备有所襄助？当然，我说，我心里厕望能够早些脱身；他们务必告诉那律师说，费用由我负担。当我放下听筒的时候，我感到疲乏而又宽慰，我努力要把这事置诸脑后。

---

① 关于波森，见第九章。

当我走回到壁炉旁边时，马丁对我看着。

"出了什么问题吗？"他说。

"有人遇上了麻烦，"我回答说。不，不是什么亲近的人。他不认识的。

我不耐烦地说道："咱们讲下去吧。"方才我刚提了一个建议，就被打断了，时间已经不多。

我们围住壁炉坐着，说话最多的是马丁。我们俩虽然没有交换过看法，但是我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他不相信我们有什么成功的机会，除非是出冷门。他不相信任何政府能做成什么事情，至多是做些很差劲的妥协。他相信，谁想要超越这一点，任何政府都会把他扬弃掉。但是他并不对我说这些。他懂得决定是如何作出的，曾经有过切身的体验，所以知道有些时候还是不要点破为好。相反，他很愿意帮忙；然而，正如他所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名望还不够，不足以起什么影响。不知怎么的，他说道，高层的科学界人士不是失去了胆魄就是丧失了意志。象他那样的人多得很，他继续又说，都愿意积极地做些事。但是一些大的科学家，却都退回到他们的专业圈子里去了——"象你这种地位的人，"他对法兰西斯说，"再没有一个愿意担你二十年前担过的风险。"倒并不是说新的一代科学家没有同样多或更多的良心；或者同样多的善意；或者甚至同样多的勇气。而是气氛不知怎么地变了，他们不再感受到推动力。是世界变得非人力所能控制了吗？是事情变得非人力所能控制了吗？（这里马丁重复了一句我曾经听到过的话，而且说也奇怪，说这话的是赫克托·罗斯[1]。）

---

[1] 见《新人》，第二十三章。

无论马丁或者我，都不愿承认这一点。法兰西斯沉默地坐着，随后说道：不管怎么说，你还得当它不是事实，继续干下去。

是的，法兰西斯说，他耸了耸肩使自己摆脱羁绊，突然间他说起话来仿佛年青了许多，而且重新又有了把握，他认为我的想法值得一试。是的，他表示同意，让马丁去接触资格最老的科学家是徒劳的。得由他——法兰西斯——再来担当这件工作，他亲自来做。不过我们不能存奢望。他利用他的影响，次数已经太多，剩下的力量不多了。

我们继续谈着。我只有一半的心思想到科学家。我无法彻底地，或长时间地，不去想波森。从电话里的声音中，我听出了一个意思；那声音尽管听起来很自信，但并没有把这层意思说出来。他们很想叫我西去，以便我能够亲自帮助他。

多年以前，我确实会这么干的。如今，类似这样的冲动已经变得很微弱。而更加自惭形秽的正是我自己。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吉诃德式的冲动可能保存，但是渐渐地行动就跟不上了。我刚才是用钱来赎买自己对同伴的感情，为的是省些麻烦，省得自己去费精神，因为费精神的推动力已经没有。

第三十八章

“一间小屋子和一只单眼煤气灶”

拉富金召唤玛格丽特和我去参加晚宴，通知二十四小时前才到达，这是他召唤客人的老规矩。他开始这么做已经有三十年了，还早在他取得巨大的成功以前；当他受到大家憎恨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做的；而他的客人依然遵命。

那个二月的夜晚——这是在我访问剑桥以后的一周之中——我们顺从地鱼贯进入圣詹姆士大院拉富金的客厅。谁也不可能称它为一间令人愉快的房屋。拉富金在墙上镶了深色的松木板，除了一幅他自己的肖像之外，墙壁上一幅图画也没有。到拉富金家里，谁也不指望会有一个欢乐的集会。他充当主人的才能是一个负数。然而，在那屋里还是站着两位大臣、一位财政部的首脑、皇家学会的会长，以及另一位企业界巨头。

拉富金站在中间，他既不话家常，也不拉别的话题；也不是真正的腼腆，倒不如说是不屑这么做。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在接受觐见。有趣的事情是，他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过去，我有时候想这是为什么？简短的回答是：权力的微性作用。并不单纯是这样，不过是有这么一点儿在里面，因为他已经成为英国最大的企业家之一。更重要得多的是因为他有一种完整无缺的权欲，一生都这般行事，而现在更有了他所挣得的一切来作为后盾。

他对着全体客人宣称，他已经拿下了毗邻的一套房。他下令打开门户，让大家看看黑幽幽的一长排房间。

“我决定我们需要它，”他说。

拉富金是崇尚简朴的。他在自己身上花费很少；他的收入想必是巨大的，但是他的诚实达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他拒不采用任何半合法的手段来规避征税，他也没有积累起一笔惊人的财富。另一方面，象是报复似的，他却坚持要他的商行向他提供一切奢侈的享受，虽然他其实并不喜爱这些。这一套房对他说来已经太大，但他还是要他们再扩大一倍。他要他们为他这种宫廷式的夜宴付账。他要他们提供车辆，不是一部而是六部。

即使这样，拉富金还是有一种超凡绝俗的天赋，两面都捞到好处。“我当然不把这套房看作是自已的，”他怀着他惯常的那种道德上的自信说道。

他左近的人都受到他的催眠作用，忙不迭地表示同意，大智大贤般地连连点头。

“我把它看作公司的房屋，不是我的。我对职工们反复说过。这套房是供整个公司用的。”

我认识拉富金的时间要比其他客人长得多，假使我是单独同他在一起的话，我禁不住会对这句高深莫测的话评论上几句。要是他手下的职工里有一个人把这话当作真的，说要订这套房间供周末应用，那该怎么样呢？

“至于我自己，”他说，“我的需要很简单。我要的只不过是一间小屋子和一只单眼煤气灶。”

最使人哭笑不得的是，这话完全真实。

尽管拉富金更喜欢的可能是给大家来一道烤面包，然而我们进餐室享用的却是相当丰盛的夜餐。餐室里，根据又一条莫

明其妙的指令，灯火点得通明，是整套房屋里最明亮的一间①。头顶上的枝形吊灯光芒逼人。桌子上花朵泛滥。高矮有序的酒杯闪烁发光。

拉富金自己有一杯威士忌和一杯苏打水就满足了，但是他以赞许的眼光看着玻璃杯里斟满了雪利酒、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和香槟。他坐在桌子的中部，他那清癯的脸显得还年青，六十多岁的年龄头发依旧整齐乌黑。他的神情象是一个旁观者，监视着他心目中认为进行得井井有条的一席夜餐。他不去费精神说很多的话，虽然偶尔他也以一种随便和诡秘的神情对玛格丽特说上几句。他喜欢有妇女在场，虽然他的时间大多是同男人在一起花掉的，但是也象在别的事情上他老爱唱反调一样，他从来也不喜欢同男人为伍。当夜餐已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口对餐桌上的人说话了。当时另一位企业界巨头已经开始在谈罗杰·蒯夫和白皮书。大臣们全神贯注而又不动声色地倾听着，我也一样。拉富金仿佛以一种完全超脱的态度靠到椅子背上，他的刀叉整齐地排列着，他的野鸡有四分之三剩下没有吃。突然他插嘴了。

他以清晰而刺耳的嗓音说道：

“你在说什么？”

“我说，伦敦老城的金融界对某些方面的长期趋势，正在看跌。”

“他们知道什么？”拉富金怀着强烈的蔑视说。

“有一种感觉，认为蒯夫要把飞机工业连根铲掉。”

“胡说，”拉富金的语气冷极了。他已经接触到我的眼光。即

① 按西方习惯餐室灯光一般很幽暗。

使拉富金，平白无故也不至于粗暴到这样的地步。我已经猜测到，这顿晚餐并不象表面看来的那么纯属偶然的集合。

“这话毫无道理。”他说这话的口气，似乎再不想说什么了。但是他依旧屈尊作了一些说明。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有蒯夫还是没有蒯夫，不管下次选举时他们是不是把你们撵走”——他向着两位大臣挖苦地一笑——“别位老兄是不是上台，反正在这个国家里只容得下两家飞机公司。至多啦。很有可能，两家还是多了一家。”

“我想你的意见是说，”那另一位企业家打起了精神说，“你就该是那剩下的一家咯？”

拉富金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来，都更其不会因为parti-pris[①]而忧虑，或者因为自己稳稳拿到了一份巨额的合同而感到于心不安，或者怀疑到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否必然符合。

“哪家商行效率高，”他说，“就不应该放过机会。我们效率是高的。”

这听起来就象是关键的话。拉富金并没有专门对着谁看，但又接触到了我的眼光。

他说：

“我不妨告诉你们。我是百分之百支持蒯夫的。我希望”——他对着两位大臣说——“你们不要让这些人”（拉富金这话的意思是指任何他所不赞成的人）“弄得蒯夫无法做他的工作。当然，谁也没有做成过象样的工作。在你们这种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做什么象样的工作。但是蒯夫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一败涂地的人。奉劝你们记住这点。”

---

① 法文：存有偏见。

对拉富金说来，这是高度的称赞话。说完后他再也没有别的话了。晚餐继续进行。

妇女们离开我们时，玛格丽特转过头来向我使了一个绝望的眼色。我见到过，就在这间房里，拉富金把男人们留住，边喝葡萄酒边谈话，一直逗留上两个小时，让妇女们在一边干等着。有一次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事后玛格丽特对我说："你不至于说我不善于交谈吧，是吗？可今晚上有几次我真叫没词儿啦。我们谈孩子，接着又谈佣人的问题，又谈怎么使首饰保持清洁。可是在这话题上我插不上嘴。你还是给我买顶凤冠，让我下次也能有点发言权。"然而，今天晚上拉富金把酒壶递过两巡，就仿佛宣布什么不言而喻的道理似地说道："我不相信性别隔离。那是时代错误。"

正当大臣们、企业巨头、次长、皇家学会会长纷纷向客厅转移的时候，拉富金高声喊道：

"待会儿，刘易斯。我有话跟你说。"

我在他对面坐下。他把一坛花移开，以便能注视着我。

他开门见山地说：

"你听到啦，我对蒯夫是怎么说的？"

"我很感激，"我回答。

"这不是一个感激的问题。这是一个理智的问题。"

要同拉富金谈得投机，还是不容易的。

"我想把这话传给他听，"我说。"他正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意图就是要你告诉他。"

"好的。"

"我对人从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正象他许多的自我估计一样，这一点也是真的。

他的眼睛深陷在他整洁、美好的脸上，骨碌碌地转向我。“主要的不是这一点，”他说。

“你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我把他们打发掉的原因。”

接着他沉默了片刻，这是谈判者的沉默。然后他仿佛懒得重复浅显的道理似地启口道：

“鹏夫是个该死的笨蛋。”

我没有搭话。我显得不太感觉兴趣似地坐着，眼睛注视着他。他会意地尖声一笑。

“我应该告诉你。我知道他那女人，”他说。“他是个该死的笨蛋。我并不关心你对他的道德有什么想法，一个人想要办大事，就不要跟女人纠缠。”

派别人的不是，拉富金从来是难得放过机会的。但是他的语气已经不象刚才那么冷淡。我还是不回答，也不改变表情。

拉富金又一次地微笑了。“我得到的情报是，”他说，“那个胡特要把消息捅出去让鹏夫的妻子知道。也让史密斯[1]的亲友知道。就在这几天里。现在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这下子我大吃了一惊。而且也表露了出来。我应付拉富金的全部经验都破产了。我知道他周围有一个情报网之类的东西，业务需要和好奇心混淆在一起；他手下的喽罗不管事实还是流言蜚语一古脑儿都端给他。但是这一回，情直象神机妙算了。我脸上的表情，一定象我的姑母看见关亡表演时一样。拉富金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

[1] 指埃伦的丈夫。

后来，我想这也并不那么神秘。胡特毕竟是由一家与拉富金的公司性质很相近的商行所雇佣的。这两家公司之间在各个阶层上都有象间谍活动般的接触，而且人员之间也有密切来往。要是说胡特在拉富金雇佣的职工中有一个饮酒的伙伴，或甚至知交的朋友，那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这看来是真的，"拉富金说。

"也许是的，"我说。

"这个人，"拉富金说，"需要把全部精力花在手头的事情上。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想知道，他的妻子将怎么办。但是当我们从事生死搏斗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有这一类的麻烦事威胁着我们。"

他是一个坚强的同盟者。为他自己着想，他希望罗杰保存下来。但是他的说话中有一种不寻常的同情，一种类似同伙感的东西。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也曾有一两次看到过他从自己的硬壳中爬出来，表现出一种不能算柔情，但可算得关心的东西。这只有在某人同妻子或孩子间产生了麻烦事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关于他自己的婚姻，谁也不知道太多的情况。他的妻子住在乡间，而且传说患有疾病。他可能有情妇，不过即使有的话，她们也被他用高超无比的办事能力都隐藏了起来。关于这一些，除非等他死后，我们都不大可能得知确切的情况。

对我的指示是明确的。我应该警告罗杰，然后多照顾他。这一点既然已经交待消楚，会谈也就结束，拉富金站起身来，要同他的客人们会合去了。在他这么做的时候，我问起了胡特。他是不是受别人的利用？他背后有人吗？

"我不相信偶然巧合①，"拉富金说。

① 那么就是说背后有人了。

那么这人本身，他会执迷不悟吗？

"我对他的心理没有兴趣，"拉富金说。"我对他的动机没有兴趣。我有兴趣的，仅仅是要看他站到领救济面包的行列中去。"

我们走回会客厅的路上，再没有讲别的话。客厅里没有了拉富金，集会的气氛已经变得愉快了些。他一来又使气氛低沉了下来，因为他要我们大家三人一组进行交谈，不得流动。至于我呢，我感到心事重重，而且我注意到玛格丽特也在斜着眼看我。她额间有一条皱纹，因为她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在我的三人组里，我听到一位大臣的夫人在说话，但是我听来却仿佛很遥远。她在细枝末节地解释，为什么她的儿子没能参加伊登公学的辩论俱乐部。这样的题材，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只能引起我的有限兴趣。

人们可能会想，拉富金的夜宴一定结束得很早。然而并不然，除非拉富金要它早散。当天晚上，一直到十一点半第一批人告辞时，我才趁机同玛格丽特说了句话。我告诉她拉富金向我提出了警告，内容是什么。

看着我的脸色，她也不需要间许多话。"你应该去看他吗？"她指的是罗杰。

我有一半心里想把它留到明天。她知道我累了。但她也知道，假使我等到明天再采取行动，我会感到更累。她说："你还是现在就去找他为好，对吗？"

我让玛格丽特同拉富金在一起等着，自己给诺思勋爵街打了电话。我听到是罗杰的声音，就开始说道：

"拉富金同我谈过了。我有话要告诉你。"

"好。"

“我可以过来吗?”

“你不能来这里。我们得另找一个地方见面。”

俱乐部这时候都关了;我们又记不起附近有什么饭馆;最后我急于要放下听筒,就说我在维多利亚车站外面见他,我现在就离开。

当我告诉拉富金,说我要去看罗杰时,他点头表示赞同,反正凡是他自已所提议的行动他都会这样表示赞同。“我可以提供交通工具,”他说。“也包括你那位迷人的妻子。”

两辆汽车、两位司机,已经在街上等候我们。当我那辆车靠到维多利亚车站大钟下面停下后,我并不向空无一人的大厅走去,那里的票房都已关门,象是一个已经被废弃的车站。我就停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这里除了几个正要回家的搬运工以外也已经没有别人。

一辆出租汽车从维多利亚街的方向,穿过雨水淋湿的场地滑行而来。

当罗杰步履沉重地向我走来时,我说:

“这儿没有地方可去。”片刻间,我记起了几个月前赫克托·罗斯在灯光全灭的雅典娜神庙俱乐部门前招呼我的情景。

我说,不远处有一家低级咖啡馆。不过我们俩都站着寸步不动。

相当温和地,罗杰说道:“我想你再没有什么可告诉我的了。我想我已经都知道①。”

“我的上帝呀,”我怨恨地说,“我们大可不必出来遭这罪啦。”

---

① 罗杰是说胡特已经向卡罗告密。

我不是气胡特，而是气罗杰。我所以忍不住要发作，是由于我们冒了这种种的险，作了这种种的努力，还由于我受了他这种种的利用。他做了个鬼脸，仿佛是一种默认的表示。

"我抱歉，"他说，"使大家都陷入了一团混乱。"

这正是我以前在危机时期所听到过的话：冷漠、平淡、轻描淡写。可是它们却使我更加生气。他注视着我。

"没关系，"他说，"还没有输掉呢。"

就这样，当我们在车站门前站着的时候，表示支持和同情的却并不是我。正好倒了过来。

我们默默地穿过车站前的场地，空中洒着雨点。待到我们在灯光昏暗的咖啡馆里坐下时，我已经恢复平静。

我们呷着茶。那茶味淡得象牙齿碰到了金属。罗杰刚开口说"特别糟糕的是……"，这时却有人打断了我们。

有一个人在一张桌旁坐下，并且说了句"请原谅"。那口音是接近于而又不是真正受过教养的。他的手颤抖着。他有一张修长的脸，象是浪漫派图画中刻板一律的科学家的脸形。他的态度富于自信。他向我们讲了一番相当复杂的不幸遭遇。他是个卡车司机，他说。由于受到一系列的偶然事故和暗算，他被雇主解雇了。总之，坦率讲来是他需要钱。我们能够帮他过这一夜吗？

我不很喜欢他，我一句话也不相信，特别使我不高兴的是他打断了我们的话。然而，我虽然摇头，却又感到很窘困，仿佛是我在乞讨。至于他呢，他倒一点儿也不窘。"没关系，老兄，"他说。

罗杰看着他，一声不响地掏出钱包，给了他一张十先令的票子。那闯入者礼貌地收了起来，却没有任何感谢的表示。"得到一些鼓励总觉得很高兴，"他说。他彬彬有礼地道了晚安。

罗杰不看也不注意。他所以给他钱，不是出于同情，或者怜悯，甚至不是为了打发他走。他这样做是出于过惯冒险生活的人那种一时的冲动。罗杰是想要买一点运气。

突然，他告诉我说：卡罗会“继续装个门面”，直到这场斗争结束为止。她对那些谣言会一笑置之。而假使拉富金的情很不错的话，那些谣言即将在J.C.史密斯的亲友间纷纷传开。卡罗甚至会当着科林伍德的面加以否认。

但是在别的方面却有损害。有许多人，包括诺思勋爵街的大多数客人，以及黛安娜·斯基德莫的朋友们，原都会指望卡罗(以及罗杰自己)把这件事整个地看得没什么了不起。是的，埃伦的行为很不好，妻子应该守着有病的丈夫。罗杰也不是毫无过错。不过，更坏的事还有的是。说到底，卡罗就是在这世界上过了一辈子。她的朋友和她的家里人，都不是什么清教徒德行的榜样人物。卡罗自己婚前就有过情人。也象她圈子里的其余人一样，她引以自豪的是讲道理，能容忍。他们都知道掩饰丑闻，对肉体的罪孽抱有同情的态度。而同有些罪孽相比，男子有个情妇(即使在罗杰和埃伦这样的情况之下)，简直还算得是正经八百的行径。

可是，这一天自从卡罗看完那匿名信之后，却全然不是这样的情况，甚至仿佛从来就不是这样的。空气中既没有开明的气息，也没有理智的成份，有的只是狂暴。他们争吵的既不是他的前程，也不是抢夺同僚妻子的道德问题；既不是爱，也不是性；而是比这些都更为凶狠的一件事。他是属于她的。他们是夫妇。她不愿放他走。

他也同样地感到狂暴。他感觉手脚受到束缚，挺不直身子。他离家的时候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做些什么。

据我看来，他们还没有作出一个决定。或者说看来作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决定。卡罗提出的最后通牒是：待危机一过去，不管是输是赢，他就得作出抉择。她最多只能忍耐几个星期，至多几个月。然后他就得照料他自己的前程。有“这个女人”就没她。而同时，她却又不止一次地说道，她不同他离婚。

“我不知道，”他说。他的表情茫然若失，而又很坦率。外表看来，他不象一个在几天之内即将接受重大考验的人。

我们坐了一会，又喝了几杯金属味道的茶，谈得却不多。接着他说了：

“今天早些的时候我已经告诉她。”（他是指埃伦。）“我答应她入睡以前再跟她道话。她一定还等着。”

他仿佛四肢笨重不堪地蹒跚着走到酒吧后面去找电话。当他回来时，他直统统地说道：

“她要我去看她。她叫我把你也带去。”

片刻间，我认为这不是认真说的。

“她叫我说的，”他重复了一声。这时候我认为我或许懂得了。她同卡罗一样骄傲；在某些方面，她还更骄傲。她的意图是要按照她自己的主意行事。

而已经停止，所以我们步行向埃伯里街走去。此时一点已经敲过很久。在门口，埃伦迎接我们时的严厉表情，是我早已忘却了的，它使我回忆起了我第一次看见她站在那里的情景。走进那小巧漂亮的起坐室后，她吻了罗杰一下，但无非只是表示欢迎而已。那不是我前次所曾见过的那种类似夫妻间的热烈亲吻，那种相亲相悦的情侣间期待着即将来到的欢乐时刻的愉快的亲吻。

她给我们喝酒。罗杰要了杯威士忌，我也一样。我要她跟我

们一起喝。通常，她也喜欢喝一杯。但她是属于那种痛苦的时候不愿接受任何慰藉的人。

"真凶狠，"她说。

罗杰把向我说过的话又对她重复了一遍。她带着一种不耐烦、紧张而又专注的表情听着。她听到的新情况很少，极大多数在电话里已经说过了。当他重复着说他的妻子将"帮他度过"危机时，她轻蔑地迸发了一句：

"她还能不这么做吗？"

罗杰显得生气，面又受到刺痛。她坐在他的对面，中间是一张小桌子，他笑了一声，但又不要笑，这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当我母亲有什么期望落了空，或者她的虚荣遭到了幻灭，她就用笑来表示无视当前这时刻。

"我是说，你是非得取胜不可的。她还能想破坏吗？"

他不作声。片刻间，他显得极端疲乏、烦躁、枯竭，就仿佛他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只希望能够独自一个人，熄了灯，把脸埋在枕头里——睡觉。

稍过了一会儿，她大声说道：

"我对不起，我不应该说那话。"

"我没有权利阻止你。"

"说这话是不忠诚的。"

她的意思是对他不忠诚，而不是对卡罗；然而，她对卡罗的感情依旧是不简单的。他们这三个都是感情强烈的人。在那高尚的外表下面，她同卡罗一样强烈。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要是这两个人当夜相遇的话，那场交锋中确确实实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的。

她向后靠下，说道："我怕的就是这样。"

"你认为我不知道吗?"罗杰回答。

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埃伦转身向我,用尖利而镇定的嗓音说道:"我愿意放弃他。"

"那已经太晚啦,"罗杰说。

"那为什么?"她正视着他。"你还相信我,对吗?我总还值这么点儿信任,对吗?"

"我相信你。"

"那就好,我说那话是真心的。"

"太晚啦。前些时我还有可能接受这样的提议。现在不行啦。"

他们说的都是真情实意。在罗杰方面,他感受到的是爱的残酷。在这种除了爱以外别无所有的关系中,他们赤裸裸地孑然相对,既没有孩子,也没有朋友,也没有社交界的人来人往来安慰他们,保障他们。在埃伦方面,她这么说是因为她心头有的是寂寞,是占有他的贪婪性,同时(是的,不错),也因为她有她自己的荣誉准则。

他们的眼光又碰在一起,接着又躲开了。这一瞬间,他们之间有的不是爱,不是欲望,甚至不是感情,而是理性的知识。

她仿佛把其它一切都当作无关紧要的闲事一般,以干脆、务实的态度说道:"好吧,你最好还是拿个主意,下星期四早晨你准备怎么办。"

她指的是内阁会议,在这次会上将要讨论罗杰的辩论,虽然可能仅是敷衍了事一番。过去她曾经嫉妒卡罗,因为她知道政治生活,而自己不知道。现在她已经学会。他能够信任谁呢?他能不能在会前探探同僚们的态度?我能在白厅街打听出些什么吗?他能够信任谁呢?更重要的是,他不能信任谁呢?

我们不停地讲了两个小时。一个个名字都点了过来。科林伍德、蒙蒂·凯弗、首相、一位位的大臣、他自己的议会次官莱弗雷特-史密斯。这就象是二十年前在剑桥的套房里，在学院选举前坐着“点人头”。也就是这样子的。主要的区别就在于，这次的赌注要稍高些，而惩罚（当夜我觉得是这样）也更严厉些。

第三十九章

政治的算术

在议会辩论前的那些日子里，无论罗杰走到下院或者财政部大楼或者唐宁街，他都受到人们的注视，这注视时常既不是友好的也不是不友好的，而是为一种人间活剧的气息所激起。我记得，当我们家濒临破产的时候，我母亲在外省城市的小街僻巷里所受到的，也正就是这样的注视。

罗杰在众目睽睽下的举止是很得当的。人们都说，他无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一个勇敢的人。这是真的。然而，在这些日子的早晨，他还是下不了狠心去看政治记者的琐话栏。他听人们讲述其中的内容，但下不了决心自己去看。尽管他走过议院休息室的时候显得魁伟而且镇定，对待他所怀疑的人很亲切，然而他却不敢主动征求自己最亲近的支持者的意见。他坐在自己办公室里的书桌后面，遥遥相望地注视着我，就仿佛他的辞令和自知之明都已经化为乌有。

我得猜测他要的是什么：是的，他想要知道他的议会次官莱弗雷特-史密斯站在哪一方面；还有汤姆·温代姆。

我最不想干的就是这类事情。我再也没有超然的感觉。而且我也不愿意听到坏消息，不愿意传递坏消息。所以处于危险地位的领袖们经常消息不灵通，是很容易理解的。

事实上，我并没有打听到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更其肯定地没有什么足以增加不安的事情。汤姆·温代姆象平时一样，欣喜而忠诚。他是罗杰最得意的人选之一。他对后座议员中的那些年青漂亮的退役军官们，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可能不信任罗杰，但谁也不会不信任汤姆·温代姆。他肯定，到头来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他甚至仿佛不能理解，这样大惊小怪究竟为的什么。当他在怀特俱乐部的酒吧间里请我饮酒时，我在短时间内感到既定心，又很喜欢他，直到我走出俱乐部来到二月的夜空中，我才不愉快地清楚领会到，虽然他的心是好的，他却异常鲁钝。他连棋盘也看不到，更不用说提前看两步棋了。

下一天早晨同莱弗雷特-史密斯的会晤（这时距离讨论反对党的动议已经只有五天了），却要棘手得多。会晤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举行的，一开头他就对我究竟为什么要来，表示困惑不解。他不无道理地感到不悦。假使大臣（他总是这样称呼罗杰的）希望进行讨论，那他就在这里，就在这条走廊上只隔开四扇门，从早上九点半直至他离开办公室去议会为止。他的论点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因此而更令人愉快。他用他那律师的眼光看着我，用正式的官衔称呼我，这是低级大臣要高级文官不要忘记他们的地位时所惯用的手法。

他不断地说着："让我深怀敬意地指出——"

我们俩决不能融洽相处，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其绝无希望。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想法或者甚至一个假设，是共同的。

我重复说，对罗杰说来下周是重大关头。这不是什么讲究礼仪的时刻。我们负有责任向他提供尽我们能力所及的最好的建议。

“让我深怀敬意地指出，”莱弗雷特-史密斯回答说，“我坚信你我两人都无需别人提醒我们的职守何在。”

接着他开始仿佛发表了一篇正式的演说。这是一篇呆板、平庸而顽强的演说。他说着说着也并来对我产生更多的喜爱。然而他所显示的见识，却超出了我的估量。大臣将要经受一场至高无上的考验，这是“自不待言”的。要是征询他(莱弗雷特-史密斯)的意见，那他会提议——festina lente①。事实上他曾在几个场合这样提过，想来我可能还记得。有些事情操之过急可能遭到反对，而一旦时机成熟却就会受到热烈的赞同。不管怎么说，既然在大臣的心目中事情已经定局，我们大家只得抛弃疑虑，力求圆满的结果。

我们无疑将有六票弃权，莱弗雷特-史密斯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却突然做起政治的算术来。有六票，我们还能够支撑下去。要是有二十票，那就意味着罗杰已经处于危险境地，除非他已经使党的核心人员放心。要是有三十五票，那他就毫无疑问地必须下台。

“那么你呢？”我安详地，而且并无敌意地问道。

“我认为，”莱弗雷特-史密斯一本正经地，但同样也不怀敌意地说道，“这问题是根本不应该提出的。除非是由大臣本人来提。要不是他过份劳累的话，他会知道，我若是同我的大臣持有不同意见，我早在这以前就应公开有所表示，而且我也当然地应该辞职。所以现在这是无庸赘言的，假使发生最坏的情况，大臣非得下台不可——这种情况我仍旧以为很有希望不至于发生——那么作为一个原则的态度，我也将同他一起下台。”

---

① 拉丁文：缓慢加速，慢慢来。

说得象个死板板的木头人，我想。但也象个正直的人。与三年前罗杰处于同样情况时相比，不禁使我发出一丝苦笑①。

当天下午，我可以如实向罗杰汇报，而无需对他进行安慰。他若有所思地听着，但当他听到莱弗雷特-史密斯那一番愣头愣脑的演说时，大声叫了起来。听起来仿佛是他感到有趣，但他并不是真感到有趣。他是因为处于一种猜疑的状态之中，所以任何一点能单的美德，甚或一点体面的举动，都显得出乎意料，甚至难以消受。

他全身心地沉浸在他的猜疑、他的对策之中，就象一位医生看到了自己肺部的爱克斯光片。他甚至忘了告诉我，卡罗明天晚上要请我到他们家去。我回到家里后，玛格丽特才告诉我。

卡罗不是打电话邀请的，她事先并未通知就闯到了我们的住所。

“她显然是需要有个人谈谈，”玛格丽特说，她显得感到不安，“而且我想她不愿意找她自己那些朋友谈，所以才想到还不如找我。”

我没有问她卡罗说些什么，但是玛格丽特自己主动要告诉我。

卡罗是这样谈起头的：

“我想你知道吧？”——接着她就劈头盖脑地粗声粗气骂了起来，这一半是真情一半是演戏，中间还穿插着她在纽马盖特一些马厩里经常听到的猥亵话。这些话倒也不全是冲着埃伦骂的，虽然其中有一些是骂她的，它们主要是冲着生活本身的。随着火势的减退，她开始显得惊慌，继而恐惧。她眼光慌张，眼睛里却

---

① 指三年前议会撵走吉尔贝时，罗杰作为他的驻议会次官而从中渔利。

没有泪水，她说道："我不知道，孤独的生活我怎么能受得了。我不知道，我将怎么去忍受。"

玛格丽特说："她是真爱他。她说，她不能想象听不到他的钥匙开门声，晚上不能最后同他一起喝一杯。这是真的；我不知道，她将怎么去忍受这些。"

第四十章

一个凯旋的夜晚

当我们在诺思勋爵街走下出租汽车的时候，刚好十点不到一些。我们不是应邀来参加夜宴，而是参加议会辩论后的宵夜。门户正为前面的另一位客人打开，灯光倾泻出来，透过条条雨丝。

我牵着玛格丽特的手，感到她握得更紧了。当我们第一次走进这屋子时，它曾显得是令人羡慕的。现在它却面临着威胁。当夜我们这些走上这楼梯的人中间，有些已经象罗杰和卡罗自己一样，知道那双重的威胁。

卡罗在客厅里迎接我们，她目光炯炯，首饰闪耀，灯光下袒露的双肩显得光彩夺目。她的嗓音毫无拘束，她拥抱玛格丽特，抱得也许比平常稍为更紧些，她轻轻吻了我的脸颊。就在这亲吻的瞬间，我也知道，尽管看来亲切，这些无非是做给人看的。她从来就没有很喜欢我，而现在，要不是为了她承担的义务，她早就永不理睬我了。她要不是打听出了，就是自己断定了我是罗杰的知情人。尽管她可能是宽宏大量而且不拘小节的，但是她却不会忘记自己所受的冤屈。这件事是不会忘记的。

时钟敲了十点。客厅里已经有三四位客人，包括黛安娜·斯基德莫在内。

“他们还没有回来，”卡罗以她那响亮而不经意的语气说道，就仿佛这无非是通常的一个议会开会的夜晚，“他们”是指政客们。

“他们这一天够忙咯，真可怜见的。自从罗杰今儿早晨去内阁以后，我还没有见到过他，你见过他们任何哪一个吗，黛安娜？”

“说不上见到，你知道，”黛安娜回答，她的微笑象佩戴的绿宝石一样晶莹、一样传神。

“蒙蒂·凯弗今晚正在发表一篇伟大的演说吧？”卡罗接着问。

“我想他总得说些什么吧，对吗？”黛安娜说。

卡罗告诉黛安娜，蒙蒂待会儿就来了，而她的语调则暗示着：黛安娜当然早已知道。黛安娜作出的反应是提了个问题：

“首相要来吗？”

卡罗勇敢地回答道：“我请不到他。”接着，她仿佛不甘示弱似地补充道：

“雷吉·科林伍德答应来转一下。要是他们不太晚的话。”

看来很明显——那消息是否已经传到黛安娜的耳中呢？——卡罗是在尽到她对罗杰的最后一次义务。她不仅在照料他度过这一关，她做的要比这更多些。她施加了她的全部影响来迎接这次辩论。竭尽所能为他争取胜利，就仿佛他们之间有着圆满的关系。

然而，尽管这是侠义的行动，尽管即使她下星期就要失去他，她确实也会这样做，但她是否真料定，彻底地料定会失去他呢？我听着她说话，觉得她并不象已经甘心放弃。她是不是还在希望，假使他赢了，假使他的事业重新得到了保证，他就得同她待下去呢？而且按照她主张的方式？既然有一个灿烂辉煌的未来，

如同前一年的那种景象，他会愿意冒多大的险，作多大的牺牲？

假使说她从不曾满有信心地自认高明，存过这样的希望，那倒是令人惊讶的。就我自己而言，我拿不准她是错是对。

我也不知道她认为他有多大的取胜机会。她斗志昂扬，直到最后一分钟也不会罢休。但是，尽管她并不敏锐，她却是机灵而且见多识广的。她曾企图从黛安娜嘴里得到鼓舞的信号，然而却并未如愿。这是昭然若揭的，卡罗一定看得象玛格丽特和我自己一样清楚。倒也不是说黛安娜终于放弃了罗杰，无非是她知道罗杰处境极端困难。所以她稳妥行事。可能她是不想使她最密切的政界朋友如科林伍德等受害；可能她已经从他那里听到关于一件丑闻的最早的耳语；但是，比这些更根本的是：她正凭着本能行事。

有一回，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夜晚，卡罗曾经对我说过：beau monde① 是不讲仁慈的，假使它讲仁慈，它很快就不再 beau 了。除非你真正陷入了困境，它是相当温厚的。而假使你陷入了困境的话，你就得自己照料自己了。

我不知道，在社会各界中有多少个比这更高明些。要是你在公众的眼里已经陷入了困境，有谁来护着你呢？我所知道的社会各界，不仅 beau monde，而且也包括文官、学术界、作家、企业家、科学家，都是抱成一团来保卫自己的。一旦你遭到了摈弃，他们都帮不了什么忙。能够站出来，担风险支持你的，倒是一些偶尔相识的人，有时是那种狂野的类型，有时是那种清醒的表面下隐藏着天不怕地不怕性格的人。

下面街上有了车辆声。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罗杰走

---

① 法文：时髦的交际界，上流社会。

了进来，就他一个人。

我感到瞬间的焦虑，就仿佛卡罗的客人们已经背弃她，就仿佛她的姿态都已落空，而我们象波罗的海各个小国的代表那样，空守着一席宵夜宴。

随后，出于过度的快慰，我不禁朝着黛安娜的方向，显得无缘无故地张大了嘴默笑，因为我看到凯弗已在门口，科林伍德的手正搭在他肩上。

"给蒙蒂喝杯酒，"罗杰以最洪亮最热烈的嗓门大声喊道。"他发表了一篇毕生一遇的好演说！"

"他往后还会作出更好的演说呢，"科林伍德说这话的神情，表明是一种最高度的祝贺，就象是德摩斯梯尼①正在评论一个迄今一直张口结舌的学生。

"给他一杯酒！"罗杰大声叫道。他正站在他妻子身旁。他们的脸神坦率而壮健，他们微笑着。他们简直象一对心平气和的夫妻，因为自己诸事顺遂，所以对一位不平凡的朋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衷心喜悦。我环顾周围的人，真希望能够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这样看他们俩的，他们知道的又有多少。

当我们在楼下餐桌上坐下时，我感到紧张不安，而且进行着猜测。其他人也一样。人们可以从空气里的裂痕中嗅出，有一些决定不仅没有披露，而且还没有作出。要是说科林伍德已经听说他侄媳妇的新闻，那么他对此毫无表示。他冷漠迟钝到了极点。黛安娜的自我控制、卡罗的炽烈的勇气——这些却更其加强了，原因是她们看到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事情还没有决定，都在这个可称为欢宴之夜的夜晚等着看其他一些人将怎样"亮

① 古希腊演说家。

底牌"——这是亚瑟·布朗[1]的一句老话，这时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来。

凯弗举起玻璃杯凑近烛光，用他那圆圆的、忧郁而敏锐的双眼审视着。他俯身向前坐着，一层层的下巴一直伸展到他的前胸。他不断地接受称颂，科林伍德说得威严而比较含糊，罗杰则热诚而渐渐地有些勉强。凯弗的眼光射向他们；在他那胖乎乎小丑般的脸上，一对眼睛锐利地估量着他们。黛安娜拉开了刺耳的大嗓门，用教诲的语气称赞他，仿佛使她生气的正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有多高明。

当天晚上他在下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明确无误的。不过这胜利同罗杰的政策或者即将来临的事情，都没有关连。凯弗是在一次常规的辩论中为政府方面发表了结束语。对于任何一个与众议院无关的人，他说的话根本不会受到注意，或者过几天也就忘了；但是在议会的交易所里，凯弗的行情猛涨了好几分。要是在一个正常的夜晚，事情无非就是这样。罗杰可能感觉的，也正是在一个同僚、朋友、劲敌和同盟者取得职业性光辉成就时，触景生情所惯常会产生的复杂感情。

可是那夜里我们听着听着，却觉得不仅这些而已。关于当晚的胜利，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气氛；但是关于那以前几小时的内阁会议，却有不少的神秘气氛。不用说，科林伍德或其他的人都不会在大庭广众谈论内阁的议程。然而卡罗和黛安娜都不是什么吹毛求疵过分讲求细节的人，她们是惯于刺探消息的。她们料想，当天上午肯定讨论过下星期罗杰的辩论。内阁肯定采取了步骤，卡罗问了科林伍德一个问题，关于下星期二的表决。她问

---

[1] 作者另一部小说《院长们》中的主角。

得若无其事，就仿佛是打听一下，有匹马赛赢的前景如何。

“我们自然考虑过这事，”他说。接着他又诲人不倦地补充道：“不过，不得不承认我们始终很忙。我们不可能在一件事情上花太多时间，你知道。”

但是他主动提供了一条消息。正常的做法已经开动，三线出席通知[①]已经发出。对三四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正在做工作。

桌子上没有人谈旁的话。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都懂得这语言。这意味着，形式上讲来政府不预备后退。它对自己的党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它不可能做得再多了。

但是，我听到科林伍德刺耳而自信的嗓音的同时，却想道：它也不可能做得更少。他们既然已经走得这么远，现在不可能不拿出这套标准的程序。所以我们对当天上午到底发生了什么，并没有了解到任何东西。

想来，科林伍德和其他大臣即使想要告诉我们，也无法办到。这倒不是因为保密；不是因为某些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而仅仅是由于内阁处理事务就是这样子的。

从内阁会议室里已经传出过消息，说兰顿存心要做到的时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会议主席。他比近期来的大多数首相更经常地让大臣们主动提出议题，鼓励坐在桌子周围的人进行有秩序的讨论，临了还进行象征性的表决。但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

兰顿是讲究效率和善于管理的人。他比绝大多数首相更避免出头露面。同时他又是一个无情的政治活动家，他知道首相

---

① 议会党团对本党成员所发出的通知，要求到时必须出席投票，划线越多表示议程越为紧要。

的权力。自从科林伍德进入政界以来，首相的权力已经扩大得完全超出了比例。他们老是虔诚地说首相是平等的人们中间的第一号人物。可能是这样，但若然的话，第一号就意味着比其他人更有能耐得多。

这不是一个魅力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人格的问题。威严是存在的，但那是实际的威严。因为首相手里掌握着职位。他能够把任何人踢开，他又能够任命任何人。甚至象兰顿这样一个谦逊的人，做的也正是这些。我们这些在各种委员会秘书处里的人，凡是见过首相及其同僚的人，都看得出他们都害怕首相，不管这首相是谁。

假使他不想在内阁里作出一个决定，那你得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才能使内阁作出这个决定。西身居官职的人，一般都并不勇敢，所以兰顿尽管很善于实干，却变成了一个围绕一个题目空谈一番，继而不置可否让它悬在空中的能手。这看起来是稀疏的作风，可他才不管呢，因为这是他为了独行其是而惯用的伎俩。

也许当天发生的正就是这样的事，或者类似这样的事。除了科林伍德之外，我们谁也不知道首相对罗杰和他的政策有什么想法。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我的猜想是，他认为这政策是合乎情理的，但不能操之过急。假使罗杰能够安抚或者躲过党的坚强核心，那么这政策对政府是有利的。他们可能就靠它在下次选举中获胜。但是，假使罗杰引起太大的反对，假使他超越了他的摘要中的内容，围鼓吹起白皮书中盖特列夫的一些部分，那么就无需去挽救他。罗杰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假使必须撤掉罗杰，很可能首相也并不会感到心痛。因为这个谦逊得很可爱的人，也具有谦逊人的某些缺点。他可能并不过份喜欢在内阁中

看到一个远比他自己才华毕露，而且还小上几岁的同僚。

我猜想，无论在内阁里，或者在面对面的交谈中，都并没有谈什么。首相可能同科林伍德谈过知己话，但是即使这一点我也很怀疑。玩这一类可能变得十分粗暴的政治，是不用话语的。

那天夜里，科林伍德直挺挺地坐在卡罗的右手，他一点也没有露出窘困的样子，甚至没有透露出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时难以完全抑制的对此人表示嫌弃的神情。他的石英般的眼睛简直象是瞎的。他能表达多少热情，他都给了蒙蒂·凯弗，仿佛是作为一种适量的犒赏。凯弗是当夜的英雄，凯弗看来已经上了优先得到擢升的名单。但是科林伍德也赏给了罗杰一份较小然而审慎地表示出来的热情。难以相信他对他抱有恶感。他这种直率而不是迎合的态度，表明他此时想的是罗杰可能还能支持下去，而假使如此的话，他在一定限度上也将感到满意。

当卡罗逼着问他辩论中发言的将是哪些人的时候，他也同样地直率。罗杰将最后发言，科林伍德说，由委员会主席来开头。"这样应该是可以的，"科林伍德说。对卡罗，对我说来——黛安娜是否已经知道了呢？——这是当天晚上的第一个强烈的警告，委员会主席是一个轻量级人物；听来象是不派一个高级大臣来帮罗杰的忙。

"你讲话吗，雷吉？"卡罗问，为了罗杰的事业，她能有多么不害臊，这时就有多么不害臊。

"我可不太在行，"科林伍德说，就仿佛不善辞令是一大德性。他很少在下院发言，要发的时候总是拿了张发言稿，糟糕透顶地喃喃念着，就好象他不仅不会说话，而且读也读不成。然而他有办法同后座议员的各个委员会进行交流。当他向桌子的另一端看去，自我满足地对罗杰说，"我做了些事情。你知道，我

已经为你做了些事情”的时候，他指的可能就是这点。

罗杰点了点头。但是，突然我注意到，别人也注意到，他的眼睛正盯着蒙蒂·凯弗。罗杰表情中强装的热情，以及泰然自若和善意，都已经一扫而空。他注视着凯弗，显得怀着强烈的焦急心情，那不是喜爱，但也还不是确定无疑的敌对，而是赤裸裸的担心。

我们随着他的目光看去。凯弗显得若无其事。我们其余人都已经吃完，但凯弗又给自己切了一片干酪。他的嘴唇，胖人的嘴唇，饕餮汉的嘴唇，孩子的嘴唇，向前伸出。他抬起头来，柔和的面庞上眼光显得很阴冷。

在一瞬之间，甚至卡罗的神经也支持不住了。大家沉默了一阵。随后她的嗓音又丰满而毫不怯懦地响了起来："你要讲话吗，蒙蒂？"

"首相没有叫我讲，"凯弗说。

这意味着即使他想讲，也不能讲。但是他的嗓音中有一种安详而且和谐的声调，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卡罗禁不住问他：

"你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以为罗杰做了吗？"

"我想不出有任何事情。你想得出吗？"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她大声说道。

突然间，我意识到这问题肯定已经提出来过。是在上午的内阁会议上吗？不难想象当时会议桌上的情形，兰顿故作和蔼可亲地嗡嗡说着，不让这件事提出来，就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政策、什么人的事业都与这件事无关。也不难想象凯弗沉默地坐在那里。他知道得象世界上任何人一样清楚，罗杰需要的不仅是他的默认，而且是他的支持。因为他是本党先锋队的光辉希

望，是它最优秀的辩论家，可能还是它未来的领袖。他们正等待着他。他知道，这一切都关系着什么。

"我们该怎么办呢，蒙蒂？"

"我怕一切都取决于罗杰。他得自己来解决，"他以柔软、顿措、深思熟虑的语气，朝着桌子一头的卡罗说。

现在终于亮出来了。几年来凯弗对罗杰的态度一直是隐晦的。他对罗杰的政策，有些细节上曾经表示过不同意；然而，他应该是站在一边的。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些借口在较次要的问题上表示不同意。凯弗知道他自己，在这一点上他胜过大多数的政客。他没有原谅过罗杰，因为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没有表态。不过远比这更主要的是，罗杰是一个劲敌。十年后争取第一把位置的劲敌。只要保持沉默，凯弗就可能看到这位劲敌走上绝路。

然而，这一回，事业的考虑可能不是首要的。凯弗尽管可能瞒过别人，但瞒不过他自己：他深深地妒忌罗杰。在当前头绪纷纭之中他正听任妒忌的心理恣意泛滥。首先是妒忌罗杰那种漫不经意的男子气概；妒忌罗杰没有被女人遗弃过；妒忌他所不无讽刺意味地认为的罗杰的稳固而美满的婚姻。他是怀着自己在两性生活中怯懦而且备受挫折而引起的悲哀心情，来看待罗杰的。强烈的对照使他变得残酷。当他回答卡罗的时候，他的嗓音正因为残酷而特别柔软。

她认为不值得再追逼下去。不久宴席也就散了，虽然时间还仅十二点半。然而，即使在这时候，罗杰还是控制着自己。他可能怀疑凯弗在暗中唆使人攻击他——到如今，他什么都可能怀疑。但是责备、生气、蔑视——这些他都无法发泄。凯弗将把他的敌意隐藏起来。在公开的场合，他将以同僚的身份出现。所

以罗杰再一次地对他当晚的业绩表示祝贺。而当罗杰这样做的时候，科林伍德则拍他的肩膀。

下面的汽车一辆辆开走了。玛格丽特和我在客厅里也站起来准备离开。现在只剩下我们几人，罗杰看着他的妻子，以一种异常严峻的信任态度说：

“是呀，够糟的啦，对吗？”

“可以更好些，”卡罗说得沉痛而诚实。

紧随着，楼梯上响起了跌跌撞撞的急速脚步声。萨米金斯直冲进屋里，鲁莽地打了声招呼。同刚才宴席上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穿着一身夜礼服，衣襟上还插了朵石竹花。他已经喝得很多，喝得眼睛直瞪瞪地，露出一种凶猛、狂野、高傲的喜悦。“来得太晚啦，”卡罗说。

“我不待久，”他叫喊道。“我要杯酒。”

“你已经喝得够多啦。”

“你不知道我是喝多啦，还是什么的啦。”他说话时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情，显得是一个得到了满足的酒色之徒。他向着卡罗大笑，接着粗声粗气地叫喊道：“我要跟你丈夫说话。”

“我在这里，”罗杰坐在沙发上，身子稍形前倾。

“啊，上帝，你是在这里！”萨米金斯再一次要酒。这间卡罗给他倒了杯威士忌，叫他坐下。

“我不坐。干吗要坐？”他把酒一饮而尽，俯视着罗杰。

他敞开了嗓门，高声宣称：

“这不行！”

“你是什么意思？”

“下星期我不能跟着你干。我吞不下去。”

一刹那间我以为（玛格丽特也同样以为），他是因为罗杰要

拆散婚事而跟他闹翻了。但是他不可能知道这事。即使他已经知道，他也不会在乎，因为他姐姐总是一味护着他，而他对她一直采取的是桀骜不驯的态度。

卡罗站了起来。她握着他的手臂，狂热地说道："不，不，你现在不能背弃他。"

萨米金斯耸耸肩不理会她。他俯身向罗杰吼道：

"我不弃权。这么做不够劲儿。我要投票反对你。"

罗杰没有抬起头来。他朝着自己的大腿，出声捻了下手指。

过了一会儿，他以平稳、疲乏、沉思的语气说道："我可不认为，这是背叛我的最好时刻。"

萨米金斯脸上的狂热的喜气消失了。他比先前较为小声、较为体谅地回答道："碰上这时刻，我感到抱歉。"接着，他又冲口说道："我不喜欢'背叛'这字眼。"

"你不喜欢吗？"罗杰毫无表情地问。

"这玩意可以从两面看。你又背叛谁呢。"

"你倒说说。"

"我不否认一点，你不是有意的。可是你要把这倒运的国家搁到哪儿去啦？你当然有你的理由，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理由。咱们不能跟那两个大家伙比，这我也承认。不过我们也该能够把谁炸一炸呀。就算把咱自己炸掉也好呀，要是真没有别的出路的话。要不然，别人啥时候感到高兴都可以来讹诈我们。我们就永远没有个出头日子啦。"

罗杰慢慢地抬起头来，但是他不说话。

萨米金斯继续吼叫着。"你错啦，我告诉你！你错啦。这很简单。战争总是很简单的。你是聪明过了头。你需要做的只是想到一件简单的事，不叫我们永远没有个出头的日子。可惜你没

有一个象我这样的人——我不是聪明过头的——有时候可以提醒提醒你，说道：'哎呀，哎呀。你又聪明过头啦，你的任务就是不叫我们永远没有个出头的日子。'"

"我想你是我们唯一的爱国者了？"罗杰的嗓音已经变得沉重而危险。这一天他支撑着忍受了过来，到临了却突然动摇、震惊和激怒了。这倒不是因为萨米金斯的叛逆在实际上有多大影响。他是一个"狂人"，他早就作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而被一笔勾销，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浪荡子。假使他走进议会的休息厅去反对他的姐夫，大不了只意味着在报纸的琐话栏里登上一段。刺伤罗杰的不是叛逆，而是个人关系上的背信弃义，因为他对这年青人有一种温情，几乎是父亲般的温情。是个人关系上的背信弃义，以及——(是的)——所举的理由，和那些不伦不类的醉汉语言。罗杰一直不断地感到遗憾甚至内疚的是，他所需要作出的这一类决定，仅有简单的信念还不够。特别是罗杰，因为他对过去的辉煌日子有一种怀旧的心情，所以总是向往着以往那种可以不顾一切无聊的勾当，径自作出决定使国家成为强大而安全的时代。他就是这种老派的想法。他时常希望他生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可以不必因为理智的考虑，而作出违背怀旧之心的决定。

"你要做的，只是张开眼睛保持些警觉，并且记住几条简单的道理，"萨米金斯高声喊叫着。

罗杰已经站立起来，在屋子里显得是一个庞然大物。

"别人都不想记住简单的道理咯？"

"决定我们遭遇的正就是这些简单的道理，"萨米金斯说。

"你认为别人都不关心我们的遭遇咯？"

"我希望他们关心。"

这句话萨米金斯不是用他那响亮、自信的嗓音说的。这一次叫喊的是罗杰。

"给我出去！"

经过一天的克制检点，那汹涌沸腾的怒气，发出来听了叫人吃惊——不，不是吃惊而是心寒。那沉重而不由自主的吼声充斥了房间。罗杰开始弓着背向对方移步。

我也站了起来，思忖着怎么来制止这场争斗。萨米金斯是运动员体格，但是罗杰要比他重六七十磅，而且更强壮得多。象头熊那样一拱，他就把萨米金斯甩到了墙上。萨米金斯慢慢地贴着墙滑下来，就象一件大衣从挂钩上脱下来，直落在地上。他低着头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就仿佛他已经忘记是在哪儿，我们又都是谁。接着，以运动员的敏捷，他从本来交叉着腿踝的姿势一跃而起，晃也没怎么晃一下就站得笔直，眼睛直盯盯地瞪着。卡罗站在他和罗杰的中间。她偎依在自己兄弟的手上。

"看上帝面上，走吧，"她说。

"你要我走吗？"他怀着一种异常的、受损害的尊严问道。

"你一定得走。"

昂着头，他向门口走去。到了屋子的那一头，他对卡罗说道，"我想，我会希望见到你的——"

"这是我的屋子，"罗杰叫喊道，"你给我出去！"

卡罗没有回答萨米金斯。她走到罗杰的身旁，象结成了一条夫妻统一战线一样，他们倾听着蹒跚下楼的脚步声。

第四十一章

走廊里吵架

下一天，当我到罗杰的办公室里去看他时，他象一个没有激情的人那样，安详而淡泊地坐着，就仿佛关于他发过脾气的一切传说，都是你自己头脑里的幻想，连提都不值得一提的。然而，一下子他的神经就又牵动了：他以一种疏远、冷淡、甚至简直敌意的态度，要我向他汇报，当天早晨的报纸上都传播了些什么谣言。"没有什么很多的东西，"我说。

"好。"他的脸、他的噪音变得和顺起来。这会儿他变得极为轻信，就象一个恋爱中犯了妒忌的人，急于要抓住任何一点一滴可以使自己安慰的消息。

一张报上有篇报道，说几位后座议员和一些科学家开了次会，结果似乎是以科学家们自己之间吵了一架而告终——大致就这么一些，我说。

立刻，又象是一个嫉妒的人那样，他开始了一场由于烦恼而更寻烦恼的侦查活动：他们可能是谁？什么地方开的会？这是张极端保守派的报纸，他们是敌人，我们知道是哪个议员把消息走漏给他们的。然而这个人（他是可以收买而又异常和蔼可亲的）已经给罗杰写过信保证支持他。是不是他在最后一分钟叛变了呢？我摇摇头。我肯定他没问题。当然不是说他不愿拿报馆的

佣金。

"有朝一日，"罗杰宽慰而又蛮横地说，"我们要把象他这样的人开除出下院。"

我说：这些科学家是怎么回事？他们到底是谁？对这些他不感兴趣。如今，除了议会休息室，对什么他都没有兴趣。当我离开时，他因为摆脱不了纠缠在脑海中的思想，正反反复复地估量着，这些议员是谁，他能不能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票。

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间里后，我也比他好不了多少。辩论星期一下午就要开始。第二天的晚上就要表决，再过四天半，一切就都过去了。我从来文匣中抽出一本卷宗。这是一份用美而的手迹、最通顺的文字写的会议记录。我却不想去读它。

我坐在那儿做白日梦，却不是愉快的白日梦。我给玛格丽特打了一次电话，问她有没有什么消息，虽然连我自己也毫无概念，我盼望的到底是什么消息。

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那不是来访的客人用的、通向我助手们的房间的那扇门，而是通向走廊的门，往常是不受打扰的。走进来的是赫克托·罗斯。自从我们共事以来，也许这还是第二次他未经通报擅自闯进来看我。

"请原谅我，我亲爱的刘易斯，我这样打扰你实在要多多道歉，多多道歉——"

"没有什么可以打扰的，"我说。

"你公务繁忙，总不免有所打扰。"他向空荡荡的办公桌和来文匣中的一大叠卷宗看了一眼。他冰冷地微微一笑。"不管怎么说，我亲爱的刘易斯，请原谅我惊扰了你某些宝贵的沉思。"

甚至现在，经过了这么许多年，甚至在感到窘困的情况下，我仍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这一类异乎寻常的客套。那些伶

俐的财政部年青官员，因为这时候已经拿得准他即将退休，他们再不需要象先前所料想过的那样对付他了，所以就编了句俏皮话，而这种俏皮话等到威严的人物行将消失的时候，也就象提前发布的讣闻一样传了开来："碰上了老赫克托·罗斯，保管你吃得好，还得兜着走。"

他们的见识真叫太浅薄了①。

再道歉了几声之后，他坐了下来。他用失色的眼睛看着我，说道："我想应该让你知道，我昨夜得到了一番不平凡的经历，遇到了你的朋友布洛津斯基博士。"

"在哪里？"

"相当古怪的是同咱们的一些政界相识在一起。"

突然间，报上的那段话又闪现在眼前，所以我猜到了：

"这么说来你在那儿！"

"你已经听说了？"

我提到了那张报纸。

罗斯有礼貌地微笑了一下，说道："我并不感到有必要去看那份刊物。"

"可是你在那儿？"

"我企图表明的正就是这一点，我亲爱的刘易斯。"

"你想什么办法使他们邀请你的？"

他再次有礼貌地微笑："我把它当作一种正事办的嘛。"

接着他抛开了华丽辞藻，以带有讽刺意味的扼要词语向我讲了这件事。为了作出最后的努力，来煽动反对罗杰的政策，布洛津斯基找上了他在保守党内一些有联系的人。他没有再度直

① 青年人认为罗斯只有言行迂腐的一面，看不到他的能力和正直，所以见识浅薄。

接攻击罗杰，却通过攻击沃尔特·卢克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告诉一些极右分子，一些支持苏伊士运河事件的残余分子，说道是卢克的主张使罗杰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就这样，布洛津斯基被邀与一个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共进晚餐。就这样，由于这批人正直而顽固地讲究礼仪，所以也邀请了卢克。就这样，出于他自己的主动，赫克托·罗斯也受到了邀请。

"我不准备眼看着杰出的卢克被抛出去喂狼，"他说。"而且，我想我听听他们讲些什么也好。我对A——勋爵也有些影响力。"（那位勋爵是这个分裂集团的领袖，而且也就是顽固地主张要讲礼仪的人。听起来他不大可能是赫克托·罗斯的朋友，但实际上，由于英国官场的圈子极小，他们曾经是同学）

布洛津斯基和卢克大闹了一场。前一天的夜里，诺恩勋爵街并不是知名人士竟至动起武来的唯一地点。"这些科学家真叫是相互溺爱呢，①"罗斯说。他接着又说，"假使卢克想要法律解决的话，肯定可以控告布洛津斯基犯了诽谤罪。"他以冷冷的超然态度，举了几次例子。

"会有人相信这些话吗？"

"我亲爱的刘易斯，假使任何人被指控做了任何什么事情，随便什么事情，我们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会相信的，难道你不同意吗？"

他继续说道，"趁我正好提到这些，你或许可以对我们潜在的最高同僚便中提醒一句。我是说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根据情况看来，布洛津斯基无疑正在想把这服毒药灌进他的耳

① 罗斯说的是讽刺话，意思是卢克本可控告布洛津斯基，一旦动了武反而失去了机会。

中。①"

以前有过一次——仅仅只有一次，因为在那种检点克制的生活中，个人关系是避而不谈的——罗斯曾经流露过对道格拉斯的感情，后来即使当我说，不管罗斯怎么看他，道格拉斯总之是诚实和公正的，他也不再作明确的表示。

"我完全肯定，"罗斯说时半欠着身子，"我们的同僚是做得极为正确的。事实上我了解到，在目前关头他曾拒绝过同布洛津斯基见面。谁也不能做得更正确了，对吗？我们的同僚具有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公仆的一切品性。但是，我依旧建议你便中提一句。他就是稍稍有一点儿倾向于相信为和解而和解。当这一切都已经事过境迁之后，他可能会觉得把布洛津斯基拉进来要比让他在外面更智慧和安全一些。我却会认为这样就会和解得过了点儿头。对伦敦这一带的人们所具有的普遍的明智，我们的同僚所具有的崇敬，要略为高出于我。"

我们的目光相遇。这一回我们或为同盟者了。他说："顺便说起，有一件事看来大家已经知道。"

"什么事？"

"就是说，他对他主子的政策并不感到百分之百的高兴，或者我是否应该说对他主子政策的最终意图？"罗斯一般是不习惯于这样反复强调的。当天上午他是惦念着星期二的表决，丽然他的专注还没有达到罗杰的程度，因为罗杰的专注是全身心的，但也到了同我一样牵肠挂肚的程度。对于上一天晚上的那些人，他点着名一个个进行他的预测。到场的一共有十二位议员。除了一位，都是右翼的，因此都可能是罗杰的敌人。有三位将投赞

① 罗斯是说布洛津斯基正想把污蔑卢克的话说给奥斯鲍迪斯顿听。

成他的票，包括A——勋爵在内（罗斯，正如他自己所可能说的，做事极为循规蹈矩。他丝毫也不暗示，他这样一个官员也可能起过一些说服作用）。至于其他的人，肯定会投弃权票的，最多可能有九人之多。"这使人开始有些感到不安了，"赫克托·罗斯说。他没有再说下去，而是继续谈表决。弃权的还肯定不止这些。我没有把萨米金斯的全部故事都告诉他，只是说他会投反对票。

罗斯用舌头发出啧啧声。他看着我，就仿佛即将作出什么判决。接着他摇摇头，用冷冷的语气说道：

"我想你会立即让你的朋友蒯夫知道。我是说关于我探听来的消息。我用不着告诉你，你得谨慎从事，而且我怕你还不得泄露你的消息来源。但是他应该知道有这些人要弃权。你可以告诉他这些人的名字，我想。"

"那对他能有什么好处？"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相信，假使他现在去找他们，他可能把他们劝说过来？"

"不，"罗斯说。

"那就是啦，他能做的，就只是发表他的演说。让他存的希望多些，他将能够讲得更好些。"

"我亲爱的刘易斯，我不敢专擅，不过我认为应该让他能够计算一下他的反对者——"

"我重复说，"我强调地说道，"那能有什么用？"

"你这是自作主张。"罗斯吃惊而不以为然地注视着我。"假使我是他，"他说，"我会希望听到任何一鳞一爪的消息，不管是多坏的消息，直至最后。"

我也注视着他。"我相信你会这样的，"我说。

从政的不一定都是最坚强和神经最健全的人。然而，我有时候不免想到，即使象罗斯这样一个坚强和神经健全的人，恐也想象不出从政的生活①是怎么样的，恐也想象不出这样的生活在多大程度对他会是一种考验。

他站起身来。"好吧，目前的坏消息就这么些。"他开了那阴森森的、希腊信使的玩笑，说道看来我们只能到这里为止了，接着又开始了他那一套致谢和道歉的程式。

他刚一走，我就看了下钟。已经差不多十一点四十分。这下子我再不冥想或者等候了。我走了出去，从我私人的办公室进入走廊，经过我自己部的一扇扇门，绕过财政部大楼四方形建筑的三边走廊，一路来找奥斯鲍迪斯顿。我没有象经常做的那样，去注意这幢古怪的建筑，以及那种十九世纪对空间的浪费和建筑物中心的那一个庞大的空洞——就象是亨利·摩尔的雕塑权充了实用②。我甚至没有注意那些高耸而阴沉的墙，没有注意到眼前这一段一直伸至下一个转弯处的暗暗的走廊，以及走廊上的一间间小室，里面信使们正坐在凳上读着报纸上的赛马栏，也没有注意到幽暗的光线中依稀可见的门牌，上面写着：不列颠帝国大十字勋章骑士W—H—爵士，最高巴思荣誉勋章骑士统领W—D—爵士。一切都无非是幽暗、家常和熟悉的；是一次研究方志学的旅行；一扇扇的门从我身旁闪过，就象是从地下铁道里所看到的一个个站头。

在我转入通向道格拉斯办公室的最后一段走廊之前，我就

---

① "从政的生活"或直译则为"公共生活"，是指职业政客的生活，在英国它是同文官生活截然分开的。

② 亨利·摩尔(Henry Moore,1898—)，英国雕刻家，他的作品中常有空洞；这里所谓的空洞是指建筑物中心的天井。

看到他头冲在前面，手里拿着一叠文件从转角上走过来。“我正要找你，”我说。

“我有一个会，”道格拉斯回答。他倒不是要躲开我。回到他房间里去，时间已经不够。我们就站在走廊里，低声谈了起来。在随后的几分钟里，时而有门打开，年青的人们打我们身旁敏捷地走过，朝着他们上司的方向瞥上一眼。其中有些人会知道，他和我是好朋友。他们可能会想，我们是趁开会以前在谈一些事情，或者，他们也可能想，我们是在用最高层那种既随便又机械的方式，谈一谈以便节省时间，免得再写一份两个部之间的备忘录。

实际上都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把嗓音压得很低的同时，我正以一种交织着好感、怜悯和无名火的心情观察着他的脸。自从他妻子得病以后，他的脸变了。现在它有着一种特殊的悲怆气息，那是一张实质上依旧年青得与年龄不相称，但已开始变老的脸所特有的气息。过去他曾经象陶连·格雷① 一样纹丝不动（与这个角色，他在任何别的方面却并无相象之处），但现在却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

每周三次，玛格丽特去医院陪他妻子坐着。这时候，她要抽烟，玛格丽特已经得把香烟送到她嘴里。“一个人到底能瘫痪到怎么样的程度?”她自已说，她的欣快心情和勇气使得旁观者更感到难受。

当道格拉斯实在忍受不了寂寞的家或者自己的俱乐部时，他曾来我们家住过几夜。有一次他曾怀着怨恨，以无所防范的坦

---

① 英国作家王尔德（1856—1900）的小说《陶连·格雷的画像》中的主人翁。他过着糜烂的生活，但在外表容貌上却丝毫不留下痕迹，这是因为他的一张画像承担了荒唐生活的后果，日益变得老丑。

率对我们说过，无论哪一天他都从不曾有过连续两小时不想到，她躺在那里，永远也不能再动弹，而他自己却是自由的。

然而，此时我脑筋里却没有这一切。我说：

“关于最近一次对蒯夫的攻击，你知道多少？”

“你说什么？”

“你可理解，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同他稍许有些关系的人？现在轮到沃尔特·卢克了——”

“要是打仗的话，”道格拉斯说，“总得有人受伤。”

“我想你意识到吧，”我生气地说，“你在给这些人帮助和安慰？”

“你这是说到哪儿去啦？”突然之间，他的脸变得铁板起来。他象我一样怒气冲天，正因为我们在私下时常是赤诚相见的，所以这时他更其怒不可遏。

“我是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你跟蒯夫意见不一致。”

“废话。”

“你能这么说？”

“我是这么说，而且我希望你能够相信，”道格拉斯说。

“你希望我相信什么？”

“你听我说，”他说道。“你自己也认为你有权利私下保持你的观点。而且还不完全在私下，假使我能这么说的话。我也这么认为。我从来不隐瞒。我没有给大臣打埋伏。我认为他是错的，他也知道我是这么想的，跟我一样清楚。但是此外没有一个人知道。除了你，以及一两个我可以信任的人。”

“别人都知道。”

“你真的认为，这该由我负责吗？”

“这要看你说的负责是什么意思。”

他的脸色一直黑到了颧骨。

"我们还是尽量理智些，"他说。"假使我的大臣胜利了，那么我将为他尽到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我做的将是贯彻一项我不相信的政策。不过我过去就曾这么做过，现在也能够再这么做。我将设法使它得以实行。不讲虚伪的谦逊，我将做得不比这儿周围的任何一个人差。"

他说的都是绝对正确的。

"你认为他不可能胜利吗？"我说。

"你又怎么认为呢？"

他用尖锐的估量虚实的眼光注视着我。这一瞬间，我们丽直象在谈判，仔细听着对方在哪一点上可能让步。

"你做了一定数量的事情，使取胜更为困难，"我重又发作起来。

"我做的正是我刚才告诉你的。不多也不少。"

"你比我们有些人更善于参加大合唱，对吗？"

"我不懂。"

"你理会到你采取的路线正是许多有权势的人物要你采取的路线吧？他们大多数并不真想饶恕罗杰·蒯夫，对吗？"

他以一种惊人的超然态度回答道："这可能是的。"

"假使他不赢，你将坐得稳稳的，对吗？你将为你自己增添一笔可观的信誉，对吗？你一切都将唾手即得，对吗？"

他毫无表情地看着我。他用相当友好的口气说道，"有一点。你知道对这件事我始终有自己的看法。你不相信这是诚实的看法吗？"

我只得说：是的，当然我相信。

我忘记了自己曾听到过凯弗对罗杰作同样的指控，冲口而

出地说道："但是无论你做过什么或没有做过什么——你总之一定理会到，这样做至少不会妨碍你的高升，是吗？"

我盛怒中看到他发出一阵微笑——不是亲切的微笑，然而依旧是真诚的微笑——不禁感到惊奇。

"假使我们要操心去避讳这类事情的话，刘易斯，那我们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对吗？"

他看了一下表，以务实的语气说道：

"你已经使我晚了一点儿。"

他迅速地，然而不是急忙地顺着走廊向会场走去，头冲在前面，手里拿着文件。

第四十二章

旁听座见闻

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我的私人助理递进一封标着“急件”字样的信来。一定是亲手递送的，她说。信封上象是女人的笔迹，但我并不认识。接着我发现字条上的签名是“埃伦”。我念道：

“我料想你将出席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辩论。我当然得避开。在这一切都过去以前，我甚至不能与他通音讯。能否请你——我必需央求你——及时将事态进展见告？我相信，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你定会直言相告。这两个夜晚我都将独自留在寓所中。不管有怎么的消息，请务必通话。”

当天晚上，玛格丽特和我出去看戏，无非是为了麻醉一下心中的焦虑。这时我想到了她。罗杰在家里准备演说，卡罗陪着他。埃伦才是最孤独的。我向玛格丽特提起她。你看她守在那里，连他的点滴消息也听不到。有一段时间，她怕的是他的事业若是破灭，她将会失去他。现在，讹诈既已揭明，卡罗既已同他正面冲突，埃伦必然相反地怕他取胜了。然而我敢肯定她还是在为他的胜利祈祷。玛格丽特说：“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我说："她努力想做到。"

玛格丽特只在社交场合遇到过埃伦，而且是在过去，同她的丈夫在一起。正好与我相反，玛格丽特了解并且喜爱的是卡罗，她努力想要安慰的也是卡罗。现在，我们站在草市剧院的休息厅，避免看到熟人，因为我们想待在一起。她问我：情势是不是已经很清楚——埃伦是不是面临着一种假如看到他取胜，就一定会失去他的两难处境？我说，我相信他们俩自己也未必知道。不过可能有点道理吧？我没有再回答她。

"要是多少有点道理的话，"玛格丽特说，"我真要感激在当年跟你的关系上我总算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考验。"

星期一终于来到，而且过得特别长，就象我幼时等待某门考试结果的那些日子。赫克托·罗斯向我致意，并且告诉我说，下一天晚上辩论临结束前的几小时，他预期将坐在旁听席上（那是指文官席）。除此以外，我整个上午没有收到过其他任何信息。

我感到犹豫不决的是要不要给罗杰打电话。我自己不喜欢听到别人祝我交好运，所以我决定，他也会宁愿独自待着不受打扰。我不想上俱乐部去吃午饭，以免碰到道格拉斯或任何其他有关的人。同时我已经厌倦于假装看文件和写东西。因此当别人去吃午饭的时候，我依照自己年青时习惯的做法，在阳光普照的圣詹姆士公园信步行走，依稀感到空气中已经有些早春的气息；继而走街道，访书铺，消磨着寸寸光阴。

下午，办公室里的钟以它的秒针扫过一分一分的时间。没有必要在四点半以前离开；我不希望呆坐着听揭问和陈述。我同我的私人秘书在电话上不嫌其烦地详细安排下周的工作。这之后，我又同我的私人助理谈了一会，确实保证使她知道这一天和下一天我每小时的行迹。终于，时间到了四点二十五分。还不是真

正该出发的时间，但我能够允许我自己走了。

可是，正当我急匆匆地沿着走廊走去时，我听到后面有人在叫我。那是我的私人助理——她显得热切而可爱，戴着眼镜。我是费尽心计，到头来反而自讨苦吃：她对我的时间安排知道得太清楚了。有一位夫人要我听电话，希尔达说，她说她有话必须立刻跟我说，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她一分钟也不能等待。我感到受到了挫折，很焦急但又不知道为什么要焦急，赶紧快步冲回去。是卡罗有什么消息要透露？或者是埃伦，还是家里？

结果都不是的。而是汉尼格夫人。

"我简直不能相信会有这等事。"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听来很坚强。什么事情？我问。

"你想是什么事情？"

我没有心情来做猜谜游戏。原来五分钟以前她刚从晚班邮件中收到一封出版社的来信。他们竟然告诉她说，他们认为她写的那本关于她丈夫的传记，对于一般公众不会有足够的兴趣。"你说这是什么话？"

由于不能置信，她这些话反而说得仿佛很得意的样子。

啊，那好嘛，我说，还有其它的出版社嘛——我是想要搪塞她，我因为没有能离开这间房间而感到气得要发狂。

"那就不够意思！"她振振有词，象是挑战。

我在不太久的将来就会找她再谈。

"不。"她的答复是不妥协的。"我想我必须请你即刻就过来。"

我说我有重要的事务。

"假使这不是重要的事务，你管它叫什么？"

这是断然地、绝对地办不到的，我说。我整个晚上、整个下

一天、整个星期都不空。

"恐怕，"她厉声说道，"我要认为这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上火了，说道：我抱歉。

"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怎么你就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吗？他们竟然说——还是让我把信从头念给你听吧。"

我说，我没有时间。

"我的信念是，首要的事情要首先办。"

我说再见。

我刚走到走廊的尽头时，听到我的电话铃又在响了。我几乎肯定那又是汉尼格夫人。我继续走去。

走到了大乔治街，在傍晚平和、宁静的光线中，我依旧感觉受到那偏执狂噪音的威胁，就仿佛使我操心的原因就是这噪音，而不是我将要在议会里听到的话。抬起头来，我能看到大笨钟上面的标志灯①，再上面是紫罗兰色的晴空。虽然这是我经常看到的，它还是激起了一个回忆，或者至少说是一种不安，而所以会激起这一回忆的原因，好象同那偏执狂的噪音有关。我使劲想刨出记忆的根源，但它不愿给我刨出来。是不是我妻子和我去诺思勋爵街赴夜宴的那个夜晚？——那夜晚我们到得太早了，曾沿着圣玛格丽特教堂走了一圈。那天晚上钟上面的灯也是亮的；然而当时并没有不安，我们是优闲而且心满意足的。

在忙于私下活动的中央会客厅里，议员们正在会见选民和熟人，带他去吃茶点。当我走进官员的旁听席时，议院大厅里的议员还数不满一百人。空气中好象还没有特殊的兴奋气息。反对

① 大笨钟上面的灯点亮时表明议会在开会。

党的开场白发言人在讲话，他仿佛正在镇定下来作一篇从容不迫的学术讲演。他讲得平淡而富有信心，但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这是一篇标准的演说，既无所得亦无所失。在这片刻的时刻里，我感到紧张心情渐趋消失。

罗杰向后靠着坐在前排的长椅上，他交叉着手指，双手托在颏下；汤姆·温代姆则恪尽职守地坐在他后面。前排还坐着另外三位大臣，其中包括科林伍德。有几位议员进来了，另有几位离开了。在空荡荡的坐椅上，这里那里散布着一些人；有些并不在听。这景象就好象是一次额外召开的市政公所会议，讨论的问题又不够特别惊天动地，诸如建议对民办剧院进行补贴之类。

道格拉斯和其他两位白厅街的熟人已经坐在旁听座上。道格拉斯正在一块小台板上写字条，他向我友好地微笑了一下。他们都是专业人员，他们以前都来过这里。高潮还远着哩。这仅仅是开端，就象郡里板球赛刚开始的一小时，或者客厅喜剧的展示部分一样，总是敷衍了事一番。

在开场白进行的过程中，我走到议长来宾席。卡罗和玛格丽特一起坐在那里。“他的讲话倒并无妨害，”卡罗以耳语声说道。她们待会儿就要回诺思勋爵街去吃点三明治。她们知道我要等会开完才能吃饭，“到时候你来，把玛格丽特接走，”卡罗又一次耳语道。既然我们终于都在干这玩意啦，都深深陷入啦，她也就把敌对的心情搁在一边，等以后再说。她的视线勇敢地、正面地转移到我身上，就象她兄弟同我打赌的那次一样。谁也不可能指望她感到高兴。然而她也并不在真正的意义上感到焦虑，在她的激动中不仅隐约闪现一种漫不经意的气息，而且还有一种隐约的快感。

回到道格拉斯旁边我自己的座位上后，我听委员会主席首

先作答。他也很能干，比人们告诉我的更能干。他用的语言与反对党发言人所用的十分相似。事实上，听着这些话语象滑稽漫画中人物嘴里吐出的圆圈一般滚滚而出，我无意中竟在想，要是有位外蒙古来的观察员，他会因摸不到这两人的分歧而伤透脑筋。"威慑"是双方都常用的一个词。委员会主席所首先关心的是"潜在的削减"，不是立时立刻的削减，而是"假使我们能得到保证说，这样做会影响别人的话，就加以执行的潜在的削减"。他也讲到"盾和剑"、"打击力量"、"能量"等等。他用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抽象语言，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抽掉词语的含义。

我听着他们的演说，以及随后的各篇演说，但我不仅不想思索，而且甚至对争论本身也不感兴趣。多年来，我们都听过了。所以，我注意地，时而还专心一志地倾听着的，并不是争辩的论点，而仅仅是这在明夜的表决中意味着什么。如此而已。不过在那几个小时里，这已经是充分的理由了。到夜晚初临的时候，议院里逐渐人满起来，然后到吃晚饭时人又稀了。一直到九点钟，并没有什么惊人的事情发生。有一位工党后座议员发表的观点同法兰西斯·盖特列夫或我的观点很相近。我们已经知道，到表决时，工党方面会有好多人弃权——究竟多少我们不能肯定，但至少多得足以使人感到不安。因为这些弃权票虽然意味着对罗杰政策的支持，然而这又是他所担当不起的支持①。有一位工党前座议员发表的观点，却是连A——勋爵分裂集团的成员或者美国海军上将都会认为是反动的。A——勋爵本人则发表了一篇模棱两可的演说，他表明对政府的意图存有怀疑，同时又

① 工党议员用弃权的办法来表示支持罗杰的政策，只能增加保守党内部对他的不信任，所以说是他所担当不起的支持。

说决心投支持票。另一位极端保守的议员，我们已经当作没有希望了的，却跟着表示了相同的态度。

使我周围每一个人都感到惊讶的是，辩论开始了已经有几个小时，却并没有产生很多的敌意。这是一次正式的议会辩论。大家都已经听说在这件事情上存有强烈的情绪，进行人身攻击的气氛已经弥漫了几个星期。人们都等着看狂热行动，然而它却并没有来。

接着，在九点正的时候，叫到了代表郡里某个选区的一位议员。当我看到他站起来时，我毫无恐惧心理地靠到椅子背上。他的名字叫特拉福德，我稍许有些认识他。他并不富裕，他就住在家传的小企业里。他不属于极右翼，他也不时髦。他不常发言，他问些别扭的问题；他是不大会受邀去巴塞特的。我所以曾遇到过他，是因为在他的选区里有我年青时认识的人。我认为他是迟钝的，他下定决心，总是如饥似渴地听着大家讲。

他站立起来，显得肩膀宽厚，皮肤粗糙。在一分钟之内，他就展开了一场攻击。从第一声就能听出，这场攻击是刻毒的。他是政府的忠诚支持者，他说；他希望将来也一直如此；但是他无法支持目前这个政策以及这一位大臣。这政策是冒险家的政策。这人不是冒险家又是什么呢？他做了些什么？他有什么政绩？他做的无非就是朝三暮四，窥测风向，拈轻怕重。他就是要带领我们的国家走上这种冒险家的前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拿得出什么信用状？他给了我们什么理由，要我们信任他？信任他？特拉福德的语气更强烈了。我们有些人把他同一位我们可以真正信任的人作了比较，那人就是尊敬的南布赖顿区的议员。我们但愿今晚坐在他的座位上的不是他，而是尊敬的南布赖顿区的议员，以便带领我们回复到我们的原则立场。我们相信他已经成

为他自己那高标准的牺牲品。

当他叫喊出南布赖顿选区的名称时，我一时想不起那议员是谁。我低声问了下道格拉斯。"J. C. 史密斯，"他说。

原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谩骂继续着，但是指控的话却并没有说得更直接。除非是已经知道的人，谁也不可能听懂；然而仇恨却溢于言表。特拉福德这人是史密斯的门徒之一吗？可能是的。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同胡特有联系，在多大程度上他是他们的工具？

我自己的猜疑已经具体化。我不相信胡特仅仅是精神失常的人，独自在那里干。或者不如说，他可能是精神失常的，或者在进行迫害的过程中已经变成这样。但是我相信，在这一切背后还有清醒的头脑。有证据表明，他对他自己的飞机厂具有狂热的献身精神，这是一种热诚而又悲怆的献身精神，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并不想为自己取得报酬，他只是崇拜那些能够因此得到好处的人。可能有些人很机灵，知道怎样利用他，知道他是从别人的性生活得到自我刺激的这号人。

我认为他后面有着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些做生意人的头脑。他们可能同史密斯的门徒们有联系；但看来不象是那些门徒自己干的事，甚至也不象是正在议院中咆哮着的这个人干的。

冒险家是危险的，他正在说。他们可能会奉承讨好，他们可能对周围的人具有吸引力，他们可能很聪明，然而他们是任何政府、任何国家的祸患。现在该是本届政府返回到坚实的道德原则上的时候了；这样，特拉福德和他的朋友以及整个国家，都将再度支持政府。

他的演说并不长。他有两度曾被喝住，但是即使罗杰的同

伙也不禁为他的恶毒话所窘住，而且一时间还曾听得出了神。罗杰则始终毫无表情地坐着。

我从来没有在下院听到过这样的大发作。它造成了怎样的危害呢？少数人，包括科林伍德在内，不会把暗指史密斯的一些话当作耳边风。这番攻击来自保守党议员中受尊敬的中间派，这是我们所最不愿看到的。会不会太激烈了，人们反而接受不了？看来最好的希望就是这样。当两位常和赫克托·罗斯共进晚餐的议员起来发言，说他们不能支持政府时，他们的态度显然是客气而且有节制的，其中有一位还称赞了罗杰的人品。

议院休会时，我拿不准应该下怎样的判断。我给埃伦打电话，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听得一个警察在叫喊："谁回家去？"我听到她急促、气短的一声"怎样？"，就告诉她说一切都不出我们所料，只不过——又是一声"怎样？"——只不过有人说了些刻毒话。我还说不上会有怎么样的后果。说这些话的意图是要置人于死地的。但结果可能仅仅是增加一张弃权票而已。"你没有隐瞒什么吧？"她说。这时我只能告诉她，暗中提到了她丈夫，但是没有很多人会理会到。电话中传来了粗声的叹息；这会起到怎么的影响？会不会因此而打破平衡？她的声音已经提高。我诚实坦率地说，谁也说不上；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它起不了作用。毫无意义地，我补充道：想法睡吧。

穿过星光闪闪的寒夜，我快步转入了诺思勋爵街。在楼梯上，我已经听到客厅里传来的笑声。当我步入室内时，我惊讶地看到卡罗、玛格丽特和罗杰都显得很愉快。一盆三明治正等待着我，因为我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过东西。

"你在怎么收拾特拉福德啦？"罗杰这样问，仿佛是为了要使我感到安适自在。

“你理解这回事吗？”我大声说道。

“他还能希望什么？”卡罗怀着真诚的而不是假装的满腔蔑视这么说。那番含沙射影的话有些什么含义，她一定已经听说，但她还是打着哈哈，仿佛是说：“假使他们所能做的，最坏就是这些话！”

“你接触到什么反响没有？”我问。

“一点也没有。”罗杰故作有趣地说，他正经历着一种有时会在危机中间呈现出来的欣快状态。“你可知道，我简直不能想象他干吗要这样做。你能想象吗？”

我无法回答。

“要是谁也提不出一个动机——那，我过不了多久就只得认为他的意思无非就是他说的那些。”他的语气是自然的，并没有怨恨的成份。他象是一个处身在朋友中间，觉得很自在的人那么大笑了一声。他没有喝很多酒，他正精神振作地准备迎接明天的活动。他怀着单纯的希望，比他近几周来的希望更单纯。

第四十三章

数字的意义

下一天早晨我醒得很早，躺在床上听到报纸噗的一声落到过道的地板上。但这些报纸既没有消除我的恐惧，也没有证实我的希望。《泰晤士报》对整个辩论都不予着重报道，只在中页对特拉福德提到两行。《电讯报》的标题字体更大，篇幅也更多；假使你懂得报纸的语言，你就知道他们是反对罗杰的。但是他们也捂住了特拉福德的攻击。《快报》则对工党的主要发言者感到生气。我穿上衣服，沿阿尔比昂街走去，为的是把其它晨报都买来。我回到家里吃早餐，这时无论玛格丽特和我自己，都还陷于凶吉未卜的苦恼之中，没有得到解里。在晨曦之中，她对自己昨夜那种欢欣鼓舞的情绪感到羞愧。

我不知道罗杰是否也憎恨这早晨。我不知道卡罗是否曾试图安慰他，就象玛格丽特曾安慰我那样。她比我更懂得，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光阴还是一样流逝，钟点还是一样过去。

这一天一直平静无事——然而却并没有使日子过得顺当些。待到又是吃茶点的时候，我再过几分钟就要去下院了，却来了一个电话；这回却不是汉尼格夫人，而是萨来金斯的一个朋友要告诉我一个消息。他刚离开上议院。他告诉我：刚才，十分钟以前，老吉尔贝插进了一手。

这时吉尔贝勋爵已经病得很厉害。他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他的医生对于他还能活着都感到很惊奇。然而这天下午他却感到非露一下面不可，哪怕这是他的最后一次了。他来到上议院。他要干预的议题不可能认为是值得大做文章的，因为当天是一位因科学上的卓越成就而受封的贵族动议，要求对国家技术教育的现状发布文件。然而这并没有把吉尔贝难倒。他虚弱而且脸色死白地站立起来，热烈地支持这一动议。他不懂技术，但是他要技术，假使这就是使我们保持强大的代价的话。无论是技术也罢，巫术也罢，他都赞成，假使象这位尊贵的爵爷这样有能力人物证明它是为保持我们的强大并使我们成为更加强大所必需的话。他要坚持这么说，直至他临死的一天，而这一天已经不会太远。

他讲了五分钟。他的讲话是一位老战士对冒险家的抨击，抨击那些聪明过了头，对他们自己或对我们都不可能有好处的人们。处于高位的冒险家，处于高位的野心家。他恳求尊贵的爵爷们要提防这些人。他要提出这一个请求，哪怕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是纯粹的报复。他可能在夏天以前就将死去，但是对罗杰的仇恨，只要他活一天就一天不会消失。这似乎不象是一个英雄了结一生的方式；但是再里之下，我认为可能正因为他愿意这样了结一生，所以他才成为英雄。

回到旁听座使我感到宽慰，旁边坐的是赫克托·罗斯而不是道格拉斯，也使我感到宽慰。在这样一个夜晚，宁可有一个算不上朋友的同盟者作伴，而不愿有一个够得上做朋友的非同盟者作伴。罗斯双臂交叉在胸前，以一种经过训练的冷静的目光注视着。当三位他叫得出名字的议员各自间隔半小时相继站起

来发表敌对性的演说时，他允许他自己发表评论说道："按计划进行的。"然而，即使对于他，尽管他脑筋清醒，这场辩论也并未提供任何答案。双方的语气已经变得更加尖刻。席位已经都坐满，有些议员蹲在通道上。特拉福德的话得到了回响；"赌徒"、"冒险家"、"风险"、"投降"这些词语时而响彻议院大厅，但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早已被我们一笔勾销了的。有几位发言人坐下来的时候，依旧使人摸不清他们准备投什么票。当一位工党前任部长绕圈子从战略开始谈起时，罗斯悄悄说道："我料他要讲四十分钟。正好让我们去吃饭。"

我不想离开。

"不，你一定得去。"

道格拉斯对这位演说家的耐力也作同样的估计，当我们一起走到进门厅的时候，罗斯不吝惜词藻地向他恭敬问候，但是却明当明地不邀请他同我们一起走。

我们匆忙走过宫廷广场，穿过马路进入一家白厅街上的酒店。在这里，平常饮食讲究精致的罗斯吞下了一大块干酪和一客苏格兰煮鸡蛋，而且还怀着满足的情绪监视我吃下同样的一些东西。"有这些就撑得住啦，"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还没有谈到过辩论。我说了一个词儿："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亲爱的刘易斯，我不知道。"

"有点儿希望吗？"

"他也得从自己的口袋里掏点儿什么出来，你不这么想吗？"他是指在收场的演说中。

我想要收集起各种证据，估计一下形势，但是罗斯不干。

"这么做看来没有好处，"他说。相反，他有他自己的办法。他拿出一本挺括、朴素的笔记本，如同我常看到他在会议上用

的，然后开始写上一些数字。政府方面议员的最高可能数字：三百十五。他毫无犹豫，不加询问地记下了这个数字。不可避免的缺席人数，生病及其他——根据党团组织秘书的预计看来要有八人。实得票数为三百零七。罗斯毫不迟疑：内阁是靠不住的，首相是不遵循常规的，所以罗杰经不起出现变节分子。能得二百九十票，他还可能是安全的，包括十七人弃权（从辩论中我现在已经得知至少要有九人弃权，萨米金斯一人反对）。

只要低于二百八十票，他就处于重大的危险之中。

只要低于二百七十票，一切就都完了。

罗斯一味拨着他的如意算盘。他并不认为反对党的票有什么相干，但他依旧用他那清楚、美丽的笔迹写下如下数字。最高：二百八十票。缺席：十二票。弃权：也许二十五票。

政府获得多数是肯定的，但差距不够明显。罗杰假使能从他自己方面获得二百九十票，即使有上下十票的幅度，还能够过得去。根据当夜的情况，任何内行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数字。

罗斯仿佛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一道运算似的，愉快地抬起头来。即使在这提心吊胆的时刻，我还是意识到，要向任何一个不熟悉这类议会程序的人进行解释，一定是很困难的。这些数字看来很平淡，差距微不足道。然而它们却至少要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可能还有别人的前途，以及可想而知的其它许多事情。

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那位前任大臣还刚刚讲完。接着又是一篇篇的演说，下院已经挤满了人。无论笑声或者抗议声，都已经更加响亮，但绝大部分时候是沉重的静默。沉重而烦躁的静默。人们看着罗杰，他一只手托着下颏沉重地坐在前排。反对党的最后一篇演说结束后，最后几声敷衍了事的"听呀，听

呀"的喊声也沉寂了下去。又是一片静默。主席的声音——"蒯夫先生"。

终于，罗杰站了起来，沉重、步履蹒跚，但并不显得紧张。在面对面坐在前排的人中间①，他明显是最庞大的一个。正象我初次遇见他时一样，他那笨拙、有力、令人生畏的外表又一次地使我想起了彼埃尔·贝素霍夫②。他背后传来了忠诚的掌声。就一个正在经受主要考验的人而言，他显得很放松，反常地放松，恼人地放松。他一开头就说奚落人的话。指控他犯的罪简直太多了，他说。有些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不可能都有效。当然，有智慧的人说过，假使你想听到关于你自己的真话，你就得听听你的敌人在说些什么。这话精彩之至。不过这条原则不仅适用于他。它也适用于每一个人。甚至还适用于（不管你信与不信）其余各位尊敬的，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尊敬而又豪侠的议员先生，也就是那些万不得已才给他取了些"美名儿"的各位议员先生。他列举了四位极端的保守派。他根本没有涉及特拉福德，甚至没有用语调暗示他一下。假使我们大家都接受敌人说的，倒也可能是个好主意；这样可能使我们变得好些，世界也可能变得好些。这样一定会使我们牢牢记住，我们可怜都是些罪孽深重的人。

这些话说得心平气和。下院哈哈笑着。有一两次，话里带了刺。突然，人们感觉他听起来不那么彼埃尔腔了，而是口齿清楚、强硬而且尖利。虽然他的朋友们为他欢呼，我却不自在。这

---

① 英国议会中的座位是面对面排列的，主席的右边前排坐政府成员，左边前排坐反对党"影子内阁"成员。

② 《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作者在第一章中都已说过罗杰长得与他相象。

样开头可能太轻松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样显得是对这场战斗过分地漫不经意了。我瞧着赫克托·罗斯。他几乎无法察觉地摇了下头。在下院里，在来宾席上，人们在说，在这场辩论里就数这篇演说啦。当他言归正传提出他的论据时，他用的却是二十世纪后期当代人的措辞。他已经把老式的议会修辞用语甩得一干二净。假如把他所讲的同左右两边前排人物的演讲比较一下，他的话简直象出自年青一代之口。这是一个习惯于广播室、电视摄像机和新闻报道的人所作的演说。他并不是慷慨激昂地说一通，而是用原来的嗓音谈战争、武器，以及一个和平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观察家们事后说，再过十年，议员们都会这样说话的。

这一切我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在想，他会不会选中这时候突破框框放开手脚干①？他有一两次威胁过要摆脱这些论据的羁绊，试着接触更为深入的东西。这样会不会对他有所帮助？我们都是时代和阶级的产物，我们都已经习惯于局限在我们无力突破的形式中来考虑这些决定（它们是我们的决定吗？抑或我们只是被驱使着做出这些决定的？）有谁能够加以突破吗？有什么力量，是罗杰或下院中的任何别人或我们其他任何人所能够加以释放出来的吗？

假使他曾经想过要这么做，那么现在已经把这想法搁到一边。他的话仅仅是针对着下院的②。然而，不出十分钟，我已经知道他并不想退却，他已经把模棱两可的话语、诱人上钩的把戏忘得一干二净。他正在把往常加以掩饰，然而始终坚信不移的

① 指突破议会政治的框框，诉诸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② 所以表明他不想突破议会的框框。

话儿倾吐出来。既然他现在已经非说不可，他清晰而明确地把类似法兰西斯及其同事所抱有的想法叙述了一遍。他所赋与这篇叙述的力量，却是他们所办不到的。他赋与它以一个将要掌权者的权威性。但是到末了，他又很恰当地说了几句话，在深夜的空气中听起来很安宁而且具有家常气息。“请注意，”他说。“我们试图要处理的问题是很困难的。困难到这个国家中绝大多数的人根本无从理解——尽管总的说来他们在智力上至少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得不到必要的情报，没有受到过应付这问题所必需的训练。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了这种炸弹，我简直说不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还能够理解，我们的世界到底是怎么的啦。也许很少，也许一个也没有。但是我敢肯定，压倒多数的人——我再重复一遍，他们在智力上至少是同我们一样的——连一点概念都不会有。我们是在试着替他们说话。我们给自己背起的责任是够大的。我们决不应忘记这一点。”

我感到钦佩、焦虑，以及焦虑所引起的振奋。事到如今，我是否宁愿他进行妥协呢？如今他的同僚们可以扔掉他了：白皮书无论有形无形都没有应允做这等事。他的机会，唯一的机会，是还可能赢得下院的赞同。

“在这两个夜晚，在这个下议院里，人们说我要冒险。让我对你们这么说，任何抉择都包含着冒险。在我们这世界上，所有严肃的抉择都包含着严重的冒险。但是冒险有两种。一种是没头没脑地干下去，就仿佛我们的世界还是那旧时的世界。我相信，无法更坚决地相信，假使这个国家以及所有其它国家都继续制造这些炸弹，试验这些炸弹——就象过去制造和试验战舰一样——那么不需太久，最坏的事情就会发生。也许还并非由

于某一个人的过失——而仅仅因为我们都是人，都可能犯错误，发狂，或者交恶运。假使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后代（假使我们还有后代的话）就会诅咒我们。而且每一声诅咒都将是有理的。

“这个国家再也不能当超级大国。要是能够的话，我会感到更高兴——尽管当超级大国这件事本身也可能只是一个幻觉，因为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使我们自食其果。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当不成了。但是我肯定，我们可以促使——通过榜样，通过正确的判断，通过明智的言和行——我们可以促使天平摆向好的未来而不是坏的未来，摆向好的未来而不是没有未来。我们不能撒手不管。未来正处于微妙的悬而未决状态。我们对它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我们的影响是存在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两种冒险中选上一种的原因。事实上，这是一个可能带来好处的小险，而另一个却是必然带来危害的大险。我们还能有所抉择。就这么回事。”

罗杰沉着脸坐了下来，两手插在口袋里。一时间，长长的一段时间里，四处寂静。然后在他背后响起了掌声。这掌声有多坚定？有没有点令人不安？从对面的后座传来了一两声欢呼。接着行礼如仪。投票厅里的铃响了。我注意到萨米金斯站了起来，桀骜不驯地抬着头，混在他的朋友们中间一副挑衅的样子去投票反对他们了。有五六个议员顽固地坐在政府席上，他们大多数都交叉着手臂，以显示他们决心弃权。这可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可能还有别人不象他们那样彰明较著地坐著，却走出去而并不通过投票厅①。

---

① 下院两旁为投票厅，表决时投赞成票者进入右厅，投反对票者进入左厅。

议员们回来了。有的在交谈着，但是厅里的嘈杂音很小。在议长席的两旁拥着一堆人，他们显得兴奋而紧张。点票员递上公文匣以前，静寂已经降临。这是一阵静寂，但不是情绪高昂的静寂。响起了一个声音：

"右边的赞成票：二百一十六①，"（工党方面弃权人数比罗斯估计的更多。）

又响起了这个声音：

"左边的反对票：二百七十一。"

罗斯怀着冷静的同情看着我。他口齿清楚地说道："我认为这是不幸的。"

在大厅里，再过了一会这表决的结果才被人们所领会②。主席以洪亮的低音把这两个数字重复了一遍，并且宣布反对的一方获胜。

好多秒钟以后，半分钟以后，反对党席上响彻了齐声的叫喊："辞职！辞职！"

坐在政府席前座的人们不慌不忙地开始退席。首相、科林伍德和蒙蒂·凯弗一起离开下院，他们打我们旁听座的近旁走过。叫喊跟随着他们，但吼声集中在罗杰身上。他靠在椅子背上坐着，一只手臂伸向后面，仿佛漫不经意地同委员会主席和莱

---

① 系指赞成反对党动议也即反对罗杰的票——原注。一九六四年老版为"一百八十六"票，"二百一十六"票据一九七二年新版。

② 英国制度由下议院多数派执政，因此议员一般都投支持本党的票，而且执政党必须保持多数，否则就会引起政府危机。在这次投票中据上文罗斯的估计政府方面最高可能数字为三百一十五票，除去不可避免的缺席人数八票，可得三百零七票，而实际仅得二百七十一票，这意味着罗杰自己的党内有三十四人弃权表示不赞成他的政策，所以下文反对党席上纷纷叫喊要他辞职。

弗雷特-史密斯谈着。

“辞职！辞职！”

喊声冲着他爆发出来。他向过道对面挥了下手，象是一个温布尔登网球选手在向观众致意。

他慢吞吞地站立起来。他既不向自己方面的后座议员，也不向别的人看一眼。“辞职！辞职！”叫喊声变得更响了。他宽阔的背部慢慢地沿着通道移动，离开了我们。走到围栏处，他转过身来向主席鞠了躬。于是他又继续走去。他已经走得看不到了，喊声却还在他身后阵阵爆发。

第四十四章

“这事与你无关”

第二天早晨，报纸刊登大字标逦，纷纷提出问题；白厅街则谣言频传。我办公室里黄线的保密电话铃声不断。首相秘书还没有收到罗杰发来的信息。

科林伍德据说说了句“这场舞题不能再跳下去了”（这老头只知道这么个历史典故，电话线那端的一个有教养的声音这么说）。听说他对罗杰并无恶感，谈到他时心平气和。他已经听到关于罗杰和他侄媳妇的事——这点我到后来才确切知道。但他对这消息木然无动于衷。“我认为这是题外的话，”他说。原来他对自己的侄子毫无感情。这是一场空担心。

那天早晨有一种说法传得很厉害，有好几个来源都这么传，内容是说罗杰的某些支持者正在找首相。他们想要设法安排让首相会见他。他还没有辞职。另一个谣传是：他正在找退路。他不会辞职。他会宣称，他是强调了白皮书的一个部分，忽视了整体。他错了，但是现在已经忠实地接受妥协的办法。他将继续贯彻妥协的政策；或则作为替换的办法，担任一个较为不显座的职务。

我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想象他也同我们其余的人处在最坏的境地时一样，时而依旧会被希望（几乎可以说是被满足感）

逗得心头痒痒的，仿佛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就好象，当我年青时题到了希拉①叛弃，却依旧心头充满着虚伪的高兴穿过公园，就仿佛我是在走向她的床上；就好象，手术失败以后，病人躺在医院里却时而会做起心满意足的白日梦，就仿佛自己已经痊愈。

他大概正经历着种种诱惑。他同绝大多数掌握过大大小小任何一种权力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想要抓住它不放，直至最后，还超过最后。假使他现在就退出，一身干净，寸步不让，当然很好，完全符合他自己所希望具有的风格。然園，他深通政治之道，不会不知道这么一来他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要他装出认错的样子，任人彻布，在哪个不起眼的部里耽上几年，那是吞苦果，但是那却可能是取胜之道。他们会不会让他这么做呢？他一定在想人们当天的话题。面别人呢？大概也在进行权衡，不过他们有比他更大程度的自由权。设法把他赶走可能是个好办法。有人可能会感到遗憾，但这没有关系。假使他们再给他一个机会，那并不是出于同情，更谈不上景仰。他们没有义务要支持他。假使他们这样做，那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权势。他们一定正在估量到底他还提有多大的影响。怎么做危险更大——把他淘汰掉呢，还是让他留下？

下午我参加了部里的一个会议，罗斯是主席。他当天上午没有同我说过话；他见了我十分多礼地打招呼，就仿佛我是好几个月未见的稀客。团团坐在桌子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会猜到我们前一夜还提心吊胆地肩并肩坐在一起。他把该做的事情处理得精细而又顺当，就如同将近二十年以前，我初到他手下参加会议时所见的一样。明年他就将满六十岁，并在这间屋子里主持

① 刘易斯早年的情人，也就是他第一个妻子。

最后一次会议了。他将继续这样地干到最后一天。至于这天下午，处理的甚至不是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无非是一些非办不可的事务。

我刚一回到自已的房回里，我的私人助理就进来了。

“有一位夫人在等你，”她说。她显得有些好奇而又抱歉。“我怕她的样子象是很不安。”

我问是谁。

“她说她的名字是史密斯夫人。”

前一天深夜，我在电话上把结果告诉埃伦时，她气也喘不过来。我听到一声呜咽，接着听筒就咔嚓挂上了。

当天下午，当她在我桌旁的椅于里坐下时，她充血的两眼睁得大大的，显得虔诚面又高傲。这双眼睛使我想起有一个人的眼睛也是这样的，这念头萦绕在我脑海中，以至一开头时我竟无心去听她在说些什么。随后，面忆到早年的生活，我明白了。那是我母亲的眼睛，当她的自尊心每次受到无法忍受的伤害后，例如在我父亲破产的那天，她的眼睛就是这样的。

她问：“他准备怎么办？”

我摇摇头。“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过。”

“我无法见到他。”

她是在呼吁同情，然而我假使表示同情，她又会加以拒绝。

我尽量收敛地说道：

“是的，真糟糕。这是形势所造成的。”

“在他作出决定以前——无论是这样决定，还是那样决定——我不应该见他。你能够了解，对吗？”

“我想是的。”

“我不应该影响他。我甚至不应该尝试这么做。”

接着她发出一声干脆而讽刺的，甚至几乎是愉快的大笑，补充说道：

“你相信我能够影响他吗？”

我经常看到她处于紧张的心理状态。这一天是最紧张啦。但是——正在这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她在罗杰面前是怎么样的。只要一有机会，她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更为意气风发，更为欢快。

“告诉我一件事，”她说。“怎么样对他更好？”

“你是什么意思？”

“你很清楚嘛。”她不耐烦地进行了解释。她简直象是猜透了我当天早些时候的臆测。直至她认识罗杰以前，她在政治上是一无所知的。现在她却能够凭借着本能、爱和知识，来理会一些举动、诱惑或抉择。她所悟到的大致与我相仿，只是她感到有把握：假使罗杰想要下台阶，他们准会欢迎他。

“怎么样对他更好？”

“即使我知道（事实上并不），我应该告诉你吗？”我说。

“你被认作是他的一个朋友，不是吗？”她火起来了。

“幸好，”这下子我有机会把温度降低些了，我用讽嘲的微笑回报她，“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更好。”

“但是你认为你——”

我说：“假使我们把有关你的方面忘掉，那么我认为，假使能够的话，他留下或许，不是肯定而是或许，更明智些。”

“为什么？”

“假使他脱离了政治，他不会感到他是在浪费他的生命吗？”

“这意味着要他忍声吞气爬到他们眼前去。”她脸色绯红。她正以她天性中全部的力量憎恨着“他们”。

"是的，是这么回事。"

"你可知道，他内心里是个骄傲的人？"

我看着她说道："他还没有学会将就着过活吗？"

"有谁学会过呢？你不相信我也很骄傲吗？"

她说得毫无拘束，谦卑抛掉了，行为准则也顾不到了。她的面目已经变得赤裸而且任性。

"是的，"我说，"我相信的。"

"假使他果真抛弃了一切来找我，他有一天会原谅我吗？"

这是一种新的恐惧，不同于她曾在自己家里向我倾吐过的那种担心，但也是在同一个根源上产生的。那时她曾惧怕，一旦他遭受失败，他会怪罪她，容忍不了她。现在这个恐惧已经过去。她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需要她。但是那疑虑、那处境的残酷、那先前恐惧的重负，却依然存在。

"这事与你无关，"我说。"即使他从来没有同任何女人谈过恋爱，他也会处于眼今天完全相同的境地。"

"你绝对肯定吗？"

我立刻说，"我绝对肯定。"

我说的，差不多就是我的信念。假使不是她坐在我的旁边，显得受到伤害而且满腹狐疑，等待着我作出最细微的保留，我可能会说得较不肯定一些。事后回顾起来，我确信罗杰使他的政策得到通过的机会，比我们当时身历其境的时候所想象的要小得多。要说一件私人的偶然事情，例如他们的爱情，曾经起到过什么影响，这是难以相信的。然而，他们的爱情曾经影响过他；要是没有这番爱情，他是否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行事呢？

"我绝对肯定，"我又重复了一遍。

"他真有一天会相信吗？"

一瞬间，我没有作答。

"他真有一天会相信吗？"

她是在想象罗杰来找她，同她结婚；与卡罗的家相比，他们过的将是一种简朴的生活，一切奢望都将成为过去；有的只是对过去的剖析，对她的怪罪。她一时间坐在那儿不说话。在公共场合因为不肯崭露头角而表现得不显眼的埃伦，此时却一心想采取狂暴的行动，或许还怀着但求有所行动的激情，她沉醉于这种心情所赋与她的美感，即使这种行动将会毁灭她自己以及她的一切希望，也在所不惜。

"我在告诉我自己，"她说，"我应该从这些中脱身出来，现在，今天。"

我说："你能够吗？"她注视着我，她眼睛又变得可怜而又高傲。她问道："他准备怎么办呢？"

第四十五章

一 封 好 信

把埃伦送进一辆出租汽车之后又过了一会，我正在办公室里清现一下工作。窗外的天空已经暗下来，秘书们都回家了，周围一片宁静。保密电话嘟嘟响了。能否请我在离开以前去看下罗杰？

走廊里已经空无一人，我穿过走廊曲曲弯弯地走了一阵，有一两扇门敞开着，办公室的灯光溯涌面出；工作得晚的照例都是些最高层的部门。道格拉斯正在工作，但是我没有探头进去道晚安。我直接进入罗杰的房间。台灯所射出的锥形光束，在纸张上发出强烈的反射，在吸墨水纸上却被吸收了进去。罗杰站立起来，遮住了一大片窗口。他紧握我的手，这还是多年前我们经介绍认识后的第一次。

“怎么样？”他说。

他那活泼面且精力充沛的神态使我愣住了。就仿佛事先打好了一篇谈话的腹稿，临了却全然用不上。我支离破碎地喃喃说了些什么，意思是说这事真可惜。

“别管这些啦，”他说。他以尖锐而且不屈不挠的眼光注视着我。

“怎么样？”他又说了一遍。他捻手指发出声响。

片刻之间我认为他是要我采取主动。那就又可能是一件新的交易的开端。但是我理解借了他的用意。他接着说：

“现在是我再一次从头进行思考的时间了，对吗？”他露出一种特殊的振奋。这是失败时感到的振奋，赤裸裸面对世界时感到的自由。

他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有把握，因为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有把握的了。我认为我了解他。埃伦更了解他。但是当天我们所交换过的对他的看法，却并不是他对自己的看法。模棱两可的说话、他性格上的两重性——它们或则当天对他说来并不存在，或则已经被他所识破。当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于大卫·鲁宾劝他知难而退，而罗杰则逗弄他的那个晚上。

坐在光锥的那边，他开始说话。首先，仿佛这是不言而喻，不必再给予考虑似的，他说他是非走不可了。没有提什么论据。他完了；他努力想做的事也完了。

接着他宣称：“但不是永远。不是长时期，有人会再来做这事。可能我自己还能来做。”

这是我再也没有料想到的。他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与己无关的态度谈论着未来。他不提他的妻子或埃伦，就仿佛他已将个人所关心的事情、个人内疚的心情，置之度外。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事实，作为处境的一个部分，他还是说了：既没有影响，又没有朋友，他一切都得靠自己了。甚至还没有钱。他得从头干起。“情况将是很困难的，”他说。“比从零干起更困难。”

他面露坦率的苦笑，看着我。

“你认为我一点也没有可能再来干，对吗？”

善意、个人关系都已消逝。我回答道：“没什么可能。”

“有人会来干的。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时间，以及运气，以

及空气中的某种东西。有人会来干的。”

他谈到这种政治进程时的态度是放松而超然的，就如同他处于权势的颠峰状态，首相和科林伍德都似乎要同他交朋友时一样。别人有可能干得比他更好吗？他有可能避免犯那些错误吗？我自己的错误呢？要是我们把布洛津斯基对付得更好些呢？个人因素起的作用有多大？决不象人们常想的那么大。只有当铰链已经上好油，可是门还将启未启时，才可能起些作用。若不是这样的情况，无论什么个人因素，最多只能制造一些无效的噪声。

他不是在要我安慰他。他甚至不是在征求我的看法。他仿佛在一间安静的房屋里对着自己在说话。他说，谁要是走得太远了，谁就遭受毁灭。谁要是原地不动，谁就还不如不要站在那里。

他说，尝试还可能是有价值的。即使遭到了失败，还是这样。此后，情况再不会全然相同。他说（我还记得他什么时候第一次说这些话）：首先的一件事是取得权力。下一件事是用权力做出些事情来。他说：有人将会做我尝试过的事。我不知道是否会是我自己。

他说得很简单，甚至很纯洁。要任何外人在他身上看到这纯洁和单纯是不容易的。但实际上他比许多人都更少地关心他自己的感情。绝大多数的诱惑和激情他都曾感受到过，但就是没有过那种自爱自怜的感情。然而，他为自己还是有所求的。当他说他想要获得权力并且“用权力做出些事情来”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要得到一种证明、一种信念，表明他一生做了些有价值的事。他也还想要得到一种更古老、更深远意义上的证明。他想要得到一种信仰、一种对行动的信仰之类的东西。他一直因循

徘徊着，直至最后找到了这一点。尽管他表现出种种妥协和冷漠——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还和这些东西纠缠在一起——但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始终抱有信念，他周围的人可能怀疑他，但是在这一点上，唯有在这一点上，他从来不怀疑自己。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假使埃伦和我的猜测是对的，他倒会成为一个更其成功的政治活动家。他甚至可能在同样这些年限中做出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已经将近八点钟。骤然间，罗杰的态度起了变化。他把一只脚靠到桌子边上，仿佛我们又在讨论工作似地说道："我要你看看这个。"

所有这些时候，有一封信一直放在他面前等着。开头处是他刚劲有力的手笔："亲爱的首相"，接下去是打字稿。那是一封好信。无论在字面或者字里行间，却没有丝毫的责备或者怨恨。信上写道，能够与首相共事，罗杰深感荣幸。他觉得抱歉的，是他的政策激起了这样多的不同意见，是他把这政策的某些部分强调到了他的同僚所不能同意的程度，以致现在他和他的政策都已成为政府的负担。对于他的政策，他仍旧深信不疑。他无法使自己相信他的政策是错的。而既然他无法诚实地表示改变自己的想法，他也就只剩有一条出路。对于这一点，他确信首相是会同情并且谅解的。他希望作为一个不在政府任职的议员，对首相和政府略尽绵薄。

打字稿到此结束。在第三页的中部，又是罗杰的手迹，又黑又刚劲地写着："永远是您的，罗杰·鲰夫。"

我眼睛刚抬起来，他就说道："这能行吗？"

"很好，"我说。

"会接受的，你知道。"（他是指辞职）

“是的，会接受的，”我说。

“而且会稍稍地显得过份急促一些。”我们隔着一张书桌，相对而视。

“好吧，”他说，“你最好看着它送走。”

一只红色的送文匣就放在电话旁边。他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一串钥匙，将它打开。他这么做的时候，那种行礼如仪的姿态，表明他是一个很看重自己所享有的特权的人。比他更陶醉于能够打发这些送文匣，更沉醉于拥有这样一个钥匙的人，是不会很多的。即使在这时刻，他依旧在享受着他的特权，享受着职位的外在魅力。

他一丝不苟地把信放进匣中，重新把它锁上。他揿了下电钮，他的私人秘书——他在过去的一周中简直没有过一点自己支配的时间——打开了门。

“是否请你关照一下，把这匣子送给首相？”罗杰说。他说话时是讲求实际的语气。

这个三十来岁的年青人是一个正在步步上升的高级文官，他以同样讲求实际的彬彬有礼态度表示应承。这可能是这些年来他为罗杰所传递过的，或者是未来多少年中将为他传递的种种信件中的一份，虽然到如今他一定已经想过，这是否已经是结局，谁又将是他新的主子？

门闭上了。罗杰微笑。

“我当时有可能会改变主意，”他说。“那就会非常不幸。”

他的嗓音、他的整个表情，已经变得很疲乏。他得迫使他自己重新开口，挤出一些活力。

“我感到抱歉的，”他说，“是使我的一些朋友陷入了困难。”他努力想要说得热情、亲切；但是他已经无能做到。他重又努了

把力，说道："我抱歉，给你带来了损害。"

"这没有什么。"

"我抱歉。"

这以后，他已经不想再作努力。他向后靠去，等候着能够独自坐在这屋里。当我离开的时候，他说："我将要躲开一段时间。我这就离开。"

第四十六章

另一个抉择

我自己的抉择是清楚的。玛格丽特和我经过半小时就已把它解决好了，接着就融洽地给我们自己来了杯酒。我们俩都觉得，我们就象在度假的前夕，箱笼已经理好，贴上标签，车辆已经定在早晨九点，船已在等待，阳光下的休息。

我等待了三天，在这时间里罗杰的辞职以及接任人的名字都已公布。这一切在报纸上、在白厅街、在各个俱乐部都没有引起一丝波澜，就仿佛是几个月以前就已发生过的事情。我等了三天，然后同赫克托·罗斯约了一个面谈的时间。

那是上午十点一刻。下面公园里的朝暾正在消失。罗斯办公桌上一坛风信子的阵阵芬芳，使人照忆起长久以前历次的会晤，以及伤脑筋的午餐会商。

我刚一坐下就说："现在该是我走的时候了。"

典雅的姿态一扫而尽；他立刻全神贯注起来。

"你是说——"

"我是说，我在这里已经派不了用处。"

"在我看来，"罗斯说，"这是说得过头啦。"

"你知道得跟我一样清楚，我牵连在这次的débâcle① 之中。"

"在一定程度上，"罗斯交叉着手臂回答，"不幸是事实。"

“完全是事实。”

“然而，我并不认为你有必要把它当作一桩悲剧。”

“我并不是把它当作悲剧，”我说。“我只是在作一个评论。我为你办事，必须要同一些咱俩都知道的人打交道。在他们眼里，我买错了马票。而且干得相当公开。公开干倒也没多大关系，只要票没有买错的话。”

罗斯发出冰冷的微笑。

“事情很清楚，”我说。“同这些人打交道，我已经不管用。该是走的时候了。”

随着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罗斯思考着，他那浅色的眼睛依然盯着我，他目不转睛，毫无表情，最后他开始说话了，他说得很流利，而又很谨慎。

“你一直有一种倾向，假使我可以满怀敬意地这么说的话，看事情有一定程度的过分简单化。我可以看出，你行事的方式偶尔有些——也许说不寻常吧，假使你是一个职业性文官的话。这么说特别适用于不幸的蒯夫那件事。但是我或许能提醒你，在你从事有价值活动的全过程中也还有过别的事例。我想你应该承认，文官当局并不象我们的批评者所乐于告诉我们的那么好挑剔。当局一直准备容忍一些根据某种标准看来可称为稍许有点使人受窘的处境。他们认为，由于你采取了某些异乎寻常的越轨行动，我们反而有所得益。事实上，我们已经形成一种坚定的看法，认为有你比没有你要有利得多。我不喜欢老提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已经通过我们唯一可采用的途径，表示了我们的赞赏。”

---

① 法文：溃败。

他指的是列入授勋的名单。

我说："你们对我十分慷慨。这我知道。"

他低了一下他的头。他又用同样确切的语句继续说道："我能够看到，经过最近这些事件，再要你担任某些使命，其中或许还包括某些你可能会一如往常地出色完成的使命，恐已不符合你自己或者我们的利益。然而，我想不妨认为，sub specie aeternitatis① 这一点其实并不严重。对你的职守稍行调整，应该不属于超出人类智力范围的事情。我们将在继续需要你效劳之处，依然仰仗大力。而且你也会理解，尽管这并不是送行谄媚的场合，那些地方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们还不能心安理得地让你离开。"

他说得很公道，兴许还是实情。同时，在二十年来我们交往过程中的任何时候他都可能这么说。再过几个月他自己也将退休，离开这没有给他充分报偿，至少是肯定没有满足他愿望的文官署。假使我留下一个空档，不久也就不关他什么事了。然而他还是说"我们"，还在为署思多少年后的事情操心。他连一挥手之间也从未曾承认过，在一段短时期内，在几天和几个小时间，我们曾经不止是同僚而且是同盟者。那已经被抹掉。他说得绝对公道，但在我们两人之间，又一次象一幅帷幕似地降下了我们性格上的根端分歧，出现了不自在，甚或厌恶的感情。

我向他道谢，沉默了一会，又说："不。这并没有改变我的处境。我想要走。"

"你真要走吗？"

我点点头。

"为什么？"

---

① 拉丁文：从长远看来。

"我想要更多的时间。你知道我已经想了多年啦。"

是的，他跟我一样清楚，我唯恐有几本书会写不成。

"这就是全部理由吗？"

"也许不是。"

"你还在想插上一手——"

"有一些事情我想起点助力促成它。而要这么做，我非恢复做一个私人身份的公民不可。"

"真的那么完全是私人身份吗，我亲爱的刘易斯？"罗斯正仔细地审视着我。

他问道："我想，没有经济问题吧？"

我说没有。这是他早已知道的。他不无一点使慕的意思，因为我很幸运。这时候我的写作已经赚来了相当可观的钱。他自己呢，虽然他曾不惜工本地受教育，他却并没有钱。他退休后得靠养老会过活。

"你实在要走？"

"是的。"

他注视着我，对于人们的行动，他是善于判断的。他耸了耸肩。

"对，"他说。"那么，剩下的是让我们把它安排得尽可能地没有痛苦。"

又沉默了一会，但并不很久。

他不加强调地说："我想提出一点供你考虑。假使你现在辞职，不会不引起注意。你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将会有那么一些恶意的人，不免要作出某种结论。他们甚至可能暗示，你的离开与近期的意见分歧不无关系。而要证明他们不对，又将不很容易。"

他继续说道："这会使我们多少有点窘。无疑你总会在你认为恰当的时候把你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但是我想这么说，你也有某种责任给我们留一个体面的间隙期。你已经同我们一起工作了很久。假使你用戏剧性的辞职，把我们弄得很尴尬，那就不妥当了。"

我没有回答。罗斯又继续说：

"我还想说，这对你也不好。我料到这对你没有什么影响。你有其它事情要做。这我理解。但是，你到底为国家服务过。现在再弄得前功尽弃，未免可惜。不管是谁，我认为不欢而散地离开一个职位，总是不对的。让灵魂在一团阴云下出窍是不好的。"

我说不上他究竟是不是为我着想。他的态度已经变得空前地冷淡，这使他说的话听来具有轻蔑或做作的成份。然而他很坚持。

我说：

"我应该待多久？"

"到年底？这是不是要求得过分了？"

我说就这么办。罗斯象办正经事似地表示接受这项交易，连感谢的话也没有说一句。直等到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他才滔滔不绝地道起谢来，但感谢的不是我迎合他的意愿或者接受他的忠告，而是我从走廊那边过来见他这桩显然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业绩。

第四十七章

伦敦的夜空

这是一个暖和的夏夜，距离罗杰辞职已经一年半。玛格丽特和我又来到南街参加黛安娜家的一个集会。倒不是说我们俩有哪个想起了往事。这仅仅是一次约会，并不比其它这类约会更加重要，无非是来来往往的一个部分。孩子们都在学校里，我们自由自在，在柔和的靛蓝色夜空中绕着公园驶车是很愉快的事情。

楼上的会客厅里，客人们哇哇呱呱地淡笑着，喝着，他们的眼睛警惕地注意着最后进来的是谁。他们到处走动着，洋溢着一种欢乐，那是圈内人的欢笑，就仿佛下面海浪滚滚，而你有幸同一伙人待在船上。还是一切照旧，我想。对他们大多数人说来，从来就是一切照旧；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切还会永远照旧。

象在黛安娜家的任何一次集会上一样，我感到好奇的是，现在轮到谁得宠了。科林伍德站在壁炉旁，他是永恒的，满足而木讷。蒙蒂·凯弗当年春天已经得到晋升，他在科林伍德身旁待了一会。凯弗现在已经把竞争者远远甩在后面：黛安娜全力支持他；人们在议论他将是下一任的财政大臣，大家还继续在猜测黛安娜会不会嫁给他。但是，尽管她决心要摆脱孤独，她这个不习

惯于犹豫不决的人，却还在犹豫不决。在权力游戏中她是相当之不动感情的，但是对于自己的第二次结婚，她却做不到这点。她还做着恋爱的梦。在这件事上，她的意志不够坚强。她曾有过一次幸福的婚姻，她渴望着再能有一次。她不准备来一次徒有其名的结婚。

兰顿走了进来，他没有待多久，但是却找到时间谦虚地、不引人注目地同女主人谈了一会。作为首相，他固然可能很忙，但他还是给了认为他平凡庸碌的人们几条教训。其中之一是：除非必要切勿树敌，尤其是切勿因简慢而树敌。他露出一副猪相，向自己的支持者逐个微笑过一遍，这才离去。我注意到他还同道格拉斯·奥斯鲍迪斯顿耳语了几句。在黛安娜家里见到道格拉斯，这在我还是第一次；几年以前，当他妻子还身体健康，我同他交往还更密切的时候，他常逗弄玛格丽特和我，取笑我们涉足于上流社会。

黛安娜真赶得上时代，我这么想。过去她对最高层文官也是不予注意的，但是现在在这里的却不仅有道格拉斯，而且还有一个财政部里同他地位相等的人。道格拉斯已经正式回到财政部，那里专门为他辟了一个最高级的位置。赫克托·罗斯已经退休，他所曾经渴望在工作中得到的一切，道格拉斯都已经得到。玛格丽特依旧时常到医院中去看望他的妻子，而且在我刚离开白厅街的几个月中，他还曾频繁地跟我们同进晚餐。然而，在他和我之间，裂痕未曾愈合。他作过努力；冷淡是单方面的，是我的不是。

从集合的人群中，萨米金斯冲着我直叫唤。他正想找个人去普拉特俱乐部消磨剩下的夜晚。不过他不走运，刚才已经第六次遭到拒绝，他敞开嗓门这样宣称，他那响亮的笑声仿佛是在

打足精神而又不恰当地模仿朗塞斯伐莱斯山峡里罗兰的号角声①。卡罗正好在这时走过，她漂亮得辉煌夺目，看来全然无忧无虑。她在兄弟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向玛格丽特不经意地说了句亲切话，接着听到有人在招呼，赶紧转过身去，同那人轻快地攀谈起来。当晚她再没有走近过我或者玛格丽特。

我感到有人抓住我的手臂。那是拉富金勋爵。他用刺耳的嗓音意味深长地说："那姓胡特的人。"他的语调是意味深长的，但一瞬间我感到摸不着头脑。全然摸不着头脑。聚会上的人们闹哄哄地围着我。一切依然照旧。我已经忘记。但是拉富金没有忘。

"我收拾他啦，"他说。

拉富金是一个很执拗的人，所以念念不忘要进行报复。别人处在他的境地，都不会这么做的。看来简直难以置信，一位企业界大巨头不惜花费精力——不仅一天两天，而是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地——想方设法使另一个企业里的中级职员丢掉饭碗。然而这正是他所已经做了的。他并不认为这是报复，而是替天行道。当他谈起这事情的时候，他并不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气，甚至谈不上津津有味。这是一件他必须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聚会上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群中，看到一张张打扮端正、踌躇满志的面孔，我当夜第一次想到了罗杰。他不在场。他不会受到邀请。即使受到邀请，他也不会来的。玛格丽特曾多次要他和埃伦来我们家，可是他们只来过一次。而对面，他依旧显得

---

① 罗兰是传说中的英雄，《罗兰之歌》的主角，相传死于朗塞斯伐莱斯山峡。

很热情和随和，象往常一样；然而他总是象患有恐惧症的人那样躲开他得势时期最熟悉的处所和人们。

他依旧还留在下院。但是，现在他既已办成离婚手续，并同埃伦结了婚，他选区的党组织下次选举时不会再让他参加竞选。不过他并没有失去希望。他同埃伦一起过着简朴的生活，气派已经不能与诺思勋爵街当时同日而语。他所有的一点收入，全靠拉富金生硬而明智地为他安排的两三个董事职位。至于他的婚姻，我们既没有比较接近地看到过他们，也就无法得出肯定的意见，不过玛格丽特因为抱有成见，所以从来不肯相信它是巩固而美满的。

她一直来能使自己对埃伦产生好感。这一部分是由于对卡罗的感情，另一部分却是由于（我有点暗自好笑地想道）她和埃伦在某些性格特征上不无相同之处。她们俩都活泼好动，都能产生强烈的感情，都是天生的派性人物，不过埃伦不象玛格丽特那样生来地善于调令。“她是一个一心一意的女人，你知道，”玛格丽特有一次苦笑着对我说，“她再没有一丁点儿的心思留下来给我们大家。这叫我有点儿受不了。不过，这可不会叫他受不了，而我想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离开了拉富金，我穿过热气腾腾、使人眼花缭乱的屋子，走到外面阳台上来找她。她正在那里，同法兰西斯·盖特列夫等一伙人在一起。我把她带到一旁。拉富金的消息占据了我整个的头脑，使我同聚会隔绝了起来。我感到一种久已忘怀的悲痛或者喜悦忽然之间又死灰复燃了，我必须要告诉她。

她听着，眼睛看着我，继而又向灯火辉煌的屋内看去。她比我自己更早地领会到，我真正告诉她的不是拉富金和胡特的事，而是罗杰和我们自己的失败。我真正讲的是我们曾经想要做而

没有做成的事情。

“是的，”玛格而特说，“我们需要取得一个胜利。”

她的意志是坚强的。她又向屋内看去。正象我早些时想的一样，她现在想的是，一切都照旧。“我们需要取得一个胜利，”她说。她不想放弃，也不让我放弃。

法兰西斯·盖特列夫来同我们汇合。玛格而特和我很尴尬地中止了谈话。就仿佛我们正在讲他的闲话，怀有恶意地提到了他的名字。法兰西斯已经不再同我们在一起。他已经放弃。倒不是说他改变了看法；但是他已经再也受不了斗争。他退隐到了他剑桥的家里，埋头于研究。这天晚上他就曾怀着同年青时一样的兴奋劲儿谈论他的一个新想法。

我在想，失败也能够损害友谊，正如同观点分歧一样。法兰西斯同我亲密相处已经有三十年。然而晚在，无拘无束的关系不得不有所减退，虽然减退得不很多，远不到同道格拉斯的程度，但依旧足以注意到。这是共同参加这样一场斗争所付出的一点小小的代价，然而依旧是一个代价。

我们稍稍谈了一下，我们三个人，关于我们的学院和剑桥。我们走向阳台的尽头。花园的上方，无数的屋顶上方，锈黄色的伦敦夜空光芒闪烁，这是下面多少生命的扩散式反射。这时候我们已经谈得更形恳切，我们怀着亲眼看到对方家庭成员成长起来的老朋友所特有的眼情，谈着我们的孩子。关于那次斗争的记忆，甚至它的起因，都已经显得暗淡。我们谈着孩子，感到很高兴。当晚对我们俩唯一剩下的谜是佩内洛比。她和亚瑟·普林普顿都在美国，而且他们俩都已经结婚，不过是同别人。法兰而斯发出一个阴森的、吉诃德式的微笑，他认为这一切是针对着他开的玩笑。

在都市光辉明亮的夜空下，我们谈着孩子和他们的未来。我们谈时的口气就仿佛未来是不需费力而有保证的，就仿佛他们的生活将会给我们带来欢乐。